

玄妙老和尚法汇

永明寺 敬印

目 录

序	1
一、净土精华录	6
净业颂	6
序	7
例言	8
临终一念 永觉禅师	9
念佛要旨 彻悟大师	9
净土法语 幽溪法师	15
禅净平心论 古岷法师	21
无心念佛理事双修门 飞锡法师	23
了心境界妄想不生门 飞锡法师	24
欣厌与取舍 天如和尚	25
往生与无生 天如和尚	26
离相念佛三昧 隋优昙法师	26
禅净双修 隋优昙法师	27
示月庭居士 楚山禅师	28
念佛三昧圆顿观 了然法师	28
人命在呼吸间 了然法师	30
示念佛切要 憨山大师	31
念佛诀 草庵禅师	32

斥妄显真 妙叶法师	33
答袁沧孺使君 憨山大师	36
简录净土晨钟序 周克复居士	38
弥陀疏钞 莲池大师	39
弥陀要解 藕益大师	39
示念佛法门 藕益大师	40
化佛来迎 庐山莲宗宝鉴	41
融通念佛 江启明居士	42
念佛与读佛 玄妙法师	43
楞严大势至圆通章	44
华严念佛三昧论 彭际清述	44
思归吟 三十九首	56
附录妙叶法师十大碍行	64
二、修证圆通	67
引言	67
三、圆顿心要（增纂）	80
圆顿心要序	80
圆顿心要增纂序	81
圆顿心要引言	82
例言	83
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节出	84
大慧普觉禅师语要节出	87

初祖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89
马祖道一禅师示众	90
六祖惠能大师示众	92
黄檗希运禅师示众	93
志公禅师大乘赞颂	100
清凉澄观国师心要法门	102
宗镜录节出	103
佛果禅师示众	140
无住禅师开示	143
玄沙禅师示众	143
胜观法师开示	144
圆悟心要节出	147
悟佛心灯 无心道人	151
修有为入无为 胜观法师	153
一念成佛法要节出	154
开示求向大乘经节出	182
禅宗正脉节出	188
续传灯录节出	188
大乘入楞伽经节出	191
佛说如幻三昧经节出	192
文殊菩萨问法身经节出	195
佛说如幻三摩地经节出	197

入法界体性经节出	198
佛说决定毗尼经节出	199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节出	200
大宝积经文殊授记会节出	201
大宝积经破二乘相品节出	203
文殊师利问菩提经节出	206
敬跋圆顿心要	209
四、滴水集	211
引言	211
金刚经讲义节出	212
观不住相	212
一念相应	213
内照事修并行	213
不住六尘生心	214
观无念之方便	215
修观要之	217
最妙行门	220
参禅与般若	221
应修不瞋	224
净熏养道	227
开解第一	228
诸法缘生	231

修时不可取着法	232
不住相不灭相	233
得成于忍	233
直向此中荐取	234
日常随缘而不变	235
生即无生	236
除无明之妙法	237
观缘生法入真实性	239
醒梦作为皆是幻	241
附录 古德法要六则	243
警语	243
验心	243
禅宗古德之言	243
任心自在	244
无作成行	244
离相念佛	245
滴水清凉 晓云法师讲述 莲华学佛园同学记	246
壹、滴水因缘	247
玄妙老和尚法相	247
玄妙老和尚略传	248
照片	251
序	267

滴水清凉印行缘起	275
貳、滴水疏义	282
观不住相	282
一念相应	284
内照事修并行	284
不住六尘生心	286
观无念之方便	286
修观要之	290
最妙行门	292
参禅与般若	293
应修不瞋	298
净熏养道	301
开解第一	305
诸法缘生	309
修时不可取着法	311
不住相不灭相	312
得成于忍	314
直向此中荐取	315
日常随缘而不变	317
生即无生	318
除无明之妙法	320
观缘生法入真实性	321

醒梦作为皆是幻	324
叁、附录古德法要六则	327
警语	327
验心	327
禅宗古德之言	327
任心自在	328
无作成行	328
离相念佛	329
肆、编后语	330



玄妙老和尚法相



信定法师德像



永明寺山门

永明寺缘深 代序

释晓云

一、民国五十九年，余回国任教中国文化学院之次岁，参访永明寺，住持信定法师（当时掩关）初次晤叙时，便送我玄妙老和尚《滴水集》一册，回宿舍后，详阅细参，因知老和尚对金刚经之参究，而与向寻般若禅法之旨趣相同，且节录江味农居士讲义，有利参考（因讲义巨本精装）。《滴水集》只七十五页，方便阅读。自是以读集之缘，且接近文化学院，亦为出入市区必经之处。继又得赠我《修证圆通》及《圆顿心要》，得知老和尚二次掩关于内湖圆觉寺，益发追思修行人之用心致力，功夫点滴得来，于是请信定法师介绍到圆觉寺，参拜玄妙老和尚掩关之处，原来是木楼，且不够高广，禅床就地板而铺设，可想天气“炎夏酷热于关房……”是须忍耐得宜。《修证圆通》是民国三十九年掩关时，只寥寥十七页，但“因对进修楞严大法，耳根圆通较有密切，阅余之文，随笔抄录”，而老和尚以佛法清凉，故得安住。民国四十一年第二次掩关，仍是在短小之木楼，《圆顿心要》引言：“本书完全出自佛经祖语，乃余历年阅藏撮要摘录汇集而成者，虽沧海自多遗珠，挂一难免漏万，然要皆言言直指心性，句句悉契真宗，确是诸佛诸祖之秘要法藏”。至如《净土精华录》则早在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和尚驻锡星洲光明

山普觉精舍时，“集多种念佛诸书，一一披阅……将所阅到较为契机之文，随时录起，以便续以冗务便服膺勿失……”可见前辈修行人用心用力之用功，是如此之认真，如此之虔谨，真可惕励我等后学之不如，警勉我等如何循前贤之轨范，导一己之躬行，则信定、坚慧前后之二位住持之发起将四本亲经乃祖乃师手泽法汇印行结缘，亦为玄妙老和尚圆寂二十八周年纪念大典时，藉伸对师恩之永志，承前之功德，启后之接缘，都有赖乎文字般若之相因相缘，余以滴水为缘，曾于老和尚示寂十周年纪念前，故邀永明寺子孙参加莲华学佛园特辟“滴水集讲座”，每周一讲二、三小时，尔时一学期，由学园同学记录，集成滴水清凉一本，余亲自编印，再派老师同学访问住持信定法师，并借出历史性之照片，余在是书之序言已说：“我们与永明寺早结善缘之因，必然要结善因之果……希望不负开山祖《滴水清凉》之遗泽，信定住持发心扩建之辛劳……”因将此本编在“附录”以示不忘永明寺缘深！

二、回溯自港回台，前后二十九年，居住最久之华冈文化大学教师宿舍（华冈新村），其次就是因创办莲华学佛园，得永明寺提供了适用的环境。不只莲华学佛园，中国教育部第一所批准成立宗教学术研究所——华梵佛学研究所，也是在永明寺开创，复版原泉出版社亦在永明寺内印行。我刚写了“华冈缘深”（辑在华冈缘影录）一文后，接着再写“永

明寺缘深”！

回忆民国五十五年应华冈文大聘任教职，住于教师居住的华冈新村，虽有奉安佛堂，但时而自感出家人不得时闻晨钟暮鼓，不得与修行人共住，殊感欠缺内心的影响。余初到华冈任教时，不少关心佛教教育前途的居士教授们，都不时到宿舍探访，很感谢他们的关怀。也感佛教在台湾的信众关切佛教，护持佛教的心念，大有不同于殖民地的香港。一位王一鸣居士（是玄妙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和几位佛教友人来访，他们提议：“法师您一向都是办教育，回来祖国，应为佛教创办学校纳入国家制度的学府……”（其实我早有在香港与唐君毅教授不断计划为佛教兴办一所学院），俟后李恒越教授等亦到华冈商谈其事。而我初回台湾，（且在港九创办的慧海中学，慧泉、慧人二徙置区福利学校尚只委托人管理）一时深感千头万绪。有人介绍到内湖、碧潭看地、甚至溪北山庄、阳明山远至基隆，也有法师关心介绍看地。以游览式的心境去看地之际，本人只希望脚踏实地，从办一所主要教出家众修行学佛的学佛园地为基础，佛门中坚以出家人为主体，这是中国佛教的传统观念。在港深感这方面的不足，时深惦念。适逢一位华侨佛邻居士准备迁居美国，力劝将他现用之住处转让于我办云门学园，（因十年来在越南已读原泉月刊），深感在港云门学园，极有接引知识界及青年学佛之好所在，且地点在北投，距华冈不太远，修慈师（她刚从

南部寿山佛学院毕业后，便到我处旁听，并关照服务）促我去看，谁知极不理想，非我等所适用之地方，回程时修师便不断在我耳边游说；不如向永明寺借地先办佛学院，因别致的以重修行为主，台湾也有青年想真修实学……喃喃呢呢的对我念着、念着，于是约了信定、能定二位法师到华冈宿舍来商谈，二位法师都表示乐意支持。可是当时永明寺地方不广，只可借用大殿侧一方，我准备限收十名学生，不发消息招生。后来住持募款加建，竟将储室的上面盖了小楼一角，她用心可贵，认为大殿侧不够安静，这是信定法师之功德。虽从未发布招生，但莲园学生大有闻风而至，渐渐地学生增加。还有民国六十九年创华梵佛学研究所，永明寺更募款扩建永明楼三层，永明寺已在台北地图点出是知名佛刹。而信定法师为我们办学，为永明寺开创，真是精明能干之住持，因缘福荫下一代住持坚慧法师得乃师之传承，且深着努力，是位修行与肩担缘务之长材，永明寺深庆得人，信定法师福德感召！

这一段略说从头，已是二十三年前尘影事，感念永明寺之为我兴学培养僧材，接引近侍女投归佛陀座下者已发展至美国、星马及在本省自创道场，并任教佛学院及行政之职已为数不少。现永明寺之徒子徒孙便有几位，原是莲园近侍女学生，今得留在永明寺奉献心身，本人祝祷他们紧记入莲园之一乘门，亦即入永明寺不二门，本莲园学风依教奉行，对

师长之恭谨行事，修行与道务缘务都铭心至念，以其聊报永明寺深恩于万一！

至于私下所感激于信定法师者，则先母去逝时，基弟来台奔丧，而一切丧事，得法师为之照料，余为办学讲学（在文大讲二研究所），为学佛园课亦多，心身俱劳，且七十余马龄始实地奔走购地，创校工作（因教育部封锁私人创校十八年，至民国七十四年才开放），人非铁石之质，有病时，感信定法师之劳神关照，此铭感五内，志念难忘，于此谨祝永明寺扩建顺利，信定法师增福延寿，心身安泰，坚慧住持法轮常转。

乙亥孟春于大仑天台山

净土精华录

净业颂

心净众生净	心净国土净	佛门无量义	一切净为本
戒以净身口	定以净尘欲	慧以净知见	三学次第净
贪净三昧水	瞋净悲愿风	痴净般若火	性地本来净
无边染业净	一切净行集	即此净心行	庄严极乐国

序

弥陀大愿普被，释迦慈力遍布。继以列祖心灯，光光互耀，佛天丽日，早已照澈尘沙国土，闪烁吾人之心原觉海矣。末世行人，惟恐未能摄心念佛，了脱生死。如过去净宗诸书，已足以供证悟而有余，何劳再事搜集。但余生也鲁，积年持名，依然习重障深，未获印证。且每见一二耆宿，平时念佛孜孜不懈者，当其临命终时，识海波翻，形成颠倒，以是因缘，遂使余兢兢然，如临深履薄，悬崖附壁，顾后瞻前，无所皈止。因是集多种念佛诸书，一一披阅，冀从先觉遗言，寻绎未来归宿。然每值誦诵之时，俨蒙耳提面命，恍如现前直指。无如掩卷若失，又复茫然。只得将所阅到较为契机之文，随时录起，以便续览，务使服膺勿失。俾历劫尘垢，借以洗涤。三复之余，实觉印像较深，有裨净念。奈迟之既久，又复冥然莫忆。辗转思维，应将历年所录，切实有裨于持名念佛者，择尤撮要汇成一帙。期以尽今生之未来，与此一帙之书共晨夕，藉作西归助粮。初心如此，何敢质之高贤。倘使同病有人，亦觉投其所好耳。是为序。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仲秋沙门玄妙识于星洲光明山普觉精舍

例言

一 是集为侧重行持起见，故所集大都关于修证启悟方面有密切关系者居多。至于劝信发愿颂扬诸文，均少列入。有志力行者，潜心深究。会心处，自获实益。

一 经文应刊卷首，以示尊重。只因此册系从历年所集，删繁就简而成者。故其次序，悉依原集之先后，以为章次。阅者谅之。

净土精华录

释玄妙 江启明 合集

临终一念

永觉禅师

夫净业之功，虽积于平日。而临终最后一念，最为紧要。盖以生净生秽，入圣入凡，唯此临终一念为之转移也。每见念佛之人，寻常俱说求生净土，直至临命终时，多无正念。或贪生怕死，恋此皮囊。或目顾亲友眷属，难忍分离。或系念家财宝物，放舍不下。或因境界不顺，抱恨而终。或因病苦逼迫，饮痛而去。既失正念，岂有生西之望哉。我今普劝念佛之人，到此气息将断未断最后一念之际。切莫怕死，只怕不得往生。不管此身如何苦痛，百般决心放下。坚凝正念，一心一意想佛念佛。当念佛时，每句佛号，都要带有我愿往生在于念佛句上着力念出。念念佛来接引，念念我愿往生。如此凝神着力拼命念去，身心忽然粉碎，识转境变，彼时不但不知有此病身，尽大地都变成无量光明宝藏。始知弥陀极乐由我一念心识转现也。到此境地，生死不了自了，极乐不生自生。呜呼。死门事大，顷刻来生，临终一念错过，历劫受苦无穷。可不惧哉。

念佛要旨

彻悟大师

最初迷真起妄，则曰一念妄动。末后返妄归真，则曰一念相应。是则起妄之后，归真之前，更有何法，能外此一念

乎。是故一念悟随净缘，即佛法界。迷随染缘，即九法界。十方虚空，是此一念迷昧。一切国土，是此一念澄凝。四生正报，是此一念情想合离。四大依报，是此一念动静违顺。唯依此念，变现诸法。离此念外，无法可得。原此一念，本是法界。从缘而起，缘无自性，全体法界，故得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离过绝非。不可思议。法尔具此威神。法尔具此功用。今以此念，念于西方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正当念时，西方依正在我心中。而我此心已在西方依正之内。如两镜交光，相含互照。此横遍十方之相也。若约竖穷三际。则念佛时，即见佛时，亦即成佛时。求生时，即往生时，亦即度生时。三际同时，更无前后。帝网珠光，难齐全体。南柯梦事，略类一班。此理悟之最难。信之最易。但能直下承当。终必全身受用。可谓参学事毕，所作已办矣。如或未能。但当任便观察。随分受用焉耳。

心能造业。心能转业。业由心造。业随心转。心不能转业，即为业缚。业不随心转，即能缚心。心何以能转业。心与道合。心与佛合。即能转业。业何以能缚心。心依常分。任运作受。即为业缚。一切现前境界。一切当来果报。皆唯业所感。唯心所现。唯业所感故，前境来报皆有一定。以业能缚心故。唯心所现故，前境来报皆无一定。以心能转业故。若人正当业能缚心，前境来报一定之时。而忽发广大心，修真实行。心与佛合。心与道合。则心能转业。前境来报，定

而不定。又心能转业，前境来报不定之时。而大心忽退，实行有亏。则业能缚心。即前境来报，不定而定。然业乃造于已往，此则无可奈何。所幸而发心与否，其机在我。造业转业，不由别人。如吾人即今发心念佛，求生极乐。或观依正。或持名号。念念相续。观念之极，则心与佛合。合之又合，合之其极。则心能转业，而前境之娑婆，转为极乐。胎狱之来报，转为莲胞。便是乐邦自在人矣。若正恁么时。其心或偶然失照。或忽生退悔。不与佛合。则业能缚心。而前境仍旧来报，依然还是忍土苦众生也。然则我辈有志出离，求生净土者。可弗惕然而警，奋然而发也哉。

吾人现前一念能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终日随缘，终日不变。一句所念之佛。全德立名，德外无名。以名召德，名外无德，能念心外，无别所念之佛。所念佛外，无别能念之心。能所不二。生佛宛然。本离四句。本绝百非。本遍一切。本含一切。绝待圆融。不可思议。莲宗行者。当从者里信入。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心本有。妄性元空、一切善法。性本自具。但以久随迷染之缘。未断元空之妄。未证本有之真。善本具而未修。佛本是而未成。今欲断元空之妄。证本有之真。修本具之善。成本是之佛。而随悟净之缘者。求其直捷痛快，至顿至圆者，无如持名念佛之一行矣。以能念之心，本是全真成妄，全妄即真。所念之佛，亦本全德立名，

全名即德。能念心外，无别所念之佛。所念佛外，无别能念之心。能所两忘。心佛一如。于念念中。圆伏圆断五住烦恼。圆转圆灭三杂染障。圆破五阴。圆超五浊。圆净四土。圆念三身。圆修万行。圆证本真。而圆成无上妙觉也。一念如是。念念皆然。但能念念相续，其伏断修证，有不可得而思议者矣。以是全佛之心，念全心之佛。实有自心果佛全分威德神力，冥熏加被耳。一句佛号，不杂异缘，十念功成，顿超多劫。于此不信，真同木石。舍此别修，非狂即痴。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修习一切法门，贵乎明宗得旨。今人但知万法唯心，不知心唯万法。但知心外无佛，不知佛外无心。但知无量为一，不知一为无量。但知转山河大地归自己，不知转自己归山河大地。既然不知心唯万法。岂真知万法唯心。既不知佛外无心，岂真知心外无佛。所谓一个圆球，擘作两半。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也。是故念佛者，必以唯佛唯土为宗。若唯佛唯土之宗不明，则真唯心义不成。果透真唯心义，则唯佛唯土之宗自成。既成此宗，则一句所念之佛，所生之土，全体大用，横遍丰穷，独体全真，包罗无外，所念既尔，能念亦然。是谓以实相心，念实相佛。以法界心，念法界佛。念念绝待。念念圆融。以绝待故。全超一切法门，无与等者。以圆融故，全收一切法门，无出其外者。此之谓法无定相，遇缘即宗。繁兴大用，举必全真。一句阿弥陀佛，须恁么信，

恁么念，方是不思议中之不思议也。

生佛不二，平等共有者，唯此现前离念灵知耳。诸佛以随悟净因缘，悟之又悟，净之又净，悟净之极。故其灵知横遍竖穷，广大无外也。众生以随迷染因缘，迷之又迷，染之又染。故其灵知局然促然，介尔微劣也。然即此介尔灵知，与诸佛广大灵知，觐体不二，毫发无差。使其得随悟净之缘，业尽情空。则此介尔之知，当下转为广大无外之灵知矣。凡念佛者，当明澈此一念灵知之无穷力用。有如一星之火，能烧万顷荒田。然此现前一念灵知。若约所知之境，固有广狭胜劣之不同。若约能知之知，则全体无异。如同一火也，烧檀则香，烧粪则臭。所烧虽殊，能烧之火无二。又如同一水也，清浊不同。同一镜也，昏明有异。清浊虽殊，湿性不二。昏明虽异，光体是同。水同一湿也，浊者可使澄之而清。镜同一光也，昏者可使磨之而明。光昏者，为带垢耳。垢非光。光者镜之本体也。水浊者，为杂尘耳。尘非湿。湿者水之本性也。此一念灵知，如水之湿，如镜之光，如火之烧，举体无异者也。唯其举体无异，故于修道方便门中，便有多门。有但仰慕诸圣者。有但尊重己灵者。有外慕诸圣，内重己灵者。有不慕诸圣，不重己灵者。若但仰慕诸圣者。如本分念佛之人。以知诸圣皆已先证我之己灵。语默动静，皆堪垂范。我曹若不仰慕诸圣，则进修无路矣。故或专持名号。或观想音容。三业虔诚。六时敬礼。倾心归命。尽报遵承。及乎时

至缘熟，感应道交。心地大开，灵光独露。乃知我之己灵，原与诸圣平等无异。亦不可不自尊重也。又但尊重己灵者。如宗门参禅者，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故唯欲十二时中，四威仪内，独露当人面目，受用本地风光。离心性外，毫无取着。所谓任他千圣现，我有天真佛也。及乎造诣功深，悟证已极。乃知一切诸圣，皆久已先证我之己灵者。尤不可不仰慕也。又外慕诸圣，内重己灵者。夫欲尊重己灵，必须仰慕诸圣。唯其仰慕诸圣，正是尊重己灵，又仰慕诸圣，必须尊重己灵。若不尊重己灵，岂能仰慕诸圣。此则内外交修，心佛等重。既无偏执，进道弥速。至于力极功纯，全体相应。乃知诸圣，但不过先证我之己灵而已。无庸仰慕。而我己灵者，亦不过平等齐于诸圣而已。何劳尊重。又不慕诸圣，不重己灵者。此谓寸丝不挂，心佛两忘。彻底撒开，迥无依倚。外遗世界，内脱身心。一念不生，万缘坐断。至于久久功熟，圆满证入。本灵独露，诸圣顿齐。虽不仰慕诸圣，乃善仰慕。虽不尊重己灵，却真尊重，此之四路，学者自谅根性，各随好乐。但当一门深入，久之必皆有相应。切不可妄生执着。轻发议论。出奴入主。是一非余。不唯背妙道而成障碍。将恐谤大法而诏愆尤也矣。摄心念佛者。果能将此篇净禅精要，融会而贯通之。则举一，即全体大用无不备矣。楞伽经云。诸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二祖云。觅心了不可得。起信论云。若有能观无念者，即为向佛智故。华严合论云。

顿悟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权学等见。此佛经祖语，菩萨知识造论。皆就现前一念指点。显妄性本空也。夫妄本空而真本有。非佛而何。但众生久随污染之缘。未能顿复其本空耳。须以清静缘起渐而转之。以吾即佛之因心，念吾即心之果佛。因果从来交彻，心佛法尔一如。而吾即心之果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本自不可思议。且吾即佛之因心，深信切愿，专恳持名，亦复不可思议。能于念念中，齐澄众染。圆显本空。顿契灵源。直趣果海。然则清静之缘无过此者。但于念时，当万缘放下，一念单提。如救头然。如丧考妣。如鸡抱卵。如龙养珠。不期小效不求速成。但只一心常恁么念，是名无上深妙禅门。此则根身世界，密随其心念念转变。殆非凡心肉眼所能知见者也。及乎报终命尽。弥陀圣众忽现在前。或现异香天乐，诸灵瑞相。世人方谓净业成就。然净业之成，岂此时乎。当念佛时，不可有别想。有无别想，即是止。当念佛时，须了了分明。能了了分明，即是观。一念中止观具足。非别有止观。止即定因。定即止果。观即慧因。慧即观果。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即寂而照。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即照而寂。能如是者，净业必无不成。如此成者，皆是上品。一人乃至百千万亿人，如是修，皆如是成就。念佛者，可不慎乎。

净土法语

幽溪法师

夫修行法门，如来对症之良药也。药随病广，数逾恒沙。

求其至捷径，最简要者，莫如念佛求生净土。可谓疾成觉道之秘诀也。盖出离生死。仗三种力，一自力。二他力。三本有功德力。若惟务悟明心地，裂无明网。出爱欲河。成佛作祖。谓之自力。是为没量好汉，真大丈夫。佛世及正法中诸大菩萨声闻，及诸大祖师，是其人也。像末之世，根器谄劣。有虽修而不悟，悟而不精。内照似脱，对境仍迷。纵使不迷，犹然坯器。菩萨有隔阴之昏，初果有入胎之昧。方之博地，安免随流。此自力之无功，出尘之不效。一错百错，实可寒心。是以诸佛菩萨，曲垂方便，有仗他之法门焉。此之法门，经论亦伙。求其苦口叮咛，极言称叹。列祖弘通，人心崇奉。惟极乐世界念佛一门为究竟。言言阐净土之惟心。句句演弥陀之本性。悟此者，达生心与佛心平等，心土与佛土无差。修此者，获妙观与妙境相符，自力与他力兼济。况本有功德之力，无始性具者，因此全彰。旷劫积累者，藉之顿发。故得娑婆报满，净土现前。莲华化生，不迷生阴。一入永入，更不退转。故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数甚多。比在娑婆入道，尘境粗强。险难恶涂，无处不有者，固不侔矣。然而说之匪难。行之马难。行之匪难，心要为难。此昔人所诫，我辈当遵，杨次公云。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夫念佛以一其心，恳切持名。专志不乱尚矣。然或忘而不能念，念而不能一。无他，情爱之所牵也。夫轻爱以祛其妄，斩断情根，脱离爱网。尚矣。然或念而不能忘，忘而不能尽。无

他，心之不能一也。娑婆有一爱之不轻，则临终为此爱所牵，矧多爱乎。极乐有一念之不一，则临终为此念所转，矧多念乎。夫爱有轻焉重焉，厚焉，薄焉，正报焉，依报焉，历举其目，其父母妻子。昆弟朋友。功名富贵。文章诗赋。道术技艺。衣服饮食。屋室田园。林泉花卉。珍实玩物。不可枚尽。大而重于泰山。小而轻于鸿毛。有一物之不忘，爱也。有一念之不遗。爱也。有一爱存于怀，则念不一。有一念不归于一，则不得生。呜呼，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生不极乐。此两句，刮翳眼之金铍。治膏肓之圣药。凡有志于求生极乐者，宜书于屋壁。铭于肌肤。时时庄诵，念念提撕。于娑婆之爱，日求其轻。极乐之念，日求其一。轻之又轻之，以渐阶乎无。一之又一之，以渐邻乎极。果能如此，虽未脱秽邦。不是娑婆之久客。未生宝所，已是极乐之嘉宾。临终正念现前，往生极乐必矣。或问。轻爱有道乎。曰，轻爱莫要乎一念。一念有道乎。曰一念莫要乎轻爱。或者莞尔谓曰。师言首鼠两端。俾学者何从。曰，非两端也。欲明一念之所以也。盖念不一，由散心异缘使然。散心异缘，由逐境纷驰使然。娑婆有一境，则众生有一心。众生有一心，则娑婆有一境。聚缘内摇，趣外奔逸。心境交驰，爱若尘沙。故欲轻其爱者，莫若杜其境。众境皆空，万缘都寂。万缘都寂，一念自成，一念若成。则爱缘俱尽矣。故曰，欲一其念，莫若轻其爱。欲轻其爱，莫若一其念。爱之与念，势不两立。若

明暗之相背也。曰，杜境有道乎。曰，余所谓杜境者，非屏除万有也。亦非闭目不观也。即境以了其虚，会本以空其末也。万法本自不有，有之者情。故情在物在，情空物空。万法空而本性现，本性现，而情念息。自然而然，非加勉强。楞严所谓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云何于中有是非是。是以欲杜其境，莫若体物虚。体物虚，则情自绝。情绝，则爱不生。而惟心现，念一成。故圆觉云。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非渐次。一去一留，不容转侧。功效之速，有若桴鼓。学道之士，于此宜尽心焉。又曰，轻爱与一念，同乎异乎。对曰，能轻娑婆之爱，未必能一极乐之念，能一极乐之念。必能轻娑婆之爱。此约无志有志间说也。实则爱非念一不忘。念非忘爱不一。两者工夫，初无间然。又曰，轻爱既闻命矣。一念奈何。对曰，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愿。不疑谓之信。苟有疑焉，心不得一矣。是以求生极乐，以敦信为始。必须遍读大乘，广学祖教。凡是发明净土之书，皆须一一参求。悟极乐原是我惟心之净土，不是他土。了弥陀原是我本性之真佛，非是他佛。大要有二，悟妙有遍周遍具，以为欣净之本。悟真空圆离圆脱，以为舍秽之原。第二修行者。敦信如目视。修行如足行。信而不行，犹有目无足。行而不信，犹有足无目。是故信解既备，应当念佛修行。如目足兼备，能到凉池。行门有二，一正。二助。正行复二，一称名。

二观想。称名如小本弥陀经，七日持名，一心不乱。有事一心，理一心，口称佛名，系心在缘。声声相续，心心不乱。设心缘外境，摄之令还。此须生决定心，断后际念。拨弃世事，放下缘心。使念心渐渐增长。从渐至久，自少至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毕竟要成一心不乱而后已。此事一心也。苟得此已，则极乐之净因成就。垂终之正念必然。身无病苦，不受恶缠。预知时至。身心欢喜。吉祥而逝，坐脱立亡。亲见弥陀，垂光接引。得生净土必矣。理一心。亦无他。但于事一心中，念念了达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三际平等，十方互融。非空非有，非自非他。无去无来，不生不灭。现前一念之心，便是未来净土之际。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生而生。生而无生。于无可念中，炽然而念。于无生中，炽然求生。是为事一心中明理一心也。二观想者，具如观无量寿佛经。境有十六，观佛最要。当观阿弥陀佛丈六之身，作紫磨黄色像。立华池上，作垂手接引状。身有三十二种大人相，相有八十种随形好。作此想者，亦有事理，事则以心系佛。以佛系心。初观足下安平如奁底，次观具千辐轮相。如是次第，逆缘至顶中肉髻。复从肉髻，顺缘至足底。了了分明，无分散意。理一心者。经云。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汝等应当系念彼佛。此义具明微妙三观，如观经疏。妙宗钞中说。

然此二种正行，当相须而进。凡行住睡卧时，则一心称名。凡趺坐时，则心心作观。行倦则趺坐以观佛。坐出则经行以称名。苟于四威仪中，修之不间。往生西方必矣。二助行亦有二，一世间之行。如孝顺父母。行世仁慈。慈心不杀。具诸戒律。一切利益之事。若能回向西方。无非助道之行。二出世之行。如六度万行，种种功德。读诵大乘，修诸忏法。亦须以回向心而助修之，无非净土行也。更有一种微妙助行，当历缘境，处处用心。如见眷属，当作西方法眷想，以净土法门而开导之。令轻爱以一其念，永作将来无生眷属。若生恩爱时，当念净土眷属无有情爱。何当得生净土，远离此爱。若生瞋恚时，当念净土眷属无有触恼。何当往生净土，得离此瞋。若受苦时，当念净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若受乐时，当念净土之乐。无央无待。凡历缘境，皆以此意而推广之。则一切时处，无非净土之助行也。第三愿者。夫净土舟航，要以信为舵，行为篙橹橦缆，愿为风帆。无舵，则无所指南。无篙橹橦缆，则不能运行。无风帆，则不能破浪疾到。故次行以明愿也。第愿有通别。有广狭。有遍局。通如古德所立回向发愿文。别则各随己意。广谓四弘，上求下化。狭谓量力，决志往生。局如课诵有时随众同发。遍则时时发愿，处处标心。但须体合四弘，不得师心妄立。大率所发之愿，别胜于通，通恐随心语转。别则自己标心。然随通文而生决志，虽通而别。若于别文而生滥漫。别亦成通。又广胜于狭。广

则发心大，克果胜，狭则悲愿浅，获果劣，又遍胜于局局则数数间断。遍则念念圆成。如此三法，可以期生净土，速覲弥陀。一切净土法门，举不外乎是矣。

禅净平心论

古岷法师

夫禅净二宗。皆佛所说，决无高下。无奈众生，未悟平等之理，故有是非生起。其实皆一念佛法门，佛有三身四土故也。法身以空为主。故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报应二身，以有为主。故弥陀经云。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故知禅宗所念者，法身佛是也。净宗所念者，报应佛是也。法身是性，性即体也。报应是相，相即用也。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何是非之有。四土之义，亦复如是。却有难易之分，不可不知。法身佛，非悟不显，故谓难。禅宗所谓，若不直透三关，难免堕坑落堑是也。报应佛，有感必应。故谓易。弥陀经所谓，已愿已生。今愿今生。当愿当生是也。诸大祖师。皆赞参禅。乃独被上根之法，因难故也。皆赞念佛。乃普被三根之法，因易故也。应机虽有难易，佛身实无差别。法身必具报应，报应不非法身。故法华经云。微妙净法身。具三十二相。果能于此信入。决不执禅宗之法身，而疑净宗之报应身。决不执净宗之报应身，而疑禅宗之法身。故宝王论云。法身如月。报身如月光。应身如水中月影。三一圆融。不可思议。岂非一大念佛法门也哉。禅者不信念佛。皆因未悟法身，自

堕偏空故也。果悟生佛同体真空之法身，自然念佛。岂有不念应身佛之理。岂肯舍有相，而求无相耶。故灵峰大师云。西方即是唯心土。无相非从相外求。拟欲将心取无相。灵龟曳尾转堪忧。天台智者大师。坐不背西，岂非求同居土。永明禅师。每日十万弥陀，岂非念应身佛。皆悟报应身即法身故也。坚祖云。法门至此，愈卑而愈不胜仰。愈浅而愈止不可俯，此之谓也。大集经云。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至心想像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亦是念应身即法身之明证也。故秘藏指南云。尝观净土之为胜异，正不在寂光实报方便，而在同居。盖三土断惑乃生。惟同居一土，直以信愿相导。感应道交。五浊之习稍轻，三界之苦斯脱。而又即此西方极乐，竖彻方便实报寂光、故下愚亦可登其阃。上智终莫踰其阃。三根普资，四悉咸备。正法住世，诸祖已共宏扬。末运迷津，四依能无独赞。乃世之驾言直指者。以西方为钝置。学语大乘者。以净土为退休。不思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安有如斯曲径。妙华盛祴遍供亿方，安有如斯小乘。且既悟直指，是名见性成佛，何故拒弥陀于自性之外。既乘大愿，必须严净国土，何故拣极乐于刹海之中。夫声闻权教，不闻他方佛名。四果神力，仅周三千界内。彼十万遐方，尊特善逝。非胜莲大士，勇猛丈夫，孰能亲近承事。甫育莲台，便阶跋致。较矢心参究，期克三生。已悟心宗，犹曰生生不退，佛阶可期者。难易迟速，皎然可知。六方调御，

同口赞扬。遍吉文殊，诚心劝发，岂欺我哉。

无心念佛理事双修门

飞锡法师

问。专面一方面圆念三世。谨闻幽义矣。然有念则有生灭，安得与胜天王以无所念心而修念佛之旨同焉。答。无念之说，人多泣岐。不精细研，犹恐迷径。今以理事门辩之，理门者、谓真无念。即此念而本无。何者。佛从念生。心即是佛。如刀不自割。指不自触。佛不自佛。心不自心。安得佛外立心。心外立佛。佛既不有。心岂有哉。世人谓念佛有念也。吾则谓念佛无念也。又念即是空。焉得有。非念灭空。焉得无。念性自空。焉得生灭。又无所念心者，应无所住也。而修念佛者，而生其心也。无所念心者，从无住本也。而修念佛者，立一切法也。无所念心者，念即是空也。而修念佛者，空即是念也。此明中道双寂双照。照而常寂，无所念心矣。寂而常照，而修念佛焉。如来寂照三摩地，念佛三昧究竟之位也。故此三昧，能生首楞严王狮子吼定。菩萨念佛三昧经破相偈曰。念佛真金色。安住无着心。观法何名佛。摄心恒相续。金色非如来。四阴亦如是。离色非如来。想色应当知。此是佛世尊。最胜寂静处。善能灭一切。外道诸邪见。如云兴雨降。泽及于一切。此经明六度万行。未有一法不是念佛三昧也。上明即事之理，次明即理之事。大品经。佛为钝根人说诸法空寂，以其动生执见也。为利根人说诸佛相好，如其莲不染尘也。须菩提解空第一。得记号名相如来。苟五

尘得其便。方逃遁未暇。安印盘游名相之苑欤。既达名相。故获佛记也。夫佛生于心。般舟无念而已至。境出于我。法华不速而自来。无所念心者，绝诸乱想也。而修念佛者，善想一佛也。文殊般若经。若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箭发皆中。若入一行三昧，随佛方所，专称名号，念念相续，即于念中见三世佛。如习射既熟，无心皆中，非无念而何。是以方等曰。矻矻念，勿休息，佛当现也。楞伽用楔出楔。今则以念止念。念之熟，不谋而成。不用力也。起信论。若知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名为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得入者。无念之位。此位竟于妙匙。盖了心初生之相也。初相者，念即无念，非菩萨十地所知。今人未阶十信。倘不依马鸣。从说入于无说。从念入于无念。吾恐慕崇台而轻累土。倒裳索领其可得哉。

了心境界妄想不生门

飞锡法师

问。不了心及缘，则有二妄想。今存所念之佛，能念之心，岂非二耶。答。楞伽经。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不生心者。即种种远离能相所相。今念千轮卍字。紺目白毫皆吾自心。无佛可得。缘既不有，心岂有哉。能相之念，所相之佛，本自远离，安得住于二妄想耶。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于兹悟矣。观佛实相，观身亦然，遇境皆真，无心不佛。中道遍于一切，岂存所缘之佛欤。又解云。鼻有墨点，对镜恶墨。但揩于镜，其可得耶。好恶是非，对之前境。不

了自心，但尤于境，其可得耶。洗分别之鼻墨，则一镜圆净矣。万境咸真矣。执石成金矣。众生即佛矣。齐向居士致书慧可禅师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是影本。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避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者，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矣。可禅师答曰。说此真法皆如实。契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破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意作斯书。观身与佛无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此二上士。依达摩大师称法行用心。皆念中道第一义法身佛也。必不离念存于无念。离生立于无生。若离而别立者斯不了烦恼即涅槃。众生即诸佛。安得悟彼瓦砾如真珠哉。既离之不可。即念佛，真无念也。即往生。真无生也。其义焕然。若秋天澄霁。明月出云矣。岂同愚人观指而不观月哉。

欣厌与取舍

天如和尚

问。欣厌取舍，得无爱憎能所之过乎。答。此非世间爱憎能所，乃十方如来转凡成圣之通法也。非厌舍何以转凡。非欣取何以成圣。凡夫预圣位，圣位至等觉，等而上之，无非欣厌，极乎妙觉，取舍始亡。故曰。取舍若极，与不取舍，无有异也。况净土之法，只一化机。此指其往，万派声消。

彼受其来，潮音倡起故厌舍契乎真空。欣取建乎妙假。正欣厌而情泯。无取舍而行兴。合乎圆中。花开见佛。然则爱憎能所。过云乎哉。

往生与无生

天如和尚

问。往生不乖于无生乎。答。天台云。炽然求生净土。达生体不可得。即真无生。此谓心净故佛土净。愚者为生所缚。闻生即作生解。闻无生即作无生解。不知生即无生。无生即生。长芦曰。以生为生，常见也。以无生为无生，断见也。生而无生无生生，第一义也。余复约性相义释之。妙真如性，本自无生。因缘和合，乃有生相。以其性能现相，故无生即生。以其相由性现。故生即无生。知此。则知净土之生，唯心所生。理何乖焉。

离相念佛三昧

隋优昙法师

慈照宗主云。离相念佛三昧者。上根智人。悟此深理。常运虚空平等心。无我人众生寿者相。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论曰。我以计内。人以计外。众生以续前为能。寿者以续后为义。既无内外前后执心。则一切诸相悉皆空寂。故经云。知无我人。谁受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是名离相念佛三昧。此则见一切众生本性皆同弥陀。既不着有相无相二边。亦无有断见常见之说。是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如此念者。无念之念。念则真如。无生之生。生则实相。故知无念即离念。实相乃无相。无相则无住。无住则入

佛境界。此乃无上真正大菩提道。若到此地。无修无证。无生死可脱。无涅槃可求。性相俱空。圣凡齐等。无佛道可成。无众生可度。无己灵可得。一念无为。十方坐断。无一法本有。无一法始成。自他互收。事理无碍。尘尘具足。刹刹全彰。法本如然。思议莫及。所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是也。

禅净双修

隋优昙法师

远祖师禅经序云。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禅智者。照寂之谓，其相济也。照不离寂。寂不离照。感则俱游。应则同趣。慈照云。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常寂常照。名常寂光。念佛之人，欲参禅见性，但依此法。要于静室正身端坐。扫除缘累。截断情尘。瞪开两睛、外不著境。内不住定。回光一照。内外俱寂。然后密密。举念南无阿弥陀佛三五声。回光自看云。见性则成佛。毕竟那个是我本性阿弥陀。却又照觑看。只今举这一念从何处起。觑破这一念。复又觑破这觑的是谁。参良久，又举念南无阿弥陀佛。又如是觑，如是参，急切做工夫。勿令间断。惺惺不昧，如鸡抱卵。不拘四威仪中，亦如是举，如是看，如是参，忽于行住坐卧处，闻声见色时。豁然明悟，亲见本性弥陀。内外身心一时透脱。尽乾坤大地，是个西方。万象森罗，无非自己。静无遗照，动不失寂。然后兴慈运悲，接引未悟。悲智圆融，入无功用行。得生上品，名实报庄严土。得一切种智。

示月庭居士

楚山禅师

夫格外真机，难容凑泊，初参之士，必假筌蹄。所谓梵语阿弥陀佛，此云无量寿。佛者觉也，觉即当人之自心，心即本来之佛性。是故念佛者，乃念自心之佛，不假外求。马大师所云即心即佛是也。或谓即心是佛，何劳更念佛乎。只为当人不了自心是佛，是以执相循名。妄生倒惑，横见生死，枉入迷流。故劳先圣曲垂方便，教令注想观心，要信自心是佛。则知念佛念心。念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无间。忽尔念到心思路绝处。当下根尘顿脱。当体空寂。始知无念无心。无心无念。心念即无。佛亦不可得矣。故云。从有念而至无念。因无念而证无心。无心之心，始是真心。无念之念，方名正念。无佛之佛，可谓无量寿佛者矣。到此觅一毫自他之相了不可得，何圣凡迷悟之有哉。只这不可得处，即识心达本之要门，乃超生脱死之捷径。居士果能于此洞彻自心源底。始信火宅凡居，即为西方安养。举足动足。无非古佛道场。溪光山色，头头彰紫磨金容。谷韵风声，历历展红莲舌相。尘尘契妙，法法该宗。不即不离，心心解脱，于斯领旨，管取一笑而无疑矣。居士其尚勉乎哉。

念佛三昧圆顿观

了然法师

念佛三昧之圆顿实相，充满十方，无明间隙。上士可阶，中下难入。因此略伸方便，藉引初机。方便云何。初则分立二门，末乃合归一宗。何谓二门。曰。观佛，观心。何谓一

宗。曰。三昧实相。伸此方便，欲令念佛行人，从彼二门，通入实相。入实相已，方知本来心佛不二，自他一如。三昧妙体，独露圆彰。净土弥陀，一念具足也。我今敬告诸上莲友，欲入念佛三昧，但正念佛时。念念依此深心谛观。观至其极，不觉身心内外，浑然一团。久久纯熟，自成三昧。初观阿弥陀佛法界藏身，广大无有边际，包含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众生。我今纵欲远离佛身，终莫能得。何以故。一切众生，皆属佛身。佛身之外，无众生故。如是观时，唯一佛清净。一佛清净故，一切众生清净。一切众生清净故，一佛清净矣。次观自己现前一念法界真心，广大无有畔际，具足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佛土。我今纵欲弃舍极乐净土，亦莫能得。何以故。一切佛土，皆属自心。自心之外，无佛土故。如是观时，唯一心清净，一心清净故，一切佛土清净。一切佛土清净故，一心清净矣。举前二观，初则一切唯佛，次则一切唯心，该极取舍。一切唯佛，舍之极矣。一切唯心，取之极矣。古德云。取舍若极，与不取舍，原非异辙，即此意也。然彼二观，三昧之门。入彼二门，三昧自得。何以故。即生即佛，佛外无有众生故。即土即心，心外无有佛土故。所以一佛清净时，一切众生皆清净。一心清净时，一切佛土悉清净矣。前既得入二门，此当通达实相。实相一宗，至极圆融，一切世出世间，莫不同体一如。须知前二观门，原来同一实相。究竟分无可分，合无可合。设使强分合之，徒自疲劳，于彼无益。

所以者何。缘实相无为妙体，本具无作妙用。故一念之中，转己就佛，转佛就己，任运无碍。一念全体属佛，我在佛之身内。一念全体属己，佛在我之心中。互相包纳，契合圆融。当体不二，实相一如。真净微妙，不可思议。所持名号，句句是佛。诚所谓以实相心，念实相佛。一念实相一念佛。念念实相念念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正与么时，岂非三昧妙体，独露圆彰，分无可分，合无可合，设使强分合之，徒自疲劳，于彼三昧了无益乎。诸上莲友，念佛之时，若能兼习圆观，纵使现生不能亲证，藉此观力，为因亦强。命终往生，决定上品。故观经上品中生章云。修此行者，临命终时，佛即赞叹。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到彼华开见佛，因前宿习，普闻众声，纯说甚深第一义谛。言第一义谛者，即圆顿实相也。圆顿实相，万行总持，举一全收。故此妙观，凡有志求生上品者。皆当修习也。

人命在呼吸间

了然法师

凡念佛不得一心者，原无别事。总因历劫以来，久居三界，熟染六尘。习气浓厚，贪恋坚固。如胶似漆，难脱难离。由是习气未忘，故至心佛不一。虽然终日口念，心尚散乱。甚至颠倒，莫可调伏，此乃我等通病，但有轻重不同。若不假方便而调伏之，及至临命终时，生死关头，毕竟如何得出。今以心眼观之，我等正念佛时，不能顿忘习气者，皆由不察人命无常，即在呼吸之间故也。是以散情杂虑，贪逐外物，

作尽无边活计，希望永久不死之受用。以此情物无尽相拘，直至临终，无时忘舍。虽我佛大慈，莫能度脱，而真可惧也。何如直下返观，谛审思之。即此一息呼吸不来，便为后世。身非我有，况余物乎。于今直作娑婆报谢之际，净土将生未生之时。切须努力，正念分明，慎勿乱意。实如辊芥投针，差之一念，失乎累劫。此时不逢导师。恐遇诸恶鬼王。此时不生净土，恐堕地狱火坑。此时不托莲胞，恐投驴腹马胎。盖此三恶道苦，苦莫能言。易入难出，可不慎乎，可不慎乎。如是注意思惟，正念观察，而当下习气销融，冥然心佛合一。以此感应道交，迨至临终见佛，正如水澄月现，皓然心佛齐彰，而真可慰也。

示念佛切要

憨山大师

念佛求生净土一门。原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发心因要了生死。方才肯念佛。只说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毕竟向何处念。若念佛的心。断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业不重不生娑婆。爱不断不生净土。是知爱根乃生死之根株。推此爱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从无始最初有生死以来。生生世世。舍身受身。皆是爱欲流转。直至今日。翻思从前。何曾有一念。暂离此爱根耶。如此爱根种子。积劫深厚。故生死无穷。今日方才发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连爱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断着。

既不知生死之根。则念佛一边念。生死根只听长。如此念佛。与生死两不相关。念到临命终时。只见生死爱根现前。那时方知佛全不得力。却怨念佛无灵验。悔之迟矣。故劝今念佛的人。先要知爱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断这爱根。即日用现前。在家念佛。眼中见得儿女子孙。家缘财产。无一件不是爱的。则无一事无一念不是生死活计。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时。心中爱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爱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听念。爱只听长。且如儿女之情现前时。回光看看者一声佛。果能敌得者爱么。果能断得者爱么。若断不得者爱。毕竟如何了得生死。以爱缘多生习熟。念佛才发心。甚生疏。又不切实。因此不得力。若目前爱境主张不得。则临命终时。毕竟主张不得。故劝念佛人。第一要知为生死心切。要断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斩断。则念念是了生死之时也。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见血。若不出生死。则诸佛堕妄语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知了生死的时节也。岂更有别妙法哉。

念佛诀

草庵禅师

阿弥陀佛，谁不能念，而偏难念。西方极乐，谁不愿生，而罕得往生者，盖念佛之人未得其诀耳。教念佛而使之真切者，其惟死之一字乎。死之一字在念头上，境缘自然冷淡，情爱亦自轻微。名利势豪，向此处俱用不得，见闻知解，到此时却使不行。四大各离，将何所靠，孤魂无主，安得自由。

此时不见弥陀，恐逢罗刹，此时不生净土，恐入驴胎。纵无恶业，亦不免人道往还。即有善因，其曾奈天福易尽。莫云自有主宰，业果所牵，诚难回避。莫道本无生死，识心未尽，总属轮回。莫视此事为缓，明日之事，今日不知。莫将此事为轻，错过此生，沉沦永劫。是一切事，无如生死大事，则事事皆不切之事。于一切时，总作临命终时，实时时皆念佛之时。如是念佛，斯为切心。如是切心，方生净土。须下死功夫，才成净业，常念死时节，方肯切心。此乃成佛之阶，是诚念佛之妙诀也。

斥妄显真

妙叶法师

欲生彼国，出离生死，当识求生彼土真妄之心。且如是极乐世界，为在境，为在心。在心但有虚想，无土可生。在境虽有生处，又复失心。若心境二俱求生，则我宁生两处。若心境是一，一心求生，则今心境宛尔。四句既不可求。或谓处处皆是西方，或谓心净则是，或云不离这个，若此皆名邪见，而余因不得以默矣。彼谓极乐在心，住我身中。岂世尊不知，而说西方十万亿土之外耶。又岂不指说内心，而但说外境耶。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实境宛然，正即是我真心。真心如大海，不增不减，而汝妄谓为境。缘影心如海一沤，生灭全妄，而汝妄谓为心。缘影心无体，不可求生，极乐虽在西方，即我真心，真心无性，即彼名体以显我心，名体本空，亦即我心而示其相。心境一体，生佛同

源。求彼佛，即求自心，非外求也。究自心，须求彼佛，岂他惑哉。如是则取舍忻厌，炽然着相，岂复外心，心能具，故圆裹一切依正境界。色心净秽，生佛因果，三世十方。含摄无外，同一受用。求一外相，了不可得，当如是而求，岂可求之妄心也。如是愿求，佛所印可。与世之不识本心，愚痴无智。西方极乐之佛，向肉团缘影中求。谓是唯心净土，本性弥陀者，实辽远矣。极乐土，弥陀身，非同众生阴体。身心生灭，佛亦生灭。佛减生故，三昧不成。纵求生灭佛，生生灭土、不成正行。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彼圆觉性，亦同轮转，即此义也。若求西方十万亿土外，极乐弥陀之佛。以称性妙观如实观之。如来本觉相好显现，众生始觉真心发明。始本相冥，生佛互感。三昧乃成，正行斯立。不生灭土，始可生也。此心遍一切处。尚不间于地狱，何止极乐。但苦处顺性求离，乐处顺性求生。依修多罗教，求离苦得乐，而实不出吾之心性。故名唯心净土，本性弥陀。妄心无体，焉得为唯心本性耶。向缘影妄心求者，以色身及山河大地十方刹海为外境也。向不动真心求者，即十方刹海大地山河为内心也。知即内心，任意于中舍秽取净，厌东忻西，自心实有大愿果佛。能接引故，求无不得。若为外境，则打作两橛。才动念便乖法体，不得自心。但有性具因佛，无力用故，虽求无得。又妄心但是虚妄缘影惑为色身之内，无土可生。真心含育一切尘刹，本具极乐依正，求之必生。妄心舍外趣内。

真心即外为内。妄心心境宛然。真心即心即境。妄心生灭无据。真心不动不摇。妄心在因无果，始终生灭。真心因果一致，性修交彻。真妄心求，其别若是。论时，何啻日劫相倍。论处，何但天地悬殊。论体，真则裹十虚，妄则居身内。论用，真则截娑婆，直出生死。妄则煮砂饭，经劫难成。行人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妄求真佛，良可痛伤。如认贼为子，其家财宝，必被消灭。四明大师有指妄即真，观佛观心之谈，不拨极乐依正实境。奈何后世，邪见蜂起，魔侣炽然。灭正法眼，断佛种性。妄计缘影，不肯西求。闾巷之人，未闻正说。以此邪见，密相传授。倘真为生死，必以正说为是。若障重者，当更审缘影妄心，境界云何。妄心无体，妄认住我色身之内。身住世界。世界住空。虚空广大，遍含尘刹。如是则空大界小，心劣于身。一念转微，不可举示。不可求而求，岂不甚惑。既了此义，则知空性无边，不出我大觉清淨心中。况诸世界在虚空耶。况色身在世界耶，况妄心在色身耶。妄微身着，界大空圆，不出我心。我心广大，十方三世，及一切众生色身妄念，欲求一法在心外，了不可得。经云。认悟中迷，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目为全潮，穷尽瀛渤，即是迷中倍人。又云。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淨宝严妙觉王刹。又云。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如

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既十方空刹，依正色心，是我本有。我今求生本有之土，见本有之佛。正是翻破无始无明，不随颠倒。彼佛为我显现时，即我本有心佛显现。我心显时，即彼佛显。我心彼佛之心，彼佛我心之佛。一体无二，性本圆融。何可舍西方极乐内心之佛，妄计别有惟心佛也。或曰。妄心岂不亦具依正之法。答。妄心设具依正，岂不亦具极乐，若极乐如娑婆之实境可求，可说心具。若无实境，但是虚想。有何实焉，而谓心具。当知即境之心名真，离境之心名妄。真妄虽同，即离为异。即得离失，其旨明矣。

答袁沧孺使君

憨山大师

屡承手书。知归心净土，决定无疑，不疑则决定信矣。幸甚幸甚。且云但于天如净土远近，如想天竺之喻未决。然此喻，原不亲切。至引梦喻最切。且又未分别净秽之想。所以于唯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说诸法如梦幻。又云，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又云，净秽随心。又云，昼为想心，夜形诸梦。故以梦喻唯心之旨，请试言之。然想有染净，皆生死本。故曰一切世界，惟想所持。然参禅要离想。而净土要专想。盖以想除想，乃博换法耳。以众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死苦业。今要出苦，故念念净想，想佛净土。净想胜，则染想消。染想消，则净想纯。净想纯，则变秽土而为净土矣。如人想食，则梦嚼美味。然美味虽假，在梦不无，即以为真。若人白日专想净土，则夜梦花台宝地，极乐境界，受用自在，即

为实事。此则净土但在梦觉之分，岂有近远之实哉。所以佛说唯心净土者。专在一念净想所感变耳。故曰想澄成国土。然娑婆秽土，全是众生染想感结，纯一秽恶。而螺髻梵王见之，纯一净土。正如恒河。人见之是清冷之水。饿鬼见之而为火。是以二乘人见娑婆是秽土，深生厌患，以不了即秽是净。故佛于法华会上。三变娑婆而为净土。要指目前日用行履，步步头头，皆是净土。如此岂有十万亿之遥耶。然经说十万亿者，乃佛指华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万亿佛土，有极乐国。乃阿弥陀佛所居实报土，令人知所归向耳。若言唯心，即华藏亦是唯心，况极乐耶。请以近事，喻唯心之旨。山野少年听华严经。闻五台山万年冰雪。因而切切想住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见目前一座雪山，经行坐卧，皆在此中，纵经闹市，亦不见一人，但在雪山中行。及后到五台，俨如昔日所想。以此观之，则净土远近可知矣。然五台尚要身到。而净土只要心到，若是专心念佛，念念观想净土境界，久久纯熟。则现前日用，步步头头，如在净土中坐卧经行，即耳闻一切音声，皆是念佛之声矣。如此念到命终时，则一切世间杂念，都不现前。惟有一念阿弥陀佛。则精进不乱。目前但见净土境界，或莲花现前，阿弥陀佛与诸菩萨，亲来接引。神识安然，随佛往生。当下便登极乐国，如前梦境无异。如此岂有十万亿国之远耶。此所谓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乃是真真实实地，非是说道理也。只是要一念净想纯

熟，博换得过秒想，则自然变秽邦而成净土矣。然生净土如梦之说，不是譬喻，乃是实话。以菩萨修行，乃至七地以前，皆未破无明之梦。一向教化众生，成就净土，皆是梦中佛事。故八地菩萨如梦渡河，犹未全觉。直至于佛，方称大觉。此乃明言，具载华严经，明明证据。只是从来说者，未曾拈着。老居士于此会得，则净土远近一切疑，净尽无余矣。然念佛法门，弥陀经中所说。只是一心不乱，是究竟语。其实此语亦不易到。老居士自心试验，生净土准不准，只在一念乱不乱上看。则默然自信，如人饮水，自然精进矣。来云久在台宗，今要净土台宗三观和会，此事妙宗钞最是分明。台宗祖师所云。观虽十六，言佛便周，是以观佛为总观也。即此观佛念佛则念存三观矣。谓正当念佛观时，要将身心内外一齐放下，丝毫不存，心地如空，不见一法，即是空观。即于此空心中，提一声佛，随举念处，即观佛像，如观目前，历历分明不昧，即是假观。然于正观念时，返照能观能念心体。空空寂寂，当空寂中又观念不忘，如此不忘不着，一心灵然，即中道观。然此三观，不用安排。但只举念，则三观一心，一念具足。此中又不可，将昔日安排三观措心，则不妙矣。请试于此着力何如。

简录净土晨钟序

周克复居士

念佛者。果能真实摄心而念佛。念佛则心自净。心净则土随净。如大慧禅师云。人于一日中。心不驰求，不妄想，

不缘诸境。便与三世诸佛，诸大菩萨相契。即此火宅尘劳，便是解脱出三界之处。修净土者，宜亦如是。靠住一佛，心心无间，行之既久，便可将四大所合之身，一拳粉碎。四大所合之世界，一脚踢翻。然后随所闻见。鸟语蝉吟。牧歌樵唱。即西方之无常苦空法音天乐也。竹离茅盖。即西方之金台楼阁也。飞泉鸣瀨。即西方之宝池德水。埜芳嘉木。即西方之宝网交罗妙华天雨也。明师良友之俦。木石鹿豕之侣。即西方之诸上善人也。何苦何乐。何顺何逆。何邪魔。何三毒等烦恼。目前所闻所见。纯是净土之境。则未来往生之日。化佛来迎，预知时至，异香天乐等胜境，早已如操左券。正如老骥识途，就路回廐耳。依样返故里，风景自依然。所谓生前已往生。当生不觉生者，正复如是。净友勉乎哉。

弥陀疏钞

莲池大师

今念佛人。初以耳识闻彼佛名。次以意识专注忆念。以专念故。总摄六根。眼鼻舌身。如是六识。皆悉不行。念之不已。念极而忘。所谓恒审思量者。其思寂焉。忘之不已。忘极而化。所谓真妄和合者。其妄消焉。则七识八识亦悉不行。主既不存。从者焉附。当尔之时。巨浪微波咸成止水。浓云薄雾。尽作澄空。唯是一心。更无余法也。

弥陀要解

藕益大师

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师以光寿二义，收尽一切无量。光则横遍十方。寿则竖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

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又云。由无量光义，故众生极乐，即生十方。见阿弥陀佛，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普利一切、由无量寿义，故极乐人民，即是一生补处。皆定此生成佛，不至异生。当知离却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而离却阿弥陀佛名号，何由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愿深思之，深思之。

示念佛法门

藕益大师

念佛法门，别无奇特，只深信力行为要耳。佛云。若人但念阿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天台云。四种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三昧中王。云栖云。一句阿弥陀佛，赅罗八教，圆摄五宗。可惜今人将念佛看做浅近勾当，谓愚夫愚妇工夫。所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终日悠悠，静功莫克。设有巧设方便，欲深明此三昧者。动以参究谁字为向上。殊不知现前一念能念之心，本自离过绝非，不消作意离绝。即现前一句所念之佛，本自超情离计，何劳说妙谈玄。只贵信得及，守得稳，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毕此一生，誓无变改，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诸佛便为诳语。一得往生，永无退转，种种法门，咸得现前。切忌今日张三，明日李四。遇教下人，又思寻章摘句。遇宗门人又思参究问答。遇持律人。又思搭衣用钵。此则头头不

了，帐帐不清。岂知念得阿弥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极则教理，都在里许。千七百公案，向上机关，亦在里许。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三聚净戒，亦在里许。真能念佛。不复起贪瞋痴。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间断夹杂，即大精进。真能念佛，不复妄想驰逐，即大禅定。真能念佛，不为他歧所惑，即大智慧。试自检点，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贪瞋痴念犹自现起。是非人我犹自挂怀。间断夹杂犹未除尽。妄想驰逐犹未永灭。种种他歧犹能惑志。便不为真念佛也。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亦无他术。最初下手，须用数珠，记得分明，刻定课程，决定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然后记数亦得，不记数亦得。若初心便要说好看话，要不着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信不深，行不力，饶你讲得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转语。皆是生死岸边事，临命终时，决用不着。珍重。

化佛来迎

庐山莲宗宝鉴

宗镜录或问曰。心外无佛见佛是心。云何教中说有化佛来迎生诸净土。答曰。法身真佛本无生灭。从真起化接引迷根。以化即真真应一际。即不来不去随应物心。又化体即真说无来去。从真流化现有往还。即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也。不来而来似水月之顿呈。不见而见犹行云之忽现。问。如上所说。真体即湛然不动。化相即不来而来。正是心外有化佛来迎。云何证自心是佛。答曰。此乃是如来本愿功德力

故。令彼有缘众生专心想念。能令自心见佛来迎。不是诸佛实遣化身而来迎接。但是有缘时机正合。能令自心见佛来迎。则佛身湛然常寂无去无来。众生识心托佛本愿力。一念变化有去有来。如镜面像似梦施为。镜中之形非内非外。梦中之事不有不无。但是心生非关佛化。真信修行之士端的是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专一意念持一句阿弥陀佛。只此一念是我本师。只此一念即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狱之猛将。只此一念是斩群邪之宝剑。只此一念是开黑暗之明灯。只此一念是度苦海之大船。只此一念是脱生死之良方。只此一念是出三界之径路。只此一念是本性弥陀。只此一念达唯心净土。但只要记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在念莫教失落。念念常现前。念念不离心。无事也如是念。有事也如是念。安乐也如是念。病苦也如是念。生也如是念。死也如是念。如是一念分明不昧。又何必问人觅归程乎。

融通念佛

江启明居士

此宗念佛法门。乃阿弥陀佛。现身说法。亲自授与良忍上人者。原颂。一人一切人。一行一切行。是名他力往生、又云。十界一念。融通念佛。此乃大愿弥陀直指之心印。亦即亿万世净宗之无上秘钥也。此颂所称之他力。非指弥陀如来之愿力。系称一切行人之念力也。原夫一念三千。声声遍满尘沙国土。三千一念。西方十万亿佛。尽在一句弥陀当中。一念十方。我念悠然，与无量数之净友佛声相唱和。十方一

念。无量数之净友佛声。恍然与我一念相向应。感应道交。冥契无形。融通互彻。自他兼摄。以人我一如之无量因心。念生佛不二之无量果佛。因彻果海。果彻因原。念量既等乎虚空。佛声更超越乎法界。以水投水。何殊万流同归。似此缘起难思之妙。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有志行人。能从者里趣入。正是上品往生之殊捷路径。由是信解悟入。持之不懈。将见念念圆融。心心无所。念到得力处。雨滴风呼。均是助缘。溪声鸟语。尽成他力。遍大地陡起佛声。转娑婆而成乐国。是在吾人之一念融通耳。我佛寄恩于此。行人盍共勉之。

念佛与读佛

玄妙法师

莲池大师云。世人稍利根。便轻视念佛。谓是愚夫愚妇勾当。彼徒见愚夫愚妇口诵佛名，心游千里。而不知此等是名读佛，非念佛也。念从心，心思忆而不忘，故名曰念。以上乃先觉遗训。观夫世之读佛者多矣。而求其冥契祖心，真能念佛者，毕竟少其人焉。读字从口，若信口徒读，不从心发。口读心违，心口不一，虽终日喃喃，难期实益，希冀往生，难乎其难。念则不然，念字从心。心思忆而不忘，故名曰念。真能念佛者，句句须从心念，方得实益。忆之深，念之切，念到不念而念。能所合一，迨至此念脱落。当体空寂，弥陀全体当时显现。始知从有念而至无念，因无念而证无心之心。如此念法，正是弥陀声声念，念念见如来。此种念佛，正于当念之时，我身已融入弥陀身中，生佛了无二相。既往

弥陀身，而念弥陀佛。能念即佛，所念亦尔。分无可分，舍无可舍，于无可分舍中，平等一如。人谓众生念弥陀，无宁谓弥陀自念可也。由是以观，系心念佛，与散心读佛者相比较。诚不啻有霄壤之别。其难其易，奚止日劫相倍哉。愿后之有志行人。对此毫厘千里之差。可不三注意焉。

楞严大势至圆通章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华严念佛三昧论

彭际清述

念佛法门，诸经广赞。约其总贯，略有二涂。一普念。一专念。如观佛相海经，佛不思议境界经等，但明普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经，阿閼佛经，无量寿经等，特明专念。今此

华严，一多相入。主伴交融，即自即他。亦专亦普。略标五义以贯全经。一念佛法身，直指众生自性门。二念佛功德，出生诸佛报化门。三念佛名字，成就最胜方便门。四念毗卢遮那佛。顿入华严法界门。五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圆满普贤大愿门。别申问答，豁破群疑。普与见闻。同归一乘云尔。

一念佛法身直指众生自性者。吾人固有之性，湛寂光明，遍周尘刹。诸佛别无所证，全证众生自性耳。如来出现品云。菩萨摩訶萨应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如自心，一切众生心亦如是，悉有如来成正觉。广大周遍，无处不有，不离不断，无有休息。又云。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云何离于妄想。须知一切众生颠倒执着，全是诸佛法身。何以故。颠倒执着常自寂灭故。于此信入，诸佛法身无处不现。清静圆满，中不容他。念念不迷。心心无所。从此起行。具足大悲。究竟大慈。于身无所取。于修无所着。于法无所住。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不离当念因果圆成，故曰才发菩提，即成正觉。如贤首品初发心功德品。广明斯事。如是念佛，能于一切处见如来身。又如光明觉品，世尊放百亿光明，从此三千大千世界，遍照十方，乃至尽法界虚空界。而文殊说颂，教人离于有无一异生灭去来种种诸见。遍一切处观于如来。是为入佛正信。出现品亦云。诸菩萨摩訶萨，

不应于一法一事一身一国土一众生见于如来。应遍一切处见于如来。譬如虚空，遍至一切色非色处，非至非不至。何以故。虚空无身故。如来身亦复如是。遍一切处，遍一切众生。遍一切法。遍一切国土。非至非不至。何以故。如来身无身故。为众生故示现其身。又云。菩萨摩訶萨以无障无碍智慧。知一切世间境界，是如来境界。知一切三世境界。一切刹境界，一切法境界，一切众生境界，真如无差别境界，法界无障碍境界，实际无边际境界，虚空无分量境界，无境界境界。是如来境界。佛子。如一切世间境界无量。如来境界亦无量。如一切三世境界无量。如来境界亦无量。乃至如无境界境界无量。如来境界亦无量。如无境界境界一切处无有。如来境界亦如是。一切处无有。○何以故。以自心智慧本无障碍故。无障碍智慧即如来境界故。此名念自性佛。亦名自性念佛。自性念佛者，无佛外之念能念于佛念。自性佛者，无念外之佛为自所念。不入此门，所念之佛终非究竟。以不识法身自性故。将谓别有故。入此门时，一念功德过于虚空。无有限量。

二念佛功德出生诸佛报化者。一切如来称法界量。现种种身。示无尽庄严。作无边佛事。一以普光明智而为其体。如世主妙严品云。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音普顺十方国土。譬如虚空具含众像。于诸境界无所分别。○以此智不思议故。无分剂故。为能具足如斯力用。在凡夫

地，闻法入理，得根本智。苟不能依智起行，圆修圆证，堕于二乘声闻境界。诸佛大用不得现前。是故此经初会六品，全显如来果德。二会至八会三十二品，明进修阶次，直至菩提。总之不出六位因果，为令行者昭廓智境。穷诸行门。不取偏空而严佛土。而初会中普贤三昧一品，正显佛华严全体。经明普贤菩萨。入一切诸佛毗卢遮那藏身三昧。此三昧者，依于法界，称性遍周。一切刹尘，普身示现。教诸众生不舍尘劳。繁兴大用。随说世界成就品。说华藏世界品。以示净秽诸刹，一切唯心。唯能深入普贤愿海者，一切处无非佛土。一切时无非佛事。此三昧品贯彻全经。寻文自见。至善财童子遍参知识，而德云比丘，解脱长者，鞞瑟胝罗居士，俱以念佛一门而得解脱，如德云言。我得自在决定解力，信眼清净。智光照耀。普欢境界。离一切障。善巧观察。普眼明彻。具清净行。往诣十方一切国土。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常念一切诸佛如来。总持一切诸佛正法。常见一切十方诸佛。○我得自在决定解力以下。即念法身佛也。往诣十方以下。即念报化佛也。随顺法身，起于报化，法身无量，所感报化亦复无量。故下文云。见于东方一佛二佛十佛百佛千佛百千佛，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如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是名忆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诸佛别无境界。唯以智慧光明，随顺众生而作佛事。此念佛人亦复如是。由信解具足故，能入佛智慧。由观行具足故，

能见佛光明。智慧光明，不从人得。唯藉缘因得显发故。下文又开诸大菩萨三七念佛门。尽于十方三世及一一毛端量处。念念佛出世，念念佛说法。念念佛灭度。一以自心无边智行而为其体。本具三身，一念相应。名为念佛三昧。入此三昧门，即能遍摄一切诸三昧门。又如解脱长者言。我入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见十方各十佛刹微尘数如来。彼诸如来不来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见安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随意即见。我若欲见栴檀世界金刚光明如来。妙香世界宝光明如来。莲华世界宝莲华光明如来。妙金世界寂静光如来。妙喜世界不动如来。善住世界师子如来。镜光明世界月觉如来。宝狮子庄严世界毗卢遮那如来。如是一切悉皆即见。知一切佛及以我心，悉皆如梦。知一切佛犹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及以己心，悉皆如响。我如是知。如是忆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所谓无碍庄严解脱者。离一切相。成一切相。虽然如梦如幻，而亦不坏梦幻诸境。若不入此梦幻法门者，便如舍利弗大目犍连等在逝多林，不见如来神力境界。以善根不同故。又如鞞瑟胝罗言。我开栴檀座如来塔门时。得三昧名佛种无尽。我入此三昧。随其次第。见此世界一切诸佛。所谓迦叶佛。拘那含牟尼佛。拘留孙佛。尸弃佛。毗婆尸佛。提舍佛。弗沙佛。无上胜佛。无上莲华佛。如是等而上首于一念顷，得见百佛千佛百千佛。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世界微尘数佛。○此

佛种无尽，皆由普贤愿行所生。盖普贤愿行，俱以四无尽句而得成就。所谓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是则佛种无尽。故曰我知十方一切如来。毕竟无有般涅槃者。是知诸佛报化，该一切数。如阿僧只品说。穷一切时。如如来寿量品说。遍一切处。如菩萨住处品说。如是念佛。二际平等。生灭一如。尽未来劫无有间断。三念佛名字成就最胜方便者。夫法身无朕，假于名而法身显矣。报化无边，缘于名而报化该矣。须弥偈赞品云。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所以于往昔。无数劫受苦。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但闻佛名，已植胜因。何况数数继念。如文殊般若经云。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阿弥陀经亦以执持名号，为往生正因。故知名字功德不可思议。又如兜率偈赞品云。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息。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贤首品云。若常念佛心不动。则常睹见无量佛。若常睹见无量佛。则见如来体常住。前偈论持名，故言数。后兼报化以彻法身，故言无量。虽然。人知有量之数，而莫知离量之数，知即数之名，而不知离数之名。知离数之名，故终日念而未尝念也。知离量之数，故念一佛而即遍摄一切佛也。如随好光明品云。

如我说我，而不着我，不着我所。一切诸佛亦复如是。自说是佛，不着于我及以我所。○然初入此门，必依乎数，日须克定课程。自一而万。自万而亿。念不离佛。佛不异心。如月在水，月非水内。如春在枝，春非枝外。如是念佛。名字即法身。名字性不可得故。法身即名字。法身遍一切故。乃至报化不异名字。名字不异报化。亦复如是。故如来名号品，谓一如来名号，与法界虚空界等。随众生心各别知见。则知世间凡所有名，即是佛名。随举一名，诸世间名无不摄矣。又如毗卢遮那品。称引古先诸佛，各各不同，而一以毗卢概之。以一切诸佛皆有毗卢藏身故。古今不异故。如是念佛。持一佛名，全收法界。全法界名，全法界收。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亦非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十方三世，当念无余。不历刹那，成佛已竟。

四念毗卢遮那佛顿入华严法界者。如世主妙严品。十方诸大菩萨及天龙神鬼所说诸颂。各出自证法门，以如来果地发人信解。令入念佛三昧。自是说如来现相品。以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各有十方诸大菩萨及诸世主说偈赞佛。而十地品，每历一地，必曰不离念佛念法念僧。是知诸位阶次虽殊。莫不以念佛为其本行。佛佛道同。举一毗卢摄无不尽。故普贤十愿常随佛学一门云。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乃至成大菩提，入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学。○我本师因地修

行，广大无边不可思议。故所感报化，亦广大无边不可思议。行者诚能决定信解。知一切佛不离自性。起勇猛心。起担荷心。便与本师初发心时等无有异。又如寂静音海夜神言。我得念念出生广大喜庄严解脱。已能入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法界安立海。见彼一切法界安立海，一切佛刹所有微尘。一一尘中，有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国土。一一佛土，皆有毗卢遮那坐于道场。于念念中成等正觉，现诸神变。所现神变，一一皆遍。一切法界海。而开敷树华夜神入出生广大喜光明解脱门。忆念毗卢遮那往昔所修行海，悉皆明见。妙德圆满神得自在受生解脱门。入毗卢遮那无量受生海。亦见如来于一切世界一一尘中无量佛刹，示现受生，常无间断。○如是念于毗卢遮那。即念是佛。即佛是念。尽十方虚空乃至针锋芥子许，无一不是毗卢法界。是名念法界佛。亦名遍念一切佛。所以善财童子初参德云，即闻念佛法门。最后普贤菩萨为说称赞如来胜功德偈教人信解。依旧不离念佛法门。法界如终，更无二谛。偈曰。或见此界妙无比。佛无量劫所严净。毗卢遮那最胜尊。于中觉悟成菩提。或有见佛无量寿。观自在等所围绕。悉已住于灌顶地。充满十方诸世界。又云。或见释迦成佛道。已经不可思议劫。或见今始为菩萨。十方利益诸众生。或见如来无量寿。与诸菩萨授尊记。而成无上大导师。次补住于安乐刹。○是知诸佛法界。遍摄遍融。弥陀全体遮那极乐不离华藏，随众生心，见各不同。而佛本来

常不动故。故末卷即以回向极乐终之。具如后文所说。

五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圆满普贤大愿者。普贤行愿品云。欲成就如来功德门，当修十种广大行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于此愿王受持读诵。临命终时，即得往生极乐世界。○是经专显毗卢境界。云何必以极乐为归。盖阿弥陀一名无量光。而毗卢遮那此翻光明遍照。同一体故。非去来故。于一体中，要亦不碍去来故。如大乘起信论云。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此娑婆世界，不能常值诸佛。亲承供养。意欲退者。当知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谓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盖毗卢报土，与二乘凡夫无接引之分。而极乐则九品分张，万流齐赴。一得往生，横截生死。视此娑婆，迴分胜劣。诸经广明，今不具录。然他经所指，或言十念。或言一日乃至七日。或观丈六。乃至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要之不出数量。未若此经一念普观。竖穷三世。横互十虚。初发心时，即超数量。所有净因，最为殊胜。由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偏摄众生。与此愿王体合虚空，丝毫不隔。是故，不移时，不易处，任运往生，还同本得。下文云。到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所共围绕。

○文殊普贤，不离此处而现彼方。随众生心，念念出现。故知阿弥陀佛在极乐国中。常转此经，炽然无间。又此法门，非妙智观察，无以明我心本具之净因。故首文殊。非大愿庄严，无以圆我心本具之净果。故次普贤。而观音弥勒。一则次补弥陀。一则次补释迦。二圣同会，以证乐邦华藏通一无二。而弥勒以谛观十方唯识。识心圆明，入圆成实，此净土之正因也。观音以如幻闻熏无作妙力，遍入国土成就菩提，此净土之极果也。下文云。其人自见生莲华中。蒙佛授记。得授记已。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久当坐菩提道场。降伏魔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极微尘数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全部华严，于此结果。诸有智人，决宜信入。一念因循，轮回无尽。呜乎苦哉。

或问。如上五门。为当从一门入，为是五门并入。答。上根利智，了得自性弥陀。全显唯心净土。举一法身，摄无尽。然理则顿悟。事须渐除。故华严教指，十住初心即同诸佛。然五位进修，不无趣向。未臻妙觉，阶次宛然。至十地始终，以大愿力，于一念顷，见多百佛多千佛。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佛。所居之地，悉随所见之佛而为差等。此土行人，纵能伏惑发悟，而未证无生，宁逃后有。不依佛力，功行难圆。必待回向乐邦。亲承授记。净诸余习。成满愿王。斯为

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其或粗窥向上，未尽疑情。尤须专一持名，翘勤发愿。如子忆母。毕命为期。加以教观熏修。助发胜智。感应道交，功无虚弃。斯则全凭一念，便摄诸门。所贵绝利一原。利忌回头转脑。

又问。子欲阐念佛法门，何不以净土诸经为导。而力主华严。据果论因，恐难合辙。答。子不读无量寿经乎。经中叙分，首述普贤行愿，劝进行人，三辈往生，俱云发菩提心。终之以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称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纵修功德，还堕胎生。然则诚欲坐宝莲华。登不退地。必也依文殊智，建普贤愿，回向往生。今此华严，正当其教。至观经上品上生者，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言大乘方等，则又莫若华严最尊第一。因果无差，有何纡曲。又问。华严法界，密义重重，以无量修多罗而为眷属。云何唯一念佛门而能普摄。答。诚如所说，教指宏深。但入道初心。自有方便。入此一门，乃能遍彻无边法界。是故善财童子于普贤一毛孔中。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尽未来劫。念念周遍无边刹海。此念佛人亦复如是。以一念本无量故，且杜顺法界观。特设三门。一真空门。简妄情以显理。即前念佛法身是。二理事无碍门。融理事以显用。即前念佛功德是。三周遍含容门。摄事事以显元。即前念佛名字是。又清凉疏分四法界。一心念佛，不杂余业，即入事法界。心佛双泯，一真独脱，即入理法界。即心即佛，大用齐彰，即入理事无碍法界。非

佛非心，神妙不测，即入事事无碍法界。是知一念佛门，无法不摄。故此经以毗卢为导。以极乐为归。既觐弥陀，不离华藏。家珍具足，力用无边，不入此门，终非究竟。

又问。方山论谓他方净土，是权非实。准今所论，如何会通。答。教分四土。一常寂光土。果佛所居。二实报土。法身大士所居。三有余土。二乘所居。四同居土。凡圣交参。或秽或净。此土行人，以惠念力，修诸功德，回向西方，惑业未断，生同居土。欣厌既切，粗漏渐除，闻法增进，生有余土。若修圆教为因，深达实相，以普贤行愿，回向往生，便感得实报土。亲承佛记，分证寂光。是故，住权乘者，一切皆权。如法华化城，不外自心故。明实相者，一切皆实。如此经极乐全具华藏故。方山著论时，行愿末卷未至此方。故于净土一门，辄生分别。却与经文互相乖刺。须知从真起幻。即幻全真。生灭俱离。自他不二。一念圆融，普周法界。方为一乘中道了义。且方山吃紧提唱，唯在十住初心即成正觉。然依教诠判，正大不易。何则，圆信位中，见思惑尽，并断尘沙，进入圆住，豁破无明，证无生忍，位齐别教初地。若依自力，譬彼群氓，骤希宝位，即谓本来是佛，不落阶梯，亦赖善巧方便，始能克证。何如行愿末卷中说，以深信心，持诵十大愿王。一刹那中，往生极乐，住不退转。从凡夫地，创发信心，横超直入，至圆至顿，无比无伦。幸遇完经，因缘非浅。衣珠故在，客作徒劳。奉劝高流，同心信受。

思归吟

三十九首

怀净土

元 中峰

六时叩问黄金父。赤子飘零几日归。
话到轮回无尽处。相看不觉泪沾衣。

又

前人

藕池无日不华开。四色光明映宝台。
金臂遥伸垂念切。众生何事不思来。

又

前人

要结莲华会上缘。是非人我尽倾捐。
无时不作难遭想。欢喜同登解脱船。

又

前人

便就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已嫌迟。
那堪更欲之乎者。管取轮回没了期。

又

前人

爱绳牵入苦娑婆。哭到黄河泪转多。
谁谓别离穷劫恨。通身浑是古弥陀。

又

前人

船上西来忆故乡。四华池上晚风凉。
飘零不奈归心切。一片轻帆挂夕阳。

又

前人

深思地狱发菩提。父母家乡勿再迷。
痛策归鞭宜早到。莫教重待日移西。

又 前人

尘沙封又尘沙劫。数尽尘沙劫未休。
当念只因情未撇。无还生死自羁留。

怀净土 明 楚石

娑婆生者极愚痴。众苦萦缠不解思。
在世更无清净业。临终那有出离时。
百千经里殷勤劝。万亿人中一二知。
珍重大仙金色臂。早来携我入莲池。

又 前人

人生百岁七旬稀。往事回观尽觉非。
每哭同流何处去。闲抛净土不思归。
香云玛瑙阶前结。灵鸟珊瑚树里飞。
从证法身无病恼。况餐禅悦永忘饥。

又 前人

西望红霞白日轮。仰观宝座紫金身。
一方土净方方净。当念心真念念真。
生极乐城终不退。尽虚空界了无尘。
向来苦海浮还没。何幸今为彼岸人。

又 前人

曾于净土结因缘。二六时中现在前。
每到黄昏增善念。遥随白日下长天。
如来宝手亲摩顶。大士金躯拟拍肩。

不借胞胎成幻质。吾家自有玉池莲。

又 前人

日夜思归未得归。天涯客子梦魂飞。

觉来何处雁声过。望断故乡书信稀。

几度开窗看落月。一生倚槛送斜晖。

黄金沼内如船藕。想见花开数十围。

又 前人

一自飘蓬瞻部南。倚楼长叹月纤纤。

遥知法会诸天绕。正想华台百宝严。

此界犹如鱼少水。微生只似燕巢檐。

同居善友应怀我。已筑浮图欠合尖。

又 前人

近有人从净土来。池心一朵玉莲开。

正当萼上标名字。已向身前结圣胎。

极乐逍遥长不死。阎浮逼迫最堪哀。

法王特地垂慈悯。同佳黄金百尺台。

劝修 清 省庵

一自娑婆系业因。多生流转实酸辛。

须臾出屋又投屋。迅速舍身还受身。

曾作王侯争国邑。几为蝼蚁丧埃尘。

这回若不思归去。依旧从前受苦轮。

又 前人

尽说厌欣为障道。谁知净业善资成。
厌离未切终难去。欣爱非深岂易生。
何处安居能徙宅。谁人无事肯登程。
铁围山外莲花国。掣断情缰始放行。

又 前人

佛声易可除昏散。出口还收入耳来。
蓦地乱茅随火尽。蔽天浓雾逐风开。
通身是佛谁为念。遍界生莲不用栽。
何待临终生极乐。即今端坐玉楼台。

又 前人

酉时忆佛甚悬悬。独倚楼头耸两肩。
眼逐浮云凝碧落。心随白日下青天。
更无人去乾坤外。那有书来鸿雁边。
坐久不知天已暮。却疑身在玉池莲。

小阳 前人

十月由来是小春。桃红初破一枝新。
长看旧冢添新冢。每见新人送旧人。
万劫死生谁动念。百年身世独伤神。
回头便是西方路。只要当人愿力真。

岁暮 前人

岁尽时穷最可愁。阴云惨惨日悠悠。
风刺万木皆枯骨。雪覆千山尽白头。

但见过年忙似箭。有谁离苦急如讎。

那堪尚滞娑婆国。梦里光阴又一周。

怀安养 宋 栌菴

几年衣袂惹京尘。志气凌云莫自伸。

南雁数声乡梦断。秋风终夕泪痕频。

此回若不怀归计。向后从谁结善邻。

请看路傍埋朽骨。其中多是未归人。

又 前人

昔年容易别琼楼。本也无心作远游。

岂意而今发垂雪。片怀长挂月西钩。

枕中忽听思归鸟。槛外频惊落叶秋。

一炷檀烟一声磬。等闲遥望泪横流。

怀安养 元 日观

直上高楼望故乡。金乌落处暮云苍。

悬知父母哀怜外。肠断飘萍在远方。

又 前人

生死循环那可逃。此心未了漫徒劳。

如今不作轮回梦。只走人间这一遭。

赞净土 宋 北山

四色莲华间绿荷。一莲华载一弥陀。

莫疑净土程途远。日日人生雨点多。

怀西方 前人

谁知端坐却能游。顷刻心飞到玉楼。

竹影月移来户牖。更疑行树在檐头。

怀净土 清莲隐

渐看鬓发着霜痕。自省己非自讨论。

一世竟成何事业。百年还有几朝昏。

便须立志求安宅。休更甘心赴死门。

乐国不遥归有路。莲台好去覲慈尊。

又 前人

残月钟声欲晓天。如何高枕尚安眠。

请看竹马风鸾日。忽到头童齿豁年。

休逐世波沈黑业。快称佛号育青莲。

乐邦归去须归去。莫待他人把手牵。

净土诗 明 嵩愚

云有深山鹤有林。唯予安养是归心。

夜来月照长廊下。一句弥陀劫外音。

又 前人

有时独上孤峰顶。遥望西方是我家。

几朵白云出远岫。一行疏雁过天涯。

送臻师 唐 李商隐

苦海迷途去来因。东方过此几微尘。

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

警悟 元 优昙

委骸回视积如山。别泪翻成四海澜。
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
成男作女经千遍。戴角披毛历万端。
不向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悔时难。

劝念佛 前人

道人来到道人家。一炷清香一盏茶。
不说世间尘俗事。声声只赞白莲华。

又 前人

念佛门如大渡船。渡人浑不择愚贤。
若知这畔风波险。便好登舟过那边。

又 前人

我念弥陀信有缘。寻幽直到虎溪边。
孤峰顶上开双目。彻见心华满大千。

又 前人

生死茫茫古渡头。弥陀拨动度人舟。
夙生有分今生遇。快上船来归去休。

望江南 元 白云

娑婆苦。光影急如流。宠辱悲欢何日了。是非人我几时
休。生死路悠悠。三界里。水面一浮沤。纵使英雄功盖世。
只留白骨掩荒丘。何似早回头。

又 前人

西方好。随念即超群。一点灵光随落日。万端尘事令浮

云。人世自纷纷。凝望处。决定去栖神。金地经行光里步。
玉楼宴坐定中身。方好任天真。

净土精华录终

思归吟

诗跋

古人吟作。多为后来修净业者行持着想。非但畅吟悦意。
贵在引心入观。而诗中妙义。注重厌欣观念四字。每当吟想
时。能令人醒悟流浪娑婆无量诸苦。应生厌离。知西方净土
无量诸乐。切愿欣生。厌欣既俱。次当起观。观想极乐世界
种种无量庄严。弥陀慈父。正坐于莲花台上。为众说法。心
目专注彼境。行住坐卧幸勿散失。久之观纯。极乐妙境。弥
陀金身。无时不现于吾人心目想中。开眼合眼。常现在前。
此际此境。心土俱净。正以一念相应心。念出弥陀法界佛。
能所合一。始本冥然。如斯时也。不动道场。遍游尘刹。无
边妙用。任运随心。所谓转秽土而成莲邦者。正不外乎是。
兹将古德所作。择其对于思维观想上。最恳切。而得力者。
摘录三十九首。裨世之有志于净行者。摄念吟哦。谛听谛观
之际。心有所寄。恍然如故乡在望。乐土非遥。自心快慰。
得以就路还家耳。释玄妙谨识

十大碍行小引

是书原为便利行人而集者。远观过去僧伽，卓绝志趣。
近见佛门人事推移，盖不能无所惕于心焉。曩者有志行人，
曾经千磨百折，不但不足以障碍其进程，摇惑其心志，反从

人类所难堪忍受之遭遇中，而完成其伟大无伦之人格者，僧史相望。此无他，居碍不碍，方足以能人所难能，行人所难行也。现代学人，间有一遇横逆处境，而意志丧心恢，甚至有前后变成两人者。盖未明居碍不碍之旨，是以魔障当前，消弭乏力耳。因是特将十大碍行一篇，附于卷末。俾世之行人，于横逆境遇之来，藉斯以自励。裨得坚其操行，成其大志耳。江启明谨识

附录妙叶法师十大碍行

详夫一心平等，体性无亏。虽缠绵于业识之中，靡不有出尘之志。方欲究道，魔境先彰。一事亏心，万善俱失。成小败广，得者还稀。况乎物欲交倾，死生迁变。递相仿效，易地皆然。使如来三大阿僧只劫，不惜身命所得法门。因兹障碍，退其心故。一旦在我而灭，可不痛伤。既为释迦之子，不以力争。坐令法界群有，永失慧目，甚于割切身肉也。今依经立十种大碍之行，名十不求行。或不得已，障碍现前。众魔诸恶，不能侵我。如金火同炉，火虽欺金，金必成器。十大碍行者，一念身不求无病。二处世不求无难。三究心不求无障。四立行不求无魔。五谋事不求易成。六交情不求益我。七于人不求顺适。八施德不求望报。九见利不求沾分。十被抑不求申明。此十摄一切碍，惟上智堪任。中下之人，不敢希冀。若照察觉悟，省身体道，持之不失，则能入诸魔界，不为群魔沮伤。循诸色声，不为色声惑乱。乃至憎爱利

名之境，人我得失之场。我心先居碍中，彼碍岂能为碍。碍若无碍，道行可以直进。若非以碍为通，则于非碍，反成为碍。何以故，身无病，则贪欲乃生。世无难，则骄奢必起。心无障，则所学躐等。行无魔，则誓愿不坚。事易成，则志存轻慢。情益我，则亏失道义。人顺适，则内必自矜。德望报则意有所图。利沾分，则痴心必动。抑申明，则人我未忘。十无碍道，能生是过，及成一切不吉祥事。何以故，贪欲生，必破戒退道。骄奢起，必欺压一切。学躐等，必未得谓得。愿不坚，必未证谓证。志轻慢，必称我有能。亏道义，必见人之非。内自矜，必执我之是。意有图，必华名欲扬。痴心动，必贪利毁己。存人我，必怨恨滋生。是十种过，从凡妄生，皆名邪见。展转生起无量恶法，遍虚空界。必令众生，堕于地狱。岂可于此不生敬慎。若能体兹碍境，知病性空，病不能恼。体难本妄，难亦奚伤。解障无根，即障自寂。究魔无根，魔何能娆。成事随业，事不由能。察情有因，情乃依缘。悟人处世，人但酬报。明德无性，德亦非实。世利本空，利莫妄求。忍抑为谦，抑何伤我。是故大圣化人，以病苦为良药。以患难为解脱。以障碍为逍遥。以群魔为法侣。以事难为安乐。以弊交为资粮。以逆人为园林。以布德为弃屣。以疏利为富贵。以受抑为行门。如是则居碍反通，求通反碍。于此障碍，皆成妙境。得之与失，自不能知。人奚于中，强生取舍。如来于障碍中得菩提道。半偈之罗刹，仙人

之歌利，瓦石来击之比丘，木盂为孕之嬖女，及鸯屈提婆之徒，皆来作逆。而佛悉与其记，化令成佛。岂不以彼逆，为吾之顺。以彼毁，为吾之成也。况时薄世恶，人事异常。于学道人，岂无障碍。若不先居于碍，莫能排遣。使法王大宝，因兹而失，可不惜诸。

修证圆通

玄妙老和尚著

引言

炎夏酷热。于关房中翻阅本经（楞严）数家注解。因对进修楞严大定耳根圆通较有密切关系之文。随笔抄录。集成小册。籍便续览。是集为侧重行持起见。故所集之文。关于启悟修证方面者居多。经文虽少列入。但其所集悉依经文本意而集成之。本书内分三段。初以宗趣启悟。次则导入修证。后则说明解根除结次第。并戒淫爱谈七趣。及进修入圣功位。与辨别魔事。此皆以去繁就简而成者也。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庚寅中秋日释玄妙识于台北内湖圆觉寺关房中。

夫一代时教。权实攸分。全在于用识与不用识也。正以众生背涅槃。沉生死。全由身心。二皆错认。故圆觉云。妄认五蕴四大以为身相。缘尘分别以为心相。今修此楞严大定。决定不用识心。盖以此识诈现心相而识非心。诈现定相而实无定。卒以障尽真心本定。致令凡夫外道权教小乘如生盲。所以七次破其妄识非真心。十番显见。必不识真。而真心本定。何由见哉。惟斯楞严。悟佛法音。尚斥非实。矧为寂定识心而不破之乎。今学道人。取静修行止念为定者。未有能

出此识心之圈囿也。将谓此定易成。而生苟就之心。岂知修时百计难成。成之毕竟非实。慕楞严者。应舍识心。于自心本定方可希冀也。今欲修此真实大定。须先舍此生灭不实之识心。然后认取根中见闻等性。人能灼见此本具之性。守之即为真实大定。岂与外权小而从因中所修之定。全取第六意识。是由所依之心既皆生灭而非真实。故其所修之定。有入住出。入之则有。出之即无。境静则顺。境动则违。在定纵经多劫。终是不出轮回。推其病本。皆由最初但顺所迷生灭识心强制令定。而曾不悟本有不动之心故也。他经他论。虽发明真心体相。而未言众生现前身中何者即是。故众生纵能舍乎分别粗心。而乃多求妙义。或研思极精而体会之。则依旧堕于微细意识。而流于权小境界。不自觉知。惟本经世尊屈指开合飞光左右。审问阿难。令分动静。阿难此时分明。于自身中。见得本具不动之妙性。原与动摇之身境。了不相干。故即满口承当。动静两者皆不属。更无滞碍。夫如来屈指飞光。已离言诠而指示。阿难亲见不动。已离思维而领悟。知此头动而见恒不动。则凡此身往来千里万里。乃至恒沙世界。死此生彼。而此见性。常如虚空。而无所动。若人悟此恒常。不随身转。则日用中。行住坐卧。皆在自性定中。又于击钟引梦。而无生灭之闻性。湛然常住。此并幻影。而重玄极妙之真心。岂离见色闻声之常性哉。今学道人。自侍天真。不求究竟者。闲谈根性现成。则死守寂常本体。而修证

全捐。或但住初解人空。而得少为足。不知根结未销。岂能脱情结而脱诸苦。生灭未灭。安得越器界而证圆通。大似守金矿而自甘贫穷也。

问曰。同此识心。经初则破此妄识。而戒其勿用。经后则许识亦真。而同称藏性者何也？答曰。识虽藏心。而为生死根本。不破除则错乱修习。大似蒸沙成饭。破除所以为入圆方便。又识虽妄本。岂外唯心所现。不融入则心外有法。圣性不通故。融入所以令方便不泥。斯则前后皆顺佛言。各成妙旨。如最初破除识心。即是撤去圆通之障。以识心若不舍尽。决不知别有根性。根性尤然不知。圆通何自而修成哉。乃至四科七大三如来藏。十法界心。无非根性之极量。而非别有一性也。修圆通者。若不达此。岂知反闻之中。统该万有。极尽一真乎。大抵开示本具藏性。正为后修圆通做入处尔。至于祖师直指。则多离言诠。玄示玄提。一锥一扎。瞬目便过。终不与行人说破。但令当机不涉言辞说。而大迦叶破颜独领者是也。宗家则一味离言。教家则一味用言。故直指属宗。而不属教也。究实而论。宗家实欲行人直下顿了亲切见性也。但宗家示而不说者。务令自心了悟。要 from 无言得入也。教家说而不示者。令依言解。要 from 有言得入也。今用耳根之修。一返闻间。行起解绝。顿离分别。初无多事。最为简易。修时不顾自前现境。专注闻中无边法界。所以注闻不注境。故境之动静。安能移之。闻性无干心识。故识之忆

忘。安能变之。且识忽起而为忆也。如影现镜中。曾不障于镜也。识忽灭而为忘也。如影灭镜内。而镜体愈如故也。此正宗家所谓打成一片时节矣。当知修此自性本定。迥不同于常途止观。盖常途止观。全属功夫。不取自性即为定体。故其为定。初心与境为二。必至纯熟。方得一如。是则止观全属功夫。不即自性。的实论之。但是引起定尔。非自性定也。是以本经全取自心本具圆定为首楞严。决不取起心对境止观而为定也。若当机契合。开解朗然。照体现前。即取此照体。名微密观照。不取思维修习为观也。当知此定。正以性本自具。天然不动。不假修成。不但独取自心不动。乃统万法万事。皆悉本来不动。为一定体。凡不兼万有。而独制一心不动者。皆不圆之定也。本经又云。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尤为法尘分别影事。此境即凡外权小所守之境。彼等取此为法性。实乃法尘之光影。了无实体。执此幽闲。以为法性深处。而不知尚是识心所缘法尘。小乘不达诸法本空。但舍外而缘内。如镜外之物不除。镜中之影常在。但相似不动而已。实念念不忘外法。岂能除其影乎。影即法尘也。又凡外权小。皆以六识思惟为观。六识印持为止。离此六识无别定慧之体。故根本原是分别。岂能摆脱乎。夫境是法尘。心识分别。境故不能离心。心尤不能开境。自谓清静。实全垢污。自谓寂定。实全流注。大凡上禅深教不明。而好静定者。未有能出此境也。凡有出入之定。皆是微细分别。持彼

寂境。一不分别，寂境即失。名曰出定。楞严大定。岂如是耶。以上破识显心示定。略述宗趣已竟。

次叙进修功夫。以下说明最初用功。专以返闻自性为下手处。今于此=最初用此返闻闻性之闻字。是不同常途以肉耳闻声解意耳识分别之闻。是指耳根中闻性。即无分别之理体。以此闻性。虽有声无声。明鉴朗然。四号不昧。亦同见性。但如镜中无别分析。且离念相者。方等虚空。亦常不偏。是知此闻。乃一念不生。圆照法界。即一乘寂灭道场也。行人若于理会中。未即十分了然。可于静坐中。体认的当。若于静坐中。一念不生时。觉此闻性。廓然而圆。朗然而照。山壁不隔。远近一切音声。鉴彻无遗。至于寂然无声时。此闻愈无边际。然但借观音声彰能闻之体为闻。不取所闻动静之境为闻也。到此始知妙性本具。不是修成。但行人平日。以乱心缘虑遮障不自觉尔。今要下手功夫。如何融入此境。决用入流旋转闻声之闻。返闻照性内注。要须一念不生。回光返照。专注以闻自性。令前妙境。湛然常明。不得一息间断。即宗下所谓绵密功夫者是也。专注以闻自性。是为入流。顺闻奔声外注。谓之出流。用此入流返闻自性。即是合觉。至于亡所。即脱外一切声尘。乃是背尘也。行人初心。首先对外一切声尘不缘。惟以内向闻性。湛然朗然。安住不动。则一切粗显分别。永息不起。但惟圆照闻性。不漏落流注于声而已。若反闻自性专切者。闻性常自分明。如对清秋之月。

无一息之昏暗。且不注一声。而诸声普皆不昧。若稍取著于声者。而闻性随昏。不复分明也。要须动静一如。方成自性本定尔。当知反闻入手之人。务求省事省言。得静且静。万不得已。一事一言。用了即休。且正当用时。闻性分毫不昧。言差事差。不顾不悔。惟图反闻无间。心便怡然。而行人未修之前。必须探究经中义理。一切了了分明。先成圆解。及至修时。行起解绝。但一反闻。极为简便。宗门所谓单刀直入是也。且入流乃合觉照理。亦即简妙之观。忘所乃背尘息妄。亦即简妙之止。久久定成。则圆融密妙体用。皆从本地流出。所谓故发真如妙觉明性也。当知反闻入手之人。虽不专于静坐。而初心亦须静坐偏多。所谓大忘人世。大死一番。惟知反闻自性。一切散善。尚不为之。何况俗事。纵有人来问道。即端心用此反闻之法。信手拈答一二句即休。其余礼佛衣食呼唤动转。四威仪中。皆极令闻性分明。且当此际。既以全提闻性。而闻性即全法界也。

问曰。前之但亡动尘。今且并除静尘。亡动即是亡声。而声尘与闻性相违。故亡之则易。至于静尘与闻性相顺。闻性至静。而静尘亦静。俱无边际。俱无分别。故亡之恐为不易。答曰。但患闻性未能了见分明。若了然自见闻性。安有难亡（静尘）之理。良以闻性是心。静尘是境。心则灵知不昧。境则冥顽无知。境自境。心自心。甚易分析。有何难明。行人若未见自心。但习摄念成定。辗转深入。凭彼定力。觉

无边际。亦是静尘境界。定力尽时。无有不失也。若能悟心。了见闻性。自觉此性。本来至静。寂然无边。非由摄念所成。亦非托外境界。若是则闻性本与静尘无干。若反闻功夫。辗转深切。闻性增明。则动静二尘。迥然双脱矣。至此则亡尘极。明其功位。于二乘则齐初果。经云。名为入流。而实无所入。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名须陀洹。此亡声尘时。六尘俱亡也。

以上动静二尘双脱。则更脱闻根。前因图作亡尘方便故。立能所二闻。令其闻根而亡尘。今尘相既尽。故外无所对。则根亦不存。能闻之闻机。与所闻之闻性。而俱除灭。此时尽根。非是灭性。至此根尘俱泯。能所两亡。无复自他。惟一法性。故曰人空。定位齐于小乘四果阿罗汉位。而见思惑断尽矣。

前者根尘双脱。湛一无边之境现前。是为所觉。而照此境之智。则为能觉。所谓觉所觉空者。谓能觉之智。与所觉之境。而俱空寂。泯然无复对待。方离法执。此脱觉观。为断微细流注分别也。

此脱重空之智也。盖言重空之智。并前智境。一切灭尽。良以重空之智初起未圆。则能空所空而俱宛在。今则非惟所空智境息灭。而重空之智亦复随灭。若此微碍缘影灭尽。成法解脱。真光将露。而尘沙惑尽矣。

此解俱空不生也。夫动静根觉空灭六结。要之皆生灭心

也。初解动灭静生。次解尘灭根生。三解根灭觉生。四解觉灭空生。五解空灭灭生。到此若住最后灭相。则当为灭相所覆。恒处俱空。应是一种顶堕细障。故百尺竿头。更须进步。祖师所谓向下尤有事在。亦名末后著也。然此不复更劳著力灭除。但无住无著而已。所谓无功用道。以俟一刹那顷。本理现前。则此之灭相。即迴脱矣。此理现前。则山河大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而一切妙用。皆从此生发焉。叙进修已竟。

略叙解根除结次第。今以解之次第言之。根之结也。由心性狂乱。以至劳见发尘。自细向粗。以顺而成。则根之解也。由劳见发尘。以溯心性狂乱。由粗返细。以溯而销。是以七根初解。先得人空。盖初忘动尘。入流亡所为除第六结。次忘静尘。动静不生除第五结。此当须陀洹果。断于我执分别。即见惑也。次尽闻根。闻所闻尽除第四结。此当后三果。断于我执俱生。即思惑也。既得人空。则人执已除。而所谓劳见发尘。一切世间生死俱尽矣。由是空性圆明。成法解脱。先舍智爱。觉所觉空。即断法执分别。为除第三结。次舍理爱。空所空灭。即断法执俱生。为除第二结。盖空人而不空法。但得空之少分。而非圆明。故法解脱位。方得圆明。既法执已除。则所谓知见妄发。除世间涅槃俱尽矣。由是解脫法已。俱空不生。由证人空。则分别俱生二种我见不起。由证法空。则分别俱生二种法见亦亡。然虽证二空。尚有二空

相在。此复空其二空。故曰俱空不生。生灭寂灭寂灭现前为除第一结。而所谓心性狂乱者俱尽。山河大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此其时矣。解结至此。是名菩萨从三摩地之妙因。得无生忍之妙果。菩萨住此忍中。不见有少法生。不见有少法灭。故谓之无生忍。而入发心住也。

略叙淫戒。诸经戒杀居首。谓摄化以慈悲为先。此经淫戒居首。为真修以离欲为本。盖欲气粗浊。染污妙明。欲习狂迷。易失正受。续生死。丧真常。莫甚于此。故须首戒也。本经初欲谈大定。而知淫爱为定门之冤贼。故起教以圣弟误堕淫室为缘。发心以相好。不由淫欲为念。即以警聪敏者。防欲箭而越淫坑也。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律中所犯。罪分轻重。而淫杀盗妄。最为重大。且以淫戒言之。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非但于身不犯。亦不生一念相思之心。夫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故缠缚生死。若欲爱干枯。则贱质不续矣。且汝修耳根圆通之三昧。本图出见思尘惑之尘劳。若淫心不除。则见思决不能断。尘劳决不可出。纵使多智。辨慧通达。禅定现前。发妙境界。如不断淫。于禅定时。不舍淫念。或有思惟。则欲境随现。所念既在欲境。而欲境莫胜于魔。如水就湿。必落魔道。随福厚薄。分上中下品。不魔王。则魔民。则魔女是也。有志出尘之士。必使淫欲发动之机。身与心而俱断。盖身之淫机。由心使作。心之淫机。由念驰放。一念不生。方得身心俱断。

也。然断性若存。终与欲对。欲之缘影未忘。亦未杜绝。故必断性亦无。如病药俱除。方为无病之人。而于菩提。斯可希冀。斯则修如来涅槃之正路也。

略叙入圣初位。修行之初。必杜绝爱欲。使心性虚明。然后能入妙圆真性。真性圆明。细习乃现。因现遂化。俾能纯智而无习也。自从乾慧。以至十信十住十回向。既尽是清静四十一心。然十信似修。而实但满其信心。三贤似修。而实但极其解心。皆非真修也。今信满解极。将入真修也。良以非住不能成德。非积德不能自利。非自利不能利他。故众德既成。神通已就。大愿已满之后。复立四种妙圆加行。以淘汰情量。必使心佛两忘。纤毫不立。中道不存。然后登地。一切佛法。依此发生也。问。既圆教初住以至等觉。皆是分断无明。分证真理。何故至此。复用四种加行。而后入地耶。答。若以顿悟言。则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初发心时。便成正觉。何分阶级。若以修证言。十地既称真修。显地前皆是似修。佛位既是真证。显十地亦是似证。是则初心究竟。理虽顿同。而历位深浅。序而不乱。圆融行布。两不相碍矣。夫由乾慧以至十地。皆菩萨所用以趋果海。历五十四位。至等觉已。断生相无明。始得光明圆满。至入妙觉。则因圆果满。而成无上正真之道矣。

略叙七趣。故知七趣皆以情想为因。若不著于情。则三途空。不著于想。则天堂空。情想俱空。虽在人间。宛然净

土。故曰。此心能坏一切。能成一切。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狱。皆心所为。若了心外无法。即无一法当情。一切皆是解脱矣。所以阿鼻依正。常处极圣之自心。而诸佛法身。不离下凡之一念也。自从四王天。以至非想。是诸天上。各有天人天王。彼诸天人。因中修十善八定。而以六欲死禅酬之。酬答既尽。又入轮回。彼诸天王。或是菩萨寄位进修。不落轮回。闻曰。上界无恶。何亦有堕三途者。答曰。藏识杂种。远劫不忘。次第而熟。不能逾越。故天福报终。随彼异熟。任运而堕。此如来所以苦劝念佛。求生西方。而横出三界也。此三界二十八天。皆由不能了达妙觉明心。则三界尽空。七趣皆灭。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安有积妄沉溺之苦哉。

略叙魔境。行人当知。反闻入手之后。而定中所发微细魔事。更要辨别魔境。此等魔境。不知不觉。忽尔现前。皆能契合人心。使汝不能识其邪正。汝若有一毫邪心未除。彼乃乘此一毫之隙而入。勾汝落于邪见矣。如五阴各有十种魔事。色因中十种。方是初心自现。尚无外魔。受阴中十种。虽已召外魔。犹且潜入身中。而魔未现身也。或复天魔。或著鬼神。或造魑魅。则想因中十种也。或自认为圣。或认魔为圣。皆为彼所惑矣。又有行阴所发十种心魔。识阴所发十种见魔。皆无外境。但是自心邪见。得少为足所致也。行人忽遇魔境现前。勿生恐怖。彼魔虽有大力而发大怒。终是尘

劳中物。岂若行人未妙觉中人。湛然空廓。周遍十方乎。纵欲加害行人。如风吹光。如刀断水。终不可得也。大抵魔扰行人。如贼劫主。若主人深居不动。贼乃莫测。愈近愈恐。俗云。强贼怕弱主。以是退散者多。若或主人自守不定。惊慌出走。鲜不为强贼所执矣。应达我主彼客。彼怖我安。由是一心不动。于彼善恶境界。不欣不怖。不爱憎。但惟一心照理。一切不顾。所谓山鬼伎俩有尽。我之不睬无穷。则彼魔事。无可奈何矣。夫其无可奈何者。非行人力能胜彼也。良由明能破暗尔。盖行人住禅定。阴气已销。已入大光明藏。彼则咸受幽气。住于昏沉冥漠之乡。以暗近明。正如泉之入昼。罗刹之向阳。自然销殒丧魄而去。安能久留。扰乱行人之禅定耶。信乎。惟觉悟者。为无惑也。

略叙反闻便利方法。修此耳根圆通法门。最为简易。一反闻间。顿离分别。并无多事。但借音声彰能闻之体为闻。不取所闻动静之境为闻。是在听音之闻性。而不在音也。当知此闻。乃一念不生。闻性离相。周闻十方。圆含万法之闻。以此闻性。虽有声无声。明明了了。亦同见性。行人若于理会中。未即十分了然。可于静坐中。体认的当。若于静坐中。一念不生时。觉此闻性。廓然而圆。朗然而照。远近音声。鉴彻无遗。一一俱现圆闻之中。丝毫不隐。至于寂然无声时。此闻愈无边际。全是闻性惺惺而寂寂。到此始知。妙性本真。天真现成。不因修得。但行人平日。以乱心缘虑遮障。不自

觉尔。而今修时。对外一切声尘不缘。惟以内向闻性。湛然朗然。安住不动。则一切分别不起。但惟圆照闻性。不漏落流注于声而已。所以注闻不注境。故境之动静。不能移之。闻性无干心识。故识之起灭。不能变之。但以反闻照性内住。不得一息间断。久之定成。则圆通妙境。自然得之。

圆顿心要 增纂

圆顿心要序

菩萨藏会、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訶萨、虽于一切假立诸法安住于念、而此正念无散无失、乃至后际于一切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能以无量言说所说不平等境、平等趣入一切佛法、能令一切众生心喜、能摧一切坚固魔军、因是证得自然大智、是名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一切法随法观察修习念住、玄妙法师、严戒律、修般若、昔闭关于内湖圆觉寺、读诵如来十二分教、如实见法、一心不乱、集成圆顿心要一卷、大般若经谓凡有言说、名世俗谛、此非真实、若无世俗、即不可说有胜义谛、是诸菩萨通世俗谛、不违胜义谛、文殊师利说习定、谓如善射夫、初学射业、注心粗的、方乃发箭、久习成就、能射毛端、不复注心在彼粗的、随所欲射、发箭便中、法师阅藏、集成圆顿心要、其有会心乎、余于法师出关后、曾与武英亭李逸尘居士同朝圆觉寺、并于其关房少憩、默然久之、觉环境清幽、堪修静虑、山川无主、钟毓于圆觉寺、法师于此得圆顿心要，人之杰者、必由地之灵、修智慧必具福德、法师二资俱备矣、钱召如居士将圆顿心要来代丐序言、辄泚笔出之。

民国乙未冬

临海屈映光

圆顿心要增纂序

前四年友人赠余是书，读之心开不忍释手，莲池大师云：‘开我以正修行路，示我以最上乘法，为我灯，为我眼，为我导师，为我医王者，真善知识友也。’诚然！玄公上人初不相识，因冒昧上书，聊示崇敬，并将原函稿投载于觉世旬刊，藉图正法流通，普沾法益。此后尝与上人通讯，时值掩关，每复质简，有时竟不复，莲池大师所谓佛法不作人情，上人殆有之！今春复承寄示增纂稿：快获先睹，缘先师上昌下宗大师（即佛法要领作者刘洙源先生）曩训余曰：“熟读宗镜，必得大果。”十年来固未尝违，第嫌卷帙浩繁，愧无解悟，而此增纂稿中从宗镜录节出者，占十之九，尤所惬意！顷将付梓，嘱为之序，深惭不文，谨述此一因缘，是为序。

三宝弟子自在张溧棻作于庚子七月

圆顿心要引言

本书完全出自佛经祖语。乃余历年阅藏撮要摘录汇集而成者。虽沧海自多遗珠。挂一难免漏万。然要皆言言直指心性。句句悉契真宗。确是诸佛诸祖之秘要法藏。所冀今贤后哲。见者闻者。皆成圆顿之种。速获一乘之法。共续大觉慧命。同报如来慈恩也。

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岁次壬辰元月望日释玄妙书于台北内湖圆觉寺关房中。

例言

一、本书所集关于启悟修证方面者居多。但书末拾余页之文。自佛说如幻三昧经等节出。是示无修无证。在明道后。保任温养之用。幸勿疏忽。

一、此册系从历年所集而成。故其次序。皆依集时之先后。以为章次。读者谅之。

一、本书第二次翻印时，在宗镜录一百卷中，再选四十九篇，增入宗镜录节出之内。又于诸祖语录中，重选增入二十二篇，特此声明。

圆顿心要

台北内湖圆觉寺释玄妙纂

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节出

学道须具足五种正信。第一要信自己方寸心中一个喜怒哀乐底主人翁体与三世诸佛不欠一毫发。第二要信从无量劫来与声色爱憎。染习流注结成一种生死无常。于四大身中念念迁流新新不住。第三要信古人垂慈留下一言半句如倚天长剑。等闲拶透端的会断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专决有透脱之期。第五要信生死无常不是小事。若不奋决定志以期独脱。其三途苦趣曾无自免之方也。又有三法为进道之捷径。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坚固。智眼明、则照破世间身心现量境界一切是非憎爱取舍得失贫富寿夭苦乐等法皆是梦缘了无实义。而不起分别。理性通、则于从上佛祖所说语言名相。至于三教圣贤诸子百家差别法要。会归一源不生异见。志坚固、则从今日至未来际不问近远。若不澈证决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成个无事汉。具二而缺一三。只成个伶俐汉。具三而缺一二。只成个担板汉。当知此道如涉千里之修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止者。具一三而缺二。终不免其岐泣。具二三而缺一。五知其触途成滞必矣。三法全具虽未动足。敢保其与已到家者不相异也。岂待其重问迷津而再摇鞭影乎。

学者未有不盲为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为生死。例是茫然无所加对。或有谓以其不知所以致问。即从容告之曰。尔既不知生死为何等事。今发心为生死得无妄乎。夫生死事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参学。譬如辟谷之人遣其耕获。虽勉从命令将不旋踵而退惰矣。何则。辟谷既忘饥馁。而禾黍亦何所用哉。犹学者既昧生死之端绪。则参学亦奚以为。或者强谓。生不知来死不知去是谓生死。斯实狂言。纵使知来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以生死脱生死无是理也。须知生死元无体性。因迷自心妄逐轮回宛然成有。譬如积寒结水成冰。寒气忽消。冰复成水。积迷于心妄结生死。所迷既悟心体湛然。欲觅生死如睡觉人求梦中事。安有复得之理。当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觉。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决了生死。是犹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理岂然哉。了生死莫亲于悟心。悟心莫先于立志。忘寒暑废寝食空情妄。此一念子于动静处。如坚兵严城之不可犯。阅古人话之正志。如是壁立万仞。则开悟可坐立而待。既悟已不但死生之空寂。虽涅槃亦无地可寄。如其不尔。奈何生死与迷妄交结。远从旷劫至未来际。其流转无丝发之间。谓生死事大。岂虚语哉。

心不迷不堕生死。业不系不受形质。爱不重不入娑婆。念不起不生业累。盖因迷起妄。由妄生。顺其所执。则爱之之念纷然而兴。逆其所执。则憎之之习勃然而起。爱憎之情作。则死生之迹动转迁流。新新不住。念念相续。以至一刹

那间具八百生灭。岂待百年气泯然后为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无自性。亦无起处。只是自家远从旷劫以至今生。良由不体道本。失却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不为迷妄所惑。别无方便。但单单提起个死了烧了那个是我性。十二时中如金刚利剑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识田中尽力一挥。如斩一握丝一斩一齐断。眼之所见既断。耳之所闻亦断。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触法同时俱断。过去事已断。现在事今断。未来事当断。遍搜胸中无可断者。和个断者亦断。断者既断。断亦不立。断既不立。则尽法界皆是自心。中无能断。无能断。无所断。能所既无。则见闻觉知无地可寄。到这里。即是从上诸佛菩萨善知识放身舍命处。亦是大休歇大解脱大安乐之地。亦是不离世间而成就出世间之三昧。此三昧入手。觅个爱底亦不可得。觅个憎底亦不可得。于不可得处。回观世间诸有为相俨如昨梦。如教中谓。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如今人个个明知此事如梦。虽正说时和个说底亦在梦中。何况说久声消情随境变。三界梦宅役役不停。苟不能奋起大精进勇猛志力。于此大梦宅中。极力一跳跳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拔襟一笑以快平生。决定以梦入梦辗转攀缘。随逐妄尘堕入无间。岂不孤负积劫以来。诸佛菩萨为你所下之般若菩提种子乎。你若非具此深厚种子。安得今生居富贵中处十善家。以至操心入道袈裟着身为佛后裔。今日到这里。家已出了。僧已为了。善知识已见了。道已闻了。其

所欠者。但只要力行一遍而亲到一回为谛当耳。况是年齿未艾色力尚充。或不趁身强体健之际。做一气直走到家。眨眼便是无常。老病相催趲也。到那时手忙脚乱咎将谁归。将个尽平生底所贪所爱所恚所痴。一齐点检总用不着。反为其所障碍。系缚蒙蔽辗转流浪。孤负胜因。为无惭人。佛所诃斥。当知轮回三有出没四生。孤露岭嶮受苦无间。于此复何所恋。而不超然独脱。岂有志者之所为哉。

大慧普觉禅师语要节出

师云。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贵丛中参得禅。大彻大悟。杨文公参得禅时。身居翰苑。张无尽参得禅时。作江西转运使。只这三大老。便是个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底样子也。又何曾须要休官罢职。避喧求静。然后入枯禅鬼窟里作妄想。方得悟道来。不见庞居士有言。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师子吼。恰似木人见花鸟。木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境如如只这是。何虑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尘劳中。能不忘生死事。虽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种得般若种智之深。异世出头来。亦省心力。不至流落恶道。大胜耽染尘劳。不求脱离。谓此事不可容易。且作归敬信向处。似此见解者不可胜数。士大夫学道。与我出家儿大不同。出家儿父母不供甘旨。六亲固已弃离。一瓶一钵。日用应缘处。无许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体究此事而已。士大夫开眼合眼处。无非障道底冤魂。若是个有智慧者。只就里许做工夫。

净名所谓尘劳之俦。为如来种。怕人坏世间相而求实相。又设个喻云。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若就里许。如杨文公李文和张无尽三大老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儿几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强者谓所乖处重而转处有力。弱者谓所乖处轻而转处少力。虽力有强弱。而所乖则一也。

师云。有妙道者问云门。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处指示。云门良久不答。妙道再问。云门笑曰。若论省要处。则不可指示于人。若可指示。则不省要矣。妙道曰。岂无方便令学人趣向。云门曰。若论方便。则心无迷悟。性无向背。但人立迷悟见。执向背解。欲明此心见此性。而此心此性。即随人颠倒错乱。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辨。邪正不分。盖不了此性此心之梦幻。妄立二种之名言。以向背迷悟为实。认此心此性为真。殊不知若实若不实。若妄若非妄。世间出世间。但是假言说。故净名云。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己自心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为对治。又佛谓富楼那曰。汝以色空相倾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惟妙觉明。圆照法界。如来藏即此心此性也。而佛权指色空相倾相夺为非。以妙明不灭不生为是。此两段是药语。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

为破执迷悟心性向背为实法者之言耳。不见金刚藏菩萨曰。一切三世。惟是言说。一切诸法。于言说中无有依处。一切言说。于诸法中亦无依处。荷迷悟见亡。向背解绝。则此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宽廓等虚空。当人脚跟下。放光动地。照彻十方。睹斯光者。尽证无生法忍。到恁么时。自然与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无迷。今本无悟。悟即迷。迷即悟。向即背。背即向。性即心。心即性。一道清静平等。无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于他术。既得恁么。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为实。若以为实。则又是不识方便。认定死语。重增虚妄。辗转惑乱。无有了期。到这里无你用心处。不若知是般事。拨置一边。却转头来看马大师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赵州庭前柏树子。云门须弥山。大愚锯解称锤。汾州莫妄想。俱胝竖指头。毕竟是何道理。此乃云门之方便也。妙道思之。

初祖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迷时人逐法。解时法逐人。解时识摄色。迷时色摄识。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悉皆是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动念处。是名正觉。问。云何自心现量。答。见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不自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并是自心计作有。自心计作无。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解者。气力弱。

即事即法者深。从汝种种运为跳跟颠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凡所有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体是法界故。问。世间人。种种学问。云何不得道。答。由见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由不见己故。所以不知苦乐。由忘己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问。说法既空。阿谁修道。答。有阿谁须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亦我也。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即物不起见。是名达道。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此人慧眼开。智者任物不任己。即无取舍违顺。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违顺。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即一切处无处。即作处。无作处。无作法。即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忆想分别。即是镬汤炉炭等事。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性。即涅槃性。无忆想分别。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废故非无。又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

马祖道一禅师示众

僧问。如何修道。师曰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曰。云何即得达道。师曰。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上不滞。唤作修道人。取善舍恶。观空入定。即属造作。更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但尽三界

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无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无上珍宝。

又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故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即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故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

又云。无量劫来。凡夫妄想。谄曲邪伪。我慢贡高。合为一体。故经云。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时惟法起。灭时惟法灭。此法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前念后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灭。唤作海印三昧。摄一切法。如百千异流。同归大海。都名海水。住于一味。即摄众味。住于大海。即混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声闻悟迷。凡夫迷悟。声闻不知圣心本无地位因果阶级心量。妄想修因证果。住其空定八万劫二万劫。虽即已悟却迷。诸菩萨观如地狱苦。沈空滞寂。不见佛性。若是上根众生。忽遇善知识指示。言下领会。更不历于阶级地位。顿悟本性。故经云。凡夫有反覆心。而声闻无也。对迷说悟。本既无迷。悟亦不立。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

昧中着衣吃饭言谈只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不解返源。随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种种业。

六祖惠能大师示众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师示众云。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着也。若言着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静。起心着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着心着净。即障道也。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黄檗希运禅师示众

我此禅宗从上相承已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学道早是接引之词。然道亦不可学。情存学解。却成迷道。道无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内外中间。实无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处。情量若尽。心无方所。此道天真。本无名字。

凡人多为境碍心。事碍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碍境。理碍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

却观历劫功用。总是梦中妄为。故如来云。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若有所得。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又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净心与众生诸佛世界山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彼我相。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

现。如大日轮。升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施为动作。空却见闻觉知。即心路绝无入处。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亦不离见闻觉知。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不即不离。不住不着。纵横自在。无非道场。

此心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蠢动含灵。与诸佛菩萨一体不异。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果。本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寂静明妙安乐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圆满具足。更无所欠。纵使三只精进修行。历诸地位。及一念证时。只证元来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

但离却有无诸法。心如日轮常在虚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时无栖泊处。即是行诸佛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净法身。名为阿耨菩提。若不会此意。纵你学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识自心。尽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饶你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也只是在凡圣内坐。不见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势力尽箭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为你不是与么人。须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师。枉服大乘法药。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久久须实得。为你力量小。不能顿超。但

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为你不能如是。须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有什么交涉。故云。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如将黄叶为金。止小儿啼。决定不实。若有实得非我宗门下客。且与你本体有甚交涉。故经云。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

问。佛度众生否。师云。实无众生如来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与众生皆不可得。云。现有三十二相。及度众生。何得言无。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与众生。尽是汝作妄见。只为不识本心。漫作见解。才作佛见。便被佛障。作众生见。被众生障。作凡作圣作净作秽等见。尽成其障。障汝心故。总成轮转。犹如獼猴。放一捉一。无有歇期。一等是学。直须无学。无凡无圣。无净无垢。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听汝学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见解。总须舍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只是不起诸见。无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脱三界。凡圣境域。始得名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无所依。出过外道。心既不异。法亦不异。心既无为。法亦无为。万法尽由心变。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千品万类悉皆同。尽十方空界。同一心体。心本不异。法亦不异。只为汝见解不同。所以差别。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十方诸佛。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只是一心。实无异相。亦无光彩。亦无胜负。无胜故无佛相。无

负故无众生相。云。心既无相。岂得全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化度众生耶。师云。三十二相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十种好属色。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故祖师直指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不属渐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无明。不是暗故无暗。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入我此宗门切须在意。如此见得。名之为法。见法故名之为佛。佛法俱无。名之为僧。唤作无为僧。亦名一体三宝。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应无所求。不着佛求故无佛。不着法求无故法。不着众求故无僧。问。何者是佛。师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异。故云即心即佛。若离于心。别更无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师西来如何传授。师云。祖师西来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心心不异。故名为祖。若直下见此意。即顿超三乘一切诸位。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师云。十方诸佛出世。只共说一心法。所以佛密付与摩诃大迦叶。此一心法体尽虚空。遍法界。名为诸佛。理论者个法。岂是汝于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于一机一境上见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门。名为无为法门。若欲会得。但知无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拟学取。即转远去。若无岐路心。一切取舍心。心如木石。始有学道分。云。如今现有种种妄念。何以言无。师云。妄本无体。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识心是佛。心本无妄。那得起心更认于妄。汝若不

生心动念。自然无妄。所以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云。今正妄念起时。佛在何处。师云。汝今觉妄起时。觉正是佛。可中若无妄念。佛亦无。何故如此。为汝起心作佛见。便谓有佛可成。作众生见。便谓有众生可度。起心动念。总是汝见处。若无一切见。佛有何处所。如文殊才起佛见。便贬向二铁围山。云。今正悟时。佛在何处。师云。问从何来。觉从何起。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但莫生异见。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来是汝个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所以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为物之故有其多智。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未尝说着一字。云。若如此。何处是菩提。师云。菩提无是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云。如何发菩提心。师云。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故云。我于然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佛即与我授记。明知一切众生本是菩提。不应更得菩提。你今闻发菩提心。将谓一个心学取佛去。唯拟作佛。任你三只劫修。亦只得个报化佛。与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与你不相似。

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云何识自心。即如今言语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相似。无有相貌。亦无方所。亦不一向是无。有而不可见。故祖师云。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为智。若不应缘之时。不可言其有。无正应之时。亦无踪迹。既知如此。如今但向无中栖泊。即是行诸佛路。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意缘走作。心于六道不停。致使受种种苦。净名云。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然后调伏。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狱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如今但学无心。顿息诸缘。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瞋。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性自本来清静。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会此意。纵你广学。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识自心。皆名邪行。尽作天魔外道。水陆诸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本体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识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尘劳。自然不生。净名云。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心不起也。如今卧疾攀缘都息。妄想歇灭。即是菩提。如今若心里纷纷不定。任你学到三乘四果十地诸位。合杀只向凡圣中坐。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犹如箭射于空。力

尽还堕。却归生死轮回。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虚受辛苦。岂非大错。志公云。未逢出世名师。枉服大乘法药。如今但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亦无分别。亦无依倚。亦无住着。终日任运腾腾。如痴人相似。世人尽不识你。你亦不用教人识不识。心如顽石头。都无缝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无着。如此始有少分相应。透得三界境过。名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为无漏智。不作人天业。不作地狱业。不起一切心。诸缘尽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只是随意而生。经云。菩萨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会无心着相而作者。皆属魔业。乃至作净土佛事。并皆成业。乃名佛障。障你心故。

被因果管束。去住无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化人。犹如黄叶为金。权止小儿啼。故实无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会此意。何用区区。但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心里明明。所以旧时见解。总须舍却。净名云。除去所有。法华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粪。只是除去心中作见解处。又云。蠲除戏论之粪。所以如来藏。本自空寂。并不停留一法。故经云。诸佛国土。亦复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学而得。如此见解。全无交涉。或作一机一境。扬眉动目。抵对相当。便道契会也。得证悟禅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无所知对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欢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怀惆怅。如此心意学禅。有何交涉。任你

会得少许道理。只得个心所法。禅道总没交涉。所以达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见处。故云。忘机是佛道。分别是魔境。此性纵汝迷时亦不失。悟时亦不得。天真自性本无迷悟。尽十方虚空界。元来是我一心体。纵汝动用造作。岂离虚空。虚空本来无大无小。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绝纤毫的量是无依倚。无粘缀一道清流是自性。无生法忍。何有拟议。真佛无口。不解说法。真听无耳。其谁闻乎。珍重。

志公禅师大乘赞颂

大道常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若欲悟道真体。莫除声色言语。言语即是大道。不假断除烦恼。烦恼本来空寂。妄情递相缠绕。一切如影如响。不知何恶何好。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兆。生死业常随身。黑暗狱中未晓。悟理本来无异。觉后谁晚谁早。法界量同太虚。众生智心自小。但能不启吾我。涅槃法食常饱。

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虚。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直理相疎。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烦恼因心故有。无心烦恼何居。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梦时梦中造作。觉时觉境都无。翻思觉时与梦。颠倒二见不殊。改迷取觉求利。何异贩卖商徒。动静两忘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众生异佛。迢迢与佛常疎。佛与众生不二。自然究竟无余。

法性本来常寂。荡荡无有边畔。安心取舍之间。被他二境回换。敛容入定坐禅。摄境安心觉观。机关木人修道。何时得达彼岸。诸法本空无着。境似浮云会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热病得汗。无智人前莫说。打你色身星散。

大道不由行得。说行权为凡愚。得理返观于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圆通大理。要须言行相扶。不得执他知解。回光返本全无。有谁解会此说。教君向己推求。自见昔时罪过。除却五欲疮疣。解脱逍遥自在。随方贱卖风流。谁是发心买者。亦得似我无忧。

声闻心心断惑。能断之心是贼。贼贼递相除遣。何时了本语默。口内诵经千卷。体上问经不识。不解佛法圆通。徒劳寻行数墨。头陀阿练苦行。希望后身功德。希望即是隔圣。大道何由可得。譬如梦里渡河。船师渡过河北。忽觉床上安眠。失却渡船轨则。船师及彼渡人。两个本不相识。众生迷倒羈絆。往来三界疲极。觉悟生死如梦。一切求心自息。

众生不解修道。便欲断除烦恼。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须别处寻讨。大道只在目前。愚倒迷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无因缘修造。不识三毒虚假。妄执浮沉生老。昔时迷日为晚。今日始觉非早。我自身心快乐。翛然无善无恶。法身自在无方。触目无非正觉。六尘本来空寂。凡夫妄生执着。涅槃生死本平。四海阿谁厚薄。无为大道自然。不用将心画度。菩萨散诞灵通。所作常含妙觉。

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法性本来圆明。病愈何须执药。了知诸法平等。翛然清虚快乐。

法性本无青黄。众生漫造文章。吾我说他止观。自意扰扰颠狂。不识圆通妙理。何时得会真常。自疾不能治疗。却教他人药方。外看将为是善。心内犹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狱。智者不异天堂。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佛与众生不二。众生自作分张。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离灾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乐往西方。世间诸法如幻。生死犹若雷电。法身自在圆通。出入山河无间。颠倒妄想本空。般若无迷无乱。三毒本自解脱。何须摄念禅观。只为愚人不了。从他戒律决断。不识寂灭真如。何时得登彼岸。智者无恶可断。运用随心合散。法性本来空寂。不为生死所绊。若欲断除烦恼。此是无明痴汉。烦恼即是菩提。何用别求禅观。实际无佛无魔。心体无形无段。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时犹若金刚。苦乐心常不改。法宝踰于须弥。智慧广于江海。不为八风所牵。亦无精进懈怠。任性浮沉若颠。散诞纵横自在。若遇刀剑临头。我亦安然不睬。

清凉澄观国师心要法门

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无住。无住心体。灵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该摄内外。能广能深。非有非空。不生不灭。求之不得。弃之不离。迷现量则惑苦纷然。悟真性

则空明廓彻。虽即心即佛。唯证者方知。然有证有知。则慧日沉没于有地。若无照无悟。则昏云掩蔽于空门。但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无智无得。不取不舍。无对无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避影以劳形。若体妄即真。似处阴而影灭。若无心忘照。则万累都捐。若任运寂知。则众行圆起。放旷任其去住。静鉴见其源流。语默不失玄微。动静岂离法界。言止则双忘知寂。论观则双照寂知。语证不可示人。说理非证不了。悟寂无寂。真知无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双融之中道。无住无着。莫摄莫收。是非两忘。能所双绝。斯绝亦绝。般若现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来具足。然本寂不能自见。实由般若之功。般若之与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与始终。两体双绝。证入则妙觉圆明。悟本则因果交彻。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处处证真。无一尘而非佛国。真妄物我。举一全收。心佛众生。炳然齐致。迷则人随于法。法法万差、而人不同。悟则法随于人。人人一致。而融万境。言穷虑绝。何果何因。体本寂寥。孰同孰异。唯忘怀虚朗。消息冲融。其犹透水月华。虚而可见。无心镜像。照而常空矣。

宗镜录节出

先德云。未念之时、念则未生。未生则是不有。不有之法、亦无自相。现在之念、从缘而生。念若自有、不应待缘。待缘生故、即无自体。故知心无自性、缘起即空。如欲断其

流、但塞其源。欲免其生、但断其根。不用多功。最为省要。故通心论云。夫缚从心缚。解从心解。缚解从心。不关余处。出要之术、唯有观心。观心得悟、一切具了。是故智者、先当观心。观心得净。返观自心欺诳不实、如幻如化。躁扰不住、犹如猿猴。腾跃奔掷、又如野马。无始无明。历劫流浪。不知何由得出。若能如是观心过患。又推诸境、境无自性。由见而有。不见即无。又推见处、见无自性。由心有动、不动即无。又推动心、动无自性、独由不觉、觉则不动。又推不觉、无有根本。直是无始、虚习、念念自迷。无念真心、一无所有。论云、如人迷故、谓东为西。方实不转。众生亦尔。无明迷故、谓心为动。心实不动。若能观心、知心无起。即得随顺、入真如门。当知所有、皆是虚妄心念而生。心有即有。心无即无。有无从心、弥须自觉。勿不自觉、为心自欺。即知心诳、更勿留心。好恶是非、一时都放、则心无住处、心无住处、则无有心。即无有心、亦无无心。有无总无、身心具尽。身心尽故、泯齐万境。万境无相、合本一冥。冥然默照、照无不寂。以寂为体、体无不虚。虚寂无穷、通同法界。法界缘起、无不自然。来无所从、去无所至。

今引宗密禅师云。即今能言语动作贪瞋慈忍造善恶受苦乐等、即汝佛性。即此本来是佛。除此别无佛。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性。如虚空不增不减。但随时随处。息业养神。自然神妙。此为真悟。又云。诸法如梦。

诸圣同说。妄念本寂。尘境本空。本空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缘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若顿悟此空寂之知。知且无念无形。谁为我相人相。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

信心铭云。虚明自照。不劳心力。又云。若体自无取相之知。故言无知。不是前念起知。至后念忘却知想。然后名无知。若然者、则成无记之心。何名般若无知耶。盖是无缘之智、照无相之境。真境无相。真智无知。境智冥一。理无不尽。鉴无不穷。可谓佛智见性也。又夫有取相之知。则心有间碍。不能垢净同如。有无一旨。照空迷于辩有。知俗乖乎了真。不能圆照万法。故云。有所不知也。永嘉集云。若以知知寂、此非无缘知。如手执如意、非无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无缘知。如手自作拳、非无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为无知。自性了然故。不同于木石。手不执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为无手。以手安然故。不同于兔角。乃至今言知者。不须知知。但知而已。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前后断续、中间自孤。当体不顾、应时消灭。知体既已灭、豁然如托空。寂尔少时间、惟觉无所得。即觉无觉、无觉之觉、异乎木石。观和尚云。此上无缘之知。斯为禅宗之妙。以彼但显无缘真智、以为真道。若夺之者、但显本心。不随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原。故须能所平等。等不失照、

为无知之知。此知、知于空寂无生如来藏性。方为妙耳。

今引楞严疏云。击钟以辩真妄者。即闻性而可真。举声尘而辩妄。若因声有闻。此闻不离声。若离声有闻。此是真闻。汝今但执随声之闻。此闻不离于声。只合是声。不合是闻。若真闻性如水。不灭声尘如风。鼓水成波。故有闻相。声尘不起。闻相即无、而闻性不灭。以性不灭。声尘若来、还有闻相。如水不灭。若风动时。即有波相。如色真性。遍十方界。随心感现、则有色相。此之闻性。亦复如是。故知不认自体恒常之闻性。却徇声尘生灭之闻相。遂乃闻赞而生喜。闻毁而起瞋。以迷本闻、故随声流转。故文殊云。众生迷本闻。循声故流转。阿难纵强记。不免落邪思。岂非随所沦。旋流获无妄。又云。旋汝倒闻机。返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圆通实如是。如今以声为闻。背心循境。岂不是倒闻之机。若能旋声尘之有流。复本闻之无妄。则是返闻自性。得本归原。内灭翳根。外消尘境。能所既脱。本觉道成。寂照圆通。真实如是。所以佛告阿难。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循所常。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识心。应时消落。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是以若了闻性、即成正觉。于是心境双融。动静俱泯。如观音言。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

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是以初从闻性入时、先亡动静声尘之境。次亡能闻所闻之心。既心境俱亡。又不住无心境，及能觉所觉之智。则觉智俱空。此空亦空。方成圆觉。故云空觉极圆。空所空灭。始尽生灭之原。到寂灭本妙觉心之地。如起信论云。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无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故知妄念空而根境谢。识想消而尘垢沉。则法眼应时清明。常光了然顿现。见闻本性既尔。诸根所现亦然。故经云。六自在王、常清净故。又首楞严经偈云。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脱。见闻如幻翳。三界若空华。闻复翳根除。尘消觉圆净。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但以未觉悟前。于染净中有一毫见闻取舍之处。皆在三界无明长夜生死梦中。才得见性。便同觉后。自觉觉他。故名为佛。

祖教一门。最为省要。所为无心何者。若有心则不安。无心则自乐。故先德偈云。莫与心为伴。无心心自安。若将心作伴。动即被心漫。法华经云。破有法王。出现世间。净名经云。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即是除妄心之有。外境本空。以心有法有。心空境空。故起信论云。是故当知一切世间境

界之相。皆依众生无明妄念而得建立。如镜中像。无体可得。唯从虚妄分别心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是以但得无心。境自不现。既无对待。逆顺何生。以逆境故、生瞋恼疆贼干怀。以顺境故、牵爱情华箭入体。能令心动。故称不安。今若无心。坦然无事。则万机顿赴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所以阿难执有而无据。七处茫然。二祖体无而自安、言下成道。若不直了无心之旨。虽然对治折伏、其不安之相、常现在前。若了无心、触途无滞。绝一尘而作对、何劳遣荡之功。无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缘之力。又无心约教有二。一者澄湛令无。二者当体是无。澄湛令无者，则是摄念安禅。蠲消觉观。虚襟静虑。渐至微细。当体是无者。则直了无生。以一念起处不可得故。经云。一念初起。无有初相。是真护念。宝藏论云。夫离者无身。微者无心。无身故大身。无心故大心。大心故、则智周万物。大身故、则应备无穷。是以执身为身者、则失其大应。执心为心者、则失其大智。故千经万论。莫不说离身心破于执着、乃入真实。譬如金师、销矿取金。方为器用。若有身者。则有身碍。有身碍故，则法身隐于形壳之中。若有心者、则有心碍。有心碍故、则真智隐于念虑之中。故大道不通。妙理沉隐。六神内乱。六境外缘。昼夜惶惶。无有止息矣。夫不观其心者、而不见其微。不观其身者、而不见其离。若不见其离微者、则失其道要。故经云。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心亦如是。此

谓破权归实。会假归真。譬如金师、销矿取金。方为器用。灭相混融。以通大冶。大冶者、谓大道。此大道冶中、造化无穷。流出万宗。若成若坏。体无增减。故经云。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大宝积经云。佛言、文殊。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见有心能思议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发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实无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久习故、箭发皆中。我亦如是。初学不思議三昧。系心一缘。若久习成就。更无心想。恒与定俱。又先德云。一念妄心才动、即具世间诸苦。如人在荆棘林不动。即刺不伤。妄心不起。恒处寂灭之乐。一念妄心才动。即被诸有刺伤。故经云。有心皆苦。无心乃乐。当知妄心不起。始合法身寂灭乐也。问。本自无心。妄依何起。答。为不了本自无心名妄。若知本自无心。即妄无所起。真无所得。问。何故有心即妄。无心即无妄。答。以法界性空寂。无主宰故。有心即有主宰。有主宰即有分剂。无心即无主宰、无主宰即无分剂。无分剂即无生死。问、无心者、为当离心是无心。即心得无心。答。即心得无心。问。即心是有心。云何得无心。答。不坏心相。而无分别。问。岂不辩知也。答。即辩知无能所、是无心也。岂浑无用、始是无心。譬如明镜照物、岂有心耶。当知一切众生、恒自无心。心体本来常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随境鉴辩。皆是实性自尔。非是有心方始用也。只谓众生，不

了自心常寂。妄计有心。心便成境。以即心无心故。心恒是理。即理无理故。理恒是心。理恒是心故。不动心相。心恒是理故。不得心相。不得心相故。即是众生不生。不动心相故。即是佛亦不生。以生佛俱不生故。即凡圣常自平等法界性也。纯一道清静。更无异法。当知但有心分别作解之处。俱是虚妄。犹如梦中。若未全觉。所见纤毫、亦犹是梦中事。但得无心。即同觉后绝诸境界。但有一微尘可作修证不思議解处。俱不离三界梦中所见。经云。无有少法可得。佛即授记。无生义云。不退转天子言。此佛土未曾思惟分别于我见与不见。我亦不思惟佛土见与不见。故知诸见从有心而生。佛土无心。故不见天子。天子有心而不生念。故言不见佛土。便成不异。故知有心无心俱空。融大师云。镜像本无心。说镜像无心。从无心中说无心。人本有心。说人无心。从有心中说无心。有心中说无心、是末观。无心中说无心、是本观。众生计有身心。说镜像破身心。众生着镜像。说毕竟空破镜像。若知镜像毕竟空。即身心毕竟空。假名毕竟空。亦无毕竟空。若身心本无。佛道亦本无。一切法亦本无。本无亦本无。若知本无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从地出。直是空心性。照世间如日。又且无心者，不得作有无情见之解。若将心作无。此即成有。若一切处无心。如土木瓦砾。此成断灭。皆属意根强知妄识边事。是以称不思議定者。以有无情见不及故。又澄湛是事。当体是理。事有愿理之功。

亦有覆理之义。理有成事之力。亦有夺事之能。各取则两伤。并观则俱是。何谓显理。若妙性未发。须假事行助显庄严。如水澄清。鱼石自现。何谓成事。若功行未圆。必仗理观引发开导。何谓覆理。若一向执事坐禅。反迷己眼。未识玄旨。徒劳念静。何谓夺事。若天真顿朗。如日消水。何须调心收摄伏捺。故经偈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是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是以不可执一执二。定是定非。但临时随用。圆融得力。自谙深浅。若也归宗顺旨。则理事双消。心境俱亡。定慧齐泯。如永嘉集云。以奢摩他故。虽寂而常照。以毗婆舍那故。虽照而常寂。以优必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说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说真而即俗。非寂而非照故。杜口于毗耶。斯则不唯言语道断。亦乃心行处灭。所以圆觉经云。有作思惟。从有心起。皆是六尘、妄想缘气。非实心体。已如空华。用此思惟。辩于佛境。犹如空华。复结空果。展转妄想。无有是处。

有学人问百丈和尚云。对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答。一切诸法，本不自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人自虚妄计着。作若干种解。起若干种见。生若干种畏爱。但了诸法不自生。皆从自己颠倒取相而有。知心与境、本不相到。当处解脱。一一诸法。一一诸心。当处寂灭。当处是道场。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来不是凡。不是圣。不是愚。不是智。不是垢。不是净。亦非空有善恶。与诸染法相应、名众

生界。与诸净法相应、名人天二乘。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缚脱等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诸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住。一切不拘、去来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

世尊最后垂示、应尽还原品三告之文。涅槃经云。尔时世尊。如是逆顺入诸禅已。普告大众。我以甚深般若。遍观三界一切六道。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离。毕竟寂灭。同虚空相。无名无识。永断诸有。本来平等。无高下想。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不可系缚。不可解脱。无众生。无寿命。不生不起。不尽不灭。非世间。非非世间。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际平等、等诸法故。闲居静住、无所施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从无住法。法性施为。断一切相。一无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众、应断无明。灭生死始。又复告大众。我以摩诃般若。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无系缚者、无解脱者。无主无依。不可摄持。不出三界。不入诸有。本来清净无垢。无烦恼。与虚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尽诸动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见此法、名为解脱。凡夫不知、名曰无明。作是语已。复入超禅。从初禅出、乃至入灭尽定。从灭尽定出、乃至入初禅。如是逆顺、入超禅已。复告大众。我以佛眼。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际。性本解脱。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无故。所

因枝叶、皆悉解脱。无明解脱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脱。以是因缘。我今安住。当寂灭光。名大涅槃。如上真实慈父。广大悲心。不可思议三告之文。或有偶斯教者。可以折骨为笔。剥皮为纸。刺血为墨。而书写之。不可顷刻暂忘。刹那失照。且如第一文云。遍观三界一切六道。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离。毕竟寂灭。第二文云。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第三文云。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性。性本解脱。是以遍法界内。尽十方中。若有情。若无情。若有性。若无性。山河大地。草芥人畜。不在三界。不出三界。不随生死。不住涅槃。皆同真如一心妙性。如是信解、顿入一乘。更无秘文、能出斯旨。

夫约世谛门中凡圣天绝。凡夫心外立法、妄执见闻。圣人既了一心，云何同凡知见。答。圣虽知见、常了物虚。如同幻生、无有执着。如大涅槃经云。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烦恼之想生于倒想。一切圣人实有倒想、而无烦恼。是义云何。佛言。善男子。云何圣人而有倒想。迦叶菩萨言、世尊。一切圣人、牛作牛想、亦说是牛。马作马想。亦说是马。男女大小、舍宅车乘、去来亦尔。是名倒想。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种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着想。一切圣人唯有世流布想、无有着想。一切凡夫恶觉观故、于世流布生于着想。一切圣人善觉观故、于世流布不生着想。是故凡夫、名为倒想。圣人虽知、不名倒想。又以境本自空、何须坏相。

以心灵自照、岂假缘兴。不同凡夫能所情执知见。故肇论云。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经云。圣心无知、无所不知。信矣。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未尝知也。如止水鉴影、岂立能所之心。则境智俱空。何有觉知之想。楞伽经云。佛告大慧。为世间以彼惑乱。诸圣亦现、而非颠倒。大慧。如春时焰、火轮垂发、干闥婆城、幻梦镜像。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释曰。上七喻者。明境即是一、而见有殊。然圣人用彼惑乱之境。一同凡现色等诸尘。以圣人无念着故、而非颠倒。然圣人非不见彼惑乱法。见时正同水月镜像。龙树菩萨云。日光着尘。微风吹之旷野中转。名之为焰。愚夫见云。谓之野马。渴人见之、以为流水。业报亦尔。烦恼日光、热诸行尘。邪忆念风。于生死旷野中、吹之令转。妄见为人为鬼、为男为女、渴爱染着、耽湎无已。不近圣法、无由识之。夫火日外朗。水镜内照。光在上为影。光在下为像。像以明传。而像现于水。形以日映、而光隔为影。二物虽虚、而所待妄有。妄有虽空、而狂惑见之。见之以不狂。则形与影一。像与形同。世法亦尔。众缘所起。起者之有。与所起之缘。俱为空物。无一异也。而人以虚妄风病倒故。不应见而见。不应闻而闻。若得大慧之明。则风狂心息。无此见也。又般若无知者、不同木石。不是有知者、非同情想。古德云。佛见无我。不是无知。但是不知知。不见见。以知是不知知、

故即无心而不知。见是不见见、故无色而不见。无色而不见故、由不见见也。无心而不知故、以不知知也。如净名经云。所见色与盲等者崇福疏云。譬如五指涂空。空无像现。不以空无像现。便言指不涂空。岂以五指涂空。便欲令空中像现。事亦不然。不妨炽然涂空。空中元无像现。岂以眼根见色。便令如盲。岂以眼根如盲。而便都无所见。不妨满眼见色。了色本自性空。虽然见色之时。元来与盲无异。但息自分别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无所除也。又所闻声与响等者。岂是不闻。但一切声、皆如谷响。无执受分别也。所以满眼见色。满耳闻声。不随不坏。了声色之正性故。何者。若随声色之门。即堕凡夫之执。分别妍丑之相、深着爱憎。领受毁赞之音、妄生欣厌。若坏声色之相。即同小乘之心。则有三过。一色等性空、无可坏故。若坏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真、同法性故。若坏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即空、不待坏故。坏则断灭。是以如来五眼、洞照无遗。岂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观无见耶。但不随不坏、离二见之边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则逢缘无碍。触境无生矣。是以万物本虚。从心见实。因想念而执无执有。堕惑乱之门。以取着而成幻成狂、受杂染之报。若能反照唯心大智。鉴穷实相真原。则幻梦顿醒。影像俱寂。然后以不二相、洞见十方。用一心门、统收万汇。则见无所见、众相参天。闻无所闻、群音揭地。如此了达。心虚境空。即入大总持门。绍佛乘种

性。

问。能所之见。则心境宛然。圣人之见。如何甄别。答。双照有空。不住内外。似谷答声而绝虑。如镜鉴相而无心。妙湛圆明。寂而常照。故云常在正念。亦名正知。非是有念有知。亦非无念无知。若唯无念。寂而失照。若但照体。照而失寂。并称不正。正在双行。还原集云。得其妙性起照。照见一切。了了知。无所知。了了见。无能见。内外国明。廓周法界。亦名昆卢遮那无障凝眼。圆满十方、照见一切佛刹。即此义也。又云。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心异则千差境起。心平则法界坦然。心凡则三毒萦缠。心圣则六通自在。心空则一道清静。心有则万境纵横。如谷应声。语雄而声厉。似镜鉴相。形曲而影凹。以知万行由心。一切在我。内虚外终不实。外细内终不粗。善因终值善缘。恶行难逃恶境。蹈云霞而饮甘露。非他所受。卧烟焰而噉脓血。皆自能为。非天所生。非地之所出。只在最初一念。致此升沉。欲外安和。但内宁静。心虚境寂。念起法生。水浊波昏。潭清月朗。修行之要。靡出于斯。可谓众妙之门。群灵之府。升降之本。祸福之原。但正自心。何疑外境。是以离众生罪行。福行。不动行。终无三界苦乐果报。若离众生见闻觉知。岂有阴处界等境界。故知梦觉唯识。染净由心。前贤后学之所宗。千经万论之同指。如楞伽经偈云。众生即瓶等。种种诸形相。内外虽不同。一切从心起。但一念不生。

诸缘自断。故云一念心不生。六根总无边。又云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如今厌生患老。随思随造。舍妄除身。业果恒新。若能了生无生。知妄无妄。一念心寂。万虑俱消。是知悟心即休。更无异术。

夫万化非无宗，而宗之者无相。虚相非无契，而契之者无心。内外并冥，缘智俱寂。是故若能如是体道，千万相应。可谓正法中人，真佛弟子。若违斯旨。妄起有心。悉堕邪修。不入宗镜。如古德诃云：“只为无心学无学，亦复正修于不修。若人不知如此处。不得称名为比丘。”

一心不动。诸法无性。以无性故。悉皆成佛。华严经云：“皆同一性。所谓无性。良以心境同一性故。生佛亦然。是以真心不守自性故。举体随缘，成诸万法。性即体也，以诸法唯心所现。各无自体。虚假相依。无决定性。以无性故。能随异缘。成立一切。若有定性。犹如金石。各有坚性。不可令易。今此无性。犹如于水，遇冷成冰，逢火便暖。故知若有定性，一切诸法皆悉不成。若无定性，一切皆成。又若众生各各有性，自体不移，则永作众生，无因成佛。所以无性理同。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法界品弥伽长者。彻见十方佛海。显此定者，唯心之观。知众生界，无量无边。皆心现故。明随心念佛，诸佛现前。以唯心观遍该万法。”

见性之时，性本离念。非有念而可除。观物之际，物本

无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离念之智，等虚空界。”

夫受世间差别果报。皆为一念心异，分别情生。取众生相为凡。执诸佛境为圣。如经所说：“观众生如幻师见幻。观如来则三际体空。二见于是双消。情量为之俱泯，则可以成诸佛之喜，除菩萨之忧。信此一心。能入宗镜。古圣云：道俗之不夷，二际之不泯，菩萨之忧也。”

众生不知念空。于念成事，似有差别。若实了念空，则于苦乐境不生执受。何者以境从念生，心空则境何有。既无有境。相缚自除。能所俱空。谁生取着。既不取着。生死自无。如圆觉经云：知是空华，“即无流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

目击而道存。庄子云：夫子欲见温伯雪子。久而不见。及见。寂无一言。及出，子路怪而问曰：夫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何以寂无一言。子曰：若斯人者。目击而道存。亦不可以容声者矣。庄子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解云：“至人用心如明镜当台。物来顺照。并不将心要应。事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即物一至。妍丑分明。而不留藏妍丑之迹。了无是非之心。如此虚心应世。故能胜物，而物卒莫能伤之者。虚之至也。庄子之学问功夫作用，尽在此二十二字而已。学者能体认。亦不必多。只在此数语下手。则应物忘怀。一生受用不尽。”

动静不迁义。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

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昔物不至今。今物不去昔。有何动耶。今昔相待。其相本空。物在其中。无去无来。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释成不迁也。论以今昔相待。来去相形。缘体非真。诸相何立。常情为相所转。见有迁流。悟士了虚。当相寂灭。何有今昔之动。来去之迁。据此虽念念谢灭。亦念念不迁也。又曰，年往形亦往。此是迁义。即此迁中有不迁也。往年在往时，往形在往日。是谓不迁。而人乃谓往日之人迁至今日，是谓惑矣。又昔自在昔。何须迁至今。今自在今。何须迁至昔。故论云：“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动。称去不必去。谓不从今至古。以其不来。经中言迁。未必即迁。以古在古。以今在今故也。于惑者则为无常不住。新新生灭。而谓之迁。若智者则了性空无知。念念无生。谓之不迁。”

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心造。圣人与理冥一。故云无象。心虽寂然。亦不离诸法。以一切法皆心所造。会万物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圣人了法即心。依性起相。会相归心。所以成圣。又曰：“见缘起为见法。见法为见佛。法即空性。佛即觉智。见缘起性空之理。即为见佛也。”

“一切诸法，本来不有，因心故生。离忆想而无法可成。除分别而无尘可现。又反观忆想分别毕竟无生。从三际求，

求之不见。向十方觅，觅之无踪。既无能起之心。亦无所灭之迹。起灭俱离。所离亦空。心境豁然。名为见道。于见道中。相待之真妄自融，对治之能所皆绝。能所尽处。自然成佛。”

夫真俗二谛，一切诸法，不出空有。空有之法，皆从缘生。缘生之法本无自体，依心所现，悉皆无性。以缘生故无性，以无性故缘生。以此缘性二门，万法一际平等。释云：“谓缘生故有，是有义。无性故空，是空义。二义是空有所以。谓无性故有，是有所以。缘生故空，是空所以。所以即是因缘。谓何以无性，得成空义。由从缘生，所以无性，是故缘生是无性空之所以也。又云良以诸法起必从缘，从缘有故，必无自性。由无性故，所以从缘。缘有性无，更无二法。而约幻有万类差殊。故名俗谛。无性一味，故名真谛。”

“有云无情成佛，是约性相相融。以有情之性融无情之相。以无情相随性融同有情之相。故说无情有成佛义。若以无情不成佛义融情之相。亦得说言诸佛众生不成佛也。以成与不成。情与无情。无二性故。法界无限故。佛体普周故。色空无二故。法无定性故。十身圆融故。缘起相由故。生界无尽故。为因周遍故。远离断常故。万法虚融故。故说一成一切成也。非谓无情亦有觉情同有情成佛。若许此成则能修因。无情变有情，有情变无情，便同邪见。”

问、诸祖剖析理事分明。佛外无心，心外无佛。云何教

中更立念佛法门。答：“只为不信自心是佛，向外驰求。若中下根，权令观佛色身系缘粗念，以外显内，渐悟自心若是上机，只令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如佛藏经云，见诸法实相名为见佛。何等名为诸法实相，所谓诸法毕竟空无所有。以是毕竟空无所有法念佛。又念佛者离诸想，诸想不生，心无分别，无名字无障碍，无欲无得，不起觉观。何以故，舍利弗，随所念起，一切诸想，皆是邪见。舍利弗，随无所有，无觉无观，无生无灭，通达是者，名为念佛。如是念中，无贪无着，无逆无顺，无名无想，舍利弗，无想无语乃名念佛。是中乃至无微细小念，何况粗身口意业。无身口意业处，无取无摄，无诤无讼，无念无分别，空寂无性，灭诸觉观。是名念佛。舍利弗，若人成就如是念者，欲转四天下地，随意能转。亦能降伏百千亿魔，况弊无明从虚诞缘起无决定相。是法如是无想无戏论，无生无灭，不可说不可分别，无暗无明，魔若魔民所不能测。但以世俗言说有所教化。而作是言。汝念佛时，莫取小想，莫生戏论，莫有分别，何以故，是法皆空无有体性不可念一相，所谓无相，是名真实念佛。”

如何行于止观得契真修。但了能观之心所观之境各各性离，即妄心自息，此名为止。常作此观不失其照，故名为观。斯则即止即观，即观即止，无能所观，是名止观。如先德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观。非能所观有其二事。所以华严经颂云：若有欲知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远离妄想及

诸取，令心所向皆无碍。释云：“一、离妄取，如彼净空无云翳故，斯即真止。二、触境无滞，如彼净空，无障碍故，斯即真观。此观不作意以照境，则所照无涯。此止体性离而息妄故，诸趣皆寂。若斯则不拂不莹而自净矣。无净之净，乃冥契法源。不修之修，则暗蹈佛境矣。”

“诸圣以无为而得名。圆修以无作而成行。不分别诸境，是真调伏心，了一切法空，则常在三昧矣。”

问：“生佛同体，何故苦乐有殊。答：诸佛悟达法性，皆自然了心原，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灭，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灭，以寂灭故，万乐自归。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达本心，种种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爱，以憎爱故，心器破坏，即受生死，故诸苦自现。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无有是处。”如今学人，但自直下内了自心，莫疑外境，心若得了，外境皆虚。一法才通，万象尽归心地。一轮有阻，千车悉滞修途。明明而只在自知，念念而无非真实。外粗易见，不虑他疑。内密难穷，唯应亲证。如庞居士偈云：“中人乐寂静，下士好威仪，菩萨心无住，同凡凡不知，佛是无相体，何须有相持，但令心了事，遮莫外人疑，如人渴饮水，冷暖自心知。”

何璨注云：心形混合，神气冥符，洞然至忘，与无同体。然后心弥静而智弥远，神愈默而照愈彰。理极而自通，不思而玄览。非夫至神至圣，其孰能与于此哉。斯乃灵真之要枢，

重玄之妙道者也。是以内外指归，须冥符心体，则洞照无遗矣。遂能和光万有，体纳十方。夫言和者，非有能所二法相顺名和，如古德云：“凡圣各别，不得名和。心体离念不得众生相，法界即我，我即法界名和。”

般若无知者，但是无心自然灵鉴，非待相显，靡假缘生，不住有无，不涉能所，非一非异而成其妙道也。所以先德云：“夫圣心无思，名言路绝，体虚不可以色取，无虑不可以心求，包法界而不大，处毫端而不微，寂寥绝于生灭，应物无有去来，鉴彻天镜，而无鉴照之勤，智周十方而不生二相。森罗万象与之同原，大哉，妙用而无心者，其唯般若无知之谓乎。”

“但了妄念无生，即是真心不动。此不动之外，更无毫厘法可得。”

所谓无念者，即念而无念。以念无自性，缘起即空。又缘起者，皆是真性中缘起，岂属有无，乃至即生无生，即灭无灭亦复如是，宝藏论云：若言其生，无状无形，若言其灭，今古常灵。华严疏云：生之无生，真性湛然，无生之生，业果宛然。是知若即念存有念，即是常见，离生求无生，即是断见，皆不达实相无生无灭之理。若正了无生，则无生无不生，岂定执有生无生之二见乎。所以云：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若以息念归无念，如同寒木死灰，与木人何别，岂有成佛之期耶。

斯乃尚未知即念而无念，宁知一念圆顿乎。如有问言，夫妙行者，统唯无念，今见善见恶，愿离愿成，疲役身心，岂当为道。答：若斯见者，离念求于无念，尚未得于真无念也，况念无念之无碍耶。又无念但是行之一也。岂成一念顿圆。此一念顿圆之旨，非意解所知，唯忘情可以契会。如悟玄序云：“夫玄道者，不可以设功得。圣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谛者，不可以存我会。至功者，不可以营事为。忘言者，可以道合。虚怀者，可以理通。冥心者，可以真一。遗智者，可以圣同。虽云道合，无心于合，合者合焉。虽云圣同，不求于同，同者同焉。无心于合则无合无散。不求于同，则无异无同。超非于百非之外，非所不能非焉。忘是于万是之前，是所不能是焉。是所不能是，则无是矣。非所不能非，则无非矣。无异无同，则怨亲不二。无非无是，则毁赞常一。是以忘言者，舍筌筌也。虚怀者，离取着也。冥心者，不己见也。遗智者，泯能证也。若运心合道则背道。若起念求同则失同。若为是所是则没是。若为非所非则沉非。以要言之，但得直下无心，则同异俱空，是非咸泯，斯泯亦泯，兹空亦空，此犹寄言因迹对待，若得绝待顿悟一心，唯契相应不俟更说。”

傅大士云：“心性无来亦无去，缘虑流转实无停。又心无处所，故云无停。心体实无来去，昔所行处，了了知见，性自虚通，体无去住，不用除灭此心。若识此心本是佛体，

不须怕今有。不识心人，将此为妄，终日除灭，亦不可得灭。纵令得灭，证声闻果，亦减非究竟。只如过去诸佛恒沙劫事见如今日，真如之性，灵通自在，照用无方，不可同无情物，佛性是生气物，不可兀尔无知，但无心量种种施为如幻如化，如机关木人毕竟无有心量。于一切处，无执系，无住着，无所求，于一切时中更无一法可得。”

宗镜所录，皆是现证法门。一入全真，更无前后。如或不信，但静思看，若见一念无生，自然与经冥合。如菩萨念佛三昧经偈云：此身常无知如草木瓦砾，菩提无形色，寂灭恒不生，身不触菩提，菩提不触身，心不触菩提，菩提不触心，而能有相触，实为不思议。释曰：“故知色不至眼，耳不到声，而有见闻，是不可思议。以自性离中，而有显现。故知六根无对，皆是无静法门。诸境含虚，尽冥不二之道。即今众生境界真不可思议矣。曷用远求诸圣作用而自鄙劣者哉。”

初无明为因生三细识，后境界为缘生六粗相，以依无明成妄心，依妄心起无明。三细相者，初业相依不觉心动，心动名业，业有二种，一动作故是业义，故云依不觉故，心动名业。觉则不动。得始觉时则无动念，是知今动只由不觉也。动则有苦，如得寂静无念之时，是涅槃妙乐，故知今动则有生死苦患，此动念极微细，是精动隐流之义。缘起一相能所不分，当阿赖耶识自体分也。

“众生四大和合故名为身，因缘生识和合故动作言语。凡夫人于中起人相生爱生恚，起罪业堕三恶道。菩提行般若波罗密时，怜悯众生，种种因缘教化令知空法，而拔出之，作是言，是法皆毕竟空无所有，众生颠倒虚妄故见似有。如化如幻如干闥婆城，无有实事，但诳惑人眼。乃至佛告须菩提，若诸法当实有如毫厘许，菩萨坐道场时，不能觉一切法空无相无所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能以此法利益众生。”

外人计身内有神神使知知之，内人破曰，若神使知知复谁使神知，遂无使神何须使。若无神使即无知者，无知者即如草木瓦砾也。若约内观的观识种，所以者何，三事成身。命暖无知，知只是识，若谓识能知者，过去识已灭，灭故不能知。现在识刹那不住，无暂停时亦不得知，未来识未有，未有之识岂得有知。三世求识，知不可得，离三世无别有知。故说此身无知如草木瓦砾也。经云：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次约风动助成，破识有作，说无我行也。若作破外人解，外人计身内有神我故，能执作施为作一切事。内人破曰，此非神作身有所作，皆风力转也。若约内观心解，妄念心动身内，依风得有种种所作。故大集经云。有风能上有风能下，心若念上。风随心牵起，心若念下，风随心牵下，运转所作皆是风随心转作一切事。若风道不通手脚不遂，心虽有念即举动无从。譬如人牵关捩，即影技种种所作，捩绳若断手无所牵，

当知皆是依风之所作也。今观此依风，不自生亦不他生，若无生即是空，尚不能自有，令三事成身不可得，谁是作也。释曰：夫外计内执我者，皆于地水火风空识六大种中及身内识暖息三事等起执，今观六大三事内，唯是识之一大，世多坚执以为实我。今只用于内外三世中推自然无我无识，内外推者，只如执识实在身内者，且何者是识，若言身分皮肉筋骨等是识者，此是地大，若言精血便利等是识者，此是水大，若言身中暖触是识者，此是火大，若言折旋俯仰言谈只对是识者，此是风大，除四大外，唯是空大，何是是识，各各既无，和合岂有。如一砂压无油合众砂而岂有。此四大种现推无体，即是内空。死后各复外四大，一一归空即是外空，内外俱空识性无寄。又内推既无识应在外者，外属他身自无主宰，及同虚空有何分别，内外既空中间奚有，以因内外立中间故，但破内外中间自虚，若识内外空者应在心世，何者，因三世以辩识，因识以立三世，若无有识谁分三世，若无三世何以明识。以此三识若不思过去，即想未来。过未不缘即住现在。离三际外更无有识。故祖师云：一念不生前后际断，今则念念成三世，念念识不住，念念唯是风，念念无主宰。故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以因现在立过去，因过去立未来，现在既不住，过去未来亦无生。互检互无彻底空寂。但有微毫起处皆从识生。今推既无，分别自灭，分别既灭，境界无依。如依水生波，依镜现

像，无水则波不起，无镜则像不生。故知非关法有法无，但是识生识灭。如金刚三昧经偈云：“法从分别生，还从分别灭，灭是诸分别，是法非生灭。”如是洞达，根境豁然，自觉既明，又能利他普照。故经偈云：“究竟离虚妄，无染如虚空，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是以世间粗浮，不于自身子细明察，妙观不习智眼全盲，执妄迷真，以空作有。若能善观，即齐诸圣。”

问：于世间法五蕴身中，作何见解成外道义。云何通达成佛法义。答：“外道不达诸法因缘和合成诸蕴。凡有所为皆是识阴，便于蕴上执有实我，受用自在名为神主，于似常似一相续之中说有神性，是外道义。若了内外和合因缘所成唯识所变，似境所现，即第八识任持不断，似有相续即佛法义。外道不知将为实有，迷无性之理执身见之愚。”

夫八识之中覆真习妄，何识造业，何识为因，何识为依，成其妄种。答：前五识取尘，第六识为因，第七识计我造业，第八识为依，以此生死苦果不断。楞伽经偈云，如水大流尽，波浪则不起，如是意识灭，种种识不生。释云：谓五识取尘转入六识，六识记法为因，七识攀缘，六识造善恶业，得未来生死，覆障八识不得显现。若五识不取尘，即无六识，六识无故，七识不生，七识不生故，则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故，即无生死，无生死故，如来藏心湛然常住。即是六七识灭建立八识。又八识为五六七识所依与诸识作因者，即第六识心

诸识依之。如水尽则无波浪，六识灭七识亦不生。故云：“一念无明风，鼓动真如海，无明风尽，识浪不生，则觉海性澄源，源澄觉元妙。”

台教云：此身无常，揽寿暖识三事而有身。身但假名，三事无常无别身也。息之出入计为寿命，息出不反，身如瓦铄，命岂可保。若暖气持水，水润于地，妄谓此身为常存者。火从缘生，缘散故即火灭，身便臭烂。业计妄识刹那异趣，谓我常自在，业若才断，心即托生，身便散灭。大集经云：出胎盛年衰老皆是业持，三事生灭相续不断。凡夫不了妄取身相，不觉气断三事分离。又如出入息相续百千万，出入息一一息中身不可得。刹那心识次第生灭无量，一一刹那身不可得。不臭不烂三大成皮肉骨髓，一一验之，虚假身不可得，离此三事，无别有身，故知身命本空，生死恒寂，凡夫不了枉入苦轮。命如风里之残灯，刹那磨灭。身似潭中之聚沫，倏尔消泮。所以经云：“解无不死，了有不死，若了有空而无我，无我令谁生。解本无而不生，不生令谁死。唯持种本识妙湛真心。体性圆明寂然常住。处异生位，持无漏而常熏，至佛果门，续菩提而不断。”

止观云：法性与一切法无二无别，凡法尚是，况二乘乎。离凡法更求实相，如避此空彼处求空。即凡法是实法，不须舍凡向圣。经言，生死即涅槃。一色一香皆是中道，即无作四谛。所以八千声闻，于法华会上见如来性，如秋收冬藏更

无所作，以达本故法尔如斯。若未见性人不可安然拱手效无作无修，直须水到渠成自然任运。故又但了一心自然无作，非是强为，故云阴入皆如无苦可舍。无明尘劳即是菩提。无集可断。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生死即涅槃，无灭可证。无苦无集故无世间。无道无灭故无出世间。纯一实相，实相外更无别法。又文殊道行经云：“佛告文殊师利，若见一切诸法无起，即解苦谛。若见一切诸法无住即能断集。若见一切诸法毕竟涅槃，即能证灭。文殊师利，若见一切诸法无自体，即是修道。”

问：既唯一真心，教中云何复说诸法如幻。答：了境是心万法奚有，以依心所起无有定体，皆如幻化毕竟寂灭。宝积经云：“尔时世尊告幻师言，一切众生及诸资具，皆是幻化，谓由于业之所幻故。诸比丘众亦是幻化，谓由于法之所幻故。我身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幻，一切众生共所幻故。凡所有法无非是幻，因缘和合之所幻故。又教中总明十喻，如幻如化如梦如影等，此是诸佛密意，破众生执世相为实起于常见。世间共知幻梦等法是空，则不信人法心境等如幻梦亦空。所以将所信之虚，破所信之实，令所信之实同所信之虚，然后乃顿悟真宗遍一切处，心内心外决定无有实法建立。华严经颂云：世间种种法，一切皆如幻，若能如是知，其心无所动。诸业从心生，故说心如幻，若离此分别，普灭诸有趣。讎如工幻师，普现诸色像，徒令众贪

乐，毕竟无所得，世间亦如是，一切皆如幻，无性亦无生，示现有种种，度脱诸众生，令知法如幻，众生不异幻，了幻无众生，众生及国土，三世所有法，如是悉无余，一切皆如幻，幻作男女形，及象马牛羊，屋宅池泉类，园林花果等，幻物无觉知，亦无有住处，毕竟寂灭相，但随分别现。菩萨能如是，普见诸世间，有无一切法，了达悉如幻，众生及国土，种种业所造，入于如幻际，于彼无依着，如是得善巧，寂灭无戏论，住于无碍地，普现大威力。”

净名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故知一法周备无事不该，可谓圆满菩提成就佛道，乃至坐禅见境诸魔事起，但了一心境界自灭，可谓降魔妙术治惑灵方，匪用心神安然入道。起信论云：修行止者，住寂静处，结加趺坐，端身正意，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虚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分别想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不生不灭皆无相故。前心依境以舍于境，后念依心复舍于心，以心驰外境，摄住内心，后复超心，不取心相，以离真如，不可得故，乃至魔事现前，念彼一切皆是思惟，刹那即灭，远离诸相，入真如三昧。心相既离，真相亦尽。摩诃衍论释云：“若真若伪，唯自妄心现量境界无有其实，无所着故。又若真若伪，皆一真如，皆一法身，无有别异，不断除故。是以但了一心不忘正念，一切境界自然消灭，可谓应念断除岂劳功行，此乃西来的旨，诸佛正宗，圆信圆修不同权渐，直下得力，如

师子就人一槌便成。犹王之宝器，可谓等赐高广大车，悉与如来平等灭度，岂同贫所乐法下劣之乘者哉。”

经云：佛言，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夫云转物者，物虚非转唯转自心。以一切法皆从分别生，因想而成，随念而至。所以金刚三昧经颂云：法从分别生，还从分别灭，灭诸分别法，是法非生灭。故知一切诸法皆从分别识生，若能悟了分别识空，则知诸法寂灭。若生若灭，俱是分别，分别若亡，法非生灭。楞严经钞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者，心外无物，物即是心。但心离分别为正智，正智即是般若，周遍法界无有障碍。是故西方国土水鸟树林悉皆说法，说法之处，即如如心。所以如来一一根门，遍尘刹土乃至毛端，而说妙法。如今但得离念，便同如来真实知见。昔有禅师，在蜀地绵竹县无为山修道，时有三百余家设斋俱请和尚，皆由心离分别，即应机无碍。”

经言唯识者，为令观识舍彼外尘。既舍外尘，妄心随息，妄心息故证会中道。故经偈云：未达境唯心，起种种分别，达境唯心已，分别则不生。若知境唯心，便舍外尘相，从此息分别，悟平等真空。问：人法俱空，识又不立，即今见闻从何而有。答：一切前尘所现诸法。尽随念而至，皆对想而生。念息境空，意虚法寂。故经云：想灭闲静，识停无为。

又经云：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从意生形。又经云：“诸法不牢固，唯立在于念，以解见空者，一切想念。故知见闻但是缘起，见毕竟空，如世幻施为，似空花起灭。故云：见闻如幻医，三界若空花。”

思益梵天问文殊师利，得何法故名为得道。文殊师利言：若法不自生，不彼生，亦不众缘生，从本已来，常无有生，得是法故，说名得道。又问：若法不生，为何所得。答言：若知法不生，即名为得。是故佛说：“若见诸有为法不生相，即入正位。又问：云何名为正位。答言：我及涅槃等不作二，是名正位。夫正位者，即自真心，入此位中诸见自泯，入佛境界。”

“若得般若，则一切处无着，不为境缚，即是解脱。若显法身得解脱功全由般若。一切万行皆由般若成立。故五度如盲，般若如导。若布施无般若，唯得一世荣，后受余殃债。若持戒无般若，暂生上欲界，还堕泥犁中。若忍辱无般若报得端正形，不证寂灭忍。若精进无般若，徒兴生灭功，不趣真常海。若禅定无般若，但行色界禅，不入金刚定。若万善无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无为果。故知般若是险恶径中之导师，迷暗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接舟），烦恼病中之良医，若般若不明，万行虚设。”

文殊般若经云：“佛告文殊师利，汝已供养几所诸佛。文殊师利言，我及诸佛如幻化相，不见供养及与受者。佛告

文殊师利，汝今可不住佛乘耶，文殊师利言，如我思惟，不见一法，何当得住于佛乘。佛言，文殊师利，汝不得佛乘乎。文殊师利言，如佛乘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见，我云何得佛言，文殊，汝得无碍智乎，文殊师利言，我即无碍，云何以无碍而得无碍。佛言，汝坐道场乎文殊师利言一切如来不坐道场”我今云何独坐道场。何以故，现见诸法住实际故。释曰：若了一心实际，则一切无所得，于无所得中故，能成办无边佛事，于事事中皆不违实际故。若如是解者，未必是不坐道场，是坐道场，当坐道场时，是不坐道场矣。何以故，道场等不出实际故。大品云：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罗蜜，不住一切法，方住般若波罗蜜。释曰：若住法则不见般若，若住般若则不见法，以法有相般若无相，有无相反故尔。又非离有相法，别立无相般若，以相即无相全是般若故。经云：“色无边故般若无边。又云：若学般若应学一切法。何以故，夫般若者，是无住义，起心即是住着，若不住一切法即是般若。故云若学般若应学一切法，设住般若亦成愚暗，但一切处皆无住，则无非般若。”

转女身经云：若于诸法不见差别，是则必能成就众生。又云：若知诸法皆解脱相，是则名为究竟解脱。释曰：执心为境触目尘劳，知境是心无非解脱。所以二乘只证人空但离人我虚妄，名为解脱，未得法空一切解脱，以不识心故。如入楞伽经偈云：诸法无法，而说唯是心，不见于自心，而起

于分别。出曜经云：“身披戒铠心无慧剑者，则不能坏结使元首。故知若不观心妙慧成就，则不能断无明根本。所以楞严经云：持犯但束身，非身无所束，元非遍一切，云何获圆通。”

金刚王菩萨秘密念诵仪轨经云：端身正坐作是思惟，一切诸法从自心起，从本已来皆无所有。弥勒成佛经偈云：久念众生苦，欲拔无由脱。今日证菩提，豁然无所有。释曰：心识念念攀缘，系缚尘境不得自在，即是众生苦，若了境空无缚内结不生，证会一心根尘俱寂，即入性空法界，证无相菩提。所以法华三昧经云：“无着无所依，无累心寂灭，本性如虚空，是名无上道。又法华经云：诸佛于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佛于此转于法轮，诸佛于此而般涅槃，是以诸佛八相成道，菩萨四摄度生，自利利他，悉皆于此本性空中成办。”

六祖慧能大师云：“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心外更无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万种法，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静，无有诸相。汝莫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无一无可取舍，行住坐卧皆一直心，即是净土，依吾语者，决定菩提。”

经云：法性功勋，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诸念若生，随念得果。应物而现，谓之如来。随应而去，故无所求，一切时中更无一法可得，自是得法，不以得更得。是以法不知法，

法不闻法，平等即佛，佛即平等，不以平等更行平等，故云独一无二。迷时迷于悟，悟时悟于迷，迷还自迷，悟还自悟，无有一法不从心生，无有一法不从心灭，是以迷悟总在一心，故云：一尘含法界。非心非佛者，真为本性过诸数量，非圣无辩，辩所不能言。无佛可作，无道可修。经云：“若知如来常不说法，是名具足多闻，即见自心具足多闻。故草木有佛性者，皆是一心。饭食作佛事，衣服作佛事。昔让和尚与坦然禅师，在荆州玉泉听律，二人共相谓言，我闻禅宗最上佛乘，何必局此小宗而失大理，遂乃云游博问先知，至嵩山宗和尚处。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旨。师云。何不问自家意旨，问他别人意旨作什么。问：如何是坦然意旨，师云：汝须密作用，问：如何是密作用，伏请指示。师学视之。二人当时大悟。”

安禅师云：直心是道。何以故，直念直用更不观空，亦不求方便。经云：“直视不见，直念不思，直受不行，直说不烦，觉禅师云：若悟心无所属，即得道迹，眼见一切色，眼不属一切色，是自性解脱。经云：一切法不相属故，心与一切法各不相知。圆寂尼云：一切法唯心无对，即自性解脱。经云：一切法不与眼作对，何以故，法不见法，法不知法。尧禅师云；了心识性自体恒真，所缘念处，无非佛法。朗禅师云：凡有所见，皆自心现、道似何物，而欲修之。烦恼似何物，而欲断之。稠禅师云：一切外缘名无定相，是非生灭

一由自心。若自心不心，谁嫌是非，能所俱无，即诸相恒寂。慧慈禅师云：夫法性者大道也。法是法身，性是觉性，即众生自然性也。是以金刚般若如大火聚，三昧焰焰诸累莫入。故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法性论云：盖闻之先觉曰，体空入寂，莫先于见法，寻法穷源，莫妙于得性，得性则照本，照本则达自然，达自然见缘起，见缘起斯见法也。将穷其源必存其要，要而在用者其唯心法乎。心法者神明之营魄精识之丹誉，其运转也，弥纶于万行，其感物也，会通于群数，统极而言则无不在矣。显性论云：一念见性者，见性是凡圣之本体，普遍于一切，而不为一切之所倾动，在染不染而能辩染，在净不净而能辩净。其性不在一切法，而能遍一切法，若观一法即不见性，若不观一法亦不见性，其性不在观不在不观。于一众生身中见心性时，一切众生悉皆见，于一微尘中见心性时，一切微尘悉皆见。以性遍凡圣善恶故。凡处彻圣处，圣处彻凡处，善恶相彻本性自尔。以一切法，并不得取，并不可舍，性相自尔自性净故，终日说不得一说，终日闻不得一闻，终日见不得一见，终日知不得一知，并非凡圣之所安立。是故经云：“若我出世及不出世，此法常然。”

显宗论云：“我此禅门一乘妙旨，以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真空为体，妙有为用。夫真如无念，非念想能知，实相无生，岂色心能见。真如无念，念者即念真如。实相无生，

生者即生实相。无住而住，常住涅槃。无行而行。能超彼岸，如如不动，动用无穷，念念无求，常求无念，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诃般若，真空即清净涅槃。般若无见能见涅槃。涅槃无生能生般若。西天诸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

般若灯论序云：“始夫万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如幻故，虽动而恒寂。物非有故虽起而无生。是以圣人说如幻之心，鉴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则物物性空，知心无心，则心心体寂。达观之士，得其会归而忘其所寄，于是分别戏论，不待遣而自除。无得观门，不假修而已入。荡荡焉不出不在，无住无依者也。”

澄观和尚华严疏云：“上来诸门乃至无尽，不离一心，一心即法界，故起信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心体即大，心之本智即方广，观心起行即华严，觉心性相即是佛。觉非外来，全同所觉故，理智不殊，理智形夺双亡寂照，则念念皆是华严性海。则物我皆如泯同平等。为未了者令了自心，若知触物皆心方了心性。故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然今法学之者，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者好亡缘而内照。并为偏执俱滞二边。既心境如如则平等无碍。昔曾莹两面镜，鉴一盏灯置一尊容，而重重交光，佛佛无尽。见夫心境互照，本智双入心中悟无尽之境，境上了难思之心，心境重重智照斯在。又即心了境界之佛即境见唯

心如来，心佛重重而本觉性一，皆取之不可得。则心境两亡，照之不可穷，则理智交彻，心境既尔，境境相望，心心互研，万化纷纶，皆一致也。唯证相应，名佛华严矣。”

问：见色但见色，如何见心。答：即思思之是阿谁见色。
问：岂不是当境者全是不应更求见。答：自思量看是之与不是，莫问他人，若直下见更不图度。佛法只在方寸，心外断行踪，但一心一智慧，离内外中间取受，三际理玄，便入无为道。问：悟何心是道。答：悟心无心即是道。问：请为指示。答：指示了也，汝自不见。问：是何物教学人见。答：教渠直下见也不是物。又先德问：即今见何物。答：见本心。问：见与本心为别不别。答：不别。真如体上自有照用，以明故得名为见以不动故得名为心。又自性清净名照，常见自性为用，故知此心目前显露，何须问答，岂假推穷，即圆满门，是成现法。如有学人问忠国师，和尚如何是解脱心。答：解脱心者，本来自有，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众生日用而不知，此之是也。此乃直指目击道存，今古常然，凡圣共有。

此土众生皆以闻慧入三摩地故，须以音声而为佛事，显示正义，破除邪执，非言不通此有二义。一者约毕竟门，则实不可说。如起信论云：一切诸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又云：复次究竟离妄执者，当知染法净法皆悉相待，无有自相可说。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非色非心，

非智非识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而有言说者，当知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引导众生，得其旨趣者皆为离念归于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智故。此是引导一切初发菩提心人，且令自利理行成就，归于实智究竟指归心宗矣。二者约方便明，是利他行，故云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引导众生。又不可一向执发言为非起念成过。何者，以即言无言，即念无念是知言言契道，念念归宗。若分别门，不无二说。若毕竟门，言思绝矣。

此事若非大器人无由担荷。若未亲到，徒劳神思，直饶说玄之又玄，妙中更妙，若以方便于称扬门中，助他信入一期傍赞，即不然。若于自己分上亲照之时，特地说玄说妙，起一念殊胜不可思议之解，皆落魔界。所以圆觉经云：虚伪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又先德偈云：得之不得天魔得，玄之又玄外道玄，抛却父孃村草里，认他黄叶作金钱，百丈竿头快撒手，不须观后复观前，如今但似形言迹，纹彩生时皆是执。方便门迷真实道，并是认他黄叶唤作金钱。若大悟之时，似百丈竿头放身，更不顾于前后。此宗镜中是一切凡圣大舍身命之处，不入此宗，皆非究竟。（宗镜录止。）

佛果禅师示众

师示张持满曰：“要须根本明彻，理地精至，纯一无杂。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若踏正脉，诸天棒花无路，魔外潜睹不见，深深海底行，高高山上立，始得不惊群动众，谓之平

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虽居千万人中，如无一人相似，此岂粗浮识想，利智聪慧所能识哉。示谕绵密无间，寂照同时，岁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诚无出此，应当当处全真。则彼我遐迩触处皆渠，刹刹尘尘，皆在自己大圆镜中，愈绵愈密，能转换也。故雪门道，直得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须知有向上全提底时节始得。所以德山棒，临济喝，皆彻证无生，透顶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现前处，方能出没，欲人全身担荷外，退守文殊普贤大人境界。岩头道，他得底人，只守闲闲地，二六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无事于心，于心无事，则虚而灵，寂而照。但只退守，愈退愈明，愈不会愈有力量。异念才起，拟心才生，即猛自割断，令不相续，则智照洞然，步步踏实地，岂有高低憎爱违顺拣择于其间哉。无明习气，旋起旋消，久之自无力能扰人也。古人以牧牛为喻诚哉，所谓要长久人耳。直捷省要，最是先忘我见，使虚静恬和，任运腾腾，腾腾任运，于一切法皆无取舍，向根根尘尘，应时脱然自处，孤运独照，照体独立，物我一如，直下彻底，无照可立。如斩一縠丝，一斩一切断，便自会作活计去也。佛见法见，尚不令起，则尘，劳业识，自当冰消瓦解。”

师示信侍者，百不干怀时，圆融无际，脱体虚凝，一切所为，曾无疑间，谓之现成本分事。及至才起一毫头见解，

欲承当作主宰，便落在阴界里，被见闻觉知得失是非笼罩，半醉半醒，打叠不办。约实而论，但于闹开开处管带得行，如无一事相似，透顶透底，直下圆成，了无形相，不废功用，不妨作为，语默起倒，终不是别人。稍觉纤毫滞碍，悉是妄想，直教洒洒落落，如太虚空，如明镜当台，如杲日丽天，一动一静，一去一来，不从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缚，不求法脱，尽始尽终，打成一片，何处离佛法外别有世法，离世法外别有佛法。是故祖师直指人心。金刚般若贵人离相。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长时自退步体究。令有个落着谛实证悟之地。即是念念遍参无量无边大善知识也。

师示众云：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从朝起，正却念静却心，凡所指呼作为，一番作为，一番更提起审详，看从何处起，是个什么物，作为得如许多。当尘缘中一透。一切诸缘靡不皆是，何待拨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于三界火宅之中，变成清净无为清凉大道场也。法华经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经行及坐卧，常在于其中。此一件事，直饶三世诸佛出兴，以无量知见，方便接引，亦只有限，历代祖师，天下老和尚，设千百问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随处受用，也须是大丈夫汉意气，方有如是作略。亦不依他言语指示，不受他欺谩，从朝至夜，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众

缘，极是省要，只为各各当人自违背此事，向六根门头认光认影，不得快活，却云争奈某甲疑何，且道疑从什么处来，又道某甲为甚么道不得，只你这道不得底是什么，为你不能回光直下承当。祖师道，自己分上有如是灵光，有如是自在，一切众生，流浪情尘，不能解脱。假使将此一大事因缘，种种垂示，犹是有机有境，落在情尘，要会么，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应。

无住禅师开示

无住禅师，初得法于无相大师。乃居南阳白嵯山。有唐相国杜公，闻师名，一日访礼。问曰：云何不生，云何不灭，如何得解脱。师曰：见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灭，即无生灭即不被前尘所缚，当处解脱。不生名无念，无念即无灭，无念即无缚，无念即无脱。举要言之，识心即离念，见性即解脱。离识心见性外，更有法门证无上菩提者，无有是处。公曰何名识心见性，师曰，一切学道人随念流浪，盖为不识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顺生，念灭亦不依寂，不来不去，不定不乱，不取不舍，不沉不浮，无为无相，活鱖鱖平常自在。此心体毕竟不可得，无可知觉，触目皆如无非见性也。公与大众作礼，称赞踊跃而去。

玄沙禅师示众

师云，夫古佛真宗，常随物现，堂堂应用，处处流辉，隐显坦然，高低尽照。是以沙门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心，

方为究竟，森罗万象，一体同源，廓尔无边，谁论有滞，尘劫中事，都在目前。时人旷隔年深，致乖常体，迷心认物，以背真宗，执有滞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于私作解，纵有商量，浑成意度。及至寻穷理地，不辨正邪，况平生自己未曾捞拈，若乃先贤古德便自知时，克己推功，菴岩石室。古德云，情存圣量，犹落法尘，己见未忘，还成渗漏，不可道持斋持戒，长坐不卧，住意观空，凝神入定，便当去也，有甚么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万劫定，凝神寂静，闭目藏睛，灰身灭智，劫数满后，不免轮回。盖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儿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真实明达，具大知见，能与诸佛同彻，寂照忘知，虚含万像。如今甚么处不是汝，甚么处不分明，甚么处不露现，何不与么会去，若无这个田地，时中争奈诸般渗漏何。总成虚妄，阿那个便是平生得力处，如实未有发明，切须在急，时中忘餐失寝，似救头然，如丧身命，冥心自救，放舍闲缘，歇却心识，方有少许相亲，若不如是，明朝后日，尽被识情带将去，有甚么自由分，切须注意。

胜观法师开示

不动一心即入法界

问：此法界中如何信入。答：但不动一心不住诸法，无能所之证，亡智解之心，则是无信之信，不入之入人法二空，心境双寂。如大般若经，文殊师利云，系缘法界一念法界，

不动法界，知真法界不应动摇。谓若言我入法界已动法界。能所两亡，入相斯寂，故不动法界是入法界。大乘千钵大教王经云，云何方便而得证入无性观者，菩萨先须当心观照本性静寂，悟入灭尽定得心识性，证见清静，唯清唯净。证见圣性，自性如如一道寂静，悟达本原返照见净。唯照唯莹，唯莹唯净。唯寂唯圣，则是名为菩萨得入无动涅槃无性观。故知若有能证则为有人，若有所证则为有法。以唯一真法界故则心外无法，不可以法界更证法界。

见地要真

若未能洞彻我人众寿本是幻相，非有现有者，虽能不着，乃是勉强抑制。亦即对有之无。见地即未真不但用功费力，而根株犹在，断靠不住。且纵能抑制不懈，亦是法执。如楞严所云，纵令内守幽闲，亦是法尘分别影事是也。其病在一守字，有所守便有所执矣。何故如是，见未彻底故。若彻见我人等相即是非相，是能洞明一切相有即非有也。有即非有，故见如不见。虽万象纷纭，而胸次泰然。则不待抑制而彼自无，何所用其守哉。无所守，则无所执，是无法相也。

法法皆如

行人若领会得法法皆如，而契入之。则亦无所谓空，无所谓有，无所谓中。则亦无妨空，无妨有，且亦无空无假而非中矣。何以故，我见情执之病，即都遣尽。则见相即见性，头头是道，无所不可。故最胜王，维摩诘，等经云，五蕴即

是法身，生死即是涅槃，烦恼即是菩提。皆显法法皆如义也。若其少有分别执着未破，则触途成滞，头头不是道，无一而可。纵令一切不着，而犹着一菩提，亦是取相分别，自障觉体。则所谓中者非中，更无论着有偏空矣。凡发心自度度他，以期明心见佛者，扼要之方，全在于此。

道本自然

行人若昧平等取差别。便心随法转。即非法亦成障碍，于差别，见平等。便法随心转。即法法莫非真如。古德所谓迎宾送客，运水搬柴，行住坐卧，二六时中，于诸法上拈来便是者，是好一幅无事道人行乐图也。当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于无空有中。取空有相。于无善恶中，思善思恶。妄想纷飞，岂非自扰，拈来便是，自在何如，古德又云，不悟时，山是山，水是水。悟了时，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山是山，水是水者，只见诸法也。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者，惟见一如也。

一直行去

佛说一切法缘生者，意在明其本不生也。若二六时中，世法亦随缘做。出世法亦随缘起。却一眼觑向一切法本不生处看之。亦不自以为能看。但于世出世法，正随缘时，正如是看。正看时，正如是随缘。可许他是一个伶俐汉。内而三际心，归之不可得。外而一切法，归之本不生。我法有藏身处么。真乃一了百了，天下太平。

一如平等

凡夫自无始不觉自动以来，久已性相不一。何以故，由于取相。何故取相，由于业识。故必须尽空诸相，剿绝情识，方足语于性相一如。所谓一如平等，惟有诸佛方能究竟。必须即不执实，且虚相亦泯，直至一念不生，并不生亦无，方是一如而不异。故所谓诸法一如者，是只见一如之性，不见诸法之相。不但此也，直须虽一如平等，而亦无所谓一如平等，乃为真一如，真平等。岂业识未空者，所能妄以自负耶。古今多少行人，粗念稍息，便谓已证三昧。习气仍在，辄云任运腾腾。是皆以混滥为圆融，鲜有不堕落者矣。

直下承当

须知此清净性，本无来去一多总别增减，但随缘现起来去等相耳。因相是随缘现起，故是虚幻。而性乃本具真实之体。故尽管随缘现起种种对待之事相，而绝待空寂之本性中，仍未尝有彼种种相也。其他一异，圣凡，生灭，垢净，人我，彼此，等相，莫不如是。果能如是一眼觑定本不生之心源上观照入去。便是所谓直指向上。则胸襟当下开豁，烦恼当下消除，颠倒妄想当下远离。如此用功，方是直下承当，可称善用功人。较之枝枝节节而为之者，其功效之悬殊，所谓日劫相倍，岂止一日千里而已哉。

圓悟心要节出

示光禅人

欲得亲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会。况此大宝藏。亘古亘今历历虚明。从无始劫来为自己根本。举动施为。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处。则便透脱。不堕情尘。不居意想。迥然超绝则遍界不藏。物物头头。浑成大用。一一皆从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谓之运出家财。一得永得。受用岂有穷极耶。但患体究处。根脚不牢不能彻证。直须猛截诸缘。令无纤毫依倚。放身舍命。直下承当。无第二个。纵使千圣出来。亦不移易。随时任运吃饭着衣。长养圣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径截殊胜法门耶。

示民知库

七佛已前便与么。直须硬纠纠紧着头皮。分明历落荐取这一片田地稳密。长时乃自会退步。终不道我有见处。我有妙解。何故个中若立一丝毫能所见刺。则重过山岳。从上来决不相许。是故释迦文于然灯佛以无法得授记。卢老于黄梅以本无物亲付衣钵。至于生死之际。才自担荷。则如灵龟曳尾。应须净秽二边。都不依怙。有心无心。有见未见。似红炉着一点雪。二六时中透顶透底。洒洒落落。游此千圣不同途处。直下令纯熟。自然成就得个绝学无为千人万人罗笼不住底真实人也。

示瑛上人

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若真体道之人。通之于心。明之于本。直下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豁然契悟。本来明净。

明妙冲虚。寂淡如如。不动真实正体。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踏着本地风光。更无许多恶觉知见。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净信得及。与他从上来人。无二无别。等闲不作为。不确执。虚通自在。圆融无际。随时应节。吃饭着衣。契证平常。谓之无为无事真正道人。盖缘根本既明。六根纯静。智理双冥。境神俱会。无深可深。无妙可妙。至于行履自会融通。唤作得坐披衣向后自看。终不肯只向言句中话路。古人公案间埋没。鬼窟里黑山下作活计。唯以悟入深证为要。自然到至简至易平常无事处。然亦终不肯死杀坐却，堕在无事界里。是故从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与夺。设照用三要三玄五位偏正。峻机电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贵当人活卓卓地。千人万人罗笼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终不指注定杀。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团。非慷慨透脱。真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吃人残羹馊饭。被系驴橛子缀住。不唯埋没宗风。抑亦自己透脱生死不得。况复展转将路布窠窟解路传授与后学。遂成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岂是小祸。复令正宗只见淡薄。祖佛纲纪委地。岂不痛哉。所以学道。先须择正知正见师门。然后放下复子。不论岁月。用做事绵绵相续。不怕苦硬难入。参取管。须彻去。不见睦州道。未得个入头。须得个入头处。若得个入头处。不得辜负老僧。即操诚日久。大经钳锤。洪炉锻炼。日近日亲。田地稳密。只更辨悠久管带。使如证如悟。始终无间。世法佛

法。打成一片。物物头头。有出身处。不堕尘机。不为物转。闹市里十字街头活活之中。正好着力也。

示有禅人

古人得意之后。向深岩偃洞茅茨石室。大休大歇。放怀履践。忘名弃利。与世不相关涉。作自己成辨。然后随缘。不出则已。及至一出。必惊群伏众。盖源深流长也。今既未能入深山穷谷。但只依本分。守淡静。如个百不知百不会底人。随处守见。成得安稳。亦乃忘机之本也。

示严殊二道人

参须实参。见须实见。用须实用。证须实证。若纤毫不实即落虚也。此实地乃三世诸佛所证。历代祖师所传。惟此一实谓之脚踏实地。初则须大悟。若只认门头户底。作窠窟说路布。立机境照用。取舍解会。则不彻也。此透生死要径。到腊月三十日。一千二百斤担子。须是自有力量荷负。得行方可翛然独脱。是故无业国师垂示临终之际。若一毫凡圣情量未尽。纤毫思虑未忘。便乃轻重五阴去也。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访道寻师决择。岂可只学语言。理会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转好语。便当得也。将知聪明黠慧。皆为障道之本。要须冥然扣寂。不怕放教身心如土木瓦砾。蓦然翻却业根种子。便乃知非。见学佛学法。如中毒药相似。然后透出佛法。乃体得本分事也。此非小缘。就分是久参之士。尤宜放下。不担着禅道。不轻毁上流。愈透彻愈低细。愈高明愈韬晦。

作个百不知百不会无用处底人。行不动尘。言不惊众。澹然安闲。常行恭敬。始堪保任。于一切违顺境界。心不动摇。志无改移。达摩谓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切宜履践纯熟。以至古今作用机缘。便七达八通。亦不留在胸次。等闲荡荡地触着便转。捺着便动。拘牵惹绊不得。居千人万人之中。如无一人相似。不是强为任运如此。更须知最后一语始得。参。

悟佛心灯

无心道人

吾人终日思而未尝思也，终日为而未尝为也，不背理性，而不为理性所障，不离现实，而不为现实所囿，日用寻常，即是学道养性，流离颠沛，无殊御风云游，谈笑于生死之际，游戏于圣凡之间，死而不为死苦，凡而不为凡惑，身虽在世，而心已离世，故至人常住真心，实未尝与世流转浮沉也，经世出世，体用无二，生佛情尽，幻真一味，纵使遍涉苦恶诸趣，而亦无碍无择自由自在也。

湛然朗然，常寂常觉，随顺世缘，洒洒落落，石人高歌，木童唱和，大千世界如逆旅，今古圣贤浮云过，道德文章，科学哲学，食色名利，邪见妄说，无心修善，而况造恶，此身曾空花水月之不若，日可冷，月可灼，沧海桑田算什么，一觉三大阿僧只，三大阿僧只一觉，无累于形骸，无事乎造作，无菩提可求，无烦恼可破，离心意识参透圣凡路学，不忧不惧，不痴不惑，歇意忘机，廓然荡豁。

一、一念不存 无复迷情 八风寂寂 五欲冥冥
二、忘想尽处 了无所求 微尘世界 何爱何尤
三、恬静澹泊 博大坚贞 无烦无惑 敢勇敢仁
四、息念息机 了了常知 忘尘忘情 了了常明
一心偈

三只劫空，法尔如此，宇宙万象，日月星球，海洋大陆，人我众生，事物理则，而显一心，此须契悟，更须彻证，行之匪远，言之匪近。

真心无念，惺惺寂寂，一念离真，皆属妄计，直下顿了，不起不息，光明自然，入刹那际，善自护持，万行不系，勿助勿忘，当体便是。

识得真心，称性随缘，无物无我，无圣无凡，无余无欠，无实无虚，不敢于相，能善分别，息虑忘见，作一切事，如是一心，妙勤庄严。

心外无法，岂在言宣，猛虎当路，狐兔尽捐，向上一路，得鱼忘筌，得亦无得，玄之又玄，老死病苦，纷扰拘牵，事事无碍，昂然荡然。

莫妄想偈

莫妄想 眼见性 识情绝 打破镜。

莫妄想 任屈伸 不住相 纯天然。

莫妄想 不掩关 本分禅 十指间。

莫妄想 安稳眠 行脚去 常悄然。

一点知解

身心世界，圣解凡情，皆是颠倒情识，虚幻浮影，梦觉觉非，觉非亦妄，绝心念意识情，透诸佛诸祖觉，清净逍遥，自在解脱，但行直心，是非休说，无不为无为，无不学无学。

识得本分，绵密保任，心心不异，历历孤明，是物非物，是见非见，只不染污，前后际断，大死大活，大力承当，纵横尽得，背触无方，生本无生，灭亦非灭，纯真一如，所向无碍。

一点方便

大慧杲说：菩萨人，眼见佛性，须是眼见始得。又说：古人皆明心见性，今时人例是说心说性。

同居世而不同生，同没世而不同死，坐参兼运，亦究亦止，澄潭影寒，碧天孤月，情消识谢，心路迥绝，晴空霹雳，河山变色，灵光透脱，方是眼见佛性时节。

修有为入无为

胜观法师

有为法，不但世间法，佛法亦摄在内。故圆觉经曰：“生死涅槃，犹如昨梦。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任无灭。于此证中，无能无所。毕竟无证。亦无证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坏。”此中一切法视同梦幻无之。正所谓诸法空相。即不取于相之意也。亦即指示观一切法如梦幻而空之，便契之如如不动之性。故云一切法性，平等不坏。平等，即是如如。不坏，即

是不动也。总之，无论染法净法，既有此法，便有对待。既成对待，便是有为，便有生灭。故皆如梦如幻。然而欲证绝待之无为法，非从对待之有为法起修不可者，以舍此别无入手处故也。不但观缘生是有为法，即觉照本性，亦是有为法。何以故，觉照即是观，既有能观所观，便成对待故。有对待便有相，便落有为矣。当知无为者，无所作为之谓也。若无所作为，妄何能除。真何能证。凡何能转。圣何能成。故无为法，须从有为法做出。第一要明白者，是以无为法为目的，须借有为法作路径。切不可执性废修。又不可着事昧理。第一要明了者，修有为法而不住着，便是无为法也。

一念成佛法要节出

机前无教。教后无实。今申言之。机前无教者。谓自性清静圆明体。从本以来。性自满足。杂染不垢。修治不净。无生无灭。犹如虚空。离一切相。一切分别、一切名言。俱不可得。此不可得者。亦不可得。唯为圣智自证之体。宗门所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也。法华会上。如来首以放光现瑞。助发实相之义。欲令在会法众。顿了自心。同入普光明智。若在上根利智之士。便于光中。了此一事。更无余事。咳唾掉臂。无非法华三昧。更何劳弥勒腾疑。世尊开口耶。起信论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

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谓言说之极。因言遣言。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无二真心。即一真法界。为万法之所因依。一切圣凡依正因果。皆依此无二真心、而为其体。故曰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寂灭湛然。故云不生。常住不动。故云不灭。所谓常住真心也。既是一真。原无诸相差别。而现见有差别者。皆是妄念横生分别。若离妄念。则平等大慧。当下现前。湛然一心。宁有差别境界之相。故先德云、一翳在目。千华乱空。一妄在心。恒沙生灭。虽则依于妄念而有种种差别境界。实则法法皆真。各住本际。故云一切诸法。从本以来。即是清净寂灭。非言说、名字、心缘、之所能到。法华经所谓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又云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也。恰于言时。全是寂灭体现。奚待言外。别求所宣之理也。此清净寂灭离缘离相之体。如前所云、一切圣凡依正因果之所依。遍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故曰毕竟平等。杂染不垢。修治不净。故曰无有变异。犹如虚空。无有二相。故曰不可破坏。一切万法。但是一心。不妄不变。故曰真如。此真如绝待之体。离一切相。盖言说名字。但是假设。无有真实。心缘但属妄念。了不可得也。然此真如之体。非离言说名字

心缘。而别有真如之相。其体离相寂灭。不可以相取也。但欲因真如之名。以遣名言之执。非谓真如有相可名也。名言既遣。此真如体。真实无妄。则无可遣。以一切诸法。即是一心。而心真如。本无妄可遣。故一切法。亦即皆真。无可遣也。维摩经云。一切众生。即涅槃相。不待更灭是也。曰言说。曰名字。曰心缘。当处显现。便即当处虚寂。契此真理。则无法非真。无法非如。举手低头。皆成佛道。若执言说名字心缘。为有妄法可遣今遣此妄、以存一心之真。仍是未契于一乘之圆旨也。问、诸妄皆遣。但立一真。何为不可。答、若真外别有一法。才言可立。如因有二数。而立一名。今一切诸法。全是真如。无二无别。绝对绝对。又何可立耶。是故以如是义。当知一切法不可以名言说。不可以心念取。故名真如。此究竟离相之体。唯证相应。故曰机前无教也。楞严经云。圆明了知。不因心念。古德云。若问曹溪旨。不待更扬眉。岂可执文滞句。如认指以为月耶。又教后无实者。谓一切众生。从本以来。未尝离念。而现差别诸相。皆由于不达一念之心。是缘起法。依他而起。情计有实。即是偏计所执。心外取法。驰逐不已。对经卷则徒存纸墨之见。闻教理则转增分别之思。皆堕边邪。难成正觉。宗镜录云。一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见者。今还将文字对治。示其真实。若悟诸法本源。即不见有文字。及丝毫发现。方知一切诸法。即心自性。则境智圆融。色空俱泯。当此亲证圆明之际。入

斯一法平等之时。又有何法是教而可离。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顿而可取。何法是渐而可非。则知皆是识心。横生分别。所以佛祖善巧。密布权门。广备教乘。方便逗会。才得见性。当下无心。乃药病俱消。教观咸息。法华经云、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又云、更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金刚经云、如来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黄叶止啼。故曰教后无实也。

今欲返证本源。不必舍妄求真。自作隔碍。盖一有取舍。便违正宗。任尔尽思度量。转于佛智、不能得其少分。若知真妄同源。举凡十世古今、无边刹海、尽消归现前一念心性。了此妄心。念念无体。从何起执。执取既离。融归妙性。妙性无性。一尚不得。岂犹有二以为相待。起信论云。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所谓观无念者。即念无念。即生无生。即灭无灭。了此现前一念之心。本无自性。当处便寂。纤尘不立、不可言无。万法齐彰、不可言有。空有同时。始终一际。因果交彻。德用无边。如帝网之一珠。光含千影。如大海之一滴。味具百川。一尘遍周于刹海。刹海还摄于一尘。所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能达之者。法法尽合无生之道。念念皆归无得之宗。举手低头。鼓乐歌颂。画彩聚沙。皆成佛道。普贤行愿品云。一念一切悉皆圆。成就众生清净愿。如能悟斯玄旨。当下圆成。以视其他权教渐修者。何啻日劫相倍。乃知一念成佛。方成圆教究竟之玄诠。始畅诸佛出世

之本怀。至简至要。至妙至玄。非宿植良因。曾于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者。于此根本大法。尚不得闻一偈一句。更何论于信解受持耶。

楞严会上。阿难尊者自陈所悟曰。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只获法身。亿劫颠倒。当下销亡。不历僧只。而获法身。岂非一念便得。可知位虽凡夫。悟则体同诸佛。正可水边林下。长养圣胎。盖顿悟之初。其力未充。难免尚有习气流注。悟后之修。正宜着力。楞严经云。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马鸣祖师云。“菩萨种性根等。发心则等。所证亦等。无有超过之法。”此皆策人悟后精修。至于究竟。勤于福智二严。不可懈怠。慎勿谓悟得一念成佛之理。便一概拨无修证。反至莽荡荡招祸殃也。又圆教成佛之义。后后之位。虽胜前前。而前前之位。亦具后后。譬如行步到家。步步俱到。若无初步之到。则最后之步。亦不能到。故味圆融而观。则步步皆到家之时。岂可仅归其功于最后。若无一念之悟。则后之所修所证。将为何物。宁免于果不从因之失。悟此一念成佛之理。直下如理护持去。冥心合道去。念念行解相应去。只此就是做工夫。方知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初后不离一心。本末咸居正位。其理于兹益信。总之、若无修前之悟。则其本修之因非正。必堕于心外见法之非。若无悟后之修。则其初悟之力未充。难免夫结习未空之患。凡真实见道之人。必自知其行履。如明眼人行路。不至左撞

右搯。自然事理圆修。正助俱得。其有习气较重者。仍宜理观事忏。上祈诸圣冥加。定可障灭慧圆。下作群生依怙。楞严会上、佛于大众了悟净圆妙心之后。复以四种律仪、安立坛场、放光说咒、十二类生、五十五位、七趣升沈、五阴魔事。殷勤嘱咐。诲示谆谆。以使悟后修持。不遇障难。直趋正果。并使末世众生。依此奉行。同归觉海。道辉古今。功垂万代。嗟呼、月日双轮。可令堕落。妙高山王。可使倾动。无人能报诸佛之恩。

世人总谓大公无私。即是无我。或谓但求饶益于他。但愿普利一切。以此解为无我之理。不过说得几分相似。犹是世间情见。并非见谛之言。灼知佛法中所谭无我也。华严经云。“所见不可见。所闻不可闻。所知不可知。一心不思議。”盖见已是我。何可更见。闻已是我。何可更闻。知已是我。何可更知。例如见色之时。勿谓我今有眼见于色尘。此色尘全是眼也。亦即色尘全是见也。又不得云我眼由于自心所现。称之为眼。亦不得云有我能现此心之所现者。何以故、所现即能现也。所现能现。根本不二也。未曾有一法。得入于法性也。若执有我眼我心。便是我相。如楞严经所云。知见立知。即为无明之本。一切色全是眼。不可更见。亦即一切色全是心。不可更见。如谓以眼见色。或谓以心见色。则是以心见心。同于以水洗水。便成迷倒。妄于知见之上。更立一知见也。色也、眼也心也。凡夫迷惑。妄分别三。复计有我。

主宰于是三之上。不知三者但是一相。而一相亦复无性可得。岂可更云有我于色眼及心之外。或于色眼及心之中。以为主宰耶。色、我也。眼、我也。心、我也。斯即法界之大我也。法界大我。非对人以立我也。统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异生。同此平等法身。一切法即我。我即一切法。非可于法之前、法之后、法之中、法之外。无状横计一我。以为之主宰也。知是义者。则知无我之理。而证无我之大我也。释尊诞生之时。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此之谓我。岂同于世人之所谓我。尽虚空遍法界。无一刹那时。无一芥子处。无一毫末法。能出法界。亦无一法得与为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犹如十方虚空。将复以何为伴。故曰独尊。此无伴之独尊。不可见。不可闻。不可知。只如是见。如是闻。如是知而已。若有见。若有闻。若有知。则是以见见于见。以闻闻于闻。以知知于知。何异于头上安头。眼上立眼。无有是处。楞严经云。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云云。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此已明白指示见非是物。全是自心。无物非见。全是自心。物外无见。见外无物。全物是见。全见是心。无二体也。阿难不悟。犹复请佛再垂慈诲。佛乃告文殊及诸大众言。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与见缘。并所想相。

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

云何于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问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佛言、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妄为色空及与闻见。如第二月。谁为是月。又谁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无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名为妄想。不能于中、出是非是。由是真精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此乃抉出众生见病之原。分明说破。世人执有自我之见、与尘为缘。而有色空之相。遂于唯一绝待之菩提涅槃妙净明体。发明种种妄想。有我之能见。与物之所见。俱是无始我见虚妄所生。岂知见处全真。此见非自然生。亦非因缘于明、暗、色、空而生。亦非明暗诸缘和合而生。此见本即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若说非则成二。若说是亦成二。均不免于我及我所之过矣。惟闻与知。亦复如是。维摩经云。华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识。无所识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故知若纤毫许、见有二法。皆属识境。即着我及我所。境识俱亡。当处全真。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如是方契真空无我之理也。

夫空有之义。所该无尽。失其旨者。徒修因于旷劫。得其旨者。则成道于须臾。空故、有义得成。有故、空理乃显。

照像之有。益愿镜体之空。镜体之空。乃题照像之有。此有乃全空以成有。故愈有而愈空。此空乃全有以成空。故愈空而愈有。十方刹海。空无不遍之处。即有无不遍之处。十世古今。空无不遍之时。即有无不偏之时。有无可有。不须灭有。斯为妙有。空无可空。亦无空相。故号真空。若实有有可有。则其有乃块然之有。非妙有也。若尚有空可空。则其空乃顽然之空。非真空也。当知斯有有无有可有之有。有不在空之外也。斯空为无空可空之空。空常遍有之中也。故此有乃无所不空之有也。斯空乃无所不有之空也。有不舍空而有。空不离有而空。此空有之所以称为妙也。于无有可有之有处、显其空。于无空可空之空处、呈其有。此空有之所以融于圆也。妙则空有一际。圆则空有性离。华严经云。“若有若无有。彼想皆除灭。如是能见佛。安住于实际。”是故善悟空有之义者。则永离颠倒诸见。直契法性无生之旨。可谓以少方便。疾得菩提矣。

一念无明。取于空有二相。是为一切众生病源。因地倒者。还因地起。此一念心。虽为迷倒之源。亦即解脱之本。岂可舍此别求奇特不思議者。此一念心。于真无中。无形段。无名相。解不能到。言不能及。是为不可思议之真空。此一念心。于俗有中。如幻如化。水月镜花。无中显现。是为不可思议之妙有。所谓一念心性。空有同时具足者。亦不过方便开示。强谓同时。非有二体。而可同时相并。亦非有同时

之实法。以容此空有相融也。只是即法实时。而此即法实时。法尔空有性离。不断不常。非一非异也。此中玄妙。全在当人善巧悟入。如古德云。“一兔蹲身横古道。苍鹰瞥见忽来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犹向枯椿旧处寻。”此极言刹那介尔之心。至促至微。虽在目前难睹。瞥有思量。此刹那心。即成相续。落于境相。犹如猎犬之寻踪觅影。失之久矣。问、空有二门。为当是一。为当是异。答、不可言一。不可言异。若言是一。则性相宛然。非是一也。若言是异。则差别都泯。非是异也。因空故言有。因有故言空。若无于有。不成于空。若无于空。不成于有。空有性离。一异俱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唯应智证而已。

问、空有既不可言是一。则一相亦泯。何复说言现前一念。答、此言一、有其二义。一、谓此一是启教之一。二、谓此一是绝待之一。盖若不假此一以为启教方便。则如来大法。何由开示。故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学人要当因指见月。不当执指为月。若执一为世间情谓之一。便是执指为月。匪惟不能见月。抑且失指矣。此一是绝待之一。无二可偶之一。故云一亦不为一。为欲破诸数。从来佛祖之所谓一念者。欲教人直了即念无念。如幻化见幻化。能见所见。二俱叵得也。即念无念。强名一念。他如一相者。谓即相无相也。即相无相。强名一相。亦名实相。一法者。即法无法也。即法无法。强名一法。亦曰妙法。一心者。即心无心也。即心无

心，强名一心。亦曰真心。一行者。即行无行也。即行无行。强名行。亦曰大行。名异义同。只一念心一切具足。此一念心、本自圆明。本自觉照。故称圆觉。此一念心。终恒不变曰如。万法齐现曰来。故曰如来。此一念心。诸佛菩萨。乃至一切异生之所同践。故曰大道。此一念心、幽隐难知。含藏一切。故曰秘密藏。此一念心、出生万法。故名心地。所谓一如来。有无量百千名号也。名无得物之功。物无当名之体。一切物如。一切名如。故一切名、无非如来名号也。华严经云。“无中无有二。无二亦复无。三界一切空。是则诸佛见。”大集经云。“了了见者。知一切法。无二相也。”若与如是观行相应。于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现前。初发心时。即得阿耨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志公和尚云。“众生不解修道。便欲遣除烦恼。不知烦恼本空。将道更欲觅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须别处追讨。”此一念即是无缘之灵知。古圣称为众妙之门也。寻玄之士。如之何不思。

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学道之人。见行俱不可坏。然坏行犹得忏悔更新。坏见则回头匪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志精修之士。必须每日六时、礼拜忏悔。求遇明师益友。指入正知见。如理修行。方能目足兼资。疾速入道。此古德所以竭力提倡先悟后修也。金刚经首言降伏住心。圆觉经首言如来本起因地。大毗卢遮那成佛经首说住心品。楞严经七

处征心、八还辨见。法华经先照东方。开初圆信。凡此圆乘教典。其开宗明义。无不首将一心妙法。指示当人。使之了悟。以为进修之具。今兹所述一念圆顿法门。亦复如是。若在上上根人。单提直入。顿悟圆修。终不执着文言。而迷妙旨。亦不舍离方便。别求究竟。凡初心入此正宗。须贵心行。非徒口说。步步着力。念念相应。制心一处。永绝余想。则取证菩提。易如反掌。普愿法界有情。于此一念成佛之圆宗。同生圆信。开圆解。修圆行。证圆觉。共报如来慈恩也。

问。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初祖面壁。慧可受衣。诚以真心绝相。言思路绝。文字性离。云何反效三乘义学。广陈言说。令趣解路。塞其自悟之门。答。执文为解。昧性徇言。诚可呵斥。今兹所述。则皆文随于义。义随于文。不动一心、而说诸法。不坏诸法。而显一心。务使见闻之者。因言得旨。顿了自心。不作心境对治。直契性相圆通。如窥圆孔之一隙。已见无际之空。似饮大海之一沔。已具众流之水。倘能决定信入。可免历劫之浪修。由兹解行俱圆。不难疾登于觉岸。乃知即念无念。念念尽归不二之宗。亦复即言无言。言言悉契离微之旨。况夫初心行人。未自省发。瑕瑜不辨。玉石何分。若非凭借佛言祖教。助显真心。则入道无由。邪修可虑。又因时当末法。异学朋兴。善友难逢。明师罕遇。行人以无疮而反受伤者。比比皆是。所谓我眼本正。因师故邪。如此等人。尤可哀悯。释迦已去。弥勒未生。末世修行。全赖金

典玉函。以作指南。乃免诸过。经云。譬如暗中宝。无灯不能见。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是以迦叶阿难。殷勤结集。马鸣龙树。造论传经。达摩以楞伽印心。黄梅以金刚证悟。果使上上根人。一闻千悟。则药病俱消。教观咸息。本不迷津。何劳引路。惟上根罕睹。中士较多。若尽废方便。单提向上之宗。不为曲通一线。即无以析疑辩伪。起其信心。遣执破情。开其正解。窃虑中下之士。皆将绝分于圆宗。故须广引诸佛之遗教。采取群经之玄诠。会百川于一滴。饮者即遍尝夫百川。和众味于一盂。食者即饱餐夫众味。能令见闻获益。各不唐捐。因言荐道。道非言亦不离言。即教明宗。宗非教亦不异教。庶自证自悟之高贤。既可仰取佛祖之诚言、以资印合。即在寻文索义之辈。若能念念返求不已其。上者、解路已正。必有因解得悟之时。而其下者、但能正信无亏。亦赖熏习而成异熟之果。片言寓目。已叩佛祖之关。一句染神。终成圆顿之种。矧菩萨从初真正发心。乃至成佛。于其中间。皆是信解地。信解又岂可忽乎哉。永明大师云。先以闻解信入。后以无思契同。若入信门。便登祖位。兹篇之作。区区之意。在欲普救末法之弊。以使法界含灵。同圆佛智。共续大觉之心灯。所冀今贤后哲。如能获睹斯篇。皆是多生积集福智所致。应生难遭之想。如获希世之珍。净意深心。殷勤熟览。一一消归自己。语语返照心源。但办肯心。自然得入。切勿坚执己解。只宜藉教显心。莫辞久久熏修。尤贵

断疑直入。当知圆光匪外。宝所非遥。佛佛相传传此心。祖祖相承承此法也。

一切念即一念。故一切法作一法解。一切即一也。一念即一切念。故一法作一切法解。一即一切也。虽知一切念即是一念。一念即是一切念。而亦不坏一念一切念之相。故一法作一法解。一切法作一切法解。亦一亦一切也。一念一切念。悉皆平等。犹如虚空。故一法不作一法解。一切法不作一切法解。非一非一切也。如是超情离见。绝相忘言。四句不能诠。百非不能惑。是名无上法王。于法得大自在。释迦佛传法偈云。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迦叶祖传法偈云。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第五祖提多迦尊者、传法偈云。通达本法心。无法无非法。悟了未悟。无心得无法。第七祖婆须密尊者。付法于第八祖佛陀难提。其传法偈云。心等虚空界。示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第十六祖罗睺尊者付法偈云。于法实无证。不取亦不离。法非有无相。内外云何起。第二十三祖鹤勒尊者入灭时。众欲共分舍利。起塔供养。临荼毗讫。尊者忽现身说偈云。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摄。吾身非有无。何分一切塔。凡此偈言。皆是直指现前一念心性。离有离无。非一非多无是无非。常存常泯。何内何外。不断不常。匪隐匪显。恒杂恒纯。超善超恶。互遍互摄。亡中亡边。齐今齐古。圆融超绝。体自如如。令人悟之。顿

得成佛也。又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传法偈云。正说知见时。知见俱是心。当心即知见。知见即于今。此偈可谓直指无我真际。于一切众生迷失现前一念心性者。分明道破。至为亲切。何则、如前所云。实时即法。即法实时。无有和合。无有后先。知即是心。心本是知。非有能知之心。待于所知之法。见即是心。心本是见。非有能见之心。待于所见之法。故云正知见时。知见正俱是心。不可更谓以心知。以心见也。又不得谓此知此见之心。属于能知能见之人。故云当心即知见。非别有我人、具此知见之心也。刹那刹那。均是理智现前。正恁么时。现恁么法。无我无人。非心非法。十方无壁落。一道自清虚。故云知见即于今也。若悟得此偈。则洞达现前一念心性。而我人众生寿者诸见。莫不当下销亡。入于如来知见。可谓一解千从。获大总持。所有从来佛祖传心诸偈、以及三藏十二部经。莫不一齐了彻。一切诸法。但是缘起。缘起则无有自性。无有自性。则诸法各不相知。各不相到。设有二法。则有往来。今一切知见。皆即是心。心外无有少法可得。一切只是一法。故无法可以相知相到也。净名经云。“云何离我我所。谓离二法。云何离二法。谓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云何平等。谓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是二皆空。”诚以法起之时。不言我起。法灭之时。不言我灭。诸法无我。如何相知。当处出生。当处虚寂。如何相到。此皆由于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故彼我俱绝。境

智双冥。如楞严经言。是文殊者。便是有二文殊。今只一文殊。何言是与非是。又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知见之时。正是自心自知。自心自见。此心之与知与见。乃至与一切法。不得判之为二。设执为二。则着我人众生寿者四相。此是未悟道人。一切通病。凡有修持。未离我相。便不与菩提心相应。甚至堕于魔窟。而不自知。故大毗卢遮那成佛经、首先诫言、当以菩提心为因也。又金刚经谆谆垂诲。令离我人众生寿者四见。而称通达无我法者。真是菩萨。古德云。“直见直闻。即是直道。”若于见上立见。闻上立闻。便是头上安头。将心觅心。未达无我之理。违于现量之境。沉于我见深坑。欲得菩提。无有是处。如经言、阿难见阿闍佛国。一见之后。不复更见。盖无有二法。即无更见。设复更见。则成后念之续。心不住心。究亦无有后念可以相续。惟一切凡夫。不识此理。但为虚妄相应所缚。以为前后衔接。联成一片。如急流水。远望一际。宁知前流后流。各不相到。前念后念。孤明独立。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其理亦复如是。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此非遏捺折伏。使之不生一念也。若作遏捺折伏解。即属邪修。所以学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诚堪浩叹。了此现前一念。性本自空。不待坏之使空。不须灭之使空。不待析之使空。不须推之使空。法尔性空。达此者。谓之一念不生也。此一念心性。孤明无偶。即是前后际断。永嘉大师所言断相续心

者。即此断法也。又古德云。“只许一人承绍祖位。不许有第二人。”佛心经品云。“唯有心法。至心实际。无有一法攀缘至如来处。”此一念心性。本自孤圆明妙。不与万法为侣。云何许有第二人来继祖位。云何能以攀缘法至如来处。拈花密旨。可谓于此全彰。涅槃妙心。是故称无等。何以故。无有上故。无与等故。又所谓前后际断者。非真有前后际之实法可断也。此但属一期施設之谈。姑约众生缘虑之心。称之为断。欲令人了本无生。不于无相续中。妄执实有相续耳。质言之、即缘虑之心。其相似有迁流。其体了不可得。但不见一念起处。即是前后不续。非实有念可断。言断者。欲令人就体消融。得入现前一念心性也。本来此一念心。即念无念。念性尚自空。岂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可得。念性本空。如也。虽空而不无显现。来也。此一念心性。即是如来体性。离此而求佛法。舍此而求佛果。岂非大谬。堕于魔外。念性本空。无有三世之法。亦即无有无量世之法。则本无过去际可去。本无现在际可住。本无未来际可来。此岂非前后际，本自不生。将以何为断耶。且既无三世无量世之实法。则一念即多劫。多劫即一念。延促由心。求其延促去来之性。宁复可得。法华经云。观彼久远。犹若今日。大毗卢遮那成佛经云。“自心本不生。心前后际不可得故。如是知自心性。是超越一劫瑜只行。”是故能知当念性空。本无前后可续。所得功德。便超一劫瑜只之行。如此圆顿微妙法门。学道之

人。如何任其当面错过。问、如上宣扬无上法门。甚为奇特。甚为希有。我今承此圆音。不因修习。而得善利。惟一念成佛。其理微密。真参实究。方能悟入。颇虑取相凡夫。仍怀疑惑。未能信受。反至破法、堕于大坑。请再广引经文祖语。以为证明。庶见者闻者。咸于最上圆乘。生决定信。答、善哉、子之请也。华严经世主妙严品云。一念之间。悉包法界。又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又云。一念中普现无边劫。一切众生福德力解脱门。又云。如来神变无量门。一念现于一切处。又云。汝观如来于往昔。一念供养无边佛。又云。一念心中转法轮。普应群情无不编。如来现相品云。二世所有一切劫。一刹那中悉能现。知身如幻无体相。证明法性无碍者。问明品云。文殊法常尔。法王唯一法。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贤首品云。无有分别无功用。于一念顷遍十方。如月光影靡不周。无量方便化群生。梵行品云。若诸菩萨如是观行相应。于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现前。初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十地品云。于一念顷。无所动作。悉能往诣一切如来众会。为众上首。普贤行愿品云。一念一切悉皆圆。成就众生清净愿。遗教经云。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楞伽经云。寂灭者名为一心。又云。不了心及缘。则生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则不生。大集经云。了了见者。知一切法无有二相。又云。住一心中。能知一切众生诸

心。观察众生心。悉皆平等。楞严经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又云、是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又云、如幻三摩提。弹指超无学。仁王经云。能起一念清净信者。是人超过百劫千劫无量无边恒河沙劫一切苦难。不生恶趣。不久当得无上菩提。大涅槃经云。菩萨了知一切众生。皆归一道。又云菩萨于一念顷。悉能量得一切生死。维摩经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月灯三昧经云。一念能了知一切众生念。众生即是心。心即是如来。陀罗尼经云。无有一切诸法。是名一字法门。圆觉经云。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又云、圆觉普照。寂灭无二。进趣大乘方便经云。一真境界者。谓众生心体。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十地经云。三界虚妄。但一心作。法华经云。观诸法性。无有二相。又云、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又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又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又云、知第一寂灭。以方便力故。虽说种种道。其实为佛乘。又云、须臾闻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云、观一切法。皆无所有。犹如虚空。无有坚固。不生不出。不动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处。又云。演畅实相义。开阐一乘法。广导诸众生。令速成菩提。起信论云。一切诸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又云、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又云。如

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又云、所言不觉义者。谓不如实如真如法一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又云、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又云以一念相应慧。无明顿尽。名一切种智。大智度论云。除一实相外。其余尽成魔事。华严论云。契一念相应。名十住初心。便成正觉。又云、不如悟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权学等见。宝藏论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实。知幻是幻。守真抱一。志公和尚道体不二歌云。一念之心即是。何须别处追讨。大道只在目前。迷倒凡夫不了。永明大师云。即于一念生死心中。能信有诸佛不思議事。甚为难得。又云、若悟入宗镜中。则成佛不离一念。若谓前念是凡。后念是圣。此犹是别教所收。今不动无明。全成真觉。故曰圆教。又云、如今一念才起。了不可得。无有处所。是过去佛。过去不有。未来亦空。是未来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现在佛。但一念起时。莫执莫断。不取不舍。则三际无踪。一念圆具十法界。非因非果。而因而果之法。若能如是而达者。则念念相应。念念成佛。凡圣悉等。今古皆齐。又云、若能了生无生。知妄无妄。一念心寂。万虑俱消。智者大师释一念心以为观境。能了妄念无一异相。达此无相。具一切心。三千具足。台宗各书。已详言之。永嘉大师证道歌云。心镜明。鉴无碍。廓然莹澈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

圆珠非内外。傅大士颂云。还原去。何须次第求。法性无前后。一念一时修。千顷和尚云。只为众生从无始劫来。瞥起一念。从此奔流不已。所以佛出世来。令灭意根。绝诸分别。一念相应。便成正觉。惟政和尚云。一念得心。顿超三界。古德云。不得一法。称曰传心。又云、安知一念蒙光处。亿劫昏蒙灭此时。以上不过约略引证。其他众多。易胜枚举。况夫举要言之。十方诸佛。历代祖师。若舍此现前一念心性。即无可说之法。即无可传之心。凡所谓一法、一相、一性、一心、一道、一句、一音、一智、毛端、微尘、刹那各语。皆指此现前一念心性而言也。又释迦如来一代时教。华严一经。最尊最胜。至大至圆。极广极深。惟玄惟妙。此纯音无尘之圆乘。全是欲令众生于一念自心中。顿见如来广大智慧。证穷法界也。惟其如是。故是经称为诸经之王。书写读诵。福德遍于虚空。解义受持。圣果成于俄顷。龙天拥护。感应非轻。岂有智人。不加崇奉。

所谓自心寻求者。须真了悟自心二字。究条何指。曰自心者。谓不依他而起之心也。谓无所住而生之心也。依他而起。有住而生。此但是前尘缘影分别之妄识。而非离缘绝相、圆明普照之自心也。楞严经云。“圆明了知。不因心念。”古德云。“学道之人贵识心。细中之细最难寻。可中寻到无寻处。始信凡心是佛心。”此偈可谓善识自心矣。行人每于自心二字。作吾心、我心解。此是颠倒妄见。如空中华、及第

二月。亟宜回头猛省。次应了悟寻求之义云何。夫寻求者。非用妄心、分别卜度筹量推想、而谓之求也。维摩经云。“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无色之求。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集求。无造尽证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无戏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是则戏论。非求法也。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非求法也。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法名无相。若随相识。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说是语时。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无求之求。是为真求。法法不相知。心心不相到。岂可以法求法。以心求心。犹之骑牛觅牛。转增迷闷。然此无求之求。非是莽莽荡荡。拨无修证。谓之无求。只是体此离尘离缘。不依他起之自心。观行相应。说名为求。此不依他而起之自心。本无贪着。今即心随顺自性而行施。非有能施之人。起心而行所施之法也。自心本无染污。今即心随顺自性、不持不犯而行戒。非有能戒之人。起心而持所戒之法也。

自心本无违逆。今即心随顺自性、而行忍辱。非有能忍之人。起心而行所忍之事也。自心本来无杂无退。今即心随顺自性、而行精进。故云知心本不生。精进无有涯也。自心本寂。并离寂想。今即心随顺自性、而住禅定。故云禅定持心常一缘也。若以禅为能持。心为所持。即是异缘。而非一缘矣。自心本自神鉴。今即心随顺自性、而显智慧。故云智慧了境同三昧也。境现全是智现。智如境如。只如如智、缘无相之境。如如境、相无缘之智。境智如如。不可思议。是为了境同三昧也。是故菩萨念念常以万行庄严自心。念念常以舍离一切、广大自心。念念常以性戒、洁净自心。念念常以忍辱。坦荡自心。念念常以一相、精进自心。念念常以寂定、安住自心。念念常以无依智慧、朗耀自心。念念常以善巧方便、磨莹自心。念念常以殊胜行愿。摄受自心。念念常以止观、寂照自心。念念观一切法。无非自心。自心与一切法。无二无别。亦无无二之相。心即诸法。诸法即心。若于一法中、起毫末见者。即不如实。即失自心。即失菩提。若谓心生诸法。如根生干、干生枝、枝生叶、次第生起者。此则有纵之失。若谓心含诸法。并列而生。如枝干并起者。此则有横之失。当知不生之生。非纵非横。不并不别。无有一法、在于心外。亦无有心、在于法外。无有一法、在于心中。亦无有心、在于法中。知无一法、在于心外。亦无有心、在于法外者。则无纵之失。知无一法、在于心中。亦无有心。在于法中者。

则无横之失。只是法全是心。心全是法。如波全是水。水全是波。无能生者。无所生者。故曰菩提心生。是真无生无不生也。如是知者。方是以自心寻求菩提。及一切智也。方是如实知自心也。方是以菩提心为本修因也。华严经入法界品。弥勒菩萨告善财童子言。“善男子、菩提心者。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者。犹如良田。能长众生白净法故。菩提心者。犹如大地。能持一切诸世间故。菩提心者。犹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云云云。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要言之。应知悉与一切诸佛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云云。云。试观善财童子。遍参诸善知识。于一善知识前。必先自陈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即明告未来世众生。不如实知菩提心者。则不能亲近善知识。则不能行菩萨行。则不能生如来家。则不能承事十方诸佛。则不能听闻受持诸佛妙法。则不能成就出世善根。则不能出于生死险道。则不能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可叹世人不察。只以希求作佛。便谓已发菩提心。转增生死结业。夫希求作佛。此为凡夫向道之动机。固属可嘉。然须由希求作佛之志向。进而寻求菩提心。以为本修因。乃免诸过。非可迳执此希求佛果之心。以为即是菩提心。反至增长无明邪见也。何则，此一念希求之心。即是贪染。与寻常忻荣慕盛之心。究属相类。坚执此心以为修行。以妄增妄。其贪着之心。潜滋

暗长。犹不自觉。日为魔伴。尚谓我将成佛。哀哉。行人慧眼未开。若安执己见己解。便是魔所持。自身全是魔身。岂待他魔来着。楞严会上、释迦如来首为七处征心。指示二种根本。次则八还辩见。于五阴、十八界、七大、以及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续之因由。历历剖析。令诸大众。审察因地发心。及烦恼根本。又虑一切众生。疑为身心二相。即皆是幻。云何以幻修幻。故复为比较六根功德。击钟验常。绾巾示结。使知因地倒者。还因地起。因心迷者。还因心悟。并勅二十四圣、自陈圆通。以示五阴、七大、十八界。门门皆可入道。再勅文殊。拣择一番。继以四种律仪。应先戒除杀盗淫妄。由是放光说咒。诲示安立坛场之法。犹虑末世行人。不知一念心性。即具十二类生。犹见有心外众生。故历历举示。不惮繁述。又虑行人、但执顿悟之理。而废渐次之事。将不免于习气流注。再为指示三种渐次。以及五十五位之进修行相。继之以七趣、六欲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空定、使知升沉之根源。受报之业相。最后则缕述五十阴魔之相。必期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始称究竟。以使行人自知审察其修证之是否如实。得以远离魔事。设不识菩提心相。以为持咒行法。即无魔事发生。则世尊诲示安立坛场之后。此楞严一经。即可终卷。何为金口丁宁。必以审察邪正。殷勤付嘱耶。魔能坏一切印。不能坏实相印。一切天魔。皆能幻身作佛。迷惑行人。若不知以实相之理勘之。未

有不堕群邪者。何谓实相。如实知自心。即是实相。祖师云。
“自知不随他。寂灭无戏论。无异无分别。是则名实相。”
今此一篇。反覆敷陈。无非于无说无示之中。说示菩提心相。
凡初心行人。不问其修禅、修净、修教、修密。皆须先于菩
提心相。如实省发。方免有认贼为子之害。果能一念相应。
则一切佛法。疾得现前。无功之功。功齐诸圣也。问、如实
知自心者。云何境界。答、非有境界。非无境界。虽非以空
空无境界为悟。亦非以奇妙有境界为悟。唯证乃知。不可悬
揣。至于行人善根发时。若觉六根通利。观慧转明。心性转
显。如鸟出笼。不倚不着。渐入微细智慧。如是方为善境。
然亦不可生欢喜心。或生有所得心也。生欢喜心。则着欢喜
魔。生有所得心。则着我慢魔。必招邪果。为害匪浅。慎之
慎之。

问、兹篇所述。皆是囊括群经之要旨。纯演一乘圆音。
直指普门法眼。今不曰真语。而曰幻语。窃恐根漫智劣之流。
见之而生轻慢之心。闻之不起隆重之想。答、子亦知幻之为
义乎。毗婆尸佛偈云。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像。
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尸弃佛偈云。起诸善法
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
性。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
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拘留孙佛偈云。见身无实
是佛见。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

别。迦叶佛偈云。一切众生性清静。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释迦佛偈云。幻化无因亦无生。皆即自然见如是。诸法无非自化生。幻化无生无所畏。诸佛传心。不离了幻。执幻则随生死之流。了幻则顺涅槃之道。华严经云。“不见十方空如幻。虽见非见如盲睹。分别取相不见佛。毕竟离着乃能见。”又云。“智慧巧方便。了世皆如幻。而能现世间。无边诸幻法。”又云。“诸业从心生。故说心如幻。若离此分别。普灭诸有趣。譬如工幻师。普现诸色像。徒令众贪乐。毕竟无所得。世间亦如是。一切皆如幻。无性亦无生。示现有种种。度脱诸众生。令知法如幻。众生不异幻。了幻无众生。众生及国土。三世所有法。如是悉无余。一切皆如幻。幻作男女形。及象马牛羊。屋宅池泉类。园林华果等。幻物无知觉。亦无有住处。毕竟寂灭相。但随分别现。菩萨能如是。普见诸世间。有无一切法。了达悉如幻。众生及国土。种种业所造。入于如幻际。于彼无依着。”日本弘法大师云。“愿我以此幻化身业。愿我诵此幻化真言。愿我化此幻化有情。愿我证此幻化菩提。”是故若了如幻之一心。则悟甚深缘起。三世五阴。当体凝寂。一切众缘所生之法。本无自性。如幻如化。宁有一法足以当情。自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终日言而未尝一言。终日见而未尝一见。无功而一切自办。无为而一切皆成。盖见一念之本际者。凡所施为。悉与道合。凡所言说。悉与宗通。彼凡夫之

着能所。小乘之灭能所。皆未知法性如幻。无根无实耳。能所平等。同于幻化。何由执着。何须灭证。此一念心。本无能所。能所尽处。名为见性。遍一切时。遍一切处。遍一切法。平等平等。无二无二。如是悟者。名为能所尽处。问、然则莫不断灭否。答。诸幻无性。住尚不得。云何断灭。随时而不在时。随方而不在方。超太虚之虚。极万有之有。欲取则手遍虚空。云何自捉。欲舍则经行坐卧。常在其中。此如幻不思議解脱法门。千圣同辙。决定无二。但须一念相应。何烦累劫多闻。问、悟幻即佛。理义幽玄。若非上根。骤难信入。仍乞再立一名。俯为中下之机。助其闻思之慧。答、子言良然。亦名一念成佛法要可矣。问、今解此一念成佛之理。专修净土如何。答、善哉善哉。子能如是。何殊古佛出世。安乐集云。“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烦恼。一切诸障。悉皆除灭。”楞严经云。“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入海之船。乘顺风而速济。似轮王之子。甫堕地面称尊。可谓应念而观弥陀。刹那便生净土矣。”

问、遍一切时。遍一切处。遍一切法，平等平等。无二无二。是为能所尽处。此义幽玄。离微乃知。窃恐初心行人。无正方便。及正思惟。闻此一相三昧。仍生迷闷。惟愿不舍大慈。假说方便。令其疑尽惑消。圆悟如来知见。答一切诸法。其性无二。匪色与眼为对。无声与耳为缘。色虚眼虚。虚虚何见。声寂耳寂。寂寂何闻。虚不睹虚。故曰无见。寂

不听寂。故曰无闻。无见之见。见遍十方。无闻之闻。闻通一切。方见之际。不得眼亦不得色。全是见性了了而如如。当闻之时。不得耳亦不得声。全是闻性惺而寂寂。何则、色眼与见。体非有二。声耳与闻。性常是一。息见闻于一心。归一心于无性。即知空而常用。用而常空。非心生根。非心生尘。非根生心。非尘生心。非心、根、尘。和合而起。非根、尘二。和合生心。根尘即心。法性常遍。即心性常遍。心即根尘。心性恒周。即法性恒周。心法无二。无二亦无。心法平等。平等亦平。此法界法尔之理。若有一刹那时不遍。及有一芥子处不遍者。则成断灭。则失圆常。是故舌遍虚空。无从开口。身周法界。莫自睹形。犹如满瓶之水。不得增减丝毫。恰似十五月轮。无可盈亏一线。倘入斯宗。智齐大觉。敬告十方善信。亟宜当下知归、一车若阻。一切车悉滞于长途。一念若通。一切念齐趣于觉海。未信者宜生正信。已信者宜勤观行。舍尽圣凡之见。息尽取舍之情。但向非空非有、无住无依之一念。痛下工夫。似从绝壁之巅。悬崖之顶。放身直下。不顾后虑前。境智俱亡。亡亦叵得。设不如是。皆非究竟。或贪玄妙。或冀神通。必作魔民、难为佛子、浮心巧见、欲游如来大寂灭海。是犹南辕而欲至燕。北行而欲至粤也。

开示求向大乘经节出

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訶萨问地藏菩萨摩訶萨言。如何开示

求向大乘者进趣方便。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众生欲向大乘者。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其最初所行根本业者。所谓依止一实境界。以修信解。因信解力增长故。速疾得入菩萨种性。所言一实境界者。谓众生心体从本以来不生不灭自性清静无障无碍。犹如虚空离分别故。平等普遍无所不至。圆满十方究竟一相。无二无别不变不异无增无灭。以一切众生心一切声闻辟支佛心一切菩萨心一切诸佛心皆同不生不灭不染寂静真如相故。所以者何。一切有心起分别者。犹如幻化无有定实。所谓识受想行忆念缘虑觉知等种种心数。非青非黄非赤非白。亦非杂色。无有长短方圆大小。乃至尽于十方虚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状。无一区分而可得者。但以众生无明痴暗熏习因缘。现妄境界令生念着、所谓此心不能自知。妄自谓有。起觉知想计我我所。而实无有觉知之想。以此亡心毕竟无体不可见故。若无觉知能分别者。则无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别之相。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但依妄心分别故有。所谓一切境界各各不同。自念为有。知此为自。知彼为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则无别异。唯依妄心知不了。内自无故。谓有前外境界妄生种种法想。谓有谓无谓彼谓此。谓是谓非谓好谓恶。乃至妄生无量无边法想。当如是知。一切诸法皆从妄想生。依妄心为本。然此妄心无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谓缘念觉知前境界故。说名为心。又此妄心与前境界。难俱相依起无先后。而此妄心能为一切境界原

主。所以者何。谓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说心有无明。依无明力因故现妄境界。亦依无明灭故一切境界灭。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说境界有无明。亦非依境界故生于无明。以一切诸佛于一切境界不生无明故。又复不依境界灭故。无明心灭。以一切境界从本以来体性自灭未曾有故。因如此义。是故但说一切诸法依心为本。当知一切诸法悉名为心。以义体不异为心所摄故。又一切诸法从心所起。与心作相和合而有。共生共灭同无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如是所说心义者。有二种相。何等为二。一者心内相。二者心外相。心内相者。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真。二者妄。者所言真者。谓心体本相如如不异。清淨圆满无障无碍微密难见。以遍一切处常恒不坏建立生长一切法故。所言妄者。谓起念分别觉知缘虑忆想等事。虽复相续能生一切种种境界。而内虚伪无有真实不可见故。所言心外相者。谓一切诸法种种境界等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故。知有内心及外心差别。如是当知。内妄想者为因为体。外妄相者为果为用。依如此等义。是故我说一切诸法悉名为心。又复当知。心外相者。如梦所见种种境界。唯心想作无实外事。一切境界悉亦如是。以皆依无明识梦所见妄想作故。复次应知。内心念念不住故。所见所缘一切境界。亦随心念念不住。所谓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种种法灭。而生灭相但有名字实不可得。以心不往至于境界。境界亦不来至于心。如镜中像

无来无去。是故一切法求生灭定相了不可得。所谓一切法毕竟无体。本来常空实不生灭故。如是一切法实不生灭者。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寂静一味名为真如第一义谛自性清净心。彼自性清净心湛然圆满。以无分别相故。无分别相者。于一切处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者。以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复次。彼心名如来藏。所谓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以诸佛法身从无始本际来。无障无碍自在不灭。一切现化种种功业。恒常炽然未曾休息。所谓遍一切世界皆示作业。种种化益故。以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所有作业亦皆共一。所谓无分别相。不念彼此平等无二。以依一法性而有作业同。自然化体无别异故。如是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故。随诸众生死此生彼恒为作依。譬如虚空悉能容受一切色像种种形类。以一切色像。种种形类皆依虚空而有。建立生长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摄。以虚空为体。无有能出虚空界分者。当知色像之中虚空之界不可毁灭。色像终坏时还归虚空。而虚空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诸佛法身亦复如是。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以一切众生种种果报。皆依诸佛法身而有。建立生长住法身中。为法身处所摄。以法身为体。无有能出法身界分者。当知一切众生身中诸佛法身亦不可毁灭。若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而法身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但从无始世来与无明心俱。痴妄因缘熏习力故现妄境界。以依妄境界熏习因缘故。起妄

想相应心计我我所。造集诸业受生死苦。说彼法身名为众生。若如是众生中法身熏习而有力者。烦恼渐薄能厌世间求涅槃道。信归一实修六波罗密等一切菩提分法。名为菩萨。若如是菩萨中修行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睡者。转名为佛。当知如是众生菩萨佛等。但依世间假名言说故有差别。而法身之体毕竟平等无有异相。善男子。是名略说一实境界义。若欲依一实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者唯心识观。二者真如实观。学唯心识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悉当观察知唯是心。乃至一切境界若心住念皆当察知。勿令使心无记攀缘不自觉知。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还当使心随逐波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当应如是守记内心知唯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休废。是名修学唯心识观。若心无记不知自心念者。即谓有前境界。不名唯心识观。又守记内心者。则知贪想瞋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虑种种诸苦。若于坐时随心所缘。念念观知唯心生灭。譬如水流灯炎无暂时住。从是当得色寂三昧。得此三昧已。次应学习信奢摩他观心。及信毗婆舍那观心。习信奢

摩他观心者。思惟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性不生离分别故。习信毗婆舍那观心者。想见内外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作非不作。善男子。若能习信此二观心者。速得趣会一乘之道。当知如是唯心识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利长信解力疾入空义。得发无上大菩提心故。若学习真如实观者。思惟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渐渐能过空处识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得相似空三昧时。识想受行粗分别相不现在前。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废。展转能入心寂三昧。得是三昧已。即复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已。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所谓于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能决定向。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乐着。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于生死中无所怯畏不乐二乘以依能习向二观心。最妙巧便众智所依行根本故。复次。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二种。何等为二。一者利根。二者钝根。其利根者。先已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逛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疑虑。阴盖轻微散乱心少。如是等人。即应学习真如实观。其钝根者。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悉唯是心虚逛不实故。染着情厚盖障数起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识

观。

禅宗正脉节出

法融禅师。一日请四祖道信禅师说真法要。祖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瞋。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师曰。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所欲。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绍汝缘化。祖付法讫。遂返双峰终老。师自是法席大盛。

续传灯录节出

妙喜大慧宗杲禅师阐扬宗教时。有同时号称宗师说法以寂照静嘿为本者。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障方寸不宁便为言。令寒灰枯木去。一条白练去。古庙香炉去。冷湫湫地去。谓此法门可休歇人身心。师以为如此见解堕在黑山下鬼窟里。教

中谓之昏沉。殊不知这个猢猻子不死。如何得休歇。来为先锋去为殿后底不死。如何得休歇。故师每力排之。谓之邪师寂照禅断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一日室中坐。有郑昂尚明者。持一瓣香来怒气可掬。声色俱厉云。昂有一片香未烧在。欲与和尚理会一件事。只如默然无言。是法门中第一等休歇处。和尚肆意诋诃。昂心疑和尚不到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释迦老子在摩竭提国。三七日中掩室不作声。岂不是佛默然。毗耶离城三十二菩萨各说不二法门。末后维摩无语文殊赞善。岂不是菩萨默然。须菩提在岩中宴坐无言无说。岂不是声闻默然。天帝释见须菩提在岩中宴坐。乃雨花供养亦无言说。岂不是凡夫默然。达摩游梁历魏少林冷坐九年。岂不是祖师默然。鲁祖见僧便面壁。岂不是宗师默然。和尚因什么却力排默照以为邪非。师曰。汝曾读庄子么。云。是何不读。师曰。庄子云言而足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义有所极。我也不曾看郭众解并诸家注解。只据我杜撰说破汝这默然。岂不见孔子一日大惊小怪道。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汝措大家才闻个唯字。便来这里恶口。却云这一唯与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致君于尧舜之上。成家立国出将入相。以至启手足时不出这一唯。且喜没交涉。殊不知这个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会却问何谓也。曾子见他理会不得。却向第二头答他话。谓夫子之道不可无言。所

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与物至极处不在言语上。不在默然处。言也载不得。默也载不得。公之所说尚不契庄子意。何况要契释迦老子达摩大师意耶。汝要理会得庄子非言非默义有所极么。便是云门大师拈起扇子云。扇子悖跳上三十三天筑着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捧雨似倾盆。汝若会得云门这个说话。便是庄子说底。曾子说底。孔子说底一般。昂遂无语。师曰。汝虽不语心犹未伏在。然古人决定不在默然处坐地明矣。汝适来举释迦掩室维摩默然。且看旧时有个坐主唤作肇法师。把那无言说处。说出来与人云。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释迦绝听而雨花。斯皆理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这个是理与神忽然相撞着。不觉到说不得处。虽然不语。其声如雷。故曰。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这里世间聪明辩才用一点不得。到得恁么田地始是放身舍命处。这般境界须是当人自证自悟始得。所以华严经云。如来宫殿无有边。自然觉者处其中。此是从上诸圣大解脱法门。无边无量无得无失无默无语无去无来。尘尘尔刹刹尔念念尔法法尔。只为众生根性狭劣。不到三教圣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广大。却向黑山下鬼窟里默然坐地。故先圣诃为解脱深坑。是可怖畏之处。以道眼观之。则是刀山剑树镬汤炉炭里坐地。一般坐主家尚不滞默然处。况祖师门下客。却道才开口便落今时。且喜没交涉。昂不觉作礼。师曰。公

虽作礼然更有事在。至晚来入室。师问曰。今年几岁。云六十四。又问。汝六十四前从什么处来。昂又无语。师遂以竹篥打出。次日又来室中云。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问昂从什么处来。师曰。汝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郑家。只今这听法说法一段历历孤明底未生已前毕竟在什么处。云不知。师曰。汝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岁。百岁后汝待要飞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须是与他入棺材始得。当尔之时四大五蕴一时解散。有眼不见物。有耳不闻声。有个肉团心分别不行。有个身火烧刀斫都不觉痛。到这里历历孤明底却向什么处去。云昂也不知。师曰。汝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这个道理。这里使聪明也不得。记持也不得。我更问。汝平生做许多之乎者也。腊月三十日将那一句敌他生死。须是知得生来死去处分晓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方心伏。始知无言无说处一切非是。因别参请。未几顿有所得。

大乘入楞伽经节出

尔时大慧菩萨普观未来一切众生。复请佛言。愿为我说具修行法。如诸菩萨摩訶萨成大修行。佛言。大慧。菩萨摩訶萨具四种法成大修行。何者为四。谓观察自心所现故。远离生住灭见故。善知外法无性故。专求自证圣智故。若诸菩萨成此四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大慧。云何观察自心所现。谓观三界唯是自心。离我我所无动作无来去。无始执着过习

所熏。三界种种色行名言系缚身资所住分别随入之所显现。菩萨摩訶萨如是观察自心所现。大慧。云何得离生住灭见。所谓观一切法如幻梦生。自他及俱皆不生故。随自心量之所现故。见外物无有故。见诸识不起故。及众缘无积故。分别因缘起三界故。如是观时。若内若外一切诸法皆不可得。知无体实远离生见。证如幻性实时逮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了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境。转所依止获意生身。大慧言。世尊。以何因缘名意生身。佛言。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速疾无碍。名意生身。大慧。譬如心意于无量百千由旬之外。忆先所见种种诸物。念念相续疾诣于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为碍。意生身者亦复如是。如幻三昧力通自在诸相庄严。忆本成就众生愿故。犹如意去生于一切诸圣众中。是名菩萨摩訶萨得远离于生住灭见。大慧。云何观察外法无性。谓观察一切法。如阳焰如梦境如毛轮。无始戏论种种执着。虚妄恶习为其因故。如是观察一切法时。即是专求自证圣智。大慧。是名菩萨具四种法成大修行。汝应如是勤加修学

佛说如幻三昧经节出

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曰。假使人来欲得出家为沙门者。当何以化何除须发何受具戒。云何教授令自谨慎。文殊师利报善住意天子。设使有人来诣我所为沙门者。夫族姓子。若不发心欲得出家。我乃令卿作沙门耳。所以者何。其有建志

欲出家者。心无所归。其无所归亦无有来。其无从来则无往者。住一切法无所断绝则住无本。其住无本游于法界而不动转。其于法界无所动者则不得心。其不得心不愿出家。其不愿出家则不发心为沙门也。其不发心为沙门者则无所生。其无所生则尽众苦。其尽众苦则究竟尽。其究竟尽则无所尽。无所尽者则不可尽。其不可尽此无所行。天子解是。当为其人解如此义。其诣我所求欲出家。语族姓子勿得发心作沙门也。所以者何。心本无起便离冥。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天子。假使有人来诣我所求欲出家。吾当为说。卿族姓子不除须发。乃为善备沙门之业。善住意问文殊师利。所言何谓。文殊答曰。如来说法无所除去亦无所坏。又问。何所不除。答曰。不除于色亦无所坏。不除受想行识亦无所坏。假使念言。我除须发则住吾我计已有身。不计吾我不自贪身则平等见也。贪着己身乃计须发则成众生。想念除去其不得我不得他人。不我不彼则无吾我。其无吾我不计有身。则除须发无思无想。其无思想。无应不应不住若干。其不住若干则无言教。其无言教。无进不进无双无只。不贪己身不披袈裟。其袈裟者。其无秽垢则无所有。其无所有则无所住。其无所住则为旷然。其旷然者乃为出家。

天子复问文殊师利。何谓比丘慕于修行而独宴处。文殊答曰。

假使分别诸法一等一种门相者。譬如虚空。悉无所行皆

无众生。是谓修行。又修行者。不处今世不由后世。在于三世皆无所行。至一切法亦无所行。悉了诸法虚伪无实。是谓修行。其修行者。则于诸法无双无只无应不应。是谓修行。时彼众会无央数人。心怀沉吟悉生疑结。此为何谓。当奉何行。何因申畅。如来至真等正觉。演三脱门得至泥洹。若能造证三十七道品之法致灭度矣。文殊师利。今者所说。将无倒教乱法之兆。文殊师利。寻时皆知此诸比丘一切众会心所怀疑。告舍利弗。唯卿仁者。为众重任咸共信之。最大智慧如来所叹。又贤者。身离欲尘法而以造证。仁者。久如逮成四谛得造证乎三十七品及三脱门也。舍利弗曰不也。我不得法。当可造立思惟其义及修行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悉无所受亦无所生。空无言教空不证空。说是语时。三万比丘漏尽意解。

天子又问文殊。何所章句为最元首。答曰。如是句者我是元首。又问何谓。文殊答曰。若有菩萨于一文字一章句义而不动者。章句犹归分别四义。何谓为四解章句。一常如审谛。二了空义知为恍忽。三分别无形悉无所生。四于诸所知不以为知不以为患。不造二事。是诸章句最为元首。时佛嗟叹文殊师利。善哉善哉。乃能班宣逮总持义。文殊白佛。我无总持。所以者何。无所得故无可执持。愚顽凡夫乃逮总持。诸佛菩萨无所获致。所以者何。其迷惑者多所执持。何所持乎。依于吾我着人寿命。执持断灭及计有常。执坏贪婬瞋恚

愚痴。亲抱所有恩爱贪身。自见五阴四大及诸入。思想多念而反求望。堕若干见六十二疑。有所获致而急执持。是故世尊。愚顽凡夫逮得总持。所以者何。愚夫怀法在心念者。诸佛世尊悉无所持。声闻缘觉诸菩萨等亦复若兹。是故愚夫逮得总持。于是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如向者说不得总持。当以何意化于五趣。答曰。其五趣者无所为作。所以者何。吾以消除五趣终始。令其所趣不知处所。诸佛缘觉声闻所趣。愚顽凡夫所不能趣。所以者何。愚夫比数堕于生死。诸明智者消除诸趣。道迹亦然不离生死。况于愚顽凡夫士乎。是故吾身消除诸趣不得总持。所以者何。无所获致当何持也。

善住意天子。又问文殊师利。所言沙门为何谓乎。文殊答曰。非沙门非梵志乃为沙门。所以者何。不着欲界。不倚色界。不处无色。吾乃谓此为沙门耳。若眼耳鼻口身意不穿漏者乃为沙门。其无志性不与情合。无有因缘亦无不缘。乃为沙门。又复天子。其不着法不着非法。其行寂然无是非心忽然无迹。是谓沙门。何者然耶。其因缘法报应之宜妄从是生。是诸法者亦复虚伪。其不著者无缚无脱是谓沙门。其无有往亦不还反。无进无退无疮无癥无伤无完。是则名曰净修梵行。是故我言。非沙门非梵志乃为沙门。

文殊菩萨问法身经节出

文殊问佛。持何法教学。佛言。我所教不坏色痛痒思想生死识。无所坏。亦不教坏淫怒痴。令得不可计数法。以是

法教作佛道者。我用是故自致得佛。佛语文殊。无所坏法故致佛。无所得法能成佛。佛者则法身。诸种力无所畏。悉法身之所入。所以者何。莫能分一身者。而为法身。法身无有数。何以故。不言是凡人是不凡人。法身等无差特无所散。身是为法身。譬如四渎悉归于海合为一味。若干名法为一法身。诸所有种各各有名。合会聚之名曰谷。若俗事道事。悉合为一法身。所以者何。不可指示。是为俗事。道事亦不可说。是俗事身是为法身。亦不可见视。如我所说法身。其有信二。知者所作众恶悉以除尽。文殊言。于法身亦不见。生天上亦不见。在人间亦不见。在三道。亦不在泥洹。佛语文殊。今若所说乃尔。若有人问汝者。佛现说有五道。何当以解之。文殊言。譬若如人卧中。见入泥犁。若作禽兽薜荔。上在天上若在人中。觉则无所见。其法身无所着。所以者何。但有数故。数者堕俗。若罗汉辟支佛。上至佛俱等一法身。所以者何。不可分别故。譬如若干种宝可别知。法身而不别。所以者何。不可别故。无生无死故。法身无所生无所灭。所以者何。常住故。亦无有垢。亦无有净。所以者何。无有过者。亦无脱亦无所脱。佛者无所不知。复问文殊。知法身不。文殊言。若得者可知。佛问文殊。乃知世间所在处否。则言知。佛言何所是。文殊言。其化人处世。在是世间者。但有名求如毛际。而无为我说者。其世亦不离法身。佛复问。世所在何所。文殊言。譬如云所在无所在。亦不羸亦不强。是

则世世之相。佛问文殊。汝谓我灭不。文殊言不。何以故。法身无有生。若有生乃有灭。法身者不生故。知佛而不灭。

佛说如幻三摩地经节出

胜华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五神通。得如幻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诸有众生善根成熟。即以自神力。如应现化。随诸众生所起信解。即为说法。而令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胜华藏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胜华藏。汝今善问如是等义。汝于过去。已曾亲近俱胝那庾多百千诸佛。于诸佛所深种善根。而复能为一切众生。起悲悯心。汝应谛听。今为汝说。于是胜华藏菩萨受教而听。佛言。胜华藏。当知有一法若菩萨摩诃萨能具足者。即得如幻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诸有众生善根成熟。即以自神力如应现化。随诸众生所起信解。即为说法。而令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胜华藏。所言一法者。谓无依止法。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已。乃至遍三界中不作依止想。若内若外悉无依止。由如是故。即具正见。以正见故。得正相应及正所行。是故获得无障碍慧。慧无碍故。心亦无碍。于无碍心中即起正行。胜华藏。云何菩萨能起正行。谓了一切法悉从缘生。于缘生法中。无有少法而实积聚。何以故。以彼诸缘皆不实故。是中云何有法可生。若法缘生。即是无生。是故一切法皆悉无生。菩萨若能如实了知一切法无生。即得成就诸菩萨道。所有一切众

生根欲及事。能以悲心而悉随入。得深信解。了知一切法悉如幻化。乃至分别一切法皆是化事。以彼分别毕竟空故。而一切法亦复皆空。如是知己。即得如幻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乃至能令众生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入法界体性经节出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文殊师利言。汝知法界耶。文殊答。如是世尊。我知法界即是我界。佛复问文殊师利。汝知世间耶。文殊师利言。世尊。如幻化人所作处。是世间处。世尊。世间者但有名字。无实物可见。说名世间行。世尊。然我不离法界见于世间。何以故。无世间故。如世尊问言。世间何处行者。所谓色性不生不灭。彼行亦不生不灭。如是受想行识。此识性不生不灭。如是行亦无生无灭。世尊。如是一相所谓无相。佛复问言。文殊师利。汝岂不作是念。若现在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当灭度耶。文殊师利答言。世尊。岂可法界有已修集未修集也。法界既无修集。云何得有灭不现耶。佛言文殊师利。于汝意云何。过去诸佛。如恒伽沙等已灭度。汝不信耶。文殊师利言。世尊。我信请如来皆已涅槃。见彼出处故。佛言文殊师利。于汝意云何。欲使诸凡夫死已更生也。文殊师利言。世尊。我尚不见有凡夫。何有更生耶。佛问文殊师利言。汝于佛前乐听法也。文殊师利言。世尊。我亦不见乐不乐相。佛言文殊师利。汝岂不乐法界耶。文殊师利答言。世尊。我不见有一法非法界者。更何所乐。佛言

文殊师利。若慢者闻汝说。生大恐怖。文殊师利言。世尊。若慢者生怖。实际亦生恐怖。其实际不恐怖故。即一切诸法皆无恐怖。以无修作故。此是金刚句。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名此为金刚句。文殊师利言。世尊。诸法性不坏。是故名金刚句。世尊。如来不思议句。是诸法不思议。是金刚句。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复名此为金刚句。文殊师利言。世尊。诸法无思故。是金刚句。世尊。诸法是菩提。是金刚句。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复名此为金刚句。文殊师利言。世尊。一切法无所有。但有名字言说。诸法无此无彼。皆无所有。此彼无所有者。即是如。若是如者则是真实。若是实者彼则是菩提。是故得名为金刚句。文殊师利言。世尊。一切诸法是如来境界。是金刚句。佛言文殊师利。何故名此为金刚句。文殊师利言。世尊。诸法自性本来寂静故。是金刚句。佛告文殊师利。汝可唤阿难陀比丘来。令受持此法本句。文殊师利言。世尊。我于中不见有一法可说可听。世尊。我实不见一字有其说处。何有多句而可持乎。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汝善说此语。真是法界实际。

佛说决定毗尼经节出

尔时文殊师利在大众中。前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究竟毗尼谁受毗尼。佛告文殊。若诸凡夫悉能了知。一切诸法究竟毗尼。如来终不演说毗尼。以不知故。如来尔时为令觉知一切诸法究竟毗尼。渐次为说诸毗尼法。尔时优波离白佛

言。世尊。此文殊师利。于此解说比尼决定之义而无所说。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汝今应当解说究竟比尼之法。此优波离。欲得闻于比尼之义。尔时文殊师利语优波离言。一切诸法究竟无能自调心。乃能得见究竟比尼。一切诸法无有诸缠净其本性。乃能见究竟比尼。一切诸法无有染污我不可得。乃能得见无悔比尼。如如真实忆万法门欣乐修学。乃能得见清静学戒。一切诸法无有分别。无缚无解不作思惟。乃能得见无有缚者。一切诸法无住无染不作留住。乃能得见诸法清静。一切诸法住虚空际离诸处所。乃能得见所作清静。一切诸法逮无斗争。前际后际不可得故。乃能得见三世平等。一切诸法离诸施設心无所行。乃能得见断于疑结。优波离。是则名为究竟比尼法界。诸佛世尊从此得道。若能筹量观察此法。是名善学逮最胜戒。若不观此法。是则不名深入如来所学之法。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节出

尔时须菩提白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士。汝今说此菩萨所行。非诸世间所能信受。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我今为欲令诸众生永出世间。说诸菩萨了达世法出离之行。须菩提言。大士。何者是世法。云何名出离。文殊师利菩萨言。大德。世间法者所谭五。其五者何。谓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如是诸蕴。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识如幻化。是故此中无有世间亦无诸蕴及以如是言说名

字。若得是解心则不散。心若不散则不染世法。若不染世法。即是出离世间法也。复次大德。五蕴法者。以因缘有。因缘有故则无有力。无力则无主。无主则无我我所。无我我所则无受取。无受取则无执竞。无执竞则无诤论。无诤论者是沙门法。沙门法者知一切法。如空中响。若能了知一切诸法如空中响。即是出离世间法也。复次大德。此五蕴法同于法界。法界者则是非界。非界中。无眼界无色界无眼识界。无耳界无声界无耳识界。无鼻界无香界无鼻识界。无舌界无味界无舌识界。无身界无触界无身识界。无意界无法界无意识界。此中亦无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虚空界识界。亦无欲界色界无色界。亦无有为界无为界。我人众生寿者等。如是一切皆无所有。定不可得。若能入是平等深义。与无所入而共相应。即是出离世间法也。说是法时。会中比丘二百人。永尽诸漏心得解脱。

大宝积经文殊授记会节出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发菩提心来为几时耶。文殊师利言。止、善男子。莫生妄念。若有于无生法中。说如是言。我发菩提心。我行菩提行。为大邪见。善男子。我都不见有心发向菩提。以不见心及菩提故。是故无发。师子勇猛言。文殊师利。都不见心。是何句义。文殊师利言。善男子。是都不见说名平等。又问云何说为平等。答言善男子。如是平等以种种性皆无所有。彼彼诸法一味故

说。一味说者。所谓离故无染无净。不断不常。不生不灭。无我无受。不取不舍。如是说法不念我说亦无分别。善男子。于此平等法中。了知修行。是名平等。复次善男子。若菩萨入此平等。都不见有种种界若一若多。于平等中不见平等。于相违中不见相违。以彼本来性清净故。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师利不肯自说发心久近。此诸大众皆乐欲闻。佛言。善男子。文殊师利是甚深忍者。于甚深忍中菩提及心皆不可得。以不可得是故不说。

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文殊师利言。仁者已满足十地及如来十力。一切佛法悉皆圆满。何故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言。善男子。无有圆满诸佛法已更证菩提。何以故。已圆满故不应更证。师子勇猛言。云何圆满诸佛法耶。答言。佛法圆满如真如圆满。真如圆满如虚空圆满。如是佛法真如虚空亦无有二。善男子。如汝所言。云何圆满诸佛法者。如色圆满乃至识圆满。佛法圆满亦复如是。师子勇猛言。何者是色等圆满。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于意云何。汝所见色是常耶。是无常耶。答言不也。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法非常非无常。彼有增减耶。答言不也。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法不增不减是名圆满。云何圆满。若于诸法不能了知则生分别。若能了知则无分别。若无分别则无增减。若无增减此则平等。是故善男子。若见色平等即是色圆满。受想行识及一切法圆满亦复如是。尔时师子勇猛雷音菩萨。白

文殊师利言。仁者得法忍来。无一念心愿成正觉。而今何故乃劝余人令向菩提。文殊师利言。我实不曾劝一众生令趣菩提。何以故。众生无所有故。众生性自离故。若众生可得则令向菩提。既不可得故无所劝。何以故。平等无分别故。非以平等而求平等。亦无所起。是故常说。应观诸行。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是名平等。则是性空。于性空中而无所求。善男子。如汝问我得忍已来。无一念心当得菩提者。善男子。汝见彼心耶。而以此心得菩提耶。师子勇猛言。不也。文殊师利。何以故。以心非色不可见故。菩提亦尔但是名相。若心名。若菩提名。皆无所有。文殊师利言。善男子。如汝说我不生一念得菩提者。是密意说。何以故。以心本来无有生故。是故无生。既无有生。何得何证。师子勇猛问言。云何名为平等证入。答言。于诸法中无系着者名平等证。言证入者。彼微细智亦不生灭。与真如无异。无可分别。是名证入。若正见修行者于平等中无一法可得。离种种性亦不着一。是名证入。若以身证诸法无相。明了彼相。所谓无相。而于身心亦不执着。是则名为圆满证入。师子勇猛问言。云何名得。文殊师利言。善男子。以世间言说名之为得。诸圣所得非言能说。何以故。法无依止离言说故。复次善男子。以无得为得。亦非得非不得。说名为得。

大宝积经破二乘相品节出

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今更以不受

具戒。则名真出家。如是教曰。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持禁戒。如是则为真实持也。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作如斯说。文殊师利言。天子。一切诸法悉无所取。故无可持。云何此戒而独有持。天子。戒若可持则持三界。天子。于汝意者以何为戒。善住意言。大士。若能具足波罗提木叉者。是名为戒。文殊师利言。天子。云何名为波罗提木叉。善住意言。大士。所谓持身及以口意三业具足。是则名为波罗提木叉也。文殊师利言。天子。于意云何。今是现前。何处有是身业可作。如是过去未来亦无有作。彼皆无作。无有像貌可得言有。或青或黄或赤或白及颇梨色耶。善住意言。不也。大士。文殊师利言。天子。彼名何等云何而说。善住意言。彼名无为实不可说。如是乃至意作亦然。文殊师利言。天子。于意云何。彼无为者可作有为乎。善住意言。不也。大士。文殊师利言。天子。以是义故我如斯说。彼若不持名真持戒。天子。若言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者。为学实际。当如是知。无所持故言增上戒学。无所知故言增上心学。无所见故言增上慧学。如是心不分别故。不忆念故。不生殊异故。名最上心学。如心学戒慧亦尔。天子。若不得心则不念戒。若不念戒则不思慧。若不思慧。则无复起一切疑惑。既无疑惑则不持戒。若不持戒。是则名为真持戒也。天子当知。彼持戒者则无所欲。无所欲故则无退还。无退还故彼则清净。彼清净故则得解脱。彼解脱故则得精进。彼精进故则无有漏。

彼无漏故则住正行。住正行故则无相貌。无相貌故即是虚空。何以故。以彼虚空无形相故。是故天子。若有人能如是学者。则为不学。彼无学故则为真学。于何处学谓无处学。云何无处。谓空平等。天子若能正住空平等者。是则名为真住戒学。尔时文殊师利复语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人能作如是出家如是受具。我复教彼如是言曰。诸善男子。汝今若能受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笃信檀越供养众具。而能于中不起分别不念报恩。是乃名为清淨持戒。善住意言。大士。以何义故作如斯说。文殊师利言。天子。所谓若人取彼施者受者财物三事故。是为报恩。又若见彼是为报恩。若思惟彼是为报恩。若分别彼是为报恩。天子。若不见彼不取彼。不思惟彼不分别彼者。有何可报。何以故。以从本来毕竟清淨。如是报故。天子。彼若取若见。若思惟若分别及念报者。是谓凡夫。非阿罗汉。所以者何。是诸凡夫。于一切时常行取着。思量分别。此受彼与。彼垢此淨。以是分别故有报恩。云何报恩。谓诸凡夫。于生死有取后生身。是故于彼欲行报恩。天子。诸阿罗汉不受后有。毕竟不见。不思量不分别。无有此彼。更不受身。当于何处而报恩也。天子。若受彼施当行三淨然后乃受。何谓三淨。一不见己身即无施者。二不见他人即无受者。三不见财物即无施事。天子。如是三淨则毕竟淨。如斯淨已复何用报。天子。以是义故我如是说。若受三千大千世界笃信檀越一切众具。不分别不念报者。是名世间真胜福

田。是真出家。是净持戒。时彼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何等名为禅行比丘耶。文殊师利言。天子。若彼比丘。于一切法但取一行。极随顺者。所谓无生。是为禅行。又复无有少法可取。是为禅行。又不取何法。所谓不取此世彼世。不取三界。乃至不取一切诸法。如是平等。是为禅行。天子。如禅行者。乃至无有一法相应。无合无散。是为禅行。尔时彼会大众。多有无量百千众生。咸有疑心。今此文殊师利。所说如是。如何得与圣说相应。所以者何。世尊恒说。若人能入三解脱门。名为涅槃。又如佛说。若有修行三十七种助菩提法。便证涅槃。然而今者。文殊师利。更如是说不应修。是助菩提行。亦莫入彼三解脱门。将非文殊师利虚妄说耶。于是文殊师利。知诸比丘及以众会咸皆有疑。即语尊者舍利弗言。大德。汝于今者。最可证信世尊记。汝智慧第一。大德。汝于何时证离欲法。且当证法时。岂不见四谛耶。舍利弗言不也。岂不修三十七助菩提分法耶。曰不也。岂不入三解脱门耶。曰不也。大士。我于尔时乃至无有一法可见可除可修可证可选择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为无生无言是空。若是空者。有何可证。说此法时。众中有三万比丘。于法漏尽心得解脱。

文殊师利问菩提经节出

尔时世尊入诸佛甚深三昧。如实谛观诸法性相而作是念。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一切智慧除诸重担度三有险道。

灭无明得真明。拔邪箭断渴爱。成法船击法鼓吹法螺建法幢。
转生死种示涅槃性。闭塞邪道开于正路。离诸恶业示于福田。
我今当观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以身得。为以心得。
若以身得。身则无知无作如草木瓦石。四大所造从父母生。
以衣服饮食卧具澡浴而得存立。必归败坏无常磨灭。而是菩
提但有名字世俗故说。无形无色无定无相无向无入无道。过
诸言说出于三界。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亦无所得亦无戏论。
无问无示无有文字无语言道。若以心得。心从众缘生。众缘
生故空如幻。无处无相无性亦无所有。于是中得菩提者。所
用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法皆空但有名字。以世俗故
而有言说。是皆忆想分别。实无所有无有根本亦无体相。无
受无着无染无离。一相所谓无相。是故于此法中无有得者。
无所用法亦无菩提。如是通达。是则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会中立佛右面。执大宝盖以
覆佛上。时文殊师利默知世尊所念如是。即白佛言。世尊。
若菩提如是相者。善男子善女人云何发心。佛告文殊师利。
善男子善女人。当随菩提相而发其心。世尊。菩提相者当云
何说。佛告文殊师利。菩提相者。出于三界过世俗法。语言
道断灭诸发无发。是发菩提。文殊师利。是故菩萨应灭诸发
发菩提心。无发是发菩提。发菩提心者。如如法性相如实际。
无分别不缘身心。是发菩提。不着诸法不增不减不异不一。
是发菩提。如镜中像如热时焰。如影如响如水中月。应当如

是发菩提心。

圆顿心要终

敬跋圆顿心要

圆顿玄门，非禅不智，非智不禅。唯禅智圆通，始悉归圆顿心要。而禅智之熏修，赖乎般若，般若禅也。亦即体空心要，直达圆门，圆而顿，顿而通，圆通无碍，一颗心珠，盘走焯焯，面面玲珑，不思不议，一味一乘，议论悉除，“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妙法莲华经）

“圆顿心要”，是玄妙和尚住持内湖圆觉寺时，掩般若关，钻研无数有关般若禅行，修持工夫的经论、语录，而节录成书。故阅读该书后的佛教人士，便以此书为介绍参禅入门的蹊径，“我希大家看一本书，不厚的一本书，廿四开本，四号字，一至五十多个单页……看了这本书而话头才容易提起来。”（念生居士曾写“介绍一本入门的书”为题，刊在民国五十一年香港佛教杂志。）这本包括佛说如幻三昧经、大宝积经、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及自初祖达摩，下至历代祖师禅匠，所证悟等二十九种节录而成之“圆顿心要”，欲求修禅及研求了义教法，不可不知之书。当代佛教大德，屈映光居士序言：“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訶萨，虽于一切假立假，安住于念，而此正念无数无念”，可知“圆顿心要”内容，不只节录达摩禅一系之语录，及其发展且为根本如来佛心宗之重要经论，亦择录不少如天台止观如来禅、般若禅等，与祖师禅之汇流，更是对强调不立文字之仿佛禅风，简

直是一服妙药灵丹。

永明寺座落在阳明山腰，是玄妙和尚法裔信定法师住持，曾将其恩师生前阅经节录辑成数册，如最近印行之“滴水清凉”及此本“圆顿心要”曾将是书孤本相示，余欣见玄妙和尚曾摩挲手迹之旧本一册，在编页中见到许多符注分类及笔注，且在许多页角上端还贴一小纸片，精细地写上“常阅”二字，如志公禅师大乘赞颂、宗镜录、禅宗正脉。入法界体性经等二十九条，想系为提起阅读时之注意；可见真参实学用功之人，是无微不至为方便下手，为方便参修而用心的。是书初版于四十五年春，再版于四十九年冬，三版于六十年夏，而今原泉出版社将予四版发行，因示云门同人编理重版，以利大众参修之津岸。莲华学佛园，华梵佛教学术院之能在永明寺内创办，及般若禅苑兴于寺之后山翠竹丛中（永明寺献地），皆是信定法师之功德因缘成就，感其为纪念恩师而亟欲四版是书，请为序，余以是书所录之经文语录，非只为南禅一派，废弃教诫而强调不立文字。全书内容，实天台教观与达摩一系祖师禅互为相应，弥足珍贵，为今日宗门薄祚之所应重新重视者，是以随喜。

丁巳仲冬晓云于阳明山中般若寮

滴水集

引言

本集系节录自大善知识江味农居士所著金刚经讲义一书，多属修证方面最关密切之文，可供修时印证自心，并以转变气质。行人第一，应具正知正见，进而始可生圆解起圆行，倘依江居士所解经义返照自性，严密体会，则无明习气自然水消。若再了知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一切人法悉皆究竟，同一妙真如性，如是解行当下圆彻。岂不快哉。谨弁数言，惟愿今贤后哲见者闻者，同修此圆满菩提同证此无智无得之妙道也。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春月释玄妙识于台北内湖圆觉寺

滴水集

台北内湖圆觉寺 玄妙 集

金刚经讲义节出

观不住相

佛法处处不离观照，必时时刻刻去思惟方可。须知不住于相是彻底的。自初下手至成佛为止，皆是不住于相。倘在布施之时存一些见好之心，则不知不觉，住于六尘矣。故非作观不可。如不存见好之心，而但觉有此布施，即住于法。故不作观，即住亦不自觉矣。又观行于布施，是令吾人成佛，如不作观照，如何能成。应如是布施，亦是佛说一句法。如行布施时，心中有应如是布施，亦即是住于法。吾人事事依照佛说去行，心中却一无其事，方是不住法相。心中虽无其事，依旧精进去行，方是不住非法相。应如是布施，尚在外面。不住于相，即向里追求。此正用功吃皮处。又观不住于相，心中虽无其事，然存此心，又是住相。故作观时，心中一层一层入细。境与心也，法与非法也，二边不着也，二边双照也，心虽入细，仍在对待上，须知对待之见未忘，尚未能出世间。世间一切境界，无非是对待，如生死，老幼，高下，长短，大小等等，无非是分别心。故出世法，必须离开分别心，在绝对上作观。转凡夫观念，至绝对境界，即是证性。证性须要无念。念者分别心也。有分别心，即落于对待。

落于对待，实时时刻刻去分别，而为意识所笼罩，必观至无念方可。然心中尚存无念二字，仍是住相。必并无念之念亦无，密密作观，庶几性德圆明，方是真不住相。佛说能观无念者，即为向佛智。是知观无念，非一时所能到，但宜向此进修故曰向佛智。

一念相应

佛所说法，本来皆不可取，皆不可说。须于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时，契入。故取法说法，取非法说非法，皆非也。是之谓无为涅槃。希贤希圣，无不由之。明得此真实义，便为实信。一念相应，便得无量福德。以一念相应，是净念相继之根也。若信此一念清净，便可直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福德岂非无量乎。然不可因闻此语，向文字中求之。须依经中所明之理，返照自性。自性空寂，并无佛字法字。果能久久观照，证入空寂之性。便是成就了无上菩提，便是成佛。然佛虽成佛，终不自以为有少法可得。无少法可得者，不自以为成佛也。故曰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彻始彻终，一以贯之曰，无住而已矣。

内照事修并行

欲见本性，必应离名绝相，破其我见。我见不除，便生分别心，而起念即着相矣。而此我见是无始以来病根，不易破除。必应依照佛所说法，一面返观内照，息其攀缘妄想。而一面又应遵依各种仪轨事相，礼拜，忏悔，以及布施，持

戒，等等，求消业障，开发本智。俾得信心增长，解行成就，以期障除性显。而行时又应心不取着色，声，香，味，触，法。体会此一念心之性，与诸佛众生，本是一体，且体本空寂。然后感应神速，成就自易。夫修因时，既能不取相不灭相，空有两边不着，合于中道。所以感应大，成就亦大。所以成就以后。便能不动道场而身遍十方，现各种庄严之土，以普度无量无边之众生。是之谓无相而无不相，无不为而无为。推而言之。持此义以为人，则能胸襟旷达，不惹烦恼而得自在矣。亦知谨言慎行，不错因果而无挂碍矣。持此义以处世，则知万事皆空，与我何涉，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可也。亦知人情世态，纷纭往复，安危苦乐，随遇而安，可也。持此义以当大任，作大事，以不着相故，虽事来即应，而天君泰然，不为所动。以相非断灭故，虽心不着相，而条理秩然，毫无废事。如此岂不是则非是名，头头是道乎。真所谓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我佛原为度世而来，故所说法，无不世出世间，一切摄尽，惟须融会贯通如是真实之义，则事事皆可奉持，时时皆是修行，在在皆得受用，而处处皆是佛法矣。

不住六尘生心

不住六尘生心。无如凡夫力不从心，明知不应住，而不知不觉，心粘其上。心既粘上，便被其缚，摆脱不了。必须将不住六尘生心，放在心中，时时观照起心动念。倘于六尘

少有触着，便当机立断，立断者不可畏难，不可苟安，即勇猛之意。更须坚持不懈。坚持者精进之意。精进者所谓精审而进，密密内照，不使一毫放松也。

观无念之方便

须知观无念三字，固是方便。而云何观法，仍须得有方便，乃能起观。其作观之方便云何。起信论曾言之矣。论云，“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问曰，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无有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此是就一切法而明真如也。意谓一切法无体。体惟净性。既是一切法体惟净性，所以诸法一如。所以称为一真法界。盖心虽无法，而法从心生。故十法界之法，不离乎惟一真心。曰一如，曰一真，所以本性名为真如者，因此。就诸法以明真如。则一如一真之义，极易明了。此说法之善巧也。因其诸法一如，故不可说。因其真心无念，故不可念。故曰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名为真如也。问中如是义，即指不可说不可念言。以诸众生莫不有说有念，故问云何随顺得入。随顺，即方便之意。问意，以为有说有念之众生，而欲其无说无念。若无方便，何得证入。答中，虽说念并率。然能无念，自能无说。兹约念义明之，则说义自了。当知虽念亦无能念可念一句，正指示修观之方便也。故下即接云，是名随顺。何以

此句是观无念之方便。当知此中具有二义。初约性体言。当知念是业识。而性体中并无是事。所谓从本以来，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此明虽业识纷动，而性净自若。犹之虚空中万相森罗，而虚空仍自若也。此是要义，不可不知。知此，则知性之与念，本来相离，便不致认贼为子。次约念之本身言，当知念之为物，当处起，当处灭，刹那不停。病在于前念灭，后念又起，念念相续。但未有静功者，不觉其是相续，误以为前后只是一念耳。若前后只有一念者，修行人便无办法矣。正因其生灭不停，故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也。此明念乃随起随灭，并无实物。犹之空花，幻有实无也。此亦要义，不可不知者。知此，则知念之本身，当下即空。便不致执虚为实。二义既明，便随时随处，顺此二义，密密观照。当一念起时，即提起精神自呵自责曰，性本无念，适从何来。如此一照，其念自息。初心人未有定力，一刹那间，第二念又忽然起。便又如是呵责，觉照。久久，念头可日见减少。即起，力亦渐弱矣。问曰，提起觉照，此不又是起念乎。答曰，是起念也。当知自无始念动以来，积习深固。逆而折之，甚难甚难。惟有随其习惯，不加强制。却转换一个念头，以打断原念，令不相续。此正因其生灭不停，故能得手。更须知观照虽亦是念，乃顺体起用之念。便可顺此用以入体。与彼昧失本性所起之念，大异其趣。盖起念同，而起念之作用大不相同。因是知得性本无念，及念亦本空。为

欲除其妄念，故起观照之用。此用乃顺性体而起。故与昧性而起者，大异其趣。此之谓随顺，此之谓方便。然应知起此观照之念，亦复是幻。亦是缘生无性。今不过借以除他念耳。若执此念为真，便又成病。般若波罗密原是用以对治取着之病。故般若亦不可取着。曰般若则非般若者，明其不应取着也。

修观要之

当知人之要学佛，学佛之要修观者，无他。以观照圆融之佛理，便能转其向来所有之观念，以化其偏执之病耳。故学佛而不修观，其益至小。何以故，必修观乃能明其理故。因观深，而后见理深。因观圆，而后见理圆。亦复见理深，则观愈深。见理圆，则观愈圆。如是展转修习，智慧即展转增明。已于不知不觉间，执情渐化，而妄念潜消矣。故所谓遣执者，其妙用在此，非硬遣也。所谓断念者，其妙用亦在此，非强断也。然则所谓在此者，果何所在，当知佛之说法，从不说煞一句，从不说煞一字。且每说一法，必用种种语式，必安种种名词者，无他。为令闻法者，必须作面面观，乃明其中之义趣也。此即妙用之所在。何以故，借此便已除其向来只看一面偏执之恶习故。而此经所说，尤圆尤妙，真乃金刚慧剑。何以故，果能由面面观而达于深观圆观，便无惑而不破故。且既须作面面观，方明义趣。自不能不多读大乘，以广其闻见。更不能不静意觉照，以领其精微。而定慧在其

中矣。果能如是。不但修各种功行，皆得自在受用。对一切世法，皆得进退裕如。而转凡入圣，已建基于此矣。何以故，定慧日增。妄念日少故。此是闻法的紧要关键，入佛的最妙诀窍，急当着眼。鄙人敬本此旨，每说一义，亦必作种种说，反覆周密，不厌其厌详者。无非希望闻者，开豁心胸，多得作观方便而已。盖本来面目，固非言说所可及，且众生久已忘却。若不于无可言说中，多设方便以说之，云何修观耶。上来是明面面观，深观，圆观之益大。如其反之，其病亦极大。即如信解二字，每见有人一味主张，但办信心，老实念佛，足矣。一切经典，不许读诵。大乘法宝，更置之高阁。苟有研求教义，喜赴法会者，辄呵之曰不老实。须知老实念佛，须有程度。念佛的义趣，一毫未明，何能老实。如此主张太过，岂止钝置学人，且复违背佛旨。以十六观经明言，求生净土，应读诵大乘，明第一义。其次亦须闻第一义，心不惊动也。所以凡依其方法而学者，非不能振作，半途而废，便走入歧路而不自知。此不知信从解生之过也。又见有人手不释卷，博学多闻。一部全藏，翻阅不止一遍。却从不曾烧一炷香，顶一次礼，对于三宝不知恭敬。修行一层，固谈不到。即其口中滚滚，笔下滔滔，亦复似是而非，误法误人。此又不知解因信出之过也。上来所说世尊说法，从不说煞一字云云。须知佛非有意如此，乃是智慧圆满融通，其出辞吐语，自然如此。不但佛然，菩萨亦然，大德祖师皆莫不然。

故吾人对于一切经论，古德一切言句，即极不要紧处，亦不可忽略看过。不可忽略者，谓当一一作面面观，深深领会也。更须知佛菩萨见地，岂吾辈凡夫所能望见。纵能深解，亦不过见到千万分之一。纵令善说，亦不过说得千万分之一。虽穷劫说之，亦说不尽也。即如上科，当知之义，前已说过，其中尚含多义。今无妨再说数种，以示说不能尽。（一）当知是经不可不闻也。何以故，是人之生实信，成功德，由于得闻是经故。且是经不可不闻。换言之，即是般若不可不学。

（二）当知信心最要也。何以故，实相之生，由于信心清净故。由是可知前来所说，持戒修福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之语，应三致意。质言之。欲学般若，当生实信。欲生实信，先当持戒修福也。（三）当知转凡成圣，不退菩提，非离相见性不可也。成就句，是明其位登初住，超凡入圣。名为住者，是明其至此地位，菩提心方能不退。即是信成就也。而心清净，是明离相。生实相，是明见性。此所以先说当知般若不可不学。何以故，不学般若，不能离相见性故。所以又次说当知先当持戒修福。何以故，不持戒修福，便非实信故。不实信，便不能信心清净故。此皆学人所急应遵行。不如是行，便不能成就，故曰当知。当知者，明其不可不知也。又推而言之。由陈赞庆一科之义而观。若其大心不发，此经不闻，至高只能开慧眼，成四果罗汉。由明成就一科之义以观，若其得闻此经，信心清净，至低便能生实相，成初住菩

萨。此亦学人所当知者，由是言之。可见经义，实在无穷，实在说之不尽。可见闻法必应作面面观。即如我以种种义说明实相。若闻者但作此是说明本性何以名为实相领会者，则非鄙人反覆详说之意也。且若但解得性名实相之故者，亦与闻者无大益也。何以言之。实相是大家主人翁的本来面目。如此真面，本来唯证方知。然则云何得证。无他。唯有在返照上用功而已。不但闻时便当返照。更当于清夜平旦时，对境随缘时，依此次所说诸义，深深观照。或单举一义，或融会诸义，皆可。清夜平旦者，是向自心中观照也。对境随缘者，是向一切法上观照也。果能如是，则受用无边矣。当知佛于本性，安立各种名称者，便于人之因名会体也。而各种名称中，实相一名，于二边不着空有同时，较易领会。此又长老独举此名为言之一意也。鄙人复就此名开种种义而说之者，意在便于闻者返照用功时，多得领会之方便，非但为解释名义也。可知开种种义说之，之关系矣。

最妙行门

经文曰，是实相者则是非相。说一非字，便是指示修功也，是令学人欲见实相者，当静心于一切皆非上领会。若领会得实相便是非相，便领会得倘使心中少有相不相的影子，便非实相矣。故是实相者则是非相一语，异常锋利，不得少触，触着便丧失慧命。质言之，是令学人须于一毫端上契入也。今欲诸君有下手处，再依此理，说一方便。方便云何。

即是须于未起心动念时精密观照。苟一念起而偏于有，即呵之曰非也。或偏于无，亦呵之曰非也。乃至念亦有无，念非有无，皆以非字啊而遣之。此是最妙观门。当知念头不起则已。起则于四句中，必有所著。今一切非之，便是离念之快刀利斧也。岂非最妙观门。至若出世法之六度万行，一一如法精进修行，而曾无芥蒂于其胸中。一一精进，不坏也，无不相也。而心中若无其事，不着也，无相也。而一切世间法，事来即应，事过便休。虽应而能休，虽休而能应。所谓提得起，放得下。无论世出世法，少有所偏，皆以非字遣之。如是久久体会四句皆离之义趣行去，便能做到应时便是休时，休时便能应时。自然二边不着，合乎中道，而相不相有无四句皆离矣。此又是最妙行门也。经中明明曰，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便是开示学人即非之而又说者，但明其不必坏耳。须知虽说而是假名。如来性体，仍宜离名字言说以自证也。而离名字言说，便是离念。离念方便又莫过于向未起心动念时观照。一念苟起，便一切非而驱除之，岂非的示修功乎。

参禅与般若

今有极要之义，必须一说者。既是遣荡法门与圆融法门，无二无别。何以前云必须从此经入耶。当知此二法门理虽无别，而用功则大有利钝。所以当从此经入者，以一切凡夫无不偏执病深，必须极力遣荡，而后乃能圆融也。否则偏执之凡情未去分毫，便观圆融经论，何能领会，那得受用。至多

不过学得一二教相，作为清谈之助而已。试观自唐以来，禅宗以外诸大德，其道德见地，最令后人钦服者，考其得力，所在几无一非经过禅门锻炼者。正以禅门用功，是宗般若空之又空，极力遣荡学人之偏执故也。故吾常谓自唐以后中国佛法端赖禅宗者，因此。由是可知遣荡功夫之要矣。亦即般若三空之义趣不可不明矣。但遣荡时，应深观圆观经中圆融义谛。不然，便不知何者为偏，何者为执，何者应遣。甚或自以为是遣，其实反增偏执。此禅门所以虽不谈教义，而必须有严明师友，时时为之痛下钳锤也。所谓痛下钳锤者，即是遣之又遣，所谓百尺竿头还须更进一步是也。今既未逢严明师友。只有自观自照。精密体会经中之明二边不取，性相圆融。或说一空到底。乃至愈说愈深，如后半部之诸法一如，一切皆是，无圣无凡，本来无生等等，学人当审量自己程度之所堪，由浅而深，或拈一句，或合数句，以之观照自心。倘自己习气，以及起心动念，于经中意旨，少有未合，便是偏着。便即自棒自喝，遣而去之。此用功最妙之方，实不慧经验之谈，敢为诸君告。其他圆融经教，如喜研究，无妨并观，然宜以般若为主。何以故，华严法华等是表诠。表诠者，用彰显圆融之语，以明性体是也。故其辞句义味，一一皆趋圆融。即说遣荡之法，亦寓在圆融之中。故必已有遣荡功夫之人，即是执见已薄之人，方能彻底领会。不然，便只知其是说圆融，而不知其是说遣荡。所以从此入手者，往往学之

多年，而偏执之病依然。虽或依据教相，说得圆融。而于本分上并无交涉。况执情未化，其所说者，不过表面文章。有时看似精深，而细按之。不清不醒。或以为但是某经如此，其他则否，仍未见其真能圆融也。而般若则是遮诠。遮诠者，用遣荡偏执之语，以明性体是也。故其辞句义味，一一皆趋遣荡。虽说圆融之理，亦寓在遣荡之内。所以怕谈般若者因此。所以不将般若列入圆教者亦因此。由其但看文字之一面故也。即此一点，便可证明，未在般若中用功，虽学其他圆经，其见地仍是隔别，而未能圆融矣。以上所说，般若与他种圆经立言之不同，及学之者利钝所关之微细处，今为扶持正法计，为人人得受用计，故不辞反覆详晰，为诸君缕缕言之。由是可知般若之妙矣。必当先学矣。何以故，执情遣荡得一分，性相便圆融得一分，遣荡至极处，亦即圆融至极处矣。慧彻三空，便是圆融中道，妙哉妙哉。足见般若不但是学佛的坦途，且是学佛的径路，若不从此门入，岂非不识途径。此所以学佛者多，得自在者少也。凡此所说，是一个字一滴血，皆从千辛万苦中得来者也。皆是抠出心肝以示人者也。而此阐义诸经文，是一个字一颗珠，透圆透圆，务当真切领会，不可忽略。顷言中国自唐以后，佛法端赖禅宗，不可误会是劝人不念佛，去参禅也。盖我之赞叹禅宗处，乃赞叹般若处。是劝人学般若，非劝人参禅。要知参禅当审时机。机是机，时是时，非一事也，所谓机者，根机也。故先当问

自己能受棒喝否。根器利钝，关系尚小。非具有敢死队精神，毋庸谈此。又机者机缘也。故又当问遇有良师否。参禅里不能离师，师不但要明，且要辣，更要有杀活手段。三者不备，便非良师。若其根机机缘两皆具足，参禅甚好。苟缺其一，而言参禅，未见其益，或反有害。此亦我之实验谈也。所谓时者，如南北朝时，北魏南梁，无不大宏佛法，讲席极盛，然不无取著文字相。故达摩东来，乃不立文字，直指本心，正对时病。今则大都未明佛理，正当广劝读经，药其空疏。不立文字，今犹非宜也。故不如发起大悲大愿，修福持戒，一心念佛，亲近释迦弥陀两位大善知识。一面依我前说，以此经义理，观照自心，遣其凡情。一面恳切持名，求与众生同生净土，满菩提愿。现世修行，无逾此法矣。

应修不瞋

当知瞋恨为修行人之大忌。世尊为欲警戒发菩提心者，无论在何时，遇何境，修何法，皆断断不可生瞋。姑就忍辱以说明之耳。其就忍辱说者，因忍辱极易生瞋，以及瞋心一生，忍行便破，此等事理，人所易晓之故。就易晓者说以为例，俾得会通一切，此佛之微意也。不可误会但是忍辱不可生瞋，其他便无妨也。何谓瞋恨为修行之大忌耶。因瞋恨正与菩提冲突故也。菩提者觉也，平等也，慈悲也。而瞋恨之生，由于事之不如己意。便是着我。尚何平等之有。世事莫非梦幻。如意不如意，何必认真。此而不知，尚何觉悟之有。

其违反慈悲，更不言待言。故瞋心一起，菩提种子，便完全销灭。修行人忘失菩提，轻则懈怠废弛，重则道心全退。纵令未退，然以瞋心行之，决不能成正果。佛言，忘失菩提心而修诸善，魔所摄持。普贤菩萨说，菩萨过失，莫甚于瞋心者，以前所积功德，虽多如森林，瞋火若生，一齐烧尽。皆见华严经。可不惧哉。当知贪瞋痴三毒，痴为毒根。痴即无明也。因无明故起贪瞋。而贪瞋二毒，瞋毒之为祸尤巨。何以故，其性暴烈，不发则已，发则虽尽反以前所为，亦不暇顾及。故修行人当痛戒之。佛说此经，为开众生正智，治痴也。开经便说布施，治贪也。而瞋犹未言，故特于此补发之。前曰行布施应无住法，今曰生瞋恨由有四相，皆所以显明非开般若正智，药其着相之痴，贪瞋无由可除也。应生者，势所必至之意。一着相，势必生瞋。一生瞋，势必所修尽破。然则修行人，非学般若，令其在在处处，时时刻刻，心如虚空不可矣。此佛说此经之本旨也。岂第忍辱应然哉。当知世间万事，莫非对待。因对待故，极易生起分别计较。俗眼既认一切对待者为实事。分别计较，遂致牢不可破。此所以有贪瞋也。若能于对待中，看出消长盈虚的道理。为之消息而通变之，以治理一切世事。不能不服其为世间圣人。然虽能利用对待，终不能跳出对待的围儿之外。佛法则不然。既一切莫非对待。便于此中，看破其莫非彼此相形而有。既皆相形之事，则是一切虚幻不实，有即非有矣。然而不无虚幻显

现，非有而有也。故既超乎其表，而不为所拘。仍复随顺其中，而不废其事。超乎其表，是为不着。不如是，不能证绝对之性体。此大智也。随顺其中，是为不坏。不如是，不能救轮回之众生。此大悲也。一切大乘经典，皆说如是道理。而般若说之尤详。金刚般若，说之尤精。学佛人能见及此者，曰开道眼。道眼若开，急当养其道心。云何养耶。当令心如虚空，超然尘表。如虚空者，不住相是也。经言，施不住相，福如虚空。其意正令离相，俾心如虚空耳。必须生空，法空，而后心空。生空者，非谓无我人众生也，但不着其相。法空者，非谓无法。应行之法，仍一一如法而行，但行若无事。行施而忘其为施，行忍而忘其为忍，乃至行六波罗蜜，忘其为六波罗蜜。曰如无事，曰忘，谓不着能行所行之相也。是即我法双空，并空亦空。初学固不易几及，然不可畏难，须时时体会此义，令其心空空洞洞，是为要着。超然尘表者，不与尘世上一切对待之事理厮混，心中常存一摆脱之意，勿令间断，是为要着。当知能不厮混，乃能渐渐心空也。复于此际，提起一句万德洪名，一心而念。亦不分别谁是念，谁是佛。但令念即是佛，佛外无念。此心本已令如虚空，则此即佛之念，亦复弥满虚空。而上与十方如来，下与法界众生，息息相通矣。如此，谓之有念可，谓之无念可，谓之佛即念念即佛也可，谓佛与众生在此心也可，谓此心与佛以及众生，无异无相也可。更多多读诵金刚般若波罗密，以熏习而长养

之。令其道眼日益开，道心日益固，是为般若净土同修之法。此法与一真法界相应，与实相相应，与空有不著性相圆融相应，与第一义空相应，与心净土净之义亦复相应。诸君试之，当有受用处。盖此是随顺对待之因果法，而修绝待殊胜之因，可证绝待殊胜之果也。经中上来说无我人四相处甚多。然皆是约正面说。即是约得益说。其约反面受害说者，止有开经时所说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然是言其当然。今曰应生瞋恨，则说其所以然矣。何以故，若生瞋恨。便非菩提心，亦即非觉，是依然迷途凡夫也。故曰即非菩萨。由此可知，欲出迷途生净土者，亦安可不于我法双空，加之意哉。因无论着我相，或着法相，少有分别计较，便是住尘生心。心有尘染，那得清静。净心未能，净土不生也。慎勿曰净土法门，不必高谈般若也。

净熏养道

由凡夫至究竟觉，其功行唯一离相而已。云何能离，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而已。世尊惟恐学人于上来所说文字般若，未能深解，则从何观照。故说至此处，更为融通前义，以便观照用功耳。诸君当知，吾辈既受持此经，必应将佛所说义趣，彻底领会，令心中了了洞明。然后修一切法时，遇一切境时，乃能运用以历事而练心也。尤应于行住坐卧时，穿衣吃饭时，迎宾送客时，时时处处，常将所领会的义趣，存养心中，优游涵咏，勿令间断。务将经义与此心，融成一

片。即此，便是熏习，便是观照。不必定要打坐观照也。如此用功，便能使无明渐减渐薄，便有增长菩提之功，遣执破我之能。且必须如此存养有素，然后运用时，才凑泊得上，此即前所谓养道心也。如此培养，其道眼亦更得增明矣。此是最亲切有味的修行方法，毫不费力费事，而能得大受用。再将前后文，联成一贯，为诸君说，以便彻底领会。曰，发无上菩提者，应令本具之自性清净心现前。云何得现，即是此心不应现起六尘境界，应不住尘境显现其心，庶几渐得清净。由此可知，所云清净，非谓沉空滞寂令心不起。但应离一切相耳。离何等相。即是不应于有分别对待的六尘境相上，住着生心。且不但应离境界相，并应离无住生心分为二事之相，而生无所住心。何谓生无所住心。唐永嘉大师有一颂，正好移作注解，颂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第一句，生心也，有也，照也。第二句。无所住也，空也，遮也。合而观之，便是生无所住心，亦即是空有相即，遮照同时。第三句，即无住而生心也，所谓即遮而照，即空而有。第四句，即生心而无住也，所谓即照而遮，即有而空。合三四两句观之，则是遮，照，空，有，无住，生心，俱不可说也。

开解第一

所谓无上正等正觉者非他。即是真如本性，亦名自性清净心是也。因其为万法之宗，故称无上。因其为一切众生所

同具，故名正等。但众生为分别执着等妄念所障，不自觉知其性为无上正等耳。若知之而能遣妄除障，则名正觉。初能觉时，名曰发觉初心。觉至究竟，而令无上正等之性德全彰。无以名之，名之曰得无上正等觉耳。实则性是本具，安有所谓得耶。所以虽得而必归无所得者，此也。而得无上正等觉者，以众生同体故，慈悲本愿故，将亲证之理体，用种种言辞，开种种方便，巧譬曲喻。普令一切众生皆得觉此悟此修此证此。无以名之，名之曰无上正等觉之法耳。实则为众生本具之性，安有所谓法耶。明得此理，便知不应存有法想，存有得想矣。自性既名清静，可知其本来纤尘不染。譬如杲日晴空，有一点云，便遮障无光矣。故欲性光圆照。须令净无点尘也，一切众生本不知自性是如此清静的。佛既亲证，教令应如是反照，应如是自觉。若不一一依教奉行，何名发觉乎。何以故，有一法在，有一得在，依然是分别执着的老习惯，则其本性依然在障故。故不但一切法不应住，即菩提法亦不应住者，以此。众生何故有分别执着之病耶。无他。由其不达一真法界，只认识一切法之相故耳。既然是相，则相相不一。以迷于相故，遂不知不觉，随而分别，随而执着耳。殊不知既名曰相，便是时时起变化的。故曰，凡所有相，相皆虚妄，虚妄者，言其是假非真，非谓绝对没有也。而众生不知是假。念念在虚妄之相上，分别执着。故名曰妄念。言其遂于妄相而起念也。或虽知是假，仍复念念不停，使虚

妄相，于心纷扰，故名曰妄念。言其虚妄之相随念而起也。故妄念一名，含此二义。对治方便，亦有二种。（一）离相，如本经前半所言是也。必须彻底觉悟。根身器界一切境相，皆是空花水月。迷着计较，徒增烦恼。并须持戒修福，断其染缘，除其贪瞋。如是观行久久，情执渐薄，妄想亦随而渐少。何以故，所谓妄想者，莫非情执使然耳。是以离相为离念之方便也。此一法也。（二）离念，如本经后半所言是也。盖以无始来习气之深，虽知相皆虚妄，而攀缘不息，必须于动念处着力，向心源上返观。所有持戒修福六度万行，弥复精进，以历事而炼心。若打得念头死，则一切分别执着自无。而相之有无，更无关系。何以故，能不起念，一切相不离自离故。是以离念为离相之究竟也。此又一法也。此两种法，可并行而不悖。离相即是离念，离念方能离相，故曰不悖。然离相但离前一重妄念，所谓逐虚妄相而起者也。离念是离后一重妄念，所谓妄相随念而起者也。故须并行。并行者，非拘拘于先离相后离念也。谓离相时兼修离念，则离相方能究竟。离念时兼修离相，则离念更得方便，当同时并行。总之，众生既为一切法相所迷，从不知返照自性，安知自性是与众生同体。又安知内而五蕴六根，外而山河大地等一切法，皆是唯心所造。此既不知，便不知佛令一切法不应住者，是遣其分别执着取相之病，与一切法并不相干。取相之病若除，则内而五蕴，外而山河等一切法，便如楞严经所说咸是妙净

明心性淨明体。何以故，一切法皆只有相而无性。非无性也。一切法之性，即是自性也。何以故，一真法界故，然则又何可遣耶。又何必遣耶。此法法皆如之真实义也。所以起信论云，“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须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真如之异名。若住于此，仍是取相。有所取，便有所立。虽汝将一切法相遣尽，而独立一菩提之相，便非一切法皆如了。何以故，有立便有废故。本性为万法之宗，无所不包，无所不具。立一而废余，便非全性。岂是无上正等，又岂是正觉耶。此经前半，尽遣一切法相以显菩提者，除其取着一切法之病耳。因恐或犹取着乎菩提，故后半部开章即复遣此。此病既遣，则性德全彰，法法皆如矣。无可遣者矣。亦无可立者矣。行人最后之目的在此。

诸法缘生

诸法缘生者，谓一切法本来无生。但由因缘聚会，假现生相耳。此意，盖明诸法是假相而非真性。以性乃本具，万古常恒。非由因缘聚会而生者也。故标题曰无性。言其但有相而无性也。当知佛书所言性，皆指心体之性言，与俗书所谓物性性格等说，绝不相侔。而一切法既皆为假现之相。可知一切法之当体，如幻如化，如空中花，如水中月，绝非实物矣。故标题曰体空。此体字指当体言，犹俗语所谓本身，非谓性体也。是故缘生之义，即显其有相无性，当体是空耳。

福德及具足身相，显无性义便。法施，显体空义便。故分配言之。由是可知，说缘生，无异说不可得。而说不可得，亦无异说缘生。何以故，心之行动，亦缘生法故。所谓无明缘行是也。夫众生处处执着，一言执着，便有能所。就能执一面言，无非妄念。就所执一面言，便是诸法。今告之曰，汝以为有能执者耶。心行叵得。能执之意，当下即空也。又告之曰，汝以为有所执者耶。诸法缘生。所执之法，亦复当体是空也。如此开示，正是将众生执见，从根本上推翻。若发觉者，通达此理，我见可冰销矣。何以故，我见之起，起于执实。既认妄念为真心。又以诸法为实有。遂致我见不能遣除。故欲遣我执，最妙观空。佛称医王，又称空王，即谓能医众生执实之病耳。

修时不可取着法

明得一切唯心，则知虽观相好而不执实。其分别执着之情识遣矣。所以念佛人虽观见弥陀现前，极乐现前，亦不可着者，此也。何以故，相由心作故。自性清净心，本来无相无不相，相不相更不必置念故。此理不可不知也。当知置念，便是分别矣。执着矣。盖发心时，即不可取着菩提法者，因少有所取，便着色相。便是向外驰求。便非正知正见。便是法执我执。便与空寂之性相违。岂能见如来哉。所以令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此也。否则盲修瞎练，走入邪道，欲煮沙以成饭，永永不能达到目的。因修行是以见如来为目的故也。

故应通达也。然而遣相者，但为不可取着而已。若误会是灭相，则又大非。

不住相不灭相

行人对于扼要之修功，惟在不取相，不灭相，而以性为中枢。迨已证得空寂性体。以熏习力故，便亦不取不灭。随机应缘，大用无尽。岂但相不住，性亦不住，并不住亦不住矣。而大圆镜智之中枢自若也。此之谓以无我人等修一切善法则得无上菩提。此之谓金刚般若波罗密。所以传佛心印者也。通达此理以念佛，便得理一心。必生常寂光净土。

得成于忍

平等法界，本来一切法无我。学人先当开此正知。如是知己，便如是行。云何行耶。最初所说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此中所说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也。换言之，便是广修一切法而行所无事。久久功醇。则心若虚空。虽一切法炽然行之，不厌不倦。而相忘于无何有。是谓不受。不受者形容其一心清静，不染纤尘也。且自然如是，而非强制。恒常如是，而非偶然。则悲智具足矣。定慧均等矣。分别执着之我相我见，化除殆尽矣。至此地位，无以名之。名曰得成于忍。然此犹菩萨境界，而非佛也。故继此而明诸法空相，本来不生。若至于一念不生，不生亦无。则随顺而入如来平等法界矣。闻斯要旨，当静心思惟之。

直向此中荐取

本经皆说无我。至此则说无我原无。夫无我尚无。则是无住亦无住矣。不取亦不取矣。何以故，一切法本不生故。且亦无所谓不生。何以故，法即非法，相即非相故。夫而后究竟无我矣。无我亦无矣。由是可知上来所说无圣无凡。非一非异等义，乃是即圣凡而无圣凡。正一异而无一异。忘其为不受而名不受。故虽无圣凡，而无妨成圣成凡。虽成圣成凡，而依然无圣无凡。一异等等莫不如是。则亦无所谓两边，无所谓着，无所谓中。何以故，一旦不存，那有两，更那有边，那有中耶。非毕竟无也。虽纷纷万有，而有即是无也。何以故，本不生故。是之谓如如。是之谓不动。是之谓不取。盖生心不取，即是取矣。生心不动，其心早动矣。生心如如，尚何如如之有耶。生心除我，则我见我相俨然也。若不知向此中荐取。纵令辛苦勤修，终是打之绕，添葛藤也。总之。此处所说，正是极力发挥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至究竟处。即是引导学人，观照深般若处。亦即令一切众生，得大自在处。经文既眼光四射，面面玲珑。闻者亦当眼光四射，面面玲珑。未可死在句下，随文字转。当凝其神，空其心，字字句句，向未动念处体会。若沾滞一毫攀缘相，名字相，便无入处。顷所言当向此中荐取，不辞葛藤，为重言以申明之。标题曰空相者，含有本无相，不取相，两义。盖此一大科，正是说理体。亦正是说修功。行人应先明了理体本来无相，

所以应不取相。且体既无相。故修不取者，便时时处处，皆应观照诸法本来无相之理体。是之谓全性起修，全修在性。然则欲学般若无住之行，何必局定从头修起哉。便可径从诸法空相起修也。故曰当向此中荐取也。当知大乘圆教，亦有渐次，亦无渐次。故禅宗曰，直指向上。向上者，趋向本源之谓。直指者，剪去枝叶。一眼觑定本源处，单刀直入是也。若将此语看呆，以为惟看话头法门，可以如是观照而直入。念佛及修其他法门者，便不能作此观照本源功夫。自失善利，孰过于此。

日常随缘而不变

行人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也。若能如是了解而通达之。则性也，相也，一切分别，一切执着，自然化除。自然无念。自然无有挂碍颠倒。故曰，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能度一切苦。一切行人，若领会得此科之义。应观一切对待之相，既不能离绝待之性而别有。而绝待之性。亦未尝离对待之相而独存。便当于日常一切对待之事相上，虽无妨随缘而行。却不可随缘而转。此意即是缘应了者，得机便了，不与纠缠。缘应结者，亦无妨结，但不攀缘。果能如是二六时中，勤勤观照，密密勘验。心把得定，脚立得牢。自不为相所缚，而泯相入体矣。此是学人第一着功夫。便是随顺真如。便是直指向上。所谓泯相者，泯是融义。非谓断灭。即不着不断是也。所谓入体者，谓契入性体。相融便是契体。

非别有体也。何以故，性体本来无相无不相故。是之谓诸法空相。空乃第一义空。即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所谓但空其相，而不坏诸法。果能如是，则任他万相纷乘，自不为其所动。

生即无生

一切法相，皆是假名。本来即非。盖生即无生也。此明上言不生法相之所以然。须知所谓不生法相者，非有法相而不生。亦非毕竟无法相。乃是一切法相，本为缘生，缘生之法，当体即空。所谓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既本性无，则不生亦亡。何以故，生即无生故。乃为真不生义。若不了其有即是空，而注意于不生。则正是生。何云不生哉。故一切发心者，当在一如皆是上，知见信解。此正降伏。此即无住。果能知见信解如是如是。则虽法相炽然，初何尝生。以本性不生故。则不降伏而降伏。无住而住，住而无住，证入无相无不相之真实性矣。又复生即无生，则亦灭即无灭矣。可见说生灭，说不生不灭，犹是对待而说。实则即生灭不停时。本来不生不灭。不但生灭不可说，即不生不灭亦不可说也。当悉心观之。曰如来说者，如来是法身。法身即实相。故约如来，而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以显无相无不相之义也。此处是明即法相而无法相。即生而无生。非以不生为不生也。此义是明非但生之念无。并不生之念亦无。正是为一念不生写照。为本不生写照。总之。千言万语，无非为令即诸相而

无相。以证生即无生而已。

除无明之妙法

圆觉经曰，“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空花若复灭，虚空本不动。”诸如来圆觉心，是说佛与众生同具之本性。在众生分上名曰如来藏者是也。盖此句是约圣凡共说。非单约佛边说也。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喻众生自无始来，以不觉故，依本来空寂之性，而幻成无明之相也。由此可知无明不过本性中缘起之幻相。犹如空中之花耳。空中本无花也。则性中本无无明也，明矣。空花若复灭，虚空本不动。喻无明若灭，性本不动。本不动者，是言当其现有无明之时，此性原未尝动。当知寻常所言心动，乃无明动耳。由此更可了然但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之本性，当下便现之理矣。又可知取舍正由无明，而无明本是幻相。然则不取于相，当下便如如不动者。因无有取舍。无明已遣故也。是故学人当于不取即无住上，痛下功夫。不然，虽欲不取不可得也。圆觉经又云，“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此与所引楞严经，先以直心正念真如之义相同。譬如恶友，初因无知，误视之为心腹。今知其恶，欲与断交。然以关系长久，未能骤断。必须先与疏远，而后方可断绝。此亦如是。自无始来误认幻识之无明，为其真心，关系密切久矣。今既翻然大悟其非。若不即速掉转头来，认准清净自

性，径与接近。则仍是与无明混在一起矣。故圆照觉相，便是直心正念真如。便是与真心接近。而与真心接近，便是与无明疏远。如是方能望其永断也。所以要紧功夫，全在圆照二字。何谓圆照。前念灭后念未生。正恁么时，一心湛寂，了了明明。是之谓照。圆者，非着力，非不着力，不沉不浮，恍如朗月孤圆，是也。此际一念未起，清净无比，遍体清凉，便是本来面目。初学未有定力。一刹那间，后念又起。便又如觉照。只要觉照提得起，如天平然，此昂则彼自落，则又清净矣。务须绵密无间，使之相继。久久便能入定。至于如如不动之全体，谈何容易遽能圆显。然如此用功，便是随顺趋入也。本经此两句，即是此义。不但应向不取上坚持，还当向如如上觉照。要紧要紧。今更引圆觉经，证明觉照本性能除无明之义。经曰，“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此言自性本来不生也。本来不生，即是本来不动。生灭即指无明。意谓自性中本无无明。说有无明，由于妄见耳。然则今知觉照清净本性，便是正见。邪正不并立。正见兴，则妄见除矣。故彼经又曰，“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生死即谓生灭。此言自性既本不生，则亦不灭。故曰本性无。谓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者，以本性原无生灭之故。并非造作使无也。所以发心便应觉照本不生之性，故曰因地修圆觉。因地，指发心修行之时，修字，即指觉照。圆觉，指本不生之性也。如是修

者，知彼一切生灭幻相，尽是空花，有即非有故也。既如是知，则不为所转矣。不转，明其不动也。故曰知是空花，即无轮转。此两句，与知幻即离之义同。既已知幻即离，所以亦无身心受彼生死。则法性如如矣。如此观之，当可了然径向本不生处觉照，为除无明之妙法矣。何谓本不生处。即于未起念时觉照是也。念且未起，何所谓相。更何有取。果能如是绵密无间，则于不取自有把握。总之，一面向不动处，摄心觉照，以成就其不取。复一面于遇缘时，坚持不取，以圆满其不动。庶于如如性体，得有入处。

观缘生法入真实性

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缘生无实之幻相何也。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病，特为巧开方便也。此中有二要义。（一）凡夫之所以为凡夫者，无他。背觉合尘，向外驰求耳。何故向外驰求，无他。分别幻相，贪着幻相耳。何故分别贪着，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耳。由是之故，愈迷愈深，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深观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到底一无所得。所得，唯一苦味而已。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是也。果能常作如是观，洞明皆空之理。庶几不再受骗，而能死心蹋地回光返照乎。此所以欲观无为之真性，应

先观有为之幻相也。此第一要义，必应了知者。（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无明隐覆。有如一轮杲日，尽被乌云遮盖。光明全暗，太阳看不见了。此亦如是。妄念纷动，未曾暂停。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识，何能观见本性。此与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昏扰扰相，是一个道理。故圆觉经曰，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终不能至。”轮回者，生灭之意。寂者，无声。谓真如非可以言诠也。灭者，无形。谓真如非可以相显也。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曰大。体备万德，用赅万有，曰海。如来大寂灭海，即谓如如不动之本性也。可怜凡夫，全是生灭心，即发心作观，亦是生灭见。今欲以此生灭心，生灭见，观不生灭之圆觉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至。不能至者，言其南辕北辙也。然则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我世尊大慈，今语之曰，勿忧，有妙法在。其法云何。宜观诸法缘生，自有入处矣。此意，无异曰，初不必强息妄念。虽欲息之，亦不可得也。但当向有造作，有对待等，之一切有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如同梦幻泡影露电一样。使此心洞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生起之幻相耳。实则生即无生。从此可知，表面虽万象森罗，而其底里，全然乌有。时时处处，如是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何谓功德不可思议。当知观诸法缘生之理，若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便能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何以故，

有相，则诸法千差万别。相空，则诸法一如故，诸法一如，即是性光显现故。性光显现，即是无明已明故。虽无明未必遽断。未必遽与如如不动冥合。而智理冥合。实基于此。何以故，妄念从此日薄故。对境遇缘，不易为其所转故。由是言之。观诸法缘生，无异观诸法空相。观诸法空相，无异观如如不动也。换言之。观生灭之有为法，如梦如幻，便不知不觉引入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功德何可思议哉。此第二要义，为吾人更应了知者。合上说两重要义，可见作如是观，譬如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轻轻巧巧，拨云雾而见青天，真善巧方便也。

醒梦作为皆是幻

作梦之因为何。意识是也。若无此因，缘亦无从遇矣。故曰至人无梦。盖有道之士，妄心虽或未断，必已能伏。故梦少也。由此可知一切皆唯心所造矣。可怜凡夫，梦时固是妄心。即其所谓醒时，亦全是妄心也。故其所谓醒，依然是梦。何以故，从来迷而未觉故。若其已觉，决不致但知梦中之悲欢离合，得失穷通为假。而又认所谓醒时之悲欢离合，得失穷通为真也。须知醒时之心，与梦时之心，既皆是妄非真。所以醒时种种境遇，或由计划而成，或出意料之外。与其入梦之或由于日有所思，或由于神灵托兆，其理由全同也。而转眼皆空，了无所得，亦复毫无二致，岂非醒时即是梦时乎。故警告之曰如梦也。乃迷恋其中，计较分别执着不舍。

真痴人说梦矣。故曰众生从来不觉也。今曰如梦，正唤其速觉耳。或曰如梦之理，说世间法，诚然不诬，而永明寿禅师曰，大作梦中佛事。何以佛法亦可作如梦观耶。此有四重要义，不可不知。约凡夫言，其义有二。（一）佛法作如梦观者，不可执着之意也。佛法重在破我。若有执着，我何能破。故应彻底遣之。佛法尚不可执，何况世间法。（二）学佛者为证性也。若不证性，便不能超凡入圣。而性体空寂。故一切修功，必应归无所得。方与空寂之性相应。佛法作如梦观者，令其勤修佛事，而归了不可得。庶几能所双亡，智理冥合也。约佛菩萨言，其义亦有二。（一）佛菩萨皆是已觉之人，其大作佛事广度众生而能行所无事者。视之如梦故也。视涅槃如昨梦。所以不住涅槃。而大作佛事。视生死如昨梦。所以不住生死，而常在定中。（二）菩萨作佛事者，自觉觉他也。至于佛位，觉已究竟。而仍作佛事者，因无尽之众生，尚在梦中。以同体悲故，不自以为究竟也。故常行菩萨道，而现身于大梦未醒之众生中，而作佛事。所以永明曰，大作梦中佛事耳。综上四义，可知大觉者视生死涅槃，本无可得。故曰，生死涅槃，如同昨梦。意谓，住于生死，固是作梦，住于涅槃，亦是作梦。必一无所住，乃为大觉耳。

附录古德法要六则

警语

修禅人，定要做到一切时一切处，皆能保持真心清净，绵密相应，片刻而无走漏，才能出离三界。若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到了临命终时，就难保中阴业识不入轮回而受生。禅人，如果彻见本性后，能保任得严密，不杂用心，于一切境缘上，毫无动念，心净自在，此种人，虽然报身尚在，其心已入自性净域，超然于生死苦乐之外，值得景仰而赞叹。若是但慕虚名，而不能亲入其实际，依然逐境生心，则前途险恶，不堪设想。事关永劫安危，故不宜不注意也。

验心

学道之人已得真心现前时，但习气未除，若遇熟境有时失念，故须用功保养，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验此真心时，先将平生所爱底境，时时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爱心，则道心未熟。若不生憎爱心，是道心熟也。虽然如此成熟，犹未是自然不起憎爱。又再验心，若遇憎爱境，特然起憎爱心令取憎爱境界，若心不起，是心无碍，如露地白牛不伤苗稼也。

禅宗古德之言

玄沙禅师曰，夫古佛真宗，常随物现，堂堂应用，处处流辉，隐显坦然，高低尽照。是以沙门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心，方为究竟，森罗万象，一体同源，廓尔无边，谁论

有滞，尘劫中事，都在目前，时人旷隔年深，致乖常体，迷心认物，以背真宗，执有滞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于私作解，纵有商量。浑成意度。古德云，情存圣量，犹落法尘，已见未忘，还成渗漏，不可道持斋持戒。长坐不卧，住意观空，凝神入定。便当去也，有甚么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万劫定，凝神寂静，闭目藏睛，灰身灭智，劫数满后，不免轮回。盖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耳。故知看读公案，大须智力，未可徒记言行，以资谈柄。五灯指月诸书，收集诸禅德，终生未澈者，亦大有人在。纵饶坐脱立亡于弹指间，亦只许其修行得力而已，必论见地透澈，犹有事焉。纵有舍利无数，肉身不坏，亦只可称法门式范，切莫被其瞒却人天正眼也。

任心自在

牛头山忠和尚，学人问，夫入道者如何用心，答曰，一切诸法，本自不生，今则无灭。汝但任心自在，不须制止，直见直闻，直来直去，须行即行，须住则住，此即是真道。经云，缘起是道场，知如实故。又问，今欲修道作何方便而得解脱。答曰，求佛之人不作方便，顿了心源明见佛性，即心是佛，非妄非真故。经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

无作成行

诸圣以无为而得名。圆修以无作而成行。不分别诸境，是真调伏心。了一切法空，则常在三昧中矣。

离相念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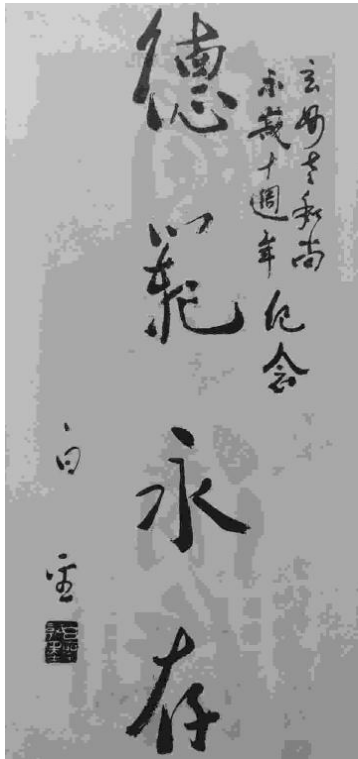
行人平时修行，若但修般若，诚恐见理少有未圆，落于偏空而不知。尤虑其心怯弱，或致退失而不觉。若但修念佛，不但生品不高，且恐未能一心。何以故，不知离相，必住六尘。心有尘扰，岂能一心。故莫若离相与求生，合而修之。念佛，生心也。离相，无所住也。此心虽空空洞洞，却提起一句佛号，正是生无所住心也。

玄妙老和尚示寂十周年纪念

滴水清凉

永明寺印行

壹、滴水因緣



玄妙老和尚法相



玄妙禅师

玄妙道德五千字

妙法莲华七卷经

太虚

(玄妙老和尚参访大陆时 太虚大师亲书对联见赠)

玄妙老和尚略传

玄妙老和尚字悟真，民国纪元前十二年出生于台北县内湖乡碧山村白石湖农家，父黄老婴，蔼然长者，师幼即聪颖过人，秉父遗传，性尤慈善，年十岁，入私塾攻读，敏悟强记，三年间毕四书及经史，塾师异之，尝谓师之父曰：“是儿乃汝家千里驹，他日飞腾，不可量也。”盖其峥嵘头角，已不同凡俗矣。年十三，转入内湖国民学校，时达净老和尚住锡碧山岩，大弘佛法，归者甚众，师课余之暇，恒往聆听，心喜之。迨毕业后，闻法日勤，信解益进，感人生朝露，世事无常，慨然有出世思，于十九岁时皈依持素，家人或劝之，弗顾也，至民国十年，师年廿三，法缘已熟，乃于十二月初八日于碧山岩礼达净老和尚为师，圆顶为僧焉。师志既达，欢喜无量，旦夕服役，辛劳备至，山下汲水，山中取柴，人皆苦之，师则晏如，某日，父来视，见状垂泪曰，“儿出家为求清福，今受苦若是，曷若返俗。”师笑之曰“苦中自有乐，愿父勿忧。”嘻，是岂常人所能者哉。如是者历一载余，方移住观音山凌云禅寺，任客堂一期，继任副寺，咸称其职。至民国十二年，该寺本圆老和尚开坛传戒，师乃受具足戒，时年二十五矣。次岁，达净老和尚兴建圆觉禅寺，召师返助其事，居二年，自念流光易逝，为修习禅观计，乃毅然买舟渡海，初至福州鼓山涌泉禅寺，又三年后朝礼南海普陀山，足迹遍江浙间，凡名山古刹，若宁波、天童、育王、观宗、

杭州灵隐、昭庆、云栖诸寺，师皆曾留住，所至亲近诸善知识，获益良多，及民十九年，自上海再返福州，至大雪峰崇圣禅寺，参礼喜广禅师，请示修禅法要，禅师当代宗匠，与师法缘殊胜，慈诲殷殷，盘桓一载，师已深得其心要矣。至民廿年冬，去泉州承天寺，聆会泉老法师讲大佛顶首楞严经。翌年，于厦门南普陀寺任客堂职。是时寺之方丈适为太虚大师，大师佛教领袖，万流景仰，师受熏陶，德业更进，迨虚大师任满后，继任方丈常惶法师，亦为佛门英杰，知师之能，更聘师任监院。南普陀寺本东南有名丛林，住众常达二百余名，且自办有闽南佛学院及佛教养正院，学僧复有百余，经常费用，开支浩大，师虽责任艰巨，然胥能筹措裕如，不虞匮乏，出其余力，复创建功德楼一座，雕梁画栋，巍峨庄严，计费四万余金。不特此也，其尤可赞叹者，乃师之修持精进不息，一有余暇，即埋首于佛典之中，故一时硕彦，皆乐与师游，三载监院，师之声誉日隆矣。民廿六年，七七事变起，大局日非，遂飘然一身，走避香港，居数月转赴南洋，经槟榔屿星洲各埠，于马来半岛住达八年，法踪所至，缙素仰之，其间曾住锡普觉寺，探阅净土诸经，录其要义，汇成一册，曰“净土精华录”，于星洲梓印一千本，以公于世，良以其所集者，皆关于修证启悟之文也。民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师闻而喜极，于次岁十月之末，乃自星洲乘轮启程，十一月十一日抵基隆，去时一少年，归来发将斑，河山

依旧，人面多非，二十载寒暑一弹指，师之感慨可知。而目睹本省佛教之衰落，更怒然有兴复之志。及民三十六年任圆觉禅寺住持后，首于次岁募建寺之东楼，继翻修功德堂，三十六年八月十日众推兼任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副主持。改修该寺禅堂等。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遂掩关静修，远近慕名问法者络绎不绝，闻师开示，皆欢喜赞叹而去。关中三年精研诸经，集有“圆顿心要”及编成“修证圆通”各一册，前者集诸经之精要，后者示修证之法门，见者争传焉。民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师掩关期满，是日不期而集者四五百人，群相瞻礼，盛极一时，皈依者摩踵相接。四十二年更装置电灯以为开山三十周年之庆，四十四年秋再建藏经楼。同年又建饮水池，四十五年春掩关藏经楼。寺务一切委任监院正定法师办理。四十六年修理下层二楼作为佛学专修班讲堂及学舍。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再度掩关，静中急思一意专修，住持一职决定辞退，并经推选监院正定法师继承，复提倡兴办佛学教育。命正定于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创办佛学专修班，老和尚自兼导师，同时接受台北十普寺三藏学院白圣老法师暨学僧来山合办结夏安居三个月。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该班二年修业结束。四十八年夏因白石湖纳骨堂部份为台风毁坏，翌年成立新建碧峰塔委员会。四十九年春掩关四年期满出关。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建塔破土兴工。五十一年春老和尚得林阿九、李文祺、二位大护法于阳明山永福里献地，同时计划开

山永明寺。五十二年春“滴水集”一书问世，此集乃节录大善知识江味农居士所著金刚经讲义而成，多属修证方面最关重要之文，可供修行人印证自心之用，惟愿今贤后哲见者闻者同修此圆满菩提同证此无智无得之妙道也。五十三年春完成般若关房。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正定和尚退休住持一职，复由老和尚担任。同时兴建山门五十五年春完成。五十六年古三月二十五日圆寂于永明寺般若关房。世寿六十有九龄僧腊五十戒腊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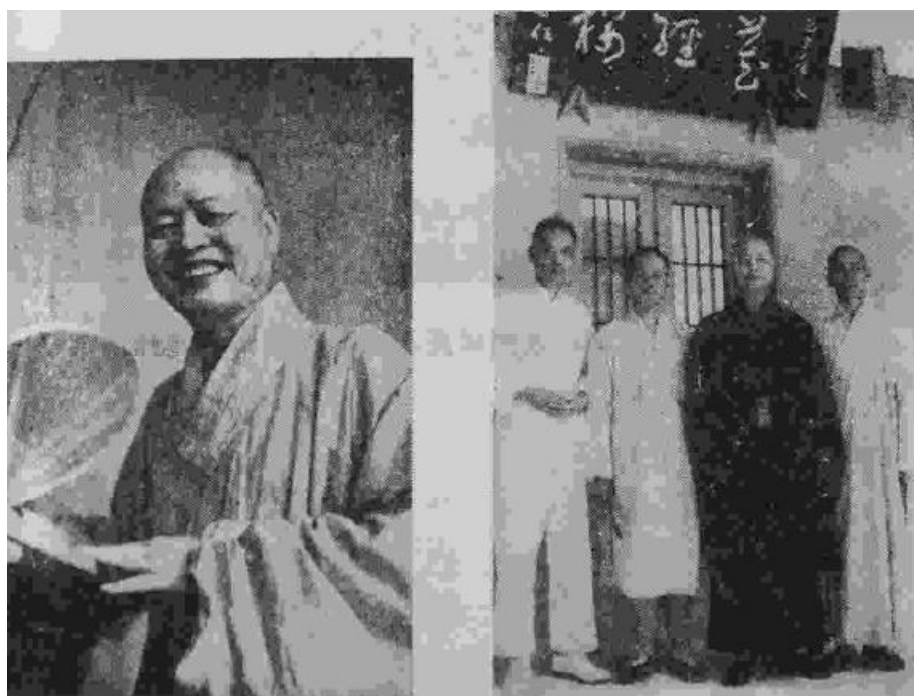
照片



玄妙老和尚第一次掩关圆满留影在圆觉寺大殿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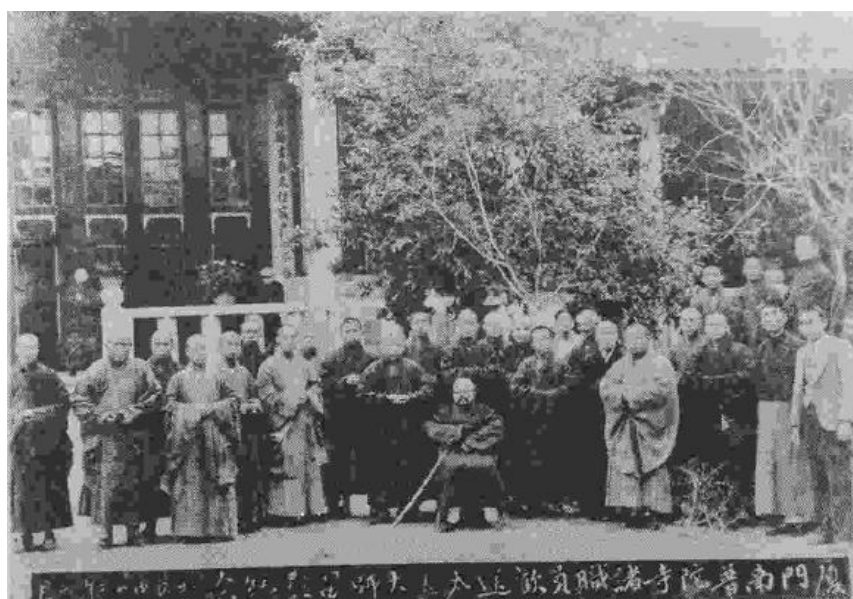
玄妙老和尚第二次于圆觉寺掩关时留影



玄妙老和尚手中之扇信 玄妙老和尚第二次出关
定主持法师已赠送 晓云法师 后在关房门前留影



玄妙老和尚掩方便关时民国五十四年永明寺般若关房
外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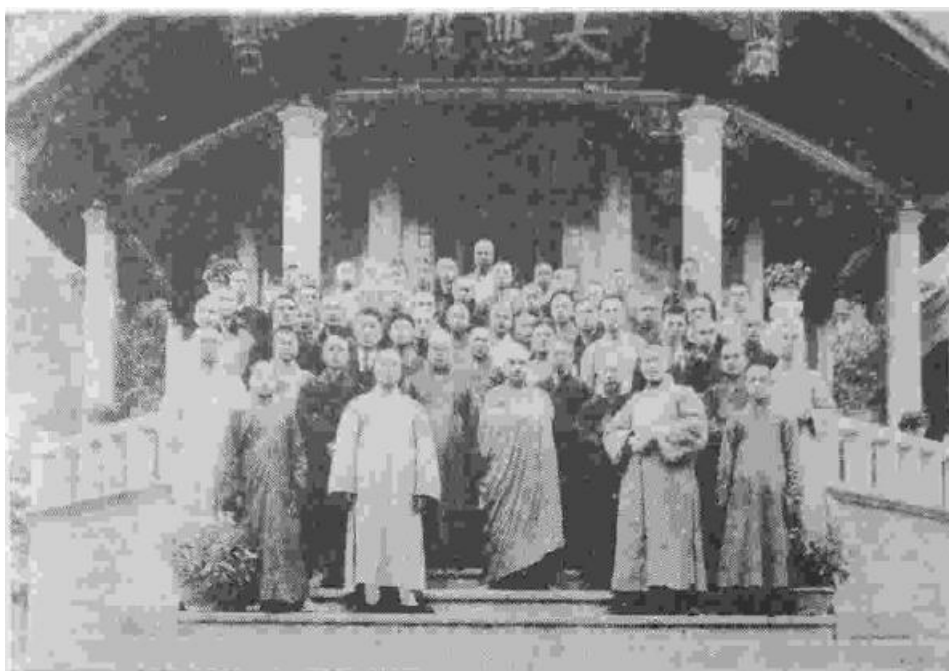
玄妙老和尚年青时（后右）当职南普陀寺参加留照



民国二十四年厦门各界欢迎太虚大师时玄妙老和尚（前排右四）参加留照



玄妙老和尚（右立）任南普陀寺监院时创建巍峨庄严之功德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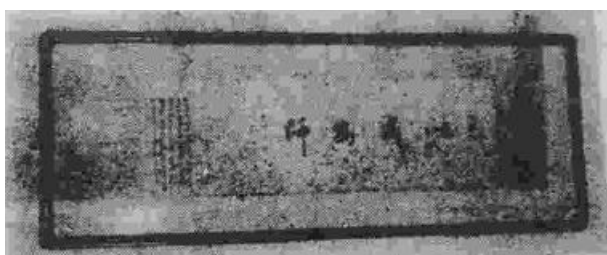
玄妙老和（前排左二）任职南普陀寺监院时与闽南佛学院师生欢迎慈航法师（中）



玄妙老和尚（左六）任职南普陀寺监院时欢迎常惺和尚寄尘法师回沪时留影



弘一大师为当代律宗高僧常以书法结缘玄妙老和尚参
访大陆时得其亲笔赠墨宝极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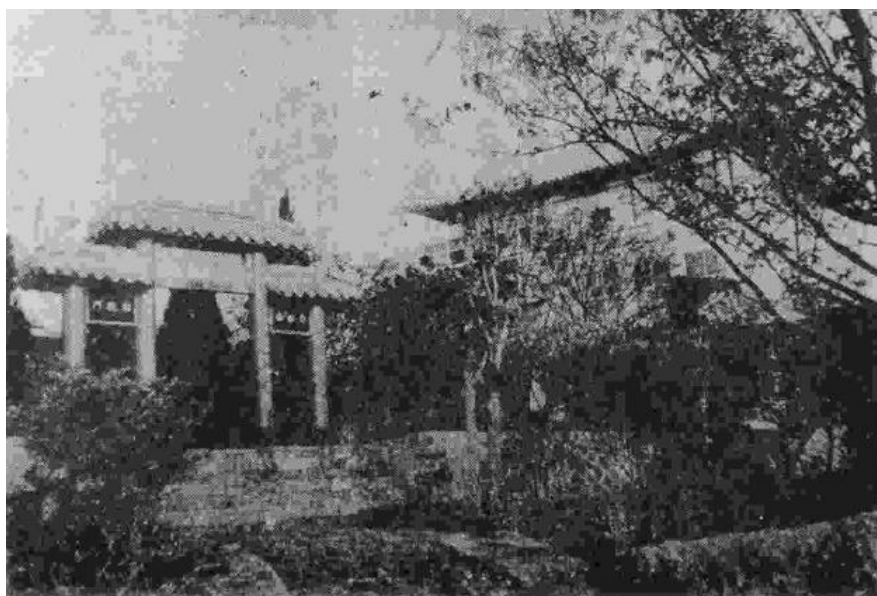
晓云法师向重佛教文物尤以古德墨宝片纸双字视为为
珍贵信定得承弘一大师赠恩师墨宝“以戒为师”因请晓云法
师题跋数语以为警策 晓云法师题跋云：

信定法师承奉玄妙老和尚衣钵 和尚早岁行脚内陆参
访名山亲近大善知识弘一大师亲书墨宝见赠信师得珍存一
代高僧手泽并以此为暮鼓晨钟持嘱题字以纪念云乙卯季冬
晓云敬附随喜



释迦牟尼佛

永明寺大雄宝殿供奉



永明寺山门



五十七年十月永明寺住持信定法师掩关一年圆满
请 白圣老法师启关后留照



住持信定法师掩关前留影



六十四年七月一日晨佛前献地仪式住持信定法师将后
山地捐赠与 晓云法师兴建般若禅苑



般若禅苑清凉亭畔之晨 晓云导师为同学们讲授佛教园林思想



莲华学佛园 晓云导师与同学暮色中提示细认本地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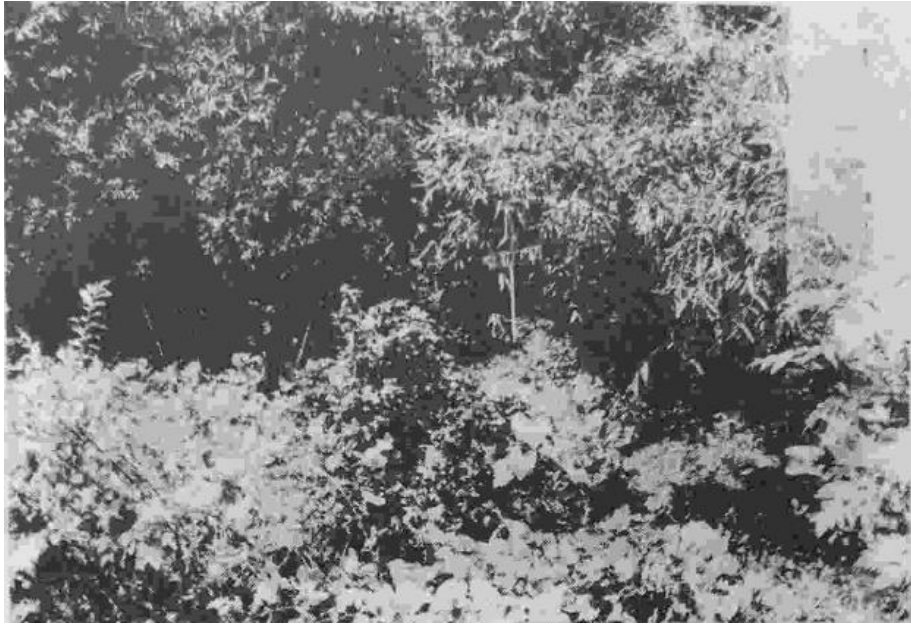


莲华学佛园恭请 续祥老法师开示（并为般若禅苑兴建之设计）后参观般若关房与住持信定法师等留照



般若关房改建为玄妙堂（玄妙老和尚纪念堂）

莲华学佛园同学课余协助工作



般若禅苑原是青苍翠竹之幽静园地



朴素庄严之般若禅苑外貌



玄妙老和尚纪念堂 晓云法师 撰
“玄心旨暢空三界妙义法融满大千”



玄妙老和尚纪念堂

學在菩薩
行處
信定行者
玄妙

一者發起無上大
菩提心二者任持
諸佛正法三者隨
所聞法如實修行

大寶積經·佛告尸棄梵王言善
薩以三種最上供養如來·錄華
能定大德供養·民國甲午年

玄妙

萬緣放下
一心念佛

柔定大德惠存

玄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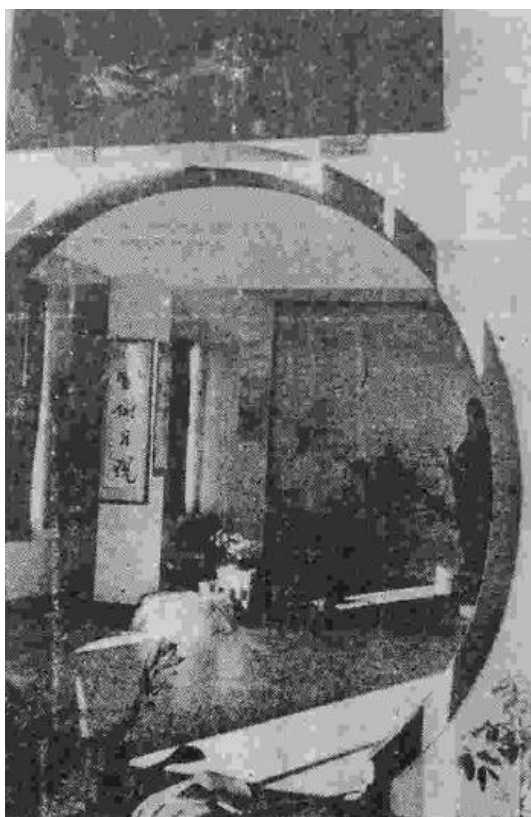
玄妙老和尚勉示弟子墨寶



永明寺极乐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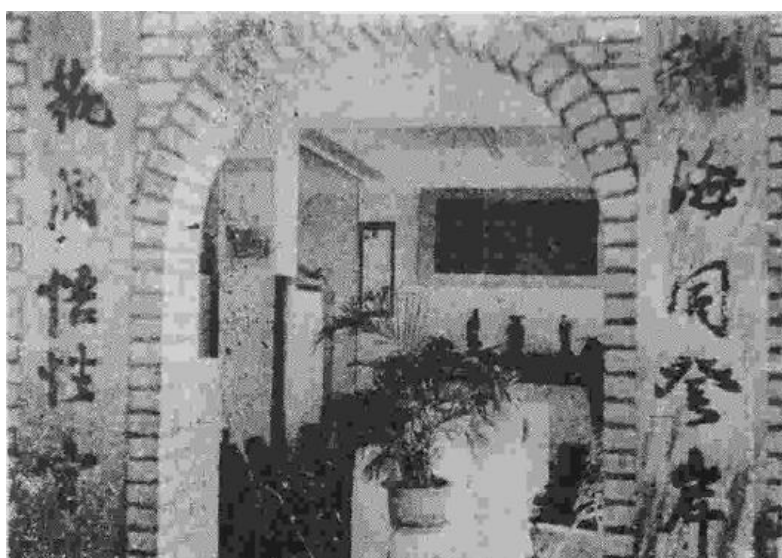


永明寺新建极乐国土室内设备



“华梵文化”

玄妙老和尚纪念堂第二层提供为创办华梵佛教学术院
研究室陈列室之应用（陈列室之一）



“一乘门”

华梵佛教学术院（研究室之一）

序

释晓云

滴水集是玄妙老和尚掩关时的般若法味，佛法三藏十二部，宗归般若净化思想，菩萨悲智精神，三般若、五般若为般若能生佛，笔者与永明寺因缘之关系，也可说是滴水集之般若因缘和合了。

诸法因缘生，没有因缘便等如一切人物事相，只是单元化的存在，因缘和合了，则事相交辉，好的因缘，便会产生好的和合，便会成就好的善行善业。冷静的观察，世间缘务道务之发展和推进，无一而不是诸缘和合而成的，真是缺一不可，永明寺开山祖师圆寂十周年纪念，永明寺住持为报师恩，滴水清凉印行面世，请为序言；笔者深感缘会之难得，就记忆所及叙述尘影，借以奉告开山祖师常寂光中，愿为含笑加持，永明宝刹，法轮常转。

记得八年前，第一次到访永明寺的因缘：一位香港认识的佛教友人（已故的庄文湛女居士）她知我只身来台任教华冈，曾带着珍贵的食物亲自来山探问我几次。（我亦曾陪师友及同学到她依止的道场弥陀寺午斋）有一次，她要陪我去永明寺参观，同时也想介绍信定住持师与我认识。这位庄老居士，菩萨心肠，希望我与附近不远的永明寺人士有所往还，因彼此是出家人，有事可以联络关照。那是民国五十七年的初夏时分，我想虽是回到自己的祖国宝岛，一时未免也觉得

人地生疏之感，于是在庄居士陪同之下，第一次参访永明寺。当时第一个印象，颇觉得气氛宁静，好像常住人数不多，当我在大殿礼佛后，步过前廊，一时感觉一种苍凉的意味，后来经庄居士告诉我，永明时的开山祖师玄妙老和尚圆寂不久，他的女弟子信定住持师现在掩关中，因此恍然，也感慨人杰地灵，非虚语者！

当日我与信定住持师的见面：我和庄居士站在竹篱间着的关房外面，她站在关房内的窗门下，彼此没有多谈，几乎都是由庄居士作两方面的介绍，原来这位庄居士亦是信定住持师的真挚莲友，所以她还为我关照说：“以后法师有时可能带些同事、学生来这里打扰常住”信定住持师笑容满面的招呼我们，这初见面亦只是寒暄几句而已，当我们告辞时，这位住持师转过身来，赠送两本小册子“滴水集”、“修证圆通”；她说，是老和尚两次掩般若关中的笔录遗作，我表示谢意。

我们走在黄昏的山路上，我和庄居士分手，她乘车下山返回新北投常住，我则乘车上山回阳明山。山风晚凉的仲夏之夜，我独坐灯下，打开今日带回来的“滴水集”翻看，原来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义的节录，对修习般若禅行，精简要义。而我当时正在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研究所开讲“三般若”一门课程，一时般若味浓，冥思玄会，直至中夜，礼佛后，沉思今天庄居士介绍的一番话，内心想着；假如我和一所道

场往返，我亦要知道一点该道场的法脉所宗，永明寺的开山祖师，曾掩般若关，这是现在永明寺的法泽流芳。有时我下山，车经永福里（以前名永福里）时，都特别探首窗外，望望永明寺的那个山门牌坊；心中总想起，在那丛丛疏林曲径后的永明寺，有老和尚曾掩般若关，可是我在一两年中，亦只是到过永明寺三几次。

有一次约同李恒钺、顾世淦、许巍文教授及研究生，假永明寺午斋（事前由人去联络准备），这次的约会，是关于商量今后佛教翻译如何能适合时代之弘法工作。（李恒钺教授曾参加华冈佛教文化研究所，举行关于佛经翻译与语体文之座谈会。李教授曾和他太太到华冈宿舍来详谈关于本人来台后，应对佛教教育文化发展多着想）所以那一天，我们大家午前到永明寺座谈，对于翻译，作多方面的交换意见，当时我们还讨论选几部比较简短的经文，而且深具教育意义的经，译成语体文，再进一步，译成外文，这是在庄居士陪我去参访永明寺以后，我再到的第一次。后来一次是信定住持师出关（请白圣老法师开关），当时文化学院师生也有几位去随喜，而我当天有课，只去参加午斋，这是在记忆中最明显的往事。我在华冈所授的佛教课程，当时住在永明寺的年轻尼师也来旁听，从中部来到华冈要参加旁听的青年人，我也替她们向永明寺住持师借单。我虽然没有经常到永明寺，但华冈佛教文化研究所与永明寺来往的青年人经常有联络。

回想当时，云门同人计划在永明寺设办莲华学佛园的最初动机，是曾经深思考虑和计划好几次地方，然后才决定的。有一次我告诉修慈师说：“前两天早晨起来静坐，便想起要办一所学佛园，竟然有居士要我们去看地方。”五十九年的初夏，褚柏思居士要举家移民美国，一番好意的来告诉我，希望我能承受他在北投住的房子，能在台湾继续兴办云门学园（褚居士老早便相识，早知香港云门学园发展的情况），我当时正忙着为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编清凉月杂志，可是有感于这位居士的诚意，于是要一位青年陪我乘车去看他的房子，但觉得环境不适合，遂无有一点承受的意思。我回到华冈后，修慈师到我房间，对我说：“如果能够办一所学佛园，给我们用功，我知道我认识的同道，也有想来亲近法师的”。佛法说心生法生，当我们这动机的起念在心中，过不久又有一位知寂老法师是基隆佛教莲社的住持，他说有发心人要献地佛教办学，我与修慈师等数人同去看地，但并不理想。过几天老法师又陪同去五城溪北山庄参观，庄主陈青龙也说要献地，仍然觉得不合理想，总觉得不是这样简单的事。而且，我在华冈的教务及所务也相当忙，只有休假日，我尽是可运用（故八、九年来，我从未例假的休息，而且星期日更忙）；当我细细的思惟，以出家人的立场，应有些时间教导后一代的出家人（当时虽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但也没有固定的所址）若论宏法的责任，理当也应顾及出家众培养之重视。后

来便由修慈师代为送信约请永明寺信定住持师，同时另写一信寄给大佛寺住持能定法师共来商量。初时的计划是借用永明寺大殿右面的小客厅当课室，以三年为期；预算可安排四、五张桌，只教十个、八个人。素闻能定法师对佛教事业也感热心，故她对此建议也甚赞同，认为佛教教育是很需要的。因此她即认定捐一些用具，信定住持师当时也表示赞同，因为僧伽教育是她恩师的遗志，但她认为要回去与常住的师父们商量。就这样一谈，我也两三个月没有到过永明寺。后来有人来告诉我，永明寺已开始动工，在原来的旧房子，增盖楼上一层供我办学作课室之用。我听到这件事，马上要一位同学去告诉住持师，千万不要为这办学建课室，因为我只可能是试办式的，不知将来的成绩如何。但是这个青年人回来告诉我，这楼房已经将近建好了，我于次日到永明寺看看，果真快要完成了，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反而对住持师的发心，恭维赞叹。一切随缘，然而，心中好像增加了重负，因为凡事要慎始慎终。

所谓因缘生法，事实如此；从开端而至发展，一切皆是因缘和合。虽然莲华学佛园，乃至去年成立的华梵佛教学术院，一切皆由因缘之发展，我们不敢说，真的对佛教有什么贡献，不过以这七、八年来，永明寺住持为纪念恩师筹建纪念塔，辛辛苦苦增建了房舍，而本人亦不辞劳苦，担当办学的艰巨责任。虽然人物两力未足充裕，但是对意义与佛教前

途，总是义不容辞，就在这种原则上的大义，我们算是合作了。

永明寺位于阳明山腰，没有像阳明山中那种风雨云雾，亦有阳明山的宁静幽趣，不知道开山祖师当时命名“永明寺”之意趣，是否仰宋永明禅师禅教道隆，抑以慧灯常照永明不息之意义；而今我们设在永明寺内之莲华学佛园，和华梵佛教学术院，宗天台如来禅法脉，禅教并重，净土安养，去春，云门同人筹建之“般若禅苑”（永明寺住持献地），今夏永明寺常住增建极乐国土，这是内外熏修之环境，中国佛教禅净双修之道场。极乐国土是信定住持师多年策划而改建的，将原来的关房，扩充地盘，兴建三层楼宇；第一层“玄妙堂”纪念恩师开山祖；最上一层布置极乐国土，安奉阿弥陀佛，庄严肃穆；第二层面积最宽，部分供作增加莲华学佛园课室之用，大部分为成立华梵佛教学术院之研究室，及华梵文化之陈列室。所以，今年我们云门同人非常忙碌，就是为了要间隔和布置各种的设备，直至现在仍未将理想的设计全部实现，不过华梵文化的陈列，最圆满的就是有发心居士（傅居士等）奉献观音像一座，慈悲智慧地兀立庄严，这是代表华梵文化的表征，观音菩萨之悲智精神（观音菩萨的多种表现是中国佛教艺术之创作）对我们感受甚深的启示。

永明寺所在地，我们已经命名为“灵山”圣地，虽然面积不广，但是我们运用艺术的方法，和住持师善于利用地方

的设计，所以目前对于一所佛教文化、教育、艺术、学术研究及出版机构来说，已粗具规模；尤其参加研究与参与发展教育之组织，有优秀青年发心献出宝贵时间和精力，共同负荷许多直接间接的弘法工作；如举办四届清凉艺展、出版经书、举行学术性讲座数十次等，而每年举行冬季禅七已八届（有数次是在华冈般若堂举行的）尤为本园最重视之活动者。尤其是近六、七年来我们华冈的佛教文化研究所，能解决一项极为困难问题，就是能得永明寺学佛园师生负责了种种工作的义务任职（因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经常费不裕，未能顾用职员）因我在华冈佛教文化不断的发展工作和国内外佛学人士的联系工作繁忙，今得永明寺莲华学佛园发心的青年悉力以赴；虽然十周年的华冈佛教文化没有重大的贡献，但算尽了能尽的心愿，这我也要感激玄妙老和尚滴水集的因缘！

七、八年来，不断地沉着努力，许多刻苦耐劳的发心人，站在永明寺的各部分的园地，尝工作至通宵达旦，日以继夜；这些青年人为佛教文化学术而献出心力，更能开放愉快的心境，这大概就是佛法慈悲喜舍吧。云门同人师友弟子们，与永明寺的因缘日益深厚，我们与永明寺早结善缘之因，必然要结善因之果；应该是奠定了工作园地与合作精神之基础，而以展望未来，应是有愿不虚的。佛教之复兴，主要是人材的培养，我们默默耕耘，没有作许多夸张的自我介绍，但愿有志熏修德学并重之青年，为教，为中华文化，为自己生命

之前途，好好作一番安排之大计。非禅不智，非智不禅，我们灵山这块园地，就是为培养人材，发扬佛教般若净化思想，菩萨悲智精神。希望不负开山祖“滴水清凉”之遗泽；信定住持发心扩建之辛劳。本人亦更当永怀湛山倓公恩师之教泽，自勉勉人，教观并宏，正法住世，无量祝祷！

滴水清凉印行缘起

释信定

“滴水集”是恩师（上）玄（下）妙老和尚从大陆参学回台后，在永明寺第三次掩般若关时，阅金刚经注而辑录成册印行的（第一次在内湖圆觉寺掩关三年后出版“修证圆通”一册。第二次掩关亦在圆觉寺，并集“圆顿心要与净土精华录”一册）。这次为纪念先师圆寂十周年，并为纪念塔之落成盛事，莲华学佛园师生有感于晓云法师讲解先师掩般若关所集法典之功德，于是发起为编辑滴水集之讲解。晓云法师讲述，由同学笔录，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由同学译为语体文。晓云法师并为此本有纪念性的册子，命名为“滴水集”，在此我对晓云法师致深深谢意。很沉痛的回想恩师在永明寺掩般若关，便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了。记得当时，先师在关中，患高血压症，极为该书之未能早日完成而担心，有一天我送东西到关房外，老人家对我说：“若我讲经，则人易当马耳东风，但若能撰集为书，则在一世中，只要有一个人要看，而得到共鸣受用，也就够了。”于是我才知道先师对滴水集的重视，（也是如今事实的显验，竟然有发挥滴水集意义）他老人家出关后随即请人抄写，并集善信出资印行。

滴水集出版后，先师交给我一支钢笔（是印顺老法师在新加坡送给他的纪念品）说：“这支笔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以后我不再用它了，今后，我于什么时候要去都无所挂碍了。”

我双手接过了笔，和聆听这些话，内心有很多莫名的怅惘，百感交集似的，好像先师就要离开我们而去的预感。

当日永明寺兴建的动机可以说完全是恩师当时的悲心，可能他老人家为我们修行道场的安排，所以坚持接纳善信的献地，先师花费不少精神而作一切的计划，先师曾经对我说过：“圆觉寺是男众道场，非女众久居之地。”这大概是他老人家慈悲为我们女众着想，而有另辟女众道场的计划，由于机缘和合，由先师之皈依弟子林阿九，李文祺两位大居士发心献地。但我当时不知怎的极力坚持不同意，以内心总为设一道场，将来是有很多责任的，所以觉得重负，但先师却说：“既有人发心献地，我们出家人拂人善意，反而要负因果哩！”既然建寺已决定，我亦只有从命。

果然地有了。一切的事就要开展，只得依教奉行，就计划商议关于兴建之事，希望众擎义举，一切如法进行，于是邀约郑柔定，骆能定，李金定，陈如定，邱正慧，高庆定，张悟定，曹严定，陈真定等人发心布施，巧逢明田法师和在外求学的师兄静定师同来此地，明田法师认为：“要建一个道场，必须注意日子、地理与合理的做法，虽然是建寺，但我们并非个个都是圣人，不能不依理，次序做事。”于是明田法师就发心处理一切，在民国五十一年春，破土兴工，同年的夏末，佛殿、寮房，及香积厨等陆续完成，恭请开山祖师，为永明寺住持并驻锡闭关，这就是先师第三次掩方便关

之前，亦永明寺的兴建已经算落成了。

永明寺的环境，淡水河在望，山门正对着观音山的远景，所以有人说永明寺的地理环境相当好，因此有一事值得提起的，就是关于永明寺山门的对联。记得在民国五十二年间，有一天，一位长胡子的老人（听说是当时的立法委员，但尚不知道他是何人）来寺参观，他参观之后对我说：“这个地方以后会有文星出现”，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文星”。但他回去之后，竟写了一幅永明寺对联登在新生报：“永护邦家海宴河清资佛力，明兼日月云开雨霁见天心”，我就将他剪下保存，后来建山门时，就把此对联刻在柱上。

每每看到那山门的对联，我就回忆那一件事，可惜，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姓名，及阅报时，又一时疏忽，只知高兴抄集这对联，而竟忘记把作者名字记下，使我觉得非常抱憾。

本来，我是不相信什么地理风水的，但后来的事实所征，我回想起来，似乎是早有征兆了。从先师圆寂后，我感到空虚，好像大海孤舟，一时抱不着方向，自此发愿掩关一年修忏宿业。我们永明寺本来常住人不太多，平常也没有什么职事，而先师往生后，寺中一切更愿得寂静。有一天一位从香港来的庄文湛居士（原本与我相当熟悉）陪同一位也是香港来应聘任教中国文化学院之晓云法师，到永明寺参观，庄居士并为我们彼此介绍一番，并且说文化学院与永明寺相近，且同是出家人，有时方便联路，当时我表示欢迎，但彼此并

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客气的寒暄几句，我便将先师掩般若关时所集的“滴水集”及“修证圆通”送晓云法师，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因缘。就从这因缘的开始，以后一年多，晓云法师教务繁忙，虽未经常到永明寺，但是她的学生（从其他县市远道而来华冈旁听佛学课程的）也有在永明寺借单的。及至我出关以后，有一天，一位随同亲近晓云法师，并在华冈旁听的同学（修慈师）携带着信约大佛寺住持能定法师，一同上山到晓云法师的宿舍晤谈办学事。那是五十九年的春天，当时修慈师很发心，充满希望的招呼我们，要听我们商谈关于计划在永明寺办学的事：“我山上工作很忙，但为佛教培养人材的意义而且青年人发心要求，我只想作试办性的教十个或八个学生而且多作个别指导，故拟借用永明寺大殿右面的小客厅就够了”晓云法师这样说，能定法师很表赞成，而我觉得培养人才是好事，并且符合先师之心愿，所以当时即表赞同，并要回去与常住人事商量，现在回忆起来，已是七八年前的往事。但是从经验上想起来，从始至终，好像一切的因缘都是自然的发展，这是佛法所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了！

五十九年四月浴佛节过后，我未通知晓云法师，即默默的将原有的房子增盖一楼，筹备兴建一个专用课室，虽然晓云法师谈到只需要借用一个小客厅，但是，我想那里经常有人来往的地方，恐怕办学不够安静，所以在未通知法师的情

形下，即开始动工改建房子供养法师办学之用。当年八月即由法师创办莲华学佛园，因为晓云法师是天台宗法嗣，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宝典，大概因为这样就命名为莲华学佛园，莲华学佛园就在这种真诚而简单的筹备经过便开始正式办学了。本来晓云法师在永明寺办学，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说明，常住提供园地，而关于办学诸事项则由法师主理；但是法师对人一贯很客气，他常对学生说要饮水思源，所以在第二届开办时正式发聘书请我担任学园之园长。其实，这是愧不敢当，不过关于同学健康之关照等是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而且晓云法师她在阳明山教务所务相当忙，故有事需要我负责的我都努力以赴，这是义不容辞的。现在我们永明寺，经常可见到许多精进努力莘莘学子，旦夕熏修、行香、坐禅，早晚上殿功课，而且课程繁重，看来这是一个如法的教育园地，也是精进道场，我本人觉得安慰，我想先师在常寂光中也欣然微笑了。

晓云法师师教极严，学行勤奋，向耽于禅寂，来台后一心一意想振兴禅宗门风，因佛教命脉，维系在禅堂，所谓有大定才有大动。我因有感于法师此种维护培养法脉的愿心，及有识于法师教育及对佛教文化之发扬工作发展之需要；于是在六十四年七月一日将永明寺后山六十坪之地捐赠给法师作为建禅堂之用，以提供日渐增多的学生禅行修摄之环境。去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般若禅苑便在晓云法师及跟随法师

多年之云门年青尼师筹划比照大陆禅堂之规模设计施建下正式落成。般若禅堂在法师主持下，早晚定时静坐无间，同学课余亦多知精进而个别用功，而每年冬季法师都在华冈佛教文化研究所主持禅七之活动，于去年第八届禅七亦在般若禅苑举行，禅堂风仪，可说齐备具足。法师并常在禅堂中举行禅宗思源，园林思想之讲座，先师亲手集的“滴水集”亦曾在禅堂中讲解。

中国人师说孝道，我们有报身父母，法身父母，今天纪念法身父母的恩思，心中有无限的追思感慨。可幸诸佛菩萨的加持，先师生前的愿望——今有晓云法师在永明寺办学培养佛教人才，在种种因缘和合下而不断推进发展，民国五十九年办莲华学佛园，去年为同学深造研究兴办华梵佛教学术院，配合佛教文化事业之宣扬，同时培养佛教青年之服务精神，设立原泉出版社。目前这块灵山园地，已经充满了青年壮志的生机，对他的心愿得已实践开展，我想先师在常寂光中，亦会展眼微笑。然而我更有远大的寄望，灵山永明寺所有教育文化各部门之园地，法轮常转，不退不失，常为精进道场，能竭尽所能的协助晓云法师在此方面之发展，而培养佛教更多的优秀人材。这有意义的发展，去年得善信的发心，为纪念开山和尚而兴建纪念堂，第二层供给晓云法师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晓云法师也发心她的般若妙慧和艺术奇才，房舍落成，她大笔一挥，极乐国土、华梵文化、一乘门、玄妙

堂、清凉亭、明月亭等等之庄严布置，文化气氛，使人徘徊浏览，如入清凉世界，法喜充满，虽付出许多辛劳，为增建房舍而劳碌，可是对佛教有贡献之用途，即使再辛苦，也是觉有意义，民国五十六年恩师去后，一切环境地方没有甚大用处，自从晓云法师到永明寺办学，因缘渐渐更觉成熟，顿使我心中感到永明寺任何一个地方，都极有其善用之处，一花一草，都觉充满生机，虽然办学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彼此合作，而为佛教贡献绵薄，不愧出家为释子，这是我内心上所深深感到的意义。

这本纪念恩师的滴水清凉得以面世，乃晓云法师及其领导的云门同仁，与莲华学佛园同学的发心，这种也是由于教育宗旨，慎终追远的孝思所形成。晓云法师屡屡提及要为恩师出一本纪念册，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愿心，而今得以成就，功德无量。我更希望这些青年，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复兴佛教而努力，这是我无限的祝祷，同时得白圣老法师，及晓云法师为这本纪念册题词和作序，更致以无限感激！

贰、滴水疏义

观不住相

在佛法中除了靠文字了解其义趣外，必须依文字起观照，也就要时时刻刻起观照，以明达佛法的真理。佛教经典乃为我们众生而说，佛经中详细的说出，众生皆有佛性。佛所说法主旨在破相，法性本来空寂，使众生致力于“不住相”是最究竟的。“观不住相”其重心在于“观”之一字。“观”非观察之观，而是反照内心，心内念头一起，分明是善是恶。行人从初发心修观行，以至成佛为止，都以般若智照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及世间一切形形色色之相，都是幻化无实。譬喻在布施时，存着有代价、有功德的心，那么不知不觉就取着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不得自在，所以非起观不可。如果没有存布施的心，但是又觉得自己有布施，就执着有一个布施的法，若没有随时反照自心，即使四自己有所分别，有执着也不知道。在六度观行法门中，以布施为第一，布施能令我们成就无上佛果，如不起观照，心一有执着就不清淨，心地不清淨，就有烦恼，又如何谈得上成佛呢。布施应该不住相，如布施给人，心中又起了一念，他人须要我帮忙，所以我应该布施，这样又是执于应该布施念头了。

我们事事要依佛所说去行，而心中却没有执着任何法可

行，这才是不住于法相。在外表行布施，不起分别心，且能向内反照，正是绵绵密密用功的紧要关头。“观不住相”心中虽已经没有住相，但还存有“不住于相”的念头，又是住相了。因此起观照的时候，心中一层一层进入细密的境界，外境与心浑融一体。如人听音乐，与音乐中的境界相融，是法、不是法、是空、是有，二边不着、二边双照，智慧光所照的东西，两面一同照，事理圆融，如人发心修行自己受用，也令他人受用。然而心虽细密，但在对待上起种种分别心，必须要知道，这个对待心，还没有完全放下，世间上一切境象都是有对待性的，如生死、老幼、高下、长短、方圆、大小、黑白等等，都是有对待、有分别心。

因之出世间法必须离开分别心，而在绝对上来作观照的工夫，转识成智，至绝对空无自性的境界，才能证悟本性。证性最重要的，在于无杂念，念，就是分别心、妄想心，有分别心就堕落对待的执着，既然落于对待，一定时时刻刻去分别执相，第六意识被系缚，所以应藉此观至无念，才是究竟清净。但心中若存有“无念”两个字，仍然是住相，所以要起观至连“无念”的念头也没有，而且绵绵密密用功，性德显现，才是真正所谓“不住相”。佛说如能观无念之修行人，必能趋向佛境智慧。但此无念的境界，并不是短促时间所能达到，必要有长远心的培养，向这方面进修，才能契入佛智。

一念相应

佛所说法，本来皆不可取着，不可言说，而必须在于“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时才能契悟。所以说取法而说法，取非法而说非法，都不是法。因般若心性本是离言说相，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和心识去思量的。自性清静，以“不住相”而入空寂，就是无为涅槃，不生不灭。成贤成圣都是由此“无为”取证，明白这一念相应之真实义理，叫做“实信”。以一念净心相应无量福德，一念相应，是净念相继的根本。一念是净念，净念无念，如镜照明。如念佛，心在念佛缘中，相持受用，信此一念清静，当体佛性，就可以顿超直入无上正等正觉。然也不是听闻此语，口向文字中探求便得。因佛法是妙法，妙法是不可思议境，须依佛经所明之理，回光反照，自性空寂，而无一个佛字，一个法字可安立。如能依经中所明，常作如是观照，就能证悟诸法空寂之性，如空中花、水中月、幻化无实体，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成佛了。

虽成了佛，不自认为有一法可得，既无一法可得，也就不以为自己已经成佛了。金刚经说：“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虽度众生，而不着有众生可度，所以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彻始彻终，一以贯之，“无住”而已。

内照事修并行

学佛之人，欲想求明心见性，必要离名字相，破我见。倘若我见不除，妄想心生，一起念便落着相，这是我们无始

以来的习气病根，不易破除，若果宿根深厚，能依教奉行，内心反照佛经所说，一面用智慧反观内照，停息攀缘妄想，另一面又遵照佛教各种规仪、轨则、礼拜、忏悔，以及作无相布施，就可消业，开发本有智慧，使自己的信心增长，解行成就，以其障除，自性显露。而修学佛法的时候，主要是不着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而生妄心。要体会我们一念心性与诸佛同体，没有两样，因为佛说一切众生有佛性，所以学佛修行可以成佛，是决定不疑的。

修持佛法，必须要入大乘中道，不落二边（所谓二边就是空有两边）所以感应大，成就也大。菩萨是发大心，所以菩萨愿力大，功德大，因此说菩萨“不动道场，而身遍十方”，示现各种庄严国土，而普度无量无边众生，是谓无相而无不相无为而无不为。推而言之，修持此种妙法义理，自利利人，则胸襟广大，不易招烦恼，而得自在。要知此种修心养性的工夫，首先要注意慎言慎行，不错因果。能行此种佛教义理，以处世待人，虽然世事如梦幻，似虚空，但是我们仍然是生存在这世界，处处应关怀，发大悲心，不过我们的心中必须了然明白世事虽多风波，但是自心稳定，所谓“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同时亦当要深知人情世态，纷纭往复，安危苦乐，也当随时检讨，随遇而安。更要以此大义，而当世法大任，做大事，或统理大众，亦以不着相为上策。心如明镜，事来而应之，则心体泰然不为所动。但心非断灭，心虽不着

相，而心理审度，条理秩然，毫无废事，真是头头是道，路路相通。若能如此，便知“道不远人”，而“人自远”，这是诸佛菩萨最为悲悯的。我佛以一大事因缘度世以来，所说法，无论世间、出世间法都摄尽，但必须要我人融会贯通，然后真知此义之可贵，事事都能如此修摄身心，在在都受用，而处处都是安乐土。

不住六尘生心

不住六尘生心，就是说对境生心，而不为境扰。可是我等凡夫，力不由心，明知不应住相，而偏要住相，因为觉性未得圆融，于是心不由主。心心粘着六尘，于是心被缚，排脱不了，所以学佛求智慧，必须不住六尘而生心。事事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倘能觉知六尘，困扰较小，那时便要当机立断，这是精进勇猛的精神，是无畏的精神，不是苟且偷安之惰性。

我人学佛勇猛精进，更要发长远心，坚持不懈，所以六度波罗密中，精进是相当重要。所谓精进者，精是精审，而进是密密内照，不使丝毫退惰，工夫自然成就，智慧自然增长。

观无念之方便

我们必须知道“观无念”三个字，就是方便。无论那一种观法，仍然必须要有方便才能起观。修观的方便法究竟是什么呢？起信论中说：“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

为真如。问曰，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无有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这是以一切法来说明真如。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体，若说有体，也就是清净本性，既然是一切诸法之本体只有清净本性，那就是所谓“诸法一如”了，所以称为一真法界。心中虽然没有一法，但，诸法都从心生，所以十法界的四圣六凡，还是不离开这个唯一的真心，这个道理，叫做“一如”，也叫做“一真”，所以，把本性叫做“真如”也就是这个道理。就诸法来说明真如，“一如”、“一真”的意义，也就很容易明白了。诸法是一如的，所以“不可说”也因为真心本来就是没有妄念的，所以“不可念”。“如是义”就是指“不可说不可念”这句话，所谓随顺也就是方便的意思。众生是有说有念的，而要令他能无说无念，必要有方便才能证入，禅宗四祖道信大师也说：“入道安心要方便”也是这个意思。答中所说，虽然是“说”与“念”，一并提出，然而若能使之“无念”自然就能“无说”了。现在就以“念”的义理来说明，明白了念自然明白了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一句，正是指示行人修观的方便。所以在下面就紧接着说：“是名随顺”。为什么说这一句是观无念的方便呢？这里面具有二种义理的，先是约“自性”之本体而说的，也就是所谓念就是业识，所谓“业识如瀑流”，而自

性之本体中并没有这一回事，所谓“从本以来，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虽然业识纷纷扰动，而自性的清静是不变的，就好像虚空涵包了森罗万相，而虚空之本体是永不改变，这是最为切要的义理，凡是修行之人不可不知。如果知道了这个，那么也就知道“性”与“念”本来就是不相同的，也就不致于认贼为子了。其次是约“念”的本身而说，“念”本是没有自性的，随时随地都在起灭，而且片刻也不停留，前一念灭时后一念马上又起，念念相续，但如果没有静定功夫的人，并不知道他是相续的，并且还以为前前后后，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前后只是一个念头的话，那么，修行人也就对他毫无办法的，也就是正因为他是生灭不停的缘故才能修行，因此古德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如此便使人明白，念是随时生起随时消灭的，没有一个实体。就好像是空中花原是虚幻的有，而实际上是没有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念”的本身，原来就是空无所有，便也不再执着虚幻是实在了，“性”“念”二种义理既然都已明白，便能随时随地，顺着这两种道理细细密密的修观照的工夫了。修观时若发觉一个不好的念头起来时，就提起精神自己呵责自己说，性本来就没有念的，到底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返照工夫，妄念也就自然会停止了。初初发心的人是没有定力的，在妄念停止的一刹那间，马上第二念又生起，再呵责、观照，时间长久了，便可体会到念头一

日比一日的减少了，即使再起，他的力量也渐渐的微弱了。

问：提起的觉照，这不也是起念头吗？答：是起念。众生的妄念，积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旦发觉了，马上就要折服它，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唯有随着那习惯，不加以强力去制服它，但，必须要转换另一个念头，来打断原有的念头，使它不绵延相续。这也正因为有他生灭不停之性，所以才有下手处。虽然观照也是念，但是属于顺着自然本体而起用的念，但可顺着观照的妙用而入于性的本体，这与那种迷失本性所起的妄念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同是起念，但起念的作用根本上就不相同，因此，使我们得知性本是无念的，以及念本来也是空幻的。是为了要消除妄心而起观照的功用，这是用顺性而起的觉念，并不是迷性而起的妄念，这就是所谓的“随顺”，也就是所谓的“方便”。

可是，仍然要知道起这种观照的念头，也是空幻的，也是因缘和合而生，亦是毫无自性的，只不过是借以消除其他的妄念之方便法而已，如果又执着这一念的观照，以为是真实，那便又成为着相了。般若波罗蜜原是用来对治执着的，所以般若也不可执着。金刚经上说的“般若则非般若”就是在说明不应对般若有所取着的。经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不过一般人如果不能起信，宁愿教自己多起善念，可以种福田，福大慧大，对修佛观法亦有助。等到定慧具足时自然自知尘劳妄想不该起了。

修观要之

修观是学佛之人，所重要的，佛法要观照始悟圆融的道理，因为观照能使人转识成智，能治偏执的习病。修观才能明悟佛法宗旨，以观照的工夫深，而后才能彻见佛法真谛。如般若观照一切事物缘起性空，但空不碍假有，有不碍空。观见理深后，彻见理圆融无碍，则为人作事应付一切能得圆融，依着这样，不断熏习观照，智慧慢慢就会开展，在不知不觉中，心中的情执渐渐遣荡，而妄念渐消，所谓破执显妙用就是如此，故应以观照方便法为下手工夫。佛陀说法用多种方便法，目的就是要令闻法的人，作多方面的观照，以契悟经中的旨趣。佛所说的金刚经，圆妙互彰，好像一把金刚般若宝剑能杀无明烦恼，就如心经所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般若梵语 Prajñā超人间之智慧，故华文译音为妙智慧），天台宗所说的圆以一心为观，空假中三观成一心妙观，观空，不碍假、中，观假，不碍空、中，中是如理入法的中道第一义谛，若能时时做此观照，迷惑必破。但既要修习多方面的观照工夫，故不能不多读大乘经典，以增了解方便熏修，也要静下心来，观照自己的兴心动念，是否与经旨相符。定慧工夫，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假如学佛而不修观，不得心境的受用，也很容易出毛病，就以“信、解”二字来说，有人主张只要具足信心念佛就够了，什么经典都可以不要读，其实念佛也必须要明白佛法的归趣，（不

过只修持名念佛往生的不在此内）如十六观经中又说：求生净土，要读大乘经典，明白佛法第一义空，心不惊怖、退失，这样就能达真实念佛的意趣，而且很容易有相应。另一种人是手不释卷，对三藏经典讲得头头是道，但不曾点一柱香，礼一次佛，对三宝也不知恭敬，不只修行谈不上，连所说的佛法，都不是真实的经验，这就是有解无信的偏执，必要信解具足而后行比较容易就范，否则有信无解不能成就功德，既使有信解而不修观，也不能深达佛法之玄奥。

金刚经含义深妙，可约以三点来说：一、金刚经不可不闻，因金刚经是诠般若空法，能破人偏执习气，换句话说，就是般若不可不学。因般若为佛母，般若能生佛故。二、学佛信心很重要，能悟达实相妙义，必要信心清净。学般若，要生真实信心，先持戒修福，而后必生定慧。三、众生想转凡成圣，不退菩提，唯有离相净心（心不执内外相），始能悟自本有智慧福德妙境。若不修学般若观照，无法离相，更不能悟诸法实相妙义。实相，是人人本具的面目，此面且唯有体证才能亲切了知，然要怎样才能证得？唯有在“反照”工夫上用功，正如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说：“须臾反照，胜却前空”，反照就是连空都不执。不只听经、诵经的时候要反照，二六时中（日夜）对自心与环境，都要依着经义深深的观照，如此下工夫，一定可得到无边的受用。

最妙行门

金刚经上说“是实相者，则是非相”这一个“非”字，便是在指示修行用功的方法了。是要学佛之人，若想明见实相，就要当下净化心境，在一切有为无为皆了解不真实，用一个“非”字去领会，如果领会得到实相就是非相，便也领会到一切法皆是如法。假使心中执着念头的影子便重重涌上，也就不是实相了。所以说“实相者，则是非相”这一句话，是非常锋利的般若剑，不可以轻轻接触，因为锐利的般若剑是杀一切烦恼贪瞋痴。简单地说，是要学佛人必须在微细处契合深入。我佛世尊为令众生能有个下手用功的地方，故经文中都是非常微细与确实的启示大家，只要我们依着这个道理而修行，处处无有执着就是方便，能方便就是圆融无碍。

方便的方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在起心动念之前能够精纯绵密的用功观照，如果看到一个念头起来而执着有，就呵斥他说“非也”或者是执着无，也要呵斥它说“非也”。甚至于有无之间的执着，非有非无的执着等，也都用一个“非”字而呵责它、排除它，尽量要心中明净与超越如明镜无尘，这是最巧妙的观照法门。总知一个“非”字是排遣执着，是离念的快刀利斧，这难道不是最巧妙的观照法门吗？如此乃至于世出世法的六度万行，一一如法精进修行，而终于不曾有丝毫存在于胸中，一一精进，是不坏的意思，是无不相。而心中若无其事，是不执着，是无相了。然而，一切世间法，

事来时，就应对，事过了，便过去了。虽是应对而能无观，虽是无得而能随时应对，正所谓“提得起，放得下”，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如稍有执着，即以“非”字遣除，这样长久的体会，即使间对于佛法也无执着了，故金刚经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若如此便能做到应时便是休时，休时便是应时，自然就于空、有二边都不执着，而合乎中道。佛法中云四句就是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能如是观照远离了执着，这正是最巧妙的修行法门了。

金刚经中明明白白的说到“是故如来帮助实相”便是在开示学佛之人，既要“非”而遣除的，就是实相的意思。只因为帮助不该执着于空，必须知道的，虽然说有，而是假名相说的，如来清净性的本体，乃离名字与言说，而离名字言说就是离念。

参禅与般若

参禅就是般若行，即是排遣涤荡法门和圆融通达的方法，因说般若禅，禅即般若，般若即禅，慧能六祖是从此法门修证的，故二者没两样，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何前面说须从金刚经入手呢？应当知道这二种法门，约理性是没差别，但以用功的利钝来说，就有不同了。所以说应当从金刚经进入，因为凡夫众生没有不为根尘执着的自困，而且执着的病很重，所以必须极力排遣涤荡众生心识的执着，然后才能入圆满融

通的妙理。否则凡夫所执着的丝毫没法去除，即使参究圆融经论，也难领会，又如何得到受用呢？而最多只不过学了一、二个教相罢了，这只不过是帮助作为空谈而已。

尽观唐代以来，禅宗以外诸高僧大德，他们道德修养的工夫，最使人钦佩。考查他们得力的方法，没有一个不是经过禅行锻炼出来的，以禅门为真正用功的地方，用般若妙智慧力来排遣涤荡行人的偏执。所以我常说：自从唐代以后，中国佛法全赖真修实学的禅匠。因此，我们可知道排遣涤荡功夫最为切要的，首先就是要文字般若，进而观照般若，至高达到实相般若的三空的境界，这是不可不明白的。（利钝根性都不妨如此）

因此，般若涤荡时，应该深深地观察圆观经中的圆融无碍义理。否则不知谁偏、谁执着，更不知道什么是应该遣除涤荡的，或者认为自己已经做到完全排除遣荡了无明执着，其实仍然执着偏计呢！这就是禅门不谈教义的原因，故云“怕谈般若”。在修学中须择严明师友，时时刻刻鞭策、锤炼，涤荡自己的无明习气，所以说要痛下槌鍊，自己磨炼自己，这是修习转识成智的禅行工夫所应知应修的。现代佛教，我们修学的环境可以说不容易遇到严明师友，只有自己磨炼自己，更要精密体会经中所说，不执有、不执空，就是二边不取，法性法相互为圆融无碍。一说般若空法，甚至愈说愈深，玄之又玄，深微莫测，这本来就是诸法实相，本来如是不生

灭的自体，如本经后半部的经义皆是实法实相，所谓：诸法一体既是实法，无有二说，也没有差别。佛经却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法性上而论，本来就没有凡夫和圣人的差别相。学习的人应当审察自己的程度，能堪忍多少？必须从浅入深，或者拈取一句佛法，或者数句佛法，皆用来观照自心，假如自己习气重，起心动念，对于经中意趣宗旨，很少有领会，这些现象就偏执了。自己应该自责呵斥，要除遣执着，净化自心，这种用自功的方法，是最微妙不可思议的药方，也是我亲身体会经验出来的，告诉诸位仁者。若其他圆融经教，如果特别喜欢研究的话，也不妨一齐看，但以般若为主要。为什么是主要呢？因华严经、法华经等都是表诠，所谓表诠的意思，是用来彰显圆融无碍、显出真如法性、清净心，所以它的辞句义味，都趋向圆满融通，也就是说遣除涤荡执情的方法，全部含摄在圆融无碍中。若自己有遣除涤荡偏执功夫的人，就是已经断除执着偏见的行人了，这才能彻底领会。不然，便只知说圆融无碍，而不知道如何去实行遣除涤荡凡夫执情的方法，若不知方法，犹如不识路途，恐怕会误入歧途，就会走了冤枉的路，所以才说为什么往往有学了很多年佛法，但执着病没消除，依然固我！

虽然有时候依据教相去分析，能说圆融无碍的道理，但对于本分上的工夫，并没有什么干涉，何况执情还没有消除呢？其他说了一大堆道理，那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文章罢了。

有时候看来好像很精深，但是细心观察还是不清楚。有些执着的人喜欢读这部经，便认为只有这部经才有圆融，其他经典就没有，这仍然还没彻底了解真正圆融的道理。但是般若是遮诠的，所谓遮诠的意义，是用来遣除涤荡偏执，以明净自性，故其辞句义味，皆趋向于排遣涤荡，虽说圆融道理，实际上含有遣除涤荡的意义，故前面说怕谈般若。因此，不将般若列入圆教中，从文字一面来看，有一点可以证明的，若没有在般若中用功的，虽学了其他圆教经典，其领悟受到隔阂差别，不能圆融无碍。以上所说是般若和其他种圆经所立言的不同点，和学者利钝所关微细处。现在为了扶持正法，使人人得到受用，故不烦地反覆详析，连接不绝详细叙述，由此可知般若的奥妙矣。故云修学人必先修般若法，为什么呢？执情遣除一分自性清净便融得一分，排遣涤荡到微妙处，也就是自性圆融到极微妙处了。

若彻通文字般若，自然生趣观照般若，则实相般若圆融，三空具矣，能融入中道第一义谛。妙哉！妙哉！由此足见般若妙智慧不只是学佛的坦途，而且是学佛的要途，若不从这般若门进入、八识田不中可能净化，但学佛的人很多，而有几位能得到身心净化而安乐自在呢？般若经中一个字一颗明珠——摩尼珠、透明圆融、彻底圆融，学佛之人真切领会，不可忽略。

刚才所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佛法全赖禅宗维系，但

不可误会是劝人不要念佛，而只参禅。因为我赞叹禅宗，即是赞叹般若妙义，是劝人学般若妙智慧，并不是劝人只知去参禅。要知道参禅应当审察时机，“机”就是当机、根机的意思。“时”是时间，这两种条件，并不是一件事也。所以说“机”是根机，必要先问自己的根机如何，根器利钝，必需有自知之明，不要听禅好便像敢死队一样，非参禅，不足以学佛，这是过于冲动了。又说“机”是机缘。又应问是否遇到良师指导呢？因参禅不能离开良师，良师不但要明确，而且要手辣，就是要严厉的师承，才能培养真正的禅行。三者若不备，便不是良师。若根机、机缘即缺其一，亦不便参禅，不只无益而且有损，此是我亲自经验实谈的。所谓“时”如南北朝时，北魏南梁，没有不弘佛法及讲经之非常盛况，但多著文字相，所以达摩祖师东来，即以不立文字，直指本性，妙明真心，此即正对时代的病态。现在大多数人尚未明白佛理，应当多多读经，以对治心理之空洞，又谓不立文字，孤陋寡闻中的尚有不少，故谓在今不适宜。所以不如发起大悲大愿心，修福慧、严持戒律，一心念佛，亲近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两位娑婆世界、极乐世界的教主，一方面依我前面所说，以金刚经义理，揽照自己，排遣凡夫情执，一方面恳切受持佛号，恳求与众生同生净土，圆满无上菩提大愿，现世修行，不超过这种法门。

应修不瞋

我们知道，“瞋恨”是修行人最忌的一件事。佛陀当时为了警戒发菩提心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遇到某种环境，修某种法门，千万不可生瞋恨心。今大略以“忍辱”二字来说明。为什么以忍辱来说明呢？因为没忍辱心就容易生起瞋恨心，瞋恨心一起，忍辱行即被冲破，这是很浅白的道理。佛陀说法，常以人人最容易明白的举例说明，使人人能领悟，而会通一切，这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旨意。

为何说瞋恨为修行人之大忌呢？因瞋恨与菩提心是相对抗的。什么叫做菩提？菩提就是道心、觉的意思，是自觉本有佛性不特自觉，也令他人觉悟，直至觉行圆满。故佛法又名平等。人的瞋恨心一起，对事情看不顺眼，即自恼恼人，执着人我是非，那还有什么平等可说。世上一切有形相的事物，本来就是如梦幻一样虚幻不实，至于事情看顺不顺眼，如意不如意，都从意识所起的妄念，若瞋恨一生起，菩提种子就被瞋心全部销毁了。修行人若忘失菩提心，以轻来说，就会懈怠，若重的，纵然没有退失道心，但因瞋心在心中，决定不能成佛证果。佛说，忘失菩提心，而修各种善法，就是一切善法也就不能合乎经旨了。

普贤菩萨说：菩萨最大过失，就是瞋心。瞋火一生起，就烧尽诸功德林。佛告诫我们贪、瞋、痴为三毒。愚痴是毒之根，因由于愚痴就不明白事情，由于不明事理起贪心、瞋

恨心。但贪心、瞋恨心二种毒之中，瞋恨是最厉害，因他的本性暴烈，不发则罢，若一旦发起就反常所作所为了，也不会顾虑他人，所以修行人，应当痛自警戒。

佛陀说这部金刚经的用意，为了开发众生有正确智慧，然后去明辨是非，对治愚痴病相。但经中所说如何施舍财物等，即是对治贪心。但“瞋恨”还没有说到，因此特别在这里补充说明。前面所说行布施，舍已有财物。即破众生的我相。若贪瞋不消除，如一执着我相，瞋心即起。瞋心一生起，所修诸善法一下子全被破坏销毁了。

但是修行人，若不学习般若毕竟空，要它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心能空明，无挂无碍，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佛陀说这一科的主旨。当知世间上事事物物，都是相对待的，如花开花谢，因有对待的东西，使人容易生起分别心、计较心。但人往往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有对待的都是真实，因此分别、计较心，而造成了所有贪、瞋、痴互相争取、猜忌等。假如人人能在对待事相中，看出它变化无常的道理，借幻化事相运用于治理一切世间事物，如能这样，可以称为世间圣人了。虽然能善以利用对待法，可是始终无法跳出对等的圈子。佛法就不同，佛法诠释一切无非是对待法，但在对待法中，洞彻是缘生无性，一切皆是幻化无实的东西。然而不是虚幻无实而显现形相，非有形相而有相形，他是超越于有形相，不受相形所拘泥，但仍然顺着形相而互行不相碍，也由于超越

形相，不再有执着了。若没有超越的心境，就不能亲证绝待的佛性本体。能不着相而行度生事业，就是以般若智照而兴大慈悲心。

金刚经说，布施不执相，福报如虚空，应离布施相，不执财物是我所施，是我所有，使心如虚空，无拘无束。但须先生起空想，财物本来诸缘和合，缘散归空，法亦如是，然后心自然就离相而不着了。什么叫做人空？不是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最主要不生执着相。何谓法空？不是没有法，而是应当行一切妙法，乃至一切法应如法而实行，但不执着法修。如行布施而不着其所施财物；实行忍辱而不着其所行之忍辱；甚至于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之六波罗蜜，而不着有六波罗蜜，自然不动心而实行，称之无事，亦称为忘、又称之不着能行的我，所施的财物。

初学固然不容易做得到，但不要畏难而不做，应该时时刻刻体会这个意义，令自己的心明明朗朗，空空旷旷，这样才是超越于尘世外，不与尘世上一切事理混淆，心中常存一点摆脱的意念，不要使他间断，这是切身紧要的下手处。当知心能不混杂，才能使心渐渐放下，在这时候心又提起一句佛号、万德洪名，专心一意地念着，不分别谁是在念佛，谁是佛的境界，但使念时即是佛，除佛以外没有妄念，心体即得自在受用。又佛号遍满于虚空间，在上能与东、西、南、北、上、下、四维诸佛共聚，在下与法界众生息息相通一处，

能这样，可以说是有念，又可称为无念。佛陀即是念者，念佛即是佛，佛与众生全都在这一念心中。

我们的心与佛、众生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不同。应该多多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应长养法身慧命，使慧眼日日增长，道心愈加坚固，这就是般若净土同修的法门。这般若净土同修的法门与佛心相应，与真如本性清净心相应，与空有不执相互相圆融相应，与第一义空绝对相应，又与净土之意义相应，若有亲自经验，当有很大的受用。这就是随顺对待的因果法，而修绝待殊胜的因，以证了绝待殊胜的果位。

金刚经中说：常说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但皆是约受益正面来说，若约反面受害来说：若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这些都不是菩萨，假若生瞋恨心即退失了菩提心，不是一位觉悟者，依然是一位迷途凡夫也，所以说也不是菩萨。因此可知，要跳出迷途而生清净净土，必先要除执着心，因“心净国土净”，若心不能清净，也就无法生于净土，更不可能契悟般若甚深意趣了

净熏养道

吾人修行，从凡夫地修到成佛之究竟大觉的境界，其用功修行的唯一途径，即在能离执着虚妄之相。那末，要怎样才能离开执着虚妄之相呢？契要的方法，首先有般若空慧，但也是先从文字般若入手而起观照般若，（但利根猛智的则

可先观照空理) 由于般若之妙智消融，乃能令心不执不着而能离相。所谓文字般若者，就是指佛所说的一切教化。诸佛菩萨从其亲证实理体，假藉文字、语言开导众生的方法，即一切佛法经书。吾人可从这佛法使自己获得解脱，称为从文字般若入。如金刚经中所有的文字，以及八部般若经里面所诠释的义理，乃至一切佛法之义理等，因能使众生开发智慧，故说名文字中有般若法味也。至于“观照般若”，是由实相理体上所起的一种智用，就是修行人，当他修观的时候，心光内凝，照了诸法，如金刚经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体即空，空则不着，但诸法缘生，空中悟不空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一切自然而见实相真理，由观照而证得，称为观照般若。若果如实明了圣教中所说的道理，依理去体验实证，于其中间，所有的功行，名曰观照般若。

文字般若，能使观照般若显出妙用，吾人学佛修行多藉闻思，若没有文字语言，比较困难起观照（除非是宿慧具足的不在此内），所以不假藉文字言说的方便，是无法引导众生离妄执而证悟实相的。因之，文字般若，是修行学佛上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条件，凡初发心学佛的人，要先从圣教听闻启悟，然后依所知的道理实际真修，以期获致结果，得到真实的受用，这才是学佛行者，培养圣道的一种次第法门。

我佛世尊，因恐学佛的人，对于所说的文字般若，未能深刻悟解，再把前面所说的义理，更加以融会贯通，以便学

佛的人，能依理修习，起用观照之功行而已。我人凡受持一部经，就应该深解佛所说的义理和旨趣，彻底的领会，使心中清楚历明，然后在修习一切法，面遇一切境界时，才能于其事缘尘境上，加以运用体练，否则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外界尘境所蒙蔽，所牵诱的。所以想修练这个心，使他湛然明达，尤应在我人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或接待宾客的时候，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将所体悟的、所领会的经中的义理旨趣，在心中酝酿培养，优然吟咏着，不要有所间断，而且还要将其义理于心中融会贯通，打成一片，这样子就是所谓的熏习。所谓观照，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盘腿打坐的时候，才能修行，才能观照的。假如我们能够如此用功，便能够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渐渐地削薄减少。无明烦恼既减薄，便有增长我人本觉之菩提苗的功用，遣破我执的能力。所以要培养圣道之心，必须要在平时存养酝酿，然后才能凑合运用。我人能如此不间断地培养，便能增明道心慧眼，这是最亲切而有味的学佛方法，丝毫不用浪费人事和气力的，而且又能于其中获得很大受用。

现在再将上下文，前后联成一贯，为说明一下。所谓发无上菩提心，就是令我们本来具有的自性清净妙明真心现前。那末，要怎样才能使自性清净心现前呢？即是我们的心，不为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所迷，也不住着在六尘境中而起太多计较的分别心。因为在六尘境中的分别心，是一

种虚妄颠倒的心，不是我们本有的自性清净心，学佛行人，能够明白这一点，心就能将近渐得清净了。由此可以知道，所谓清净心，并不是使心沉滞在空寂的境界中，完全不能生起作用的。这个清净心，就是指在世间森罗万象，千差万别的法相上，不生起贪执分别之心就叫做“实相”了。（按倅虚大师解般若“实相”，是平平常常的道理，眼见耳闻，一切一切，任运自然不起粘执，心得自然自在，则易了解般若实相的妙义了。）切要的说，离相就是我人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在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之境相上，生起有所住着、分别或对待的心。我人修行不但应该离开一切境界之诸相，而且还要离开无住生心所分为顺、逆（显、隐二事之相。什么叫做“无住生心”呢？即生无所着的心，而心也是活泼泼的自由自在。唐朝永嘉大师有一偈颂，正好可以拿来作为解释这一句话。颂中说：“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第一句“恰恰用心时”，即是当我们的心生起的时候，是有的，是能起观照的。第二句“恰恰无心用”，是无所住着的心，是空的，两句合起来说，就是生无所住着的心，也是空有相即的。“生无所住心”，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吾人之清净心曰生，六尘心曰生，可知真心妄心，仍然由其心之自生的，而不是菩提正法所能觉我，也不是色声香味触法所能溺我，了知心法本是空的，是无可得的，所以本来清净之心，也无

所为发的，诸法亦然，本为空相，是相即相离，遮照同时的意思。第三句“无心恰恰用”，即是没有执着诸法相而生真心，所谓即遮而照，即空而有，就是在遮盖时，却能照耀一切，在空理中却显有之理。第四句“常用恰恰无”，即是生真如常住之心，而毫无有执着，分别之心生起，所谓是遮而能照，即有而空，综合三四两句来说，即是遮、是照、是空、是有、是无住、是生心、都是不可说不可说之妙理妙谛。学佛人若得少分的悟入，则生活得云彩霞光、活用无碍。

开解第一

世尊。一时在菩提树下成正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证的，就是真如本性。他是一切万法的归宗，是为一切众生所共同具有的，所以名为正等。众生无始以来，分别执着，被虚妄所蒙蔽，不知自己本性具有清净的无上正等正觉，假如能够知道自己本有觉性，只要遣除虚妄心念的障碍，就能成就正觉。学佛法的人最初的觉悟，名为发觉初心，觉悟究竟，成为正觉，这是人人本具的性德，在觉悟时全部明显，这种至觉圣智，无以名之，而名之曰无上正等正觉。实际上，如来性德人人本具，并非向外求得。修行的人，虽因修而得悟正等正觉，毕竟原是自己性分中的本具，故应具无所得之观念，心经说：“无智亦无得”，因此才能称为无上正等正觉。佛觉悟后，知众生同具如来性体，本其悲愿，将自己所亲证的实相理体，假藉语言、文字，又以种种权实，

互用方便善巧的譬喻来开导众生，使众生启发本有的智慧，以悟自性清静，而修证无上正等正觉。其实这也是众生本具的觉性，无所谓有法可证有觉可悟，明了这个道理，便知道不应该存有法可证可得之想。

众生的自性，在不迷惑颠倒之时，则名为清静自性，由此可以明白，本性清静是纤尘不染的，有如日升高照，晴空万里，倘若这时若出现浮云重雾，实时遮蔽晴空朗日。学佛之人想要使性体之圆光明照出来，必须令心体清静，没有一点尘埃，才能显出妙用。娑婆世界的众生，本来不知自性清静，佛既已亲证正觉，故能教令众生如何回光返照，如是自觉。若不一一依教奉行，依理慧解而去实践，则无能启发觉性。可是我们时时在心上分别，计执着相的习气，故本性被障蔽了，所以一切法不但不应有所住，连无上的妙法，只要依法而修，也不应有所住。

心的本体原是湛然常住的，佛亦不增，众生亦不减，不过于众生被尘劳所迷，遗忘了自己本性的法宝，故不达法界一如的境界，于是千差万别的心境，无法清静了。本经说“众生者，非众生”，因为众生从妄念起妄，于相上取着计量，所以不知不觉，随境而生起分别别妄想，去执着境上的形相，是为众生。岂知这世界的事相时时刻刻都在生起变化，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是假而不是真，但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只是众生不知是假，动心起念，都在虚妄的

相上起分别执着，所以说是妄念。因为众生无始劫来，习气深厚，处处被业力所转，旧业未除，新殃又造，时时在追逐妄相而起虚妄的心念，或者虽有已知是假相，仍然是妄念相续不停，使虚妄的假相，纷纷来扰，故名为妄念。事实上，这些妄想是随妄念生起的，所以“妄念”这个名词，含有以上这二种意义，故对治妄念的方便法也有二种：（一）离相：即离弃一切虚妄之相。如本经前大半皆是说明离相，所谓“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必须彻底的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启悟根身器世界的一切境相，都像空中花，水中月，无一实相可得。若沉迷取相计着较量，只是徒然的增加烦恼。不但不应计着，并且也必须严持净戒，广修福德，绝断污染因缘，除去贪欲及瞋心，观行功夫深切，久而久之，情执渐自淡薄，妄想自然随之转少。因为妄想全是情执所使然的，是以离相作为离念之方便，这是一种方便对治法。（二）离念：即离一切虚妄分别的心念。本经后半部说的是离念，经云：“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由此得知离念，因离念方能契入性体。众生无量劫来，积气习重，虽知诸相虚妄不可得，却仍攀缘不息，必须于动念处，下一番观照工夫，向心源求究，回光返照，对于持戒修福，六度万行，更加精进，要将经历的行事来提炼这颗心。若将念头扭转，妄念不

复滋生，正念得得而来，则一切的分别执着自然消失。因为一念不起，就是一切相不离也会自然离相，这是以离念为离相的究竟，这也是一种对治的方便法。

以上两种方法，可以并行而不相违背，离相就是离念，离念才能离相，故说是不相违背。但是，离相是离前一重的妄念，所谓追逐虚妄相而生起，离念是离后一重妄念，所谓妄相随念所生起的，所以必须两者并行。并行也是互相增益的方法，不是拘于先离相而后离念，或先离念而后离相的固执，这样离相才称得上究竟。离念时兼修离相，这样离念更得方便，所以应当同时并行。总而言之，众生既然被一切诸多事困扰，从不知返照内心，观照自性，又那能知道自性清净？又岂能得般若观照五蕴皆空呢？（五蕴：色、受、想、行、识）经云“万法唯心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如不悟此，便不知佛法乃妙法。所谓妙法，就是为了遣除分别执着取相的方法。楞严经所说：“咸是妙净明心，性净明体”。因为一切法都只有相而无性，亦并非无性，一切法之性，就是自性。这个真如法界是自体明净，既是自体明净，又何以要遣除呢？因为众生都染着，所以起信论云：“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须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觉）就是真如的异名。若心取住于真如相，仍是取着于相。虽已将一切法相遣尽，而执着有一菩提相，这样也是执相，又岂会是无上正等，更非

正觉。本经的前半部，完全是遣执，破一切法，以显菩提心。但惟恐众生以为有法可得，有菩提心可得，所以经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诸法缘生

“诸法缘生”，意思就是说世间一切法，都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生，本无自性，由于依着各种因缘的和合，而现种种假相。（所谓假是会变迁的不真实的。）好像一栋房子的形成，必须要有钢筋、水泥、砂石、人工，以及设计建筑等因缘和合，才能成为一栋房子，但将来必会变坏的，即使宝贵的身体亦如是。所以诸法因缘生，意思就是要明白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假相，没有真实性，故云“诸法因缘生，亦从因缘灭”。诸法的自性，万古常恒，并不是由各种因缘聚集会合而产生，是无始无终的，是不生不灭，本自具足的。要知道佛经所说的“佛性”，都是指吾人本有的自性，与一般世俗典籍所说的“物性”或“性格”等，意义绝然不同。

因为世间一切法，既然都是假各种因缘的和合，而示现种种不同的形相，可知一切法的当体，都是幻化的、无常的，好像空中花、水中月，绝对没有真实的存在。在经中有“体空”等字句，此“体”字的意思，是指“当体”而言，正如一般俗语所说的“本身”，非指着“本性”的自体而说的。因这个缘故，“缘生”的意义，就是显示一切法的形相是没有自性，当体就是空的。菩萨虽以有相的福德而行布施，心

不着于福，了知得福必有因缘，有何因缘，有何福德，然以不可得之心为“因”，不住于相而布施于人，虽行布施，而不执着布施，在无我法中，通达无碍，明了真空实相之妙理，通化法界，如是十法界无量无边。又如如来所具三十二相之假，亦不外非空非色，非一非异，说是有，是非有的，说非有，也是有的，说不同也是同的，说同总是也有不同之处。了知一切布施福德及如来所具的三十二相，皆假藉因缘而和合的（如来为度众生的因缘，所以现瑞异之相）。所以，凡因缘聚会的东西，都是空无自性的。布施：分为财施和法施两种，法施是显示当体即空义，无一法可得，可知所谓的因缘所生，无异是说不可得之心；而说不可得之心，又无异说是因缘所生的观念，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心行所思维处，都是因缘所生法的缘故，譬如十二因缘中的流转顺生门，即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等，乃至生缘老死，忧悲苦恼等，皆因缘所生，空无自性的。而众生则生生世世在此因缘的束缚中轮转出入就是。

然而，众生对一切空无自性的因缘法，处处执取认为实有，从不悟世间上人与法俱是空假的示现。吾人如何能了解到经中所云“离色寂灭”的妙法呢？色就是一切相，有形有色的物相示相，吾人若悟知此形色假相不实，就是真知离相离色之妙理了。否则，处处与妄心随波逐流，贪执世间一切诸法之假相为实有。执着，即有能执取的心和所贪着的物，

互为攻心，那人就会颠倒，可惜可悲。不过就如贪执来说，这个能贪的心，也是虚妄之意念，只要看透不为愚弄，则一切平静了。所以学佛主要是悟，要悟知诸法是从因缘而生，缘生性空，就是被执取之法，也当体是空的，没有一法可取。

如此，可知金刚经对我人的开导启示，正是将众生之我法、能所之分别，从根本上拔除，若我人能发觉，就能通达彻悟明这个道理，那么人人所执之我见，就可以冰销雪溶，不落痕迹，而得自在了。因为我们的烦恼见生起，是起于有我见，妄执一切法为实有，误认虚妄颠倒之心为常住真心，而导致种种执情，无法遣除。故欲遣除我见我执之粘执心，最好最妙的方法，即观诸法缘生性空，无一相可得道理。中论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就是这个意思。

修时不可取着法

学佛的人，在修习的过程中，要能彻底明白宇宙万物，世间一切诸法，都是由我人的心识所变现、所造作出来的，佛经云：“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学佛的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对一切诸法的形相现前时，了知其本性空寂，无一法可得，那么一切分别、执着之心识，就被遣除而不再执着了。所以念佛的人，当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时，精诚所至，与阿弥陀佛的愿心感应道交，亲见阿弥陀佛现身，或亲睹极乐世界种种美妙的境界时，也不可以执着其为实在，

意义就在此。因为一切诸法之相，都由我人的心识所变现、所造作的，其自性清静常住真心，本来是无相无不相的。无相，意思就是本无所有，故名无相；无不相，意指十法界之法，应用无方，自在无碍，故名无不相。世间一切诸法，不论是有相或是无相，随缘应物，如月行空，是真得佛法利益和法乐了。

人本来具有本觉的正知正见，但对一切法生起贪取分别之时，妄执有我法的存在，与我们灵明自性，历明湛然之清静心，完全互相违背了。所以不能识破世间所有的假相，怎能体悟到如来不生不灭的本性呢？所以佛示众生，要通达彻悟一切我法之相，自性空寂，无一法可得。

修习佛法的人，若不明白诸法自性空寂的真相，妄执一切法为实有，就会变成盲修瞎练，误入歧途，就好像想要用沙煮成饭，那是永不可能的。若能会通明达诸法空而不实的道理，才能遣除执取诸法假相之妄心。所谓遣相，就是对一切诸法的假相，不生起贪取执着，历境对一切法的当下，契悟性体本空，如理实见，不执着一切法之相，也不离一切诸法之相的。倘若误认为遣相，就是离开诸法之相，那就落入断灭之见，佛法是妙法，妙是不即不离的，故“佛不说断灭法”。

不住相不灭相

凡出家修行的人，有多种修学的法门，其中扼要的功能，

惟在于“不取相，不灭相”，也就是说对于一切法，不取着于相。因为众生经常计执我相及我见，我相就是自爱其身，终日营营，放不下，都是我相的执着。我见就是执一己之见解，有我，我所，所以必须不执人，我之相才得心地清凉自在。不执相但也并非空虚的什么都没有，而是以佛法的“空”观察了达一切法当体是空。虽然当体是空，也不是空洞的过活，其实空而不空，即是说看穿了现世的一切现境，是刹那刹那的消逝，如人遇苦痛时，忍耐后又会长好，遇快乐时，也会成过去的，所以不必执妄相。般若告诉我们，由诸相非相的无相门，契入法性空寂，佛性自显，智慧现前，即能明自心见自性了。佛法宣化，随着众生的根机，应缘显迹，显出清净法体上的种种妙用，随着众生的利、钝之根机而应身度化，以平等周遍的佛心，而显发展无穷的妙用，以利乐一切众生，故闻佛法，应得自在利乐。

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即使自己开悟明心性亦不必执着，由此可知实相理体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即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性宛尔的境界，破相到此极处，妄相尽除，自性本体，法体湛然，百界作佛，八相成道，推转法轮，应机施教，随所应度的众生施以妙法任运自如。

由于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在大圆镜智中，随机而应化，圆明觉性，朗朗鉴鉴，妙行难量，具足恒沙功德，遍满十方界，能具足如是之功德，是以“无我”平等法门进修一切世

出世间的善法，因此能得到无上的菩提道果。凡是不假人为的无为法，如涅槃、如来、无相、无住等等，这是所谓的“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能传佛的心印。若能通达这个道理，而同时发心念佛，必能达到清净一心的境界。

得成于忍

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在平等法界中，本来“切法无我”，因为佛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之法，就是真性，在圣不增，在凡不损，人人具足，世世相同，故说是平等。佛与众生，无有高下，在平等法界中，自他平等，真如法界内，也没有佛与众生的假名，所以在平等法中，也没有自他的形相。生佛平等，凡夫非凡夫，身相非身相，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这就是菩萨心，也是般若行。在平等法中，本来一切法无我，这是我们修学的人，首先应当具有的正确之认识，若能如是了解，而依解起行。但，我们要行什么呢？金刚经中说：“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世上的好事，莫过于慈善，但是慈善应以布施为先，所以布施为六度中之第一，有布施心，对人可行施舍，对己可戒悭贪。不过菩萨行布施，要不着相，虽布施有无量的功德，亦不生起贪着的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换句话说，便是广修一切善法，如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善法，不住于相，心中要存有所行无事之心，否则易住于六尘，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才不落于尘。

如果以此用功，日子久了，功行加进，醇厚笃实，心如虚空，周遍一切，虽然一切法炽然而行，因精进而得法乐自在，不厌不倦，忘于无所有，这即名为“不受”，也即是不受色、声、香、味、触、法等根尘的束缚，“不受”可以形容为一心清净，纤尘不染，不染不着，于中亦无障碍，达于真如清净的境界。

这种境界是自然生，是无住，无相的境界，并非强制而有，它恒常如此，非偶然生，所谓“法性空寂，本然如斯”若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就是悲智双运，定慧均等，因为菩萨“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修无为法，闻法后廻智向悲，不肯安住无为，发大悲心而度世，悲智双方运用，以六度法摄化众生，虽说是度无量无边众生，可是不能存能度所度之心，所以有这种不住无为的心，去行菩萨道，那么一切分别执着的我相和我见，都将化除消失于无踪，到了这种境界时，没有名称能来安立，可名曰“得成于忍”。

直向此中荐取

佛陀成道后说法四十九年，主旨在破相。但最主要是说“无我法”，开显众生“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示明一切法了不可得，连“无我”之名都不可执着，这就是无住、无着不取相了。因一切法，缘起性空，本不生灭，没有实在的自性。可知如来说无圣无凡，不一不异，非即非离。但虽无圣凡，而世法也示成圣凡。可是两者皆不可得，而“但

中”也不能立，所以等于没有了。世界虽万有森罗的显现，然妙悟不碍空，这就是如如不动的体性。这一切是自然的熏修和顿悟的觉性所显，并不是要生起念头要除我相，否则就已执有我相我见了。我人若不知向此中妙义着手为修行工夫，即使辛苦勤修，还是徒增枝节的。此正是离相净心而契悟如如不动的究竟境，也就是引导学人观照甚深般若的悟境，不只“照见五蕴空”，也照见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境界。佛示众生依此修习契入，即得大自在。

在本经文义的字里行间，充满般若的慧光智照。然而，看经也不要死在经句下，（教观纲宗所谓要揽教照心，才有得力处）并要向未曾动念处去体会，也就是向“语言道断，心行处灭”上去体会，假如一执文字名相就一切不妙了。前面所说要从“此中荐取”，空有不碍。在此重加申明，标题说空相，是含有本来无相和不取相（不着相）两种意义，此一大科，正是说理体，也是说修行用功处，行人必须要先了解诸法本体本来没有相状的，故不应该着相。体既然没有相状可得，所以修行就是修不着相的工夫。必要时时刻刻观照诸法本来没有一相可得，不即不离，能依此而修，就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也就是称性而修了。然而修般若无相法内，是行住坐卧无非是修般若的妙法，只要不执着，也就是从般若观诸法空相而修，所以说直向“此中荐取”，也就是直向心行上下功夫。在大乘圆教中，可依渐法次第而修，但也可

以不依渐法次第修。禅宗说直指向上。向上，就是趋向本源。直指，就是去除枝叶，直取根源；永嘉大师证道歌说：“一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就是观定本源，单刀直入，契悟本性，如如不动，不增不减。

日常随缘而不变

我们修行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行、住、坐、卧或睡眠饮食、迎宾接客时，应生起一种“无所住”的心。经云：

“若所有住则为非住”，意思就是说对于所处事物住相了，但必须要了解非住。“有住”，若能了解通达这个道理，则所谓性、相、一切分别、和一切执着自然消化了。至此渐能达到无念、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心经说，这种境界已接近

“行深般若波罗蜜时”能度一切苦厄。一切的修行人，假若领会到这科要义，观照一切对待之相，如黑白、长短、方圆，虽有对待之相，但也非离绝待之性，而有妙悟的体会。而绝待之性，也不是离开对待之相而单独存在的。因此在日常一切对待事相上，虽不妨随缘起行，却不可随缘而转，这个意思是说随缘不变，换句话说不要、不与纠缠，虽随缘而了缘。佛教说结善缘，善缘不妨多结，但却不去攀缘，如果能在二六时中，不断精勤的加以观照，绵绵密密，微细的去体验实践，心常在定慧中，立场能站得稳，自然不为事物外相所束缚，而虽有相而泯相，这是修学者的第一步的最好工夫。

如是修学，便可随顺真如，便是直指向上。所谓泯相，

泯是融义，非是断灭，而是不着不断的意思。所谓入体就是契入性体，能够互相融通便是契体，非另有别体。因为性体本来是无相无不相，虽言空，其体不空，虽言不空，其自性本空。所以谓诸法空相，是中道第一义空，也就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所谓但空其相，不坏一切诸法。如果能够这样，任他万相纷纷，流川不息，自然不会因之而被动摇。

生即无生

世间一切诸法，只是一个假名而已，由因缘和合就生起，因缘分散便消灭了。追究它的本体自性，本来就没有的，譬喻一栋房子，由水泥、砖瓦、人工的配合而有房子，若水泥、砖瓦、人工的分开，房子便不见了，所以说生就是无生。所谓诸法不生，并不是有了许多诸缘而不会生起，也不是完全没有诸缘就能生起，因缘生法，虽有假相，但它的本体当下就是空的。既然自性空无，那么不生自然就没有了。什么原因？因为生就是无生，才是真正不生的意义。假若不了解诸法虽然有种种诸形相的差别，其实他当体就是空无所有的，只依人的妄想心去分别而有诸法。若只知道它的不生，才是空的，这就执着法相了，那么诸法生起时，为何说它不生呢？所以一切发菩提心学佛修行的人，应当了解体悟一切诸法同是一体的，自性本是空无寂静，毫无差别，有就是空，空就是有，有无一体，空有相融，能够如此，我们的知闻见解种种的分别，在此时就可以被降伏铲除了，这就是心不住于有

相或无相上，也不住于生或无生上面。所说的不执着，不取相，无分别想，遍虚空，尽法界，皆是一样的，假如能够将自己的知闻见解分别妄想心弃除，而用般若妙智慧去观照，虽然万法历历在眼前，也不见有诸法生起，因为体悟到诸法的本性是空寂不生的，不被眼前诸形相所迷惑。其实心不住于某一事物上，但也不是与事物脱离，虽然与诸法相契合，但也不住在某一法上，换句话说，既不住于空有，也不离开空有；因此便能证入空有不即不离圆融无碍的妙境。又说诸法虽生也等于无生，当体即空，诸法虽灭了也等于不灭，其体不灭，可见说有生有灭，或说不生不灭，都是互相对待的，不是绝待的。在诸法的现象上，是生灭变化无穷的，但在本体上，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不但在生灭有为法上不可说，在不生不灭之无为法上更不可说。应当用清净无分别的心来看一切诸法，才不执取于生灭或不生不灭法。

如来就是法身，法身就是实相。如来、法身、实相都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寂然不动，不来不去，普遍一切处，真实自在。由此明示即是诸法相，也就是没有诸法相，虽生即是无生，当体即空，不是因为不生才是真正的不生，这意思是说，不但没有生的念头，不生的念头也不可有，正是一念不生最具体的表示方法，也是本来不曾有生起的彻底旨意。总而言之，三藏十二部经，就是要使众生了解诸法形相，是虚幻空无的，离开分别执着的妄想心，而达到诸法无相的真理，

以证得生就是无生的圆融微妙的境界。

除无明之妙法

圆觉经说：“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空花若复灭，虚空本不动。”我人本有圆觉妙心，为无明所翳，但无明烦恼消除，圆觉妙心自然显现。一切如实不来不去的圆觉妙心，原是诸佛与众生共同具有的，在众生方面来说，名为如来藏，此句是约圣人与凡夫共同而说的，因为圣凡共同具有的真如本性，不只单约佛方面而说。犹如虚空花，依虚空而有相，譬如众生从无始以来，以不觉故，依本空寂之真如本性，而幻成无明之相，由此可知无明烦恼，不过是在本性中缘起之幻相，犹如空中之花而已。

虚空中之幻花若灭，虚空仍然不动。比如无明若灭除，真如本性也是如如不动的。若说本自不动，是当心生无明时，真如本性还是如如不动。心动乃无明动，并非常住真心动。若一执着，便是无明妄想的作用，无明本是虚幻，但不执着，真如自性即显露。

初学佛的人，粗乱心多，定力不足，在一刹那间，前念灭，后念又起，念念相续，永无停息，更要用前面所说的方法来观照自己的念头，只要能够经常观照，像天平一样，正念提起，杂念离除，慢慢就能使心念清净，而达到无念。此种工夫，务必要绵绵密密，时间久了，便能够入定，达到无

念的境界。至于说到如如不动的全性本体，谈何容易能够很快就显现，但是若能绵密下工夫，便能随顺趋入圆明觉照，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这个意思。一切生灭幻相，都是空花水月，虚幻不实，可是众生迷惑不能了悟，脱出虚妄执着，便受生死流转，亦成生灭法了。

观缘生法入真实性

我们应当了知如如不动的自然本性，是真实常住的，也就是所说的本来不生不灭的无所作为的自然法。如若不观照常住不动，及不造作不迁流的真实本性；反而观想有作为的生灭法，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的假相。因此我们伟大慈悲的佛陀，已深切了解凡夫所患贪瞋痴等病源，因而施設善巧方便的法门，故佛法有无量的法门，是为度脱众生的苦恼。经云“众生者非众生，是名众生”，原来佛与众生是无差别的，因为佛性人人本具，不增不减的，只要不违清淨灵明的觉性，背尘合觉就是佛，背觉合尘就是众生。何以众生称为背觉合尘呢？因为凡夫众生的心识，如狂猿走马，整天向外境奔劳追求，而不返观自心本性。常用妄想心去分别种种事相，人我是非的执着，而且，贪求这些虚幻的假相，所以叫做背觉合尘。（意思是说违背智慧的觉悟，和尘劳而生起种种执着）世界一切现象因缘生法，所谓幻化不实。可是因缘生法，总有现象的世界，只要我们对现象界好好交代，不粘不执，那就不迷了。如果，误认为是真实不灭的，那就越迷惑沉沦，

而不知反省，当然无从知道要观照自心、回头是岸，所以生死轮回，痛苦不堪。初学佛法的人，必须先要深切观察一切有生灭有作为的诸法，如同作梦、幻化、泡沫、影子、如露如电一样，都是生灭变化无端，终究归于一无所有。人生在世，奔劳了一百几十年，坛经所谓：“波波度一生”，在竞争贪求名利，结果到头来万般都带不去，惟有所造的善恶业随身。假使能经常做这样的观照，就可以彻底明白世间一切诸法皆是假相，那么就不会再为所迷惑了。若能一念之觉时时回光返照自己的心性，那就称为背尘合觉了，那就得自在了。

一切凡夫本具智慧光明的本性，但因被无明烦恼所隐藏覆盖，不能自见本性。好像太阳光明高照，完全被乌云遮掩，看不见太阳的光，而一切变成黑暗。我们光明洁亮的自性也是一样，妄想杂念的心识散动，从来没有片刻的放下。但若要观照自心，其实能观的一念灵明，与所观的妄想心，完全都是自己的本心所生的能所。（能是一种能观的智力，所是所观的对象）所以圆觉经说：“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终不能至。”所谓轮回，就是有生有灭。“寂”就是无声无息。因真如自性不能用语言文字来形容表达的。

“灭”，就是无形无相的意思，也就是说“真如”不可以用形相来显现的。从时间来说，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从空间来说，是普遍东西南北上下十方的无量义，这就是所谓“大”的意思。它的本体是广备一切性德，它的作用是穷

通万有，故称之为“海”，“如来大寂灭海”，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可惜人都是喜欢贪着生灭变化的妄想心，即使发心作观照，也是生灭的见解作用，没有真的能彻底做到如法的观照。现在若用这个生灭妄想的心，不真实的见解，来观照不生不灭的圆满妙觉性，完全是相反背离的，故说不能达到。可是修圆满妙觉的人，是用功精进于觉照如如不动的本性，使佛性豁然而显，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这样的修学。

我佛世尊，大慈大悲，告诉我们很好的方法说：有巧妙究竟的种种法门，就是应该观照世间一切事相，都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故谓“诸法因缘生”。这世界，在外表上虽然是森罗万象，琳琅满目，但是亦不外因缘生法的现象界而已。然而佛经也千万叮咛告诉我们现象界的世间缘会，是极之要珍重的，故佛教谓同结善缘。我们生在这缘会的世界中，处处要结缘，与人方便，这是积极的，便会成就不可思议无量的功德。我们要了解世间诸相既属因缘和合，要看清楚，于是吾人本具的自性光明也即可显现了。自性光明显现，无明烦恼自然消除。虽然无明烦恼不是马上彻底消除，但是已经不能困扰如如不动的真如自心了。研究佛法应该彻底了解万法归一，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离妄想杂念。虽然面对世界森罗万象，人我得失，毁誉枯荣的差别境界，可是不容易被它所转了。因此之故，观诸法因缘生，如同观诸法皆空；观诸法形相皆空，如同观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换句话说，

观有生灭作为的诸法，如同作梦幻相，不执着不分别，于是净化熏修，般若实相的精进境界，自然不难明自心见自性了。

醒梦作为皆是幻

我人晚间睡眠会作梦，就是我们意识的作用。若没有潜意识的作用，一切外缘也无从生起，所以说“至人无梦”。所谓至人，就是能修摄自己，转凡入圣。已在转识成智的修养中去用功，所以智慧便渐开发，德行也渐渐高超。以禅定智慧力降伏妄想，净念相续，潜意识也渐渐净化，所以不易做梦，而且有时更会有心境转化的祥瑞境界显现。由此可知一切都是由我人的意识和妄想所现，故佛法说“万法唯心造”。作梦时固然是妄想心作祟，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也会妄想纷飞，虽然是醒觉，不是睡眠，仍然是白天也在做梦。所谓梦，就是虚妄影子而无实的。众生从无始以来，轮回生死，迷惘混沌，对事理认识不清，凡事也不追究竟，竟误认虚幻为真实，执取外相，认为实有，所以说被梦境所迷而不自觉。假如说已经觉醒了，决不会对梦境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认为是真实的。人，在清醒时。所遇种种的境界，有的是由计划而成功的，有的是不经计划而成功的，往往会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但是人生还有更奇妙的经验，不在思维计划，而获得的灵感，而且也会种种吉祥的征兆，这些现象的出现，也都是由于心识思维所引起的。

世间一切诸法如同梦境，佛为梦醒觉者，在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在警告我人要舍离妄想，不要执着，因为众生认为一切事相，是真实的，就贪恋、计较、分别、执取不舍，故说众生无始以来迷而不觉。

此说一切如同梦境，正是要唤醒迷惑的众生，赶快觉醒，不要再被虚幻不实的境界迷惑，永明寿禅师说：“大作梦中佛事”。为何修持佛法也譬喻作梦呢？这有四点意义，不可不知。约凡夫来说有两点：一、修持佛法如同做梦，主在教人不执着。梦是虚幻，佛法也是藉语言文字来显示他的妙用而已，其体是空寂的。佛法主在破我执，因执着而有“我”的存在，若执着不舍，就无法破除，故应彻底舍除执着。佛法是无上妙法，可是佛法的妙法，尚不可以执着，何况生灭的世间法呢，所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即是此意。二、学佛的人，主要为证真如本性，假如不能证真如本性，便不能超凡入圣，了脱生死。而本性的理体空妙寂静的，无相可显，无迹可示，如如不动，所以一切修行佛法的用功，必须归向于心经所云：“无所得”，这才能与空妙寂静的本性理体相应，也就是心经上说的“无智亦无得”的道理。佛法妙用主在破偏执，遣能所，因能所是对待法，绝对般若空义是绝能所，不可思议，也不可执取，否则如同梦中取境，反而障碍了真如本性，自然妙智与本性理体不相契会。

约佛菩萨来说，意义也有两种：一、佛菩萨都是已经觉

悟真理的人，他们广大作佛事，度众生，但佛菩萨不觉有佛事可作，无有众生可度，看作佛事、度众生如空花水月，虽度无量众生，但无着相，不执任何一法，以行大悲心愿，成就一切功德。又虽证涅槃，而不住涅槃，无住而住，住而不住，以兴悲心。又看生死如幻梦，故不受生死轮回的困缚，而常住在定慧中。二、菩萨勤作佛事度众生，主要是使自己的觉行圆满，也令众生能够觉悟，而脱离生死，成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菩萨以无量的悲心，作无量的佛事，因为无量的众生，要有无量的悲愿去济度，因此菩萨要发大悲心，体念佛与众生是同一性，精勤修持佛法，为广度内外众生，所以永明寿禅师才说“大作梦中佛事”。

综合上面所说四种意义，可知诸佛菩萨，视生死与涅槃，本来空寂，无有可得，所以说，生死与涅槃，如同昨日的梦境，意思即是说在生死轮回中，固然是在作梦，即使证得了涅槃妙果，也必须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如此才是真正大觉悟的圣者。

叁、附录古德法要六则

附录古德法要六则

警语

修禅人，定要做到一切时一切处，皆能保持真心清淨，绵密相应，片刻而无走漏，才能出离三界。若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到了临命终时，就难保中阴业识不入轮回而受生。禅人，如果彻见本性后，能保任得严密，不杂用心，于一切境缘上，毫无动念，心净自在，此种人，虽然报身尚在，其心已入自性净域，超然于生死苦乐之外，值得景仰而赞叹。若是但慕虚名，而不能亲入其实际，依然逐境生心，则前途险恶，不堪设想。事关永劫安危，故不宜不注意也。

验心

学道之人已得真心现前时，但习气未除，若遇熟境有时失念，故须用功保养，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验此真心时，先将平生所爱底境，时时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爱心，则道心未熟。若不生憎爱心，是道心熟也。虽然如此成熟，犹未是自然不起憎爱。又再验心，若遇憎爱境，特然起憎爱心令取憎爱境界，若心不起，是心无碍，如露地白牛不伤苗稼也。

禅宗古德之言

玄沙禅师曰，夫古佛真宗，常随物现，堂堂应用，处处流辉，隐显坦然，高低尽照。是以沙门上士，道眼惟先，契

本明心，方为究竟，森罗万象，一体同源，廓尔无边，谁论有滞，尘劫中事，都在目前，时人旷隔年深，致乖常体，迷心认物，以背真宗，执有滞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于私作解，纵有商量。浑成意度。古德云，情存圣量，犹落法尘，已见未忘，还成渗漏，不可道持斋持戒。长坐不卧，住意观空，凝神入定。便当去也，有甚么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万劫定，凝神寂静，闭目藏睛，灰身灭智，劫数满后，不免轮回。盖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耳。故知看读公案，大须智力，未可徒记言行，以资谈柄。五灯指月诸书，收集诸禅德，终生未澈者，亦大有人在。纵饶坐脱立亡于弹指间，亦祇许其修行得力而已，必论见地透澈，犹有事焉。纵有舍利无数，肉身不坏，亦只可称法门式范，切莫被其瞒却人天正眼也。

任心自在

牛头山忠和尚，学人问，夫入道者如何用心，答曰，一切诸法，本自不生，今则无灭。汝但任心自在，不须制止，直见直闻，直来直去，须行即行，须住则住，此即是真道。经云，缘起是道场，知如实故。又问，今欲修道作何方便而得解脱。答曰，求佛之人不作方便，顿了心源明见佛性，即心是佛，非妄非真故。经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

无作成行

诸圣以无为而得名。圆修以无作而成行。不分别诸境，

是真调伏心。了一切法空，则常在三昧中矣。

离相念佛

行人平时修行，若但修般若，诚恐见理少有未圆，落于偏空而不知。尤虑其心怯弱，或致退失而不觉。若但修念佛，不但生品不高，且恐未能一心。何以故，不知离相，必住六尘。心有尘扰，岂能一心。故莫若离相与求生，合而修之。念佛，生心也。离相，无所住也。此心虽空空洞洞，却提起一句佛号，正是生无所住心也。

肆、编后语

编后语

我们能得机缘，为纪念玄妙老和尚的“滴水清凉”任编辑工作，又得云门学长的指导，由于最近云门编辑委员会诸师友计划出版多种著作中，王哲雄居士，是总编“滴水清凉”这本纪念性的册子，可是他本身工作很忙，所以许多工作都是我们同学共同负责，这是感到非常荣幸的。我们对于“滴水清凉”的原本“滴水集”的般若法味，早在五年前便常听到晓云导师讲，及于前年正式在课室曾为我们讲解“滴水集”之内容。“滴水清凉”文稿的部分来源就是从那几次听讲的笔记，和以后我们同学整理笔记时为方便一般信众的容易了解简译语体文。

“滴水清凉”是晓云导师代为命题的。向来她老人家喜好以独特创造作风。将艺术融入般若净化思想，致力推动佛教文化工作，如在此园地自民国六十三年至今夏，每年都以佛教艺术纪念释迦文佛圣诞，由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设在永明寺的佛教文化机构（云门学园、莲华学佛园、华梵学术院等青年佛学者及书画家），假省立博物馆举办佛教书画陈列，别开生面的清凉艺展，以艺术三昧显示佛教悲智精神之旨趣，示人反观自心，化热恼为清凉。愿众生感受佛法之艺术三昧文字般若，而得清凉自在。玄妙老和尚当日之掩般若

关，而集录金刚般若之文字的“滴水集”，也为祈愿凡有见闻者，如枯肠得甘露、滴水自清凉。因此当时晓云导师讲解“滴水集”时，提议信定住持法师将编印“滴水清凉”，信定法师为报师恩，一时欢喜感激。记得当导师第一次讲解“滴水集”，永明寺弟子竟披衣零涕顶礼我们导师，信定住持法师则感动地说：“恩师昔日般若关中曾说‘将来只要有一人懂看滴水集就够了’”，真是佛法不可思议深为感动。“滴水清凉”得以流通，相信永明寺开山祖师玄妙老和尚在常寂光中亦必展颜微笑。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沾天台法脉，湛山倓虚大师门下，我们的晓云导师教化，教观并宏之“般若思想”和“悲智精神”的熏修，这也是与玄妙老和尚的滴水集因缘有间接及直接之关系。因此今年暑期几位负责理稿编排的同学虽无度假的生活，但心中甚感欣欢，法益充满，永明寺住持信定法师的成就功德，滴水因缘，永怀心铭！“滴水清凉”之编印，时间匆促，难免漏误与不周，祈大德贤达，予以赐正幸甚

莲华学佛园谨识

助印功德名录（恕未称呼）

壹拾万元：曾黄丽明。

贰万元：曹阿贵。

壹万贰仟元：刘碧云、侯清煌。

壹万元：永明寺、释鸿慧、王咏韶、陈栋铭、李健一。

陆仟元：林秀凤、陈千金、侯人介。

伍仟元：会保法师莲友、邱陈妹、吴林琼玉、高伟峻、
祥郁印刷公司、吴汉腾、陈玉汝、吴诗仪、吴哲安。

肆仟玖佰元：陈俊仁。

肆仟元：刘金柱。

三仟元：斐建智、李荣宏

贰仟元：释信定、陈德文、河澍郁、柯澍馨、柯澍蕙、
柯澍嫵、李文弦、李春、李安谦、王秀、梁水沐、陈正智、
陈正益、周秀娥、李荣皇、卢明田、曾玛丽、陈圣夫、陈幸
祺。

壹仟伍佰元：王志诚、王澄哲。

壹仟肆佰元：侯人豪、三宝弟子。

壹仟贰佰元：李宪政。

壹仟元：释坚慧、释舜融、简来富、胡思超、胡振祐、
张胡春娥、陈丽卿、陈富子、柯李秀琴、林李圣、詹溪华、
朱界宗、施福基、陈丽云、隐名氏、郑阿翠、隐名氏、郭碧

莲、施学士、施王霜霞、高碧珠、陈素谦、施进兴、陈吴宝贵、余正治、余威勋、余崇荣、陈文章、陈永滨、黄谢不、黄万经、黄美丽、黄瑞仁、黄瑞贤、魏炳坤、林高志、林松钧、林锡琴、张阿兰、林明珠、朱朝松、朱朝峰、朱金印、朱金石、朱家慧、吴登仕、张向明、白芮迪、岩家正、陈澄瑞、岩芳荣、岩芳铭、张椿山、张彩婉、张来于、张乃方、张智杰、黄政朝、黄王月照、黄曾阿娇、黄邱碧霞。

伍佰元：廖霞、江树只、廖清木、吕冬燕、郭成慧、余传梅、余怡芳、吴刘春琼、朱武雄、朱俊宇、朱俊霖、朱佩祯、赖思桦、林建宏、林荣元、陈加再、陈林来好、萧秀琴、薛宜姗、蔡素珍、黄铃惠、林裕育、林建良、林纯莲、林俐伶、廖上培、叶国樱、叶王秀兰、叶镫元、叶镫钦、赖陈满、黄月镜、李月桂、杨美月、游源松、游正雄、李美、游雅雯、曹育修、曹育哲、黄李政梅、李高秀梅、庄咏顺、庄景安、陈王秀英、陈美兰、陈政伟。

三佰元：陈庆年、郑晓婷、官金金、王张祝、陈林阿环、康黄招、何芽妹、彭建彰、彭瑞琪、彭瑞卿、彭瑞惠、彭阿古、杨凤琴、彭富雄。

贰佰元：淡存豪、无名氏。（合计肆拾万陆仟元整恭印三仟捌佰本）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皆习礼让
一切出资者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玄妙老和尚法汇

中华民国八十四年六月

集撰者：释玄妙

倡印者：永明寺

出版者：永明寺

流通处：永明寺

地 址：台北市士林区仰德大道二段一〇〇巷二二号

电 话：(〇二) 八六一六六四一

承印者：祥郁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〇二) 三〇六二四二五